

图书馆古典文学基本典藏——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⑨

(配图)

十大喜剧

(二)

救风尘·看钱奴·风筝误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人民武警出版社·2006 年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6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ISBN7 - 80176 - 022 - 0

I. 古… II. 北… III. 古典戏曲 - 文学评论 - 中国
IV.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5745 号

(笺图)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编 著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发行: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 址:(100089)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社科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715 千字

印 张 104.5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0176 - 022 - 0

定 价 全 11 册 291.50 元 (册均 26.50 元)

图书馆古典文学基本典藏——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古典戏剧基本解读》

出版说明

本书编撰的宗旨和原则有两点：

一是作为图书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典藏图书，本书以确认、规范、建设和丰富图书馆中国古典文学收藏方面的基本内容为目标。因此，内容选择上以历史上确认的，具有历时性和普适性影响的著名作品为标准，这些作品曾经滋养哺育了一代代伟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人文文化的结晶和集中体现。作为面向 21 世纪的图书馆，这些图书是必需的、基本的，其作用在于使青少年读者能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认知和把握。

二是以解读为方针和特色，其目的是拓展阅读量和深化阅读理解层次，这正是素质培养的基本要求。解读指导设计上也较灵活，有插图，有笺图，有配图，有注释，有讲解，有评析，有白话翻译，有故事情节讲述。根据具体作品的解读指导需要，各适其用。

本书的编辑方针和基本体例：

适应基本典藏和解读的要求，本大系仍按传统认可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分为四大类（而目前可见的青少年古典文学名著读本之类实际只有小说，诗歌、散文有一点，但不系统，更不完整，戏剧是根本没有的）。具体体例如下：

古典诗歌基本解读：(笺图) 古诗观止

按时代分体裁，包括诗、词、曲三大体裁及其中小体裁（如宫词、花鼓词、竹枝词等）。主要是选精品、作注解、分析评价、作家介绍、流派风格分析、写法分析等，并仿古诗笺意配装饰笺图，画面丰富生动。

- | | |
|--------------|--------------|
| ①先秦诗观止 | ②两汉诗观止 |
| ③魏晋南北朝诗观止(上) | ④魏晋南北朝诗观止(下) |
| ⑤隋唐五代诗观止(上) | ⑥隋唐五代诗观止(下) |
| ⑦唐五代词观止(上) | ⑧唐五代词观止(中) |
| ⑨唐五代词观止(下) | ⑩宋诗观止(上) |
| ⑪宋诗观止(下) | ⑫宋词观止(上) |
| ⑬宋词观止(下) | ⑭辽金元诗词观止 |
| ⑮元词曲观止 | ⑯明诗词观止(上) |
| ⑰明诗词观止(下) | ⑱清诗词观止(上) |
| ⑲清诗词观止(中) | ⑳清诗词观止(下) |

古典散文基本解读：(笺图) 古文观止(正、续编)

历史上编定的古文观止和续古文观止全文。有注释、解析、白话、作者说明，文风写法分析、点评，并仿古文笺意配装饰笺图。画面丰富生动。

- | | | |
|-----------------------------|------------------------------|---------------------------|
| ①古文观止(上)
<u>周文·秦文</u> | ②古文观止(中)
<u>汉文·唐文</u> | ③古文观止(下)
<u>唐宋文·明文</u> |
| ④续古文观止(一)
<u>先秦文·秦汉文</u> | ⑤续古文观止(二)
<u>魏晋六朝文·唐文</u> | ⑥续古文观止(三)
<u>宋文·元文</u> |
| ⑦续古文观止(四)
<u>明文</u> | ⑧续古文观止(五)
<u>清文(上)</u> | ⑨续古文观止(六)
<u>清文(下)</u> |

古典小说基本解读：(绣像) 四大名著

绣像图本，内含 1400 余幅全真绣像，古人绘制，原汁原味，古典情趣，有注释、点评。

- | | |
|----------------|----------------|
| ①(绣像)《三国演义》(一) | ②(绣像)《三国演义》(二) |
| ③(绣像)《三国演义》(三) | ④(绣像)《三国演义》(四) |
| ⑤(绣像)《三国演义》(五) | ⑥(绣像)《水浒传》(一) |

- | | |
|----------------|----------------|
| ⑦ (绣像)《水浒传》(二) | ⑧ (绣像)《水浒传》(三) |
| ⑨ (绣像)《水浒传》(四) | ⑩ (绣像)《水浒传》(五) |
| ⑪ (绣像)《红楼梦》(一) | ⑫ (绣像)《红楼梦》(二) |
| ⑬ (绣像)《红楼梦》(三) | ⑭ (绣像)《红楼梦》(四) |
| ⑮ (绣像)《红楼梦》(五) | ⑯ (绣像)《西游记》(一) |
| ⑰ (绣像)《西游记》(二) | ⑱ (绣像)《西游记》(三) |
| ⑲ (绣像)《西游记》(四) | ⑳ (绣像)《西游记》(五) |

古典戏剧基本解读：(配图) 十大悲、喜剧

古典情节,现代配图,悲剧、喜剧两列,有剧情说明、作者介绍、作品分析、白话剧情故事,并配有说明剧情的插图。

- | | |
|--------------------------------|--------------------------------|
| ①《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一)
窦娥冤·精忠旗 | ②《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二)
长生殿·赵氏孤儿 |
| ③《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三)
桃花扇 | ④《中国古代十大悲剧》(四)
汉宫秋·娇红记 |
| ⑤《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五)
琵琶记·清忠谱 | ⑥《中国古代十大悲剧》(六)
雷峰塔 |
| ⑦《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七)
牡丹亭 | ⑧《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一)
西厢记 |
| ⑨《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二)
救风尘·看钱奴·风筝误 | ⑩《中国古代十大喜剧》(三)
墙头马上·绿牡丹·玉簪记 |
| ⑪《中国古代十大喜剧》(四)
中山狼·李逵负荆·幽闺记 | |

以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是中国古典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她用以精致的结构、巧妙的关目、

动人的场面、优美的曲词构筑而成的高超的艺术形式,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美的享受。她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对历史事件的写照、对神话故事的渲染、对人间真情的抒发,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卷。她用对忠臣、烈女、孝妇、情郎的褒奖和赞颂,对奸臣贼子、不义之徒等人间丑类的砭刺和鞭挞,给人们提供了一本明辨是非曲直的教材。

因此,无论是元杂剧,还是明清传奇,在当时乃至之后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里,都被人们所喜闻乐见、耳熟能详。她们都曾盛极一时。特别是元杂剧,因为有极强的群众基础作为繁荣发展的肥沃土壤,所以成为元代文学的代表,开创了我国戏曲史上的新纪元。至今仍保存在山西洪洞县明应王庙(俗称龙王庙)的元代泰定年间的一幅彩色壁画,就真实地展现了元杂剧在当时盛行的情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中国传统戏曲慢慢地在人们面前变得陌生起来,越来越“古典”了。古老的艺术形式和遥远的方言俗语,有碍于读者接触、认识、欣赏,成了我们接受古代优秀文化的两大拦路之虎。

人类要发展,要进步,不可能离开借鉴与继承。中国传统戏曲作为我国古代优秀文学艺术遗产之一,我们理应了解、继承,以丰富、发展、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编辑《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和《中国古典十大喜剧》,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实际回答。

元代杂剧和明清传奇,从题材内容的性质角度看,可以分为悲剧、喜剧和悲喜剧(正剧)。我国近代戏曲研究的创始人王国维是运用国外悲喜剧理论衡量评价我国古代戏曲的第一人。解放后,著名的中国戏曲研究专家王季思先生通过深入的研究、鉴别和比较,选出了我国传统戏曲中最优秀的十大悲剧和十大喜

剧,并进行了认真的校订工作。我们编录的《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中国古典十大喜剧》中的悲喜剧原作,便是沿用了王先生的选择。十大喜剧有《救风尘》、《墙头马上》、《西厢记》、《李逵负荆》、《看钱奴》、《幽闺记》、《中山狼》、《玉簪记》、《绿牡丹》、《风筝误》;十大悲剧有《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琵琶记》、《精忠旗》、《娇红记》、《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雷锋塔》。

我们之所以同时将改编的悲、喜剧白话故事作为我们这两本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我们深深感到,必须赶走前面提到的那“两只虎”。由浅而深,从形式到内容,这是人们接受事物的一般规律,我们愿为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提供这样的方便。在做这项工作时,我们也借鉴、参考了许多同仁时贤的一些成果,在表示谢意的同时,我们也为在此无法一一注明深表歉意。

《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中国古典十大喜剧》除了上述的戏剧原文和改编的白话故事两部分外,每个剧目的最前面安排一个剧情简介,每个戏剧原文前列有剧作者小传,以满足读者朋友的多种需求。另外,我们还做了一个“读剧须知”,放在正文之前,向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些中国传统戏曲的小常识,让大家在读剧之前对中国古代戏曲艺术形式有一个初步的大概的了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汤显祖的《牡丹亭》虽然既不属于纯粹的悲剧,也不属于纯粹的喜剧,但因为它是明代传奇中最杰出的代表,所以我们把它附在《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后,以飨读者。

在编辑《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和《中国古典十大喜剧》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尽力想把事情做好,但由于编辑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朋友、先学同仁们不吝赐教。

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个人研究资料,在此谨致谢意。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些特殊字如“象”

与“像”、“作”与“做”的规范用法问题。由于语境的复杂性和原作原译的个人历史性、特殊性,因此,对不太明显的不规范用法,未作大的改动。谨请读者注意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2006 年 1 月

读剧须知

中国传统戏剧以戏曲为主要形式。戏曲则可分为杂剧与传奇。

奇剧 盛行于元,以北曲为基础发展起来,因此,作家亦皆北方人,如关汉卿、马致远等。

形式短小,分为四折,一折限用一宫调的套曲组成。惟主角可唱,配角只说不唱。

“末本”是指男主角独唱的剧本,如《汉宫秋》;“旦本”即女主角的唱本,如《窦娥冤》。

风格慷慨昂扬,元杂剧最为本色当行。

传奇 由南戏(戏文)发展而成,盛行于明清。

传奇是长篇,一本都在三四十出以上。曲调以江南之音为主,一出不限一套曲子,也不限一个宫调。而且所有角色都可以唱,独唱、接唱、合唱等技巧多有使用,使表演丰富生动。

科 元杂剧剧本中关于动作、表情或其他方面的舞台指示,如“笑科”、“打科”等。传奇剧本作“介”。

白 元剧称一人独白为“白”,二人对说为“宾”。

合 即合唱。

楔子 元剧一本四折,可以在前面加一个楔子作序幕,或加在折与折中间当过场戏。

题目正名 元杂剧剧本结尾处总括全剧情节的对句,一联或两联。

衬字 曲词中依调谱所定填入的字句称“正字”,自由增加的字句称“衬字”。衬字作用在利于歌唱、行文,但绝不可因衬字影响原文意义。

末 元杂剧中扮演男性主要人物的角色。有正末（男主角）、外末、小末（青少年男子）、冲末（副末）等。

旦 杂剧、传奇之主要女性角色。正旦是女主角，次有外旦、贴旦（简称贴，多扮丫鬟）、花旦（多扮演烟花粉黛）等。

生 明、清戏剧中之男性角色，冠生多扮帝王、官吏、巾生多为爱情剧之男主角。

副净、副末 杂剧中负责插科打诨、闹笑料的人物。传奇作“付”。

卜儿 元戏曲中的老年妇女角色。

大面 即“净”，有红面、黑面，如扮关公、尉迟恭等之角色。

李老 元戏曲中老年男子之俗称。

曲牌 元代以下曲调之称。各有专名，如〔点绛唇〕、〔山坡羊〕、〔叨叨令〕等。曲牌都各有固定的曲调、唱法、字数、平仄，可据以填写新词。

引子 戏曲中重要角色登场时所用的第一个曲子，大都介绍剧中的规定情境。

尾声 杂剧、传奇中即套曲最末一曲之泛称。大型戏剧中为末一幕后的场戏，用以交代剧中人的归宿、情节发展的远景，或表达作者的愿望。

过曲 南曲曲牌除引子、尾声外皆为过曲。

么篇 北曲中连续使用同一曲牌时，后面各曲不再标示曲牌名，而作〔么篇〕或〔么〕。南曲中称〔前腔〕。

换头 连续使用同一曲牌，但后曲首句与头曲首句字数有别时，后曲称〔前腔换头〕或〔换头〕。



救 风 尘

剧 情 简 介	(1)
剧作者小传	(5)
戏 剧 原 文	(7)
第一折	(7)
第二折	(11)
第三折	(16)
第四折	(21)
白话故事	(27)
一、宋引章误信周舍	(27)
二、安秀才急搬援手	(28)
三、赵盼儿义劝姊妹	(29)
四、宋引章嫁离汴梁	(31)
五、周舍恶使杀威棒	(32)
六、货郎带信至家乡	(33)
七、不计前嫌细思量	(34)
八、为救姊妹巧梳妆	(35)
九、喜来店里喜事常	(36)





十、使计策引章出场	(39)
十一、为休书又有主张	(41)
十二、恼羞成怒成癫狂	(44)
十三、引章再嫁如意郎	(45)

看 钱 奴

剧 情 简 介	(47)
剧作者小传	(51)
戏 剧 原 文	(53)
楔子	(53)
第一折	(54)
第二折	(60)
第三折	(74)
第四折	(81)
白话故事	(89)
一、夫妻离乡，哪知后边事	(89)
二、贾仁乞财，神仙借福力	(90)
三、美梦成真，秀才却落魄	(96)
四、秀才卖儿，长寿本姓周	(103)
五、惜财如命，二十年空梦	(113)
六、庙中重逢，对面不相识	(117)
七、物归原主，长寿还姓周	(122)

风 箏 误

剧 情 简 介	(129)
---------------	-------





剧作者小传	(133)
戏剧原文	(135)
第一出 巅末	(135)
第二出 贺岁	(136)
第三出 闺哄	(139)
第四出 郊饯	(142)
第五出 习战	(144)
第六出 糊鹑	(145)
第七出 题鹑	(147)
第八出 和鹑	(149)
第九出 嘱鹑	(153)
第十出 请兵	(156)
第十一出 鹑误	(160)
第十二出 冒美	(163)
第十三出 惊丑	(164)
第十四出 遣试	(170)
第十五出 坚垒	(172)
第十六出 梦骇	(176)
第十七出 媒争	(178)
第十八出 艰配	(180)
第十九出 议婚	(183)
第二十出 蛰征	(185)
第二十一出 婚闹	(186)
第二十二出 运筹	(190)
第二十三出 败象	(191)
第二十四出 导淫	(194)
第二十五出 凯宴	(196)
第二十六出 拒奸	(198)





第二十七出 闻捷	(202)
第二十八出 逼婚	(203)
第二十九出 诧美	(207)
第三十出 释疑	(214)
白话故事	(221)
一、异姓兄弟,情合志不同	(221)
二、闺阁争闹,詹府筑高墙	(223)
三、驿亭饯别,詹烈侯托婚	(228)
四、掀天大王,人象共练兵	(230)
五、故地重来,老将又出征	(233)
六、戚生斗气,公子题风筝	(237)
七、妙和风筝,淑女显诗情	(241)
八、喜出望外,公子已有情	(245)
九、风筝误落,丑女更多情	(249)
十、假冒佳人,奶妈设计定	(252)
十一、公子初探,丑女让人惊	(254)
十二、一场虚惊,公子心难平	(258)
十三、别出心裁,贼兵惧三星	(260)
十四、状元初题,官媒都抢功	(264)
十五、插花披红,择偶逛京城	(268)
十六、洞房闹婚,梅夫人赔情	(270)
十七、谨尊圣旨,出征到边城	(274)
十八、智破象阵,雄狮打先锋	(276)
十九、丑女无奈,又空设陷阱	(279)
二十、凯旋归来,按察使提亲	(282)
二十一、戚伯逼婚,状元难违命	(285)
二十二、洞房惊美,不负这美景	(289)
二十三、二婿心虚,疑团尽释清	(295)





剧情简介



上京赶考的秀才安秀实结识了汴梁城里的妓女宋引章，两人订下婚约。不久，宋引章又被花花公子周舍迷住了，要嫁给他。安秀才听到这个消息，就去央另一个妓女、与宋引章有八拜之交的赵盼儿去劝说。赵盼儿问宋引章为什么要嫁给周舍，宋引章便说周舍对自己十分体贴，夏天为她打扇，冬天为她暖床，平时为她打扮，所以要嫁给他。赵盼儿觉得好笑，就劝她别看周舍现在嘴上甜似蜜，娶到家里，没多久就会把你抛弃，那时候船到江心补漏迟，后悔就来不及了。宋引章不听劝告，并表示：“我便有那该死的罪，我也不来央告你。”

宋引章随周舍来到郑州，果然不出赵盼儿所料，受尽折磨，进门先被打五十杀威棒，以后朝打暮骂。周舍还说：“我手里有打杀的，无有买休卖休的。”到了这时，宋引章万般后悔，心想如此下去，自己哪有活路？她托隔壁到汴梁做生意的王货郎，带信给母亲，请赵盼儿赶快前来救自己。

尽管埋怨宋引章当初不听劝说，赵盼儿还是急急地营救宋引章。她取出两只压被的银元，让宋母把宋引章赎回来。宋母说：引章信上说“只有打死的，无有买休卖休的”。赵盼儿寻思一番，想出了一策。她给宋引章写了封信，让送信人捎回，接着，精心梳妆一番，出门去了。

赵盼儿带着两箱子衣服行李，让跑腿的张小闲挑着，自己骑上良马，来到郑州，在一家客店住下。这客店正是周舍开





的，赵盼儿让店小二把周舍请来。周舍来到，见到俊俏艳丽的赵盼儿，身子早酥了，但表面上却装作不相识，而且喝道：“你是赵盼儿，好，好，当初破亲也是你来。小二，关了店门，则打这小闲！”张小闲嚷道：“俺姐姐将着锦绣衣服，一房一卧来嫁你，你倒打我？”赵盼儿遂将自己如何思念，如何因嫉妒而破亲叙述了一遍，说罢站起身，喊道：“小闲，拦起车儿，咱家去来！”周舍连忙赔情。赵盼儿让周舍在店里陪她，周舍连声应诺。周舍两三天不回家，宋引章找到客店里，指着赵盼儿大骂。赵盼儿责怪周舍：“你在这里坐着，点的你媳妇来骂我这一场。小闲，拦回车儿，咱回去来！”周舍连忙解释，自己不知道她来。赵盼儿乘机说：“你舍的宋引章，我一发嫁你。”周舍马上说：“我到家里就休了她。”然而他转念一想，休了宋引章，赵盼儿若不嫁自己，岂非两头落空？他让赵盼儿赌咒发誓，赵盼儿说：“你若休了媳妇，我不嫁你呵，我着堂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肱儿骨！”周舍神魂颠倒，答应马上休了宋引章。周舍让小二去买酒、买羊、买红罗，赵盼儿说她自己全带来了。

周舍回家就把宋引章休了。拿到休书，宋引章好不高兴。她找到赵盼儿，感激地说：“若不是姐姐，我怎能够出的这门也！”赵盼儿催她快走，并把周舍写的休书要来，换了一张给她。周舍到客店里去娶赵盼儿，发现赵盼儿已离去，知道了上当，赶快追来，假意对宋引章说：“休书上手模印五个指头，那里四个指头的是休书？”宋引章掏出来展看，周舍一把夺去咬碎了。赵盼儿去帮宋引章，周舍拦住她说：“你也是我的老婆。”赵盼儿问：“我怎么是你老婆？”周舍说她吃了自己的酒，受了自己的羊和红罗。赵盼儿说酒、羊、红罗都是她的。周舍又提出你发过誓，赵盼儿说，娼家女哪一个不曾指着皇天后土发誓，若信这咒誓，早死绝门户了。周舍又去拉宋引章：





“休书已毁了，你不跟我去待怎么！”宋引章吓得发抖，赵盼儿说：“妹子，休慌莫怕，咬碎的是假休书。”周舍去夺，赵盼儿说：“便有几头牛也拽不出去。”

周舍拖二人告官，郑州太守李公弼审理此案。周舍告赵盼儿混赖自己媳妇，赵盼儿则反告他强占人妻。这时安秀才接到赵盼儿托人送的信，也来告周舍强夺妻子。太守问：“谁是保亲？”赵盼儿挺身说是自己。太守最后判周舍杖责六十，宋引章仍归安秀才为妻。





剧作者小传

关汉卿，号已斋叟，大都（今北京市）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戏剧家，元杂剧的奠基人，“元曲四大家”之首。约生于13世纪初，卒于13世纪末。曾做过太医院尹。他是元代剧坛前期的领袖，贾仲明吊词中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尝“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元曲选》序）所作杂剧多达六十余种，为诸家之冠。现存确系其杂剧十四种中，以《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为最著。这些作品曲词质朴、精炼，情节生动而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鲜明。





戏剧原文



第一折

〔冲末扮周舍上〕〔诗云〕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一生不识柴米价，只少花钱共酒钱。自家郑州人氏，周同知的孩儿周舍是也。自小上花台，做子弟。这汴梁城中有一歌者，乃是宋引章。他一心待嫁我，我一心待娶他，争奈他妈儿不肯。我今做买卖回来，今日特到他家去，一来去望妈儿，二来就提这门亲事，多少是好。〔下〕〔卜儿同外旦上，云〕老身汴梁人氏，自身姓李，夫主姓宋，早年亡化已过。止有这个女孩儿，叫做宋引章。俺孩儿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般不晓，无般不会。有郑州周舍，与孩儿作伴多年，一个要娶，一个要嫁，只是老身谎彻梢虚，怎么便肯？引章，那周舍亲事，不是我百般板障，只怕你久后自家受苦。〔外旦云〕奶奶，不妨事，我一心则待要嫁他。〔卜儿云〕随你，随你！〔周舍上，云〕咱家周舍，来此正是他门首，只索进去。〔做见科〕〔外旦云〕周舍，你来了也。〔周舍云〕我一径的来问亲事，母亲如何？〔外旦云〕母亲许了亲事也。〔周舍云〕我见母亲去。〔卜儿做见科〕〔周舍云〕母亲，我一径的来问这亲事哩。〔卜儿云〕今日好日辰，我许了你，则休欺负俺孩儿！〔周舍云〕





我并不敢欺负大姐。母亲，把你那姊妹弟兄都请下者，我便收拾来也。〔卜儿云〕大姐，你在家执料，我去请那一辈儿老姊妹去来。〔周舍诗云〕数载间费尽精神，到今朝才许成亲。〔外旦云〕这都是天缘注定。〔卜儿云〕也还有不测风云。〔同下〕〔外扮安秀实上，诗云〕刘黄下第千年恨，范丹守志一生贫，料得苍天如有意，断然不负读书人。小生姓安，名秀实，洛阳人氏。自幼颇习儒业，学成满腹文章，只是一生不能忘情花酒。到此汴梁，有一歌者宋引章，和小生作伴。当初他要嫁我来，如今却嫁了周舍。他有个八拜交的姐姐，是赵盼儿，我去央他劝一劝，有何不可。赵大姐在家么？〔正旦扮赵盼儿上，云〕妾身赵盼儿是也。听的有人叫门，我开门看咱。〔见科，云〕我道是谁，原来是妹夫。你那里来？〔安秀实云〕我一径的来相烦你，当初姨姨引章要嫁我来，如今却要嫁周舍，我央及你劝他一劝。〔正旦云〕当初这亲事不许你来？如今又要嫁别人，端的姻缘事非同容易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妓女追陪，觅钱一世。临收计，怎做的百纵千随，知重咱风流婿？

〔混江龙〕我想这姻缘匹配，少一时一刻强难为。如何可意？怎的相知？怕不便脚搭着脑勺成事早，怎知他手拍着胸脯悔后迟！寻前程，觅下梢，恰便是黑海也似难寻觅。料的来人心不问，天理难欺。

〔油葫芦〕姻缘簿全凭我共你？谁不待拣个称意的？他每都拣来拣去百千回，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遮莫向狗溺处藏，遮莫向牛屎里堆，忽地便吃了一个合扑地，那时节睁着眼怨他谁！

〔天下乐〕我想这先嫁的还不曾过几日，早折的容也波仪，瘦似鬼。只教你难分说，难告诉，空泪垂！





我看了些觅前程俏女娘，见了些铁心肠男子辈，便一生里孤眠我也直甚颓！

〔云〕妹夫，我可也待嫁个客人，有个比喻。〔安秀实云〕喻将何比？〔正旦唱〕

〔那吒令〕待妆个老实，学三从四德；争奈是匪妓，都三心二意。端的是那里是三梢末尾？俺虽居在柳陌中、花街内，可是那件儿便宜？

〔鹊踏枝〕俺不是卖查梨，他可也逞刀锥；一个个败坏人伦，乔做胡为。〔云〕但来两三遭，不问那厮要钱，他便道：“这弟子敲镘儿哩。”〔唱〕但见俺有些儿不伶俐，便说是女娘家要哄骗东西。

〔寄生草〕他每有人爱为娼妓，有人爱作次妻；干家的干落得淘闲气，买虚的看取些羊羔利，嫁人的早中了拖刀计。他正是：南头做了北头开，东行不见西行例。

〔云〕妹夫，你且坐一坐，我去劝他。劝的省时，你休欢喜；劝不省时，休烦恼。〔安秀实云〕我不坐了，且回家去等信罢。大姐留心者。〔下〕〔正旦做行科，见外旦云〕妹子，你那里人情去？〔外旦云〕我不人情云，我待嫁人哩。〔正旦云〕我正来与你保亲。〔外旦云〕你保谁？〔正旦云〕我保安秀才。〔外旦云〕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对儿好打莲花落。〔正旦云〕你待嫁谁？〔外旦云〕我嫁周舍。〔正旦云〕你如今嫁人，莫不还早哩？〔外旦云〕有什么早不早？今日也大姐，明日也大姐，出了一包儿脓，我嫁了，做一个张郎家妇，李郎家妻，立个妇名，我做鬼也风流的。〔正旦唱〕

〔村里迓鼓〕你也合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你如今年纪小哩，我与你慢慢的别寻个姻配你可便宜，只守着铜斗儿家缘家计。也是你歹姐姐把衷肠话劝妹妹，





我怕你受不过男儿气息。

〔云〕妹子，那做丈夫的，做不的子弟；做子弟的，做不的丈夫。〔外旦云〕你说我听咱。〔正旦唱〕

〔元和令〕做丈夫的便做不的子弟，那做子弟的他影儿里会虚脾，那做丈夫的忒老实。〔外旦云了〕那周舍穿着一架子衣服，可也堪爱哩。〔正旦唱〕那厮虽穿着几件蛇蝎皮，人伦事晓得甚的？

〔云〕妹子，你为什么就要嫁他？〔外旦云〕则为他知重您妹子，因此要嫁他。〔正旦云〕他怎么知重你？〔外旦云〕一年四季，夏天我好的一觉晌睡，他替你妹子打着扇；冬天替你妹子温的铺盖儿暖了，着你妹子歇息；但你妹子那里人情去，穿的那一套衣服，戴的那一副头面，替你妹子提领系，整钗钏。只为他这等知重你妹子，因此上一心要嫁他。〔正旦云〕你原来为这般呵！〔唱〕

〔上马娇〕我听的说就里，你原来为这的，倒引的我忍不住笑微微。你道是暑月间扇子扇着你睡，冬月间着炭火煨，那愁他寒色透重衣。

〔游四门〕吃饭处，把匙头挑了筋共皮；出门去提领系、整衣袂，戴插头面整梳篦。〔衡〕一味是虚脾，姑娘每不省越着迷。

〔胜葫芦〕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的你哭啼啼。

〔幺篇〕恁时节船到江心补漏迟，烦恼怨他谁？事要前思免后悔。我也劝你不得，有朝一日，准备着搭救你块望夫石。

〔云〕妹子，久以后你受苦呵，休来告我。〔外旦云〕我便有那该死的罪，我也不来央告你。〔周舍上云〕小的每，把





这礼物摆的好看些。〔正旦云〕来的敢是周舍？那厮不言语便罢，他若但言，着他吃我几嘴好的。〔周舍云〕那壁姨姨敢是赵盼儿么？〔正旦云〕然也。〔周舍云〕请姨姨吃些茶饭波。

〔正旦云〕你请我？家里饿皮脸也，揭了锅儿底，窖子里秋月——不曾见这等食！〔周舍云〕央及姨姨，保门亲事。〔正旦云〕你着我保谁？〔周舍云〕保宋引章。〔正旦云〕你着我保宋引章那些儿？保他那针指油面，刺绣铺房，大裁小剪，生儿长女？〔周舍云〕这歪刺骨好歹嘴也。我已成了事，不索央你。〔正旦云〕我去罢。〔做出门科〕〔安秀实上，云〕姨姨劝的引章如何？〔正旦云〕不济事了也。〔安秀实云〕这等呵，我上朝求官应举去罢。〔正旦云〕你且休去，我有用你处哩。〔安秀实云〕依着姨姨说，我且在客店中安下，看你怎么发付我。〔下〕〔正旦唱〕

〔赚煞〕这妮子是狐魅人女妖精，缠郎君天魔祟。则他那裤儿里休猜做有腿，吐下鲜红血则当做苏木水。耳边休采那等闲食，那的是最容易剜眼睛嫌的，则除是亲近着他便欢喜。〔带云〕着他疾省呵，〔唱〕哎，你个双郎子弟，安排下金冠霞帔。〔带云〕一个夫人来到手儿里了。〔唱〕却则为三千张茶引嫁了冯魁。〔下〕

〔周舍云〕辞了母亲，着大姐上轿，回咱郑州去来。〔诗云〕才出娼家门，便作良家妇。〔外旦诗云〕只怕吃了良家亏，还想娼家做。〔同下〕

第二折



〔周舍同外旦上，云〕自家周舍是也。我骑马一世，驴背上失了一脚。我为娶这妇人呵，整整磨了半截舌头，才成得







事。如今着这妇人上了轿，我骑了马，离了汴京，来到郑州。让他轿子在头里走，怕那一般的舍人说：“周舍娶了宋引章。”被人笑话。则见那轿子一晃一晃的，我向前打那抬轿的小厮，道：“你这等欺我。”举起鞭子就打。问他道：“你走便走，晃怎么？”那小厮道：“不干我事，奶奶在里边不知做什么？”我揭起轿帘一看，则见他精赤条条的在里面打筋斗。来到家中，我说：“你套一床被我盖。”我到房里，只见被子倒高似床。我便叫：“那妇人在那里？”则听的被子里答应道：“周舍，我在被子里面哩。”我道：“在被子里面做什么？”他道：“我套绵子，把我翻在里头了。”我拿起棍来，恰待要打，他道：“周舍，打我不打紧，休打了隔壁王婆婆。”我道：“好也，把邻舍都翻在被里面！”〔外旦云〕我那里有这等事？〔周舍云〕我也说不得这许多。兀那贱人，我手里有打杀的，无有买休卖休的。且等我吃酒去，回来慢慢的打你。〔下〕〔外旦云〕不信好人言，必有恹惶事。当初赵家姐姐劝我不听，果然进的门来，打了我五十杀威棒，朝打暮骂，怕不死在他手里。我这隔壁有个王货郎，他如今去汴梁做买卖，我写一封书捎将去，着俺母亲和赵家姐姐来救我。若来迟了，我无那活的人也。天那，只被你打杀我也！〔下〕〔卜儿哭上，云〕自家宋引章的母亲便是。有我女孩儿从嫁了周舍，昨日王货郎寄信来，上写着道：“从到他家，进门打了五十杀威棒。如今朝打暮骂，看看至死，可急急央赵家姐姐来救我。”我拿着书去与赵家姐姐说知，怎生救他去？引章孩儿，则被你痛杀我也！〔下〕〔正旦上，云〕自家赵盼儿。我想这门衣饭，几时是了也呵？〔唱〕

【商调·集贤宾】咱这几年来待嫁人心事有，听的道谁揭债、谁买休。他每待强巴结深宅大院，怎知道摧折了舞榭歌楼？一个个眼张狂似漏了网的游鱼，一个





个嘴卢都似跌了弹的斑鸠。御园中可不道是栽路柳，好人家怎容这等娼优。他每初时间有些实意，临老也没回头。

〔逍遥乐〕那一个不因循成就？那一个不顷刻前程？那一个不等闲间罢手？他每一做一个水上浮沤！和爷娘结下不断见的冤仇，恰便似日月参辰和卯酉，正中那男儿机彀。他使那千般贞烈，万种恩情，到如今一笔都勾。

〔卜儿上，云〕这是他门首，我索过去。〔做见科，云〕大姐，烦恼杀我也！〔正旦云〕奶奶，你为什么这般啼哭？〔卜儿云〕好教大姐知道：引章不听你劝，嫁了周舍，进门去打了五十杀威棒，如今打的看看至死，不久身亡。姐姐怎生是好？〔正旦云〕呀！引章吃打了也。〔唱〕

〔金菊香〕想当日，他暗成公事只怕不相投。我作念你的言词今日都应口。则你那去时恰便似去秋。他本是薄幸的班头，还说道有恩爱、结绸缪。

〔醋葫芦〕你铺排着鸳鸯和凤帏，指望效天长共地久；暮入门知滋味便合休。几番家眼睁睁打干净待离了我这手。〔带云〕赵盼儿，〔唱〕你做的个见死不救，可不羞杀桃园中杀白马、宰乌牛？

〔云〕既然是这般呵，谁着你嫁他来？〔卜儿云〕大姐，周舍说誓来。〔正旦唱〕

〔幺篇〕那一个不嗔可可道横死亡？那一个不实丕丕拔了短筹？则你这亚仙子母老实头。普天下爱女儿的子弟口，〔带云〕奶奶。不则周舍说谎也，〔唱〕那一个不指皇天各般说咒？恰似秋风过耳早休休！

〔卜儿云〕姐姐，怎生搭救引章孩儿？〔正旦云〕奶奶，我有两个压被的银子，咱两个拿着买休去来。〔卜儿云〕他说





来：“则有打死的，无有买休卖休的。”〔正旦寻思科，做与卜耳语科，云〕则除是这般。〔卜儿云〕可是中也不中？〔正旦云〕不妨事，将书来我看。〔卜递书科，正旦念云〕“引章拜上姐姐并奶奶：当初不信好人之言，果有恹惶之事。进得他门，便打我五十杀威棒。如今朝打暮骂，禁持不过。你来的早，还得见我，来得迟呵，不能勾见我面了。只此拜上。”妹子也，当初谁教你做这事来！〔唱〕

〔幺篇〕想当初有忧呵同共忧，有愁呵一处愁。他道是残生早晚丧荒丘，做了个游街野巷村务酒；你道是百年之后，〔云〕妹子也，你不道来“这个也大姐，那个也大姐，出了一包脓；不如嫁个张郎妇李郎妻，〔唱〕立一个妇名儿做鬼也风流？”〔云〕奶奶，那寄书的人去了不曾？〔卜儿云〕还不曾去哩。〔正旦云〕我写一封书寄与引章去。〔做写科〕〔唱〕

〔后庭花〕我将这知心书亲自修，教他把天机休泄漏。传示与休莽戇收心的女，拜上你浑身疼的歹事头。〔带云〕引章，我怎的劝你来？〔唱〕你好没来由，遭他毒手，无情的棍棒抽，赤津津鲜血流，逐朝家如暴囚，怕不将性命丢！况家乡隔郑州，有谁人相睬瞅？空这般出尽丑。

〔卜儿哭科，云〕我那女孩儿那里打熬得过！大姐，你可怎生的救他一救？〔正旦云〕奶奶，放心！〔唱〕

〔柳叶儿〕则教你怎生消受，我索合再做个机谋。把这云鬓蝉鬓妆梳就，〔带云〕还再穿上些锦绣衣服。〔唱〕珊瑚钩，芙蓉扣，扭捏的身子儿别样娇柔。

〔双雁儿〕我着这粉脸儿搭救你女骷髅，割舍的一不做二不休，拚了个由他咒也波咒。不是我说大口，怎出得我这烟月手！





〔卜儿云〕姐姐，到那里仔细着。〔哭科，云〕孩儿，则被你烦恼杀了我也！〔正旦唱〕

〔浪里来煞〕你收拾了心上忧，你展放了眉间皱，我直着花叶不损觅归秋。那厮爱女娘的心见的便似驴共狗，卖弄他玲珑剔透。〔云〕我到那里，三言两句，肯写休书，万事俱休，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将他招一招，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通身酥，遍体麻。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赚得那厮写了休书，引章将的休书来，淹的撒了。我这里出了门儿，〔唱〕可不是一场风月，我着那汉一时休。〔下〕

第三折

〔周舍同店小二上，诗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无非花共酒，恼乱我心肠。店小二，我着你开着这个客店，我那里希罕你那房钱养家，不问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来你客店里，你便来叫我。〔小二云〕我知道，只是你脚头乱，一时间那里寻你去？〔周舍云〕你来粉房里寻我。〔小二云〕粉房里没有呵？〔周舍云〕赌房里来寻。〔小二云〕赌房里没有呵？〔周舍云〕牢房里来寻。〔下〕〔丑扮小闲挑笼上〕〔诗云〕钉靴雨伞为活计，偷寒送暖作营生；不是闲人闲不得，及至得了闲时又闲不成。自家张小闲的便是。平生做不的买卖，止是与歌者姐姐每叫些人，两头往来，传消寄信都是我。这里有个大姐赵盼儿，着我收拾两箱子衣服行李，往郑州去。都收拾停当了，请姐姐上马。〔正旦上，云〕小闲，我这等打扮，可冲得那厮么？〔小闲做倒科〕〔正旦云〕你做什么哩？〔小闲云〕休道冲动厮，这一会儿连小闲也酥倒了。〔正旦唱〕







【正宫·端正好】则为他满怀愁，心间闷，做的个进退无门。那婆娘家一涌性无思忖，我可也强打入迷魂阵。

【滚绣球】我这里微微的把气喷，输个婚姻，怎不教那厮背槽抛粪！更做道普天下无他这等郎君。想着容易情，忒献勤，几番家待要不问，第一来我则是可怜见无主娘亲，第二来是我惯曾为旅偏怜客，第三来也是我自己贪杯惜醉人。到那里呵，也索费些精神。

〔云〕说话之间，早来到郑州地方了。小闲，接了马者。且在柳阴下歇一歇咱。〔小闲云〕我知道。〔正旦云〕小闲，咱闲口论闲话：这好人家好举止，恶人家恶家法。〔小闲云〕姐姐，你说我听。〔正旦唱〕

【倘秀才】县君的则是县君，妓人的则是妓人。怕不扭捏着身子蓦入他门；怎禁他使数的，到支分，背地里暗忍。

【滚绣球】那好人家将粉扑儿浅淡匀，那里象咱干茨腊手抢着粉？好人家将那篦梳儿慢慢地铺鬋，那里象咱解了那襟胸带，下颏上勒一道深痕？好人家知个远近，觑个向顺，衡一味良人家风韵，那里象咱们恰便似空房中锁定个猢猻：有那千般不实乔躯老有万种虚器歹议论，断不了风尘！

〔小闲云〕这里一个客店，姐姐好住下罢。〔正旦云〕叫店家来。〔店小二见科〕〔正旦云〕小二哥，你打扫一间干净房儿，放下行李。你与我请将周舍来，说我在这里久等多时也。〔小二云〕我知道。〔做行叫科，云〕小哥在那里？〔周舍上，云〕店小二，有什么事？〔小二云〕店里有个好女子请你哩。〔周舍云〕咱和你就去来。〔做见科云〕是好一个科子也。〔正旦云〕周舍，你来了也。〔唱〕





【么篇】俺那妹子儿有见闻，可有福分，抬举的个丈夫俊上添俊，年纪儿恰正青春。

〔周舍云〕我那里曾见你来？我在客火里，你弹着一架箏，我不与了你个褐色绸段儿？〔正旦云〕小的，你可见来？

〔小闲云〕不曾见他有什么褐色绸段儿。〔周舍云〕哦，早起杭州客火散了，赶到陕西客火里吃酒，我不与了大姐一分饭来？〔正旦云〕小的每，你可见来？〔小闲云〕我不曾见。〔正旦唱〕你则是忒现新，忒忘昏，更做道你眼钝。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我为你断梦劳魂！

〔周舍云〕我想起来了，你敢是赵盼儿么？〔正旦云〕然也。〔周舍云〕你是赵盼儿，好，好！当初破亲也是你来。小二，关了店门，则打这小闲。〔小闲云〕你休要打我。俺姐姐将着锦绣衣服，一房一卧来嫁你，你倒打我？〔正旦云〕周舍，你坐下，你听我说。你在南京时，人说你周舍名字，说的我耳满鼻满的，则是不曾见你。后得见你呵，害的我不茶不饭，只是思想着你。听的你娶了宋引章，教我如何不恼？周舍，我待嫁你，你却着我保亲！〔唱〕

〔倘秀才〕我当初倚大呵妆僮主婚，怎知我嫉妒呵特故里破亲？你这厮外相儿通疏就里村！你今日结婚姻，咱就肯罢论？

〔云〕我好意将着车辆鞍马套房来寻你，你划地将我打骂？小闲，拦回车儿，咱家去来。〔周舍云〕早知姐姐来嫁我，我怎肯打舅舅？〔正旦云〕你真个不知道？你既不知，你休出店门，只守着我坐下。〔周舍云〕休说一两日，就是一两年，您儿也坐的将去。〔外旦上，云〕周舍两三日不家去，我寻到这店门首，我试看咱。原来是赵盼儿和周舍坐哩。兀那老弟子不识羞，直赶到这里来。周舍，你再不要来家，等你来





时，我拿一把刀子，你拿一把刀子，和你一递一刀子戳哩。

〔下〕〔周舍取棍科，云〕我和你抢生吃哩！不是奶奶在这里，我打杀你。〔正旦唱〕

〔脱布衫〕我更是不待饶人，我为甚不敢明闻？肋底下插柴自忍，怎见你便打他一顿？

〔小梁州〕可不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可便息怒停嗔。你村时节背地里使些村，对着我合思忖：那一个双同叔打杀俏红裙？

〔么篇〕则见他恶眼眼摸按着无情棍，便有火性的不似你个郎君。〔云〕你拿着偌粗的棍棒，倘或打杀他呵，可怎了？〔周舍云〕丈夫打杀老婆，不该偿命。〔正旦云〕这等说，谁敢嫁你？〔背唱〕我假意儿瞒，虚科儿喷，着这厮有家难奔。妹子也，你试看咱风月救风尘。

〔云〕周舍，你好道儿。你这里坐着，点的你媳妇来骂我这一场。小闲，拦回车儿，咱回去来。〔周舍云〕好奶奶，请坐。我不知道他来，我若知道他来，我就该死。〔正旦云〕你真个不曾使他来？这妮子，不贤惠。打一棒快球子，你舍的宋引章，我一发嫁你。〔周舍云〕我到家里就休了她。〔背云〕且慢着，那个妇人是我平日间打怕的，若与了一纸休书，那妇人就一道烟去了。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可不弄的尖担两头脱？休的造次，把这婆娘摇撼的实着。〔向旦云〕奶奶。您孩儿肚肠是驴马的见识，我今家去把媳妇休了呵，奶奶你把肉吊窗儿放下来，可不嫁我，做的个尖担两头脱。奶奶，你说下个誓着。〔正旦云〕周舍，你真个要我赌咒？你若休了媳妇，我不嫁你呵，我着堂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肱儿骨。你逼的我赌这般重咒哩！〔周舍云〕小二，将酒来。〔正旦云〕休买酒，我车儿上有十瓶酒哩。〔周舍云〕还要买羊。〔正旦云〕休买羊，我车上有个熟羊哩。〔周舍云〕好，好，好，待我买红





去。〔正旦云〕休买红，我箱子里有一对大红罗。周舍，你争什么那？你的便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唱〕

〔二煞〕则这紧的到头终是紧，亲的原来只是亲。凭着我花朵儿身躯，笋条儿年纪，为这锦片儿前程，倒赔了几锭儿花银。拼着个十米九糠，问什么两妇三妻？受了些万苦千辛，我着人头上气忍，不枉了一世做郎君。

〔黄钟尾〕你穷杀呵甘心守分挨贫困，你富呵休笑我饱暖生淫惹议论。您心中觑个意顺，但休了你这眼下人，不要你钱财使半文，早是我走将来自上门。家业家私待你六亲，肥马轻裘待你一身，倒贴了奁房和你为眷姻。〔云〕我若还嫁了你，我不比那宋引章，针指油面，刺绣铺房，大裁小剪，都不晓得一些儿的。〔唱〕我将你写了的休书正了本。〔同下〕

第四折

〔外旦上，云〕这些时周舍取待来也。〔周舍上，见科〕
〔外旦云〕周舍，你要吃什么茶饭？〔周舍做怒科，云〕好也，将纸笔来，写与你一纸休书，你快走。〔外旦接休书不走科，云〕我有什么不是，你休了我？〔周舍云〕你还在这里？你快走！〔外旦云〕你真个休了我？你当初要我时怎么样说来？你这负心汉，害天灾的，你要去，我偏不去！〔周舍推出门科〕
〔外旦云〕我出的这门来。周舍，你好痴也。赵盼儿姐姐，你好强也！我将着这休书，直至店中寻姐姐去来。〔下〕〔周舍云〕这贱人去了，我到店中娶那妇人去。〔做到店科，叫云〕店小二，恰才来的那妇人在那里？〔小二云〕你刚出门，他也







上马去了。〔周舍云〕倒着他道儿了。将马来，我赶将他去。
〔小二云〕马揣驹了。〔周舍云〕韁骡子。〔小二云〕骡子漏蹄。〔周舍云〕这等，我步行赶将他去。〔小二云〕我也赶他去。〔同下〕〔旦同外旦上〕〔外旦云〕若不是姐姐，我怎能勾出的这门也！〔正旦云〕走，走，走！〔唱〕

〔双调·新水令〕笑吟吟案板似写着休书，则俺这脱空的故人何处？卖弄他能爱女、有权术，怎禁那得胜葫芦说到有九千句。

〔云〕引章，你将那休书来与我看咱。〔外旦付休书〕〔正旦换科，云〕引章，你再要嫁人时，全凭这一张纸是个照证，你收好者！〔外旦接科〕〔周舍赶上，喝云〕贱人，那里去？宋引章，你是我的老婆，如何逃走？〔外旦云〕周舍，你与我休书，赶出我来了。〔周舍云〕休书上手模印五个指头，那里四个指头的是休书？〔外旦展看，周夺咬碎科〕〔外旦云〕姐姐，周舍咬碎了我的休书也。〔旦上救科〕〔周舍云〕你也是我的老婆。〔正旦云〕我怎么是你的老婆？〔周舍云〕你吃了我的酒来。〔正旦云〕我车上有十瓶好酒，怎么是你的？〔周舍云〕你可受我的羊来。〔正旦云〕我自有一只熟羊，怎么是你的？〔周舍云〕你受我的红定来。〔正旦云〕我自有大红罗，怎么是你的？〔唱〕

〔乔牌儿〕酒和羊车上物，大红罗自将去。你一心淫滥无是处，要将人白赖取。

〔周舍云〕你曾说过誓嫁我来。〔正旦唱〕

〔庆东原〕俺须是卖空虚，凭着那说来的言咒誓为活路。〔带云〕怕你不信呵，〔唱〕遍花街请到娼家女，那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的绝门户！

〔云〕引章妹子，你跟将他去。〔外旦怕科，云〕姐姐，





跟了他去就是死。〔正旦唱〕

〔落梅风〕则为你无思虑，忒模糊。〔周舍云〕休书已毁了。你不跟我去待怎么？〔外旦怕科〕〔正旦云〕妹妹不要害怕，他咬碎的是假休书〔唱〕我特故抄写你个休书题目，我跟前现放着这亲模。〔周舍夺科〕〔正旦唱〕便有九头牛也拽不出去！

〔周扯二旦科，云〕明有王法，我和你告官去来。〔同下〕〔外扮孤引张千上〕〔诗云〕声名德化九重闻，良夜家家不闭门；雨后有人耕绿野，月明无犬吠花村。小官郑州守李公弼是也。今日升起早衙，断理些公事。张千，喝擗箱。〔张千云〕理会的。〔周舍同二旦卜儿上〕〔周叫云〕冤屈也。〔孤云〕告什么事？〔周舍云〕大人可怜见，混赖我媳妇。〔孤云〕谁混赖你的媳妇？〔周舍云〕是赵盼儿设计混赖我媳妇宋引章。〔孤云〕那妇人怎么说？〔正旦云〕宋引章是有丈夫的，被周舍强占为妻，昨日又与了休书，怎么是小妇人混赖他的？〔唱〕

〔雁儿落〕这厮心狠毒，这厮家豪富，衙一味虚肚肠，不踏着实途路。

〔得胜令〕宋引章有亲夫，他强占作家属。淫乱心情歹，凶顽胆气粗，无徒！到处里胡为做。现放着休书，望恩官明鉴取。

〔安秀实上，云〕适才赵盼儿使人来说：“宋引章已有休书了，你快告官去，便好娶他。”这里是衙门首，不免高叫道：冤屈也！〔孤云〕衙门外谁闹？拿过来！〔张千拿入科，云〕告人当面。〔孤云〕你告谁来？〔安秀实云〕我安秀实，聘下宋引章，被郑州周舍强夺为妻，乞大人做主咱！〔孤云〕谁是保亲！〔安秀实云〕是赵盼儿。〔孤云〕赵盼儿，你说宋引章原有丈夫，是谁？〔正旦云〕正是这安秀才。〔唱〕

〔沽美酒〕他幼年间便习儒，腹隐着九经书；他是





俺共里同村一处居，接受了钗环财物，明是个良人妇。

〔孤云〕赵盼儿，我问你：这保亲的委是你么？〔正旦云〕是小妇人。〔唱〕

〔太平令〕现放着保亲的堪为凭据，怎当他抢亲的百计亏图？那里是明婚正娶，公然的伤风败俗！今日个诉与太府、做主，可怜见断他夫妻完聚。

〔孤云〕周舍，那宋引章明明有丈夫的，你怎生还赖是你的妻子？若不看你父亲面上，送你有司问罪。你一行人听我下断：周舍杖六十，与民一体当差；宋引章仍归安秀才为妻；赵盼儿等宁家住坐。〔词云〕只为老虔婆爱贿贪钱，赵盼儿细说根原，呆周舍不安本业，安秀才夫妇团圆。〔众叩谢科〕〔正旦唱〕

〔收尾〕对恩官——说缘故，分割开贪夫怨女；面糊盆再休说死生交，风月所重谐燕莺侣。

题目 安秀才花柳成花烛

正名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白话故事



一、宋引章误信周舍

宋朝时候，汴梁城里有个妓女名叫宋引章。今年二十岁，长得花容月貌，十分招人喜欢。她不打扮就够漂亮的了，一打扮就更加漂亮。今天起床，她在梳妆台前精心地擦胭抹粉，插花戴朵。她的母亲觉得惊奇，女儿今天梳妆为何如此用心？真要打扮成天仙了。便问：

“引章，今天有什么喜事？为什么老下不了梳妆台？”

宋引章说：“妈，今天周舍要来。”

“他来干什么？”

“他来提亲。”

“提亲？周舍这个人我看靠不住，是个花花公子。”

宋引章走到妈的面前，撒娇地说：“妈，我心中有数，你就放心吧！一会儿他来提亲，你就应允了吧。反正除了他我就不嫁人。”

宋妈想了想，婚姻大事，只要女儿愿意，当妈的还有什么说的呢？女儿跟周舍接触得多，比妈更了解，我何必阻挡呢？再说她态度又这样坚定，非周舍不嫁，我要挡也是挡不住的。便同意了。对女儿说：

“婚姻大事，你自己拿主意，妈随你的意就是。”

宋引章一听，高兴得跳起脚来，连声说道：“妈，还是您好，还是您疼女儿，您是我的好妈妈呀！”

这时忽然听见敲门声，宋引章急忙出去开门，原来是周舍来了。

周舍迎面就问：“你妈态度如何？”





宋引章说：“我妈同意了。”

周舍也乐得心花怒放。他两手提着许多礼物，走进屋去，与宋妈妈见了礼，一旁坐下，然后对宋妈说：

“孩儿今天前来提亲，请求伯母应允。”他知道宋妈已经同意，也就不须多说什么了。

宋妈听了便说：“引章的婚事，我允许了。但今后不要欺负她。”

周舍说：“小生今后不敢欺负大姐，小生今后不会欺负大姐，小生今后也不愿欺负大姐，请母亲放心。”

周舍说完，便从衣袋里取出一些银子，连同刚才提来的礼品，就作为定婚礼物。宋引章同周舍就这样定了婚了。

二、安秀才急搬援手

宋引章同周舍定婚了，这可急坏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安秀实。因为宋引章以前答应要嫁给安秀实，现在却要嫁给周舍，所以安秀实着急了。安秀实是洛阳人，是个秀才，游学来到汴梁，因未忘情花酒，才认识了宋引章。安秀实是个正直忠厚的青年。他认为宋引章虽然是个妓女，但人很天真单纯，又长得十分美丽，与她结为夫妻，将来一定是很美满的。所以他一直爱着宋引章。宋引章也答应今后一定要嫁给他，他心里就一直都是甜蜜蜜的。

大凡一个人因为他正直忠厚，心里就不大往邪门歪道上去想，所以周舍插足进来夺走了宋引章，他还不知道，被蒙在鼓里。宋引章同周舍定婚的消息传到他耳里，开始他还不相信，后来得到了证实，他就慌了手脚。怎么办呢？他想宋引章有个八拜之交的姐姐赵盼儿，她们两个感情很好，不如请赵盼儿去劝一劝，说不定还会劝得她回心转意。于是他便跑到赵盼儿那里去告诉她，求她。赵盼儿一听就答应了。

赵盼儿也是一个妓女，今年二十二岁，比宋引章大两岁，在结拜时她便是姐姐。容貌比宋引章更漂亮。社会经验比宋引章更丰富，认识社会的能力也比宋引章更强。她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喜欢帮助人。





特别是爱救人于危难，算是一位女中的侠义之人。她听说宋引章不嫁给安秀实，而要嫁给周舍，就认为宋引章在选择上有错。当安秀实请她去劝说宋引章时，她便毅然决然地答应了。接着她便去到了宋引章家。

三、赵盼儿义劝姊妹

赵盼儿一路上走着便想：妓女嫁人可真难啊，谁不想找个称意的？可拣来拣去，待嫁个老实的，又怕一辈子难成对；想嫁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被轻抛弃。先前那些嫁了人的姊妹，有不少都因仓促成亲，还未过上几日，便挨打受骂，折磨得没了那俊模样，人不像人，鬼不似鬼，瘦得让人认不出原样。我虽然也住在柳陌中、花街内，可不能中了那些铁石心肠嫖客的拖刀计……

穿过繁华似锦、人流如织的街市，那酒楼、店铺、钱庄里的熟人们给赵盼儿打着招呼。赵盼儿似没听见，急急地穿街走巷来到了宋宅。

推门走上楼来，赵盼儿见引章正在精心地梳妆打扮，便故作不知的笑道：“妹子，这是要到哪去应酬客人哟，打扮得这般漂亮。”

“我哪儿也不去，正等着嫁人呢。”宋引章平时和赵盼儿亲密惯了，并不遮掩。

“那好，我正来给你保亲，你的老朋友安秀才是个忠厚可靠的人。我觉得他人也好，文章也棒，再说你们也早就定了婚约，我看就嫁给他吧。”

引章听赵姐姐一说，半晌未语，她也是有些舍不得安秀才。安秀才不狂不躁，体贴入微，还教她临帖吟诗，她只是觉得不知何时安秀才才能熬到出人头地，自己又想早日从良，结束风尘生涯，过上个安逸的生活，所以才决定嫁给周舍。她没有向盼儿说破这一层，只是微微一笑说：

“姐姐，若是我嫁给了安秀才，只能是夫妻俩打‘莲花落’，沿街去讨饭哩。”

“那你嫁谁？”盼儿追问。

“我嫁周舍。”





盼儿话中有话地说道：“你如今嫁人，是不是早了些？”

“有什么早不早？我听够了今日一个大姐（音同“大疖”，明日一个大姐，出了一包儿脓；我嫁一个好人，立个妇名，将来死了，做鬼也风流。”

赵盼儿有些气恼，她压住火气说：“我还是劝你三思而后行，那周舍是个浪荡公子，怕是靠不住。你年龄又小，再等等寻个好的也不迟。”

宋引章听了之后，她认为赵盼儿把周舍说得太坏了，她认为周舍不是这样的人，她觉得周舍对她很体贴，很温柔。于是她便向赵盼儿解释：

“姐姐说得好，是坏人就不能嫁给他，我认为周舍是个知道疼爱妹妹的人。就拿我们今年在妓院中的一段生活来说吧！夏天，我睡觉醒来，他替我打扇；冬天，我要睡觉，他替我温被子；平时我梳妆打扮，他替我插花戴朵。他对妹妹最能知冷知热，知疼知爱，我一定要嫁给他。”

赵盼儿听了，认为宋引章看问题太肤浅，便进一步劝导她：“周舍对你这样温柔体贴，这是为了他一时的欢乐。他一时高兴，疼你一下，便逢场作戏，做给你看一下，这不是他的真实面目。你记得吗？他在院中发火时，还打过姐妹们呢。这种人，他高兴，爱你；他不高兴，打你。他需要你，玩弄你；他不需要你，抛弃你。骗人，总要给点甜头，钓鱼还得用鱼饵呢。别看表面做得好，那是虚情假意。他这种人朝三暮四，根本靠不住。我们从良要找好人，不能找这些嫖客。”

宋引章说：“安秀实不也是嫖客吗？那你为什么劝我嫁给他？”

赵盼儿说：“安秀实是个嫖客，但他为人老实。只是偶尔之间涉足妓院，偷偷摸摸、躲躲藏藏来过妓院几次，他还是个正经的读书人。可是周舍不同，他是个花花公子，经年累月在妓院里鬼混。他们两个根本不一样。”



赵盼儿对宋引章算是苦口婆心，耐心开导。但宋引章就像顽石一样不知醒悟，总认为周舍可以依靠。最后赵盼儿失望地说：

“引章妹妹，你真要嫁给周舍，我做为一个结拜的姐妹，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你日后受苦，我就帮不了忙了。”

在宋引章听来，赵盼儿的话尽是逆耳之言，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越听越厌烦，越听越生气，干脆说两句绝情的话把她堵死算了。她对赵盼儿说：

“别说受苦，就是日后受罪，我也不求你帮忙。”

二人正谈着，周舍闯入屋来。他喷着满口酒气说道：“小的们，把礼物给我摆上。”

赵盼儿一见周舍那德行，心想：“你不说便罢，若开口，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

周舍见了赵盼儿果然说道：“赵姐姐，求你作我们的大媒吧！”

赵盼儿正眼儿不瞧周舍，轻蔑地说道：“你想让她早点为你刺绣铺床，大裁小剪，生儿育女？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

周舍碰了一鼻子灰，心中暗暗骂道：“这歪刺骨好歹毒的嘴，我反正已成了事，不屑用你。”

赵盼儿也随即告别了宋引章回家去。

赵盼儿回去把结果告诉了安秀实。安秀实十分失望，他觉得失掉了一个漂亮的女子而异常惋惜。本想当面去找宋引章谈谈，但见她的态度如此坚定，也就算了，只好自我安慰一番，他想“天涯何处无芳草”，我努力攻书，将来金榜题名，何愁没有美女？到那时千金小姐我都要不完，还留恋宋引章干什么？因此辉煌的前程便驱走了眼前的愁云。他坚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便埋头在书房里去了。

四、宋引章嫁离汴梁

周舍同宋引章定婚之后，不几天便结婚了。然后辞别岳母，便把宋引章带回家去。周舍家在郑州，宋引章家在汴梁，两地相隔有百里之遥。周舍骑的白马，宋引章坐的大轿，一路顺风，往郑州而去。第二天便要到家了。宋引章坐在轿里，看见沿途风光，心里十分高兴，她对将来的家庭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我快到的家是什么样呢？不知道，她总觉得是美好的。周舍父亲是一个同知，这个官并不小，比县令还高一级。家中修的官邸一定很漂亮，少不了高大的楼房和宽阔的花园。她想起花





园，心里就很兴奋。因为花园是一定要种许多花，少不了桃花、李花、牡丹、芍药。当花园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时候，那该多好看呀！花园里还可能水池。一个官邸的花园里没有水池是不够气派的。一定会有。要是里面只种有荷花而没有养鱼的话，我去了一定要养一些鱼，特别是金鱼，今后看着那些金鱼在清波细浪中游来游去，那才心旷神怡呢。让她特别高兴的是，今后她同周舍一起去花园内游玩，就像鸳鸯鸟一样，双双戏水。就像蝴蝶一样，双双飞舞。她想得入迷，她陶醉在美好的梦幻之中。

一路上，周舍也在想，为了要这妇人，整整磨了半截舌头，如今这美人总算让我弄到手了，可我父亲是个知府，若让别人知道我娶了个歌妓，定会被笑话的。于是他让轿夫把轿子抬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家。

五、周舍恶使杀威棒

轿子抬进了一座大院，经过长廊进入一座高大的庭院。她下了轿子，走进一间卧室。先坐在梳妆台前梳妆。因为坐了两天轿子，头发也乱了，胭脂也淡了。她想好好打扮一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个夫人的样子，好在人前去亮相。这时正值初夏，天气有些热。刚从轿子里走出来，就显得更热一些。她便叫周舍给她打扇，因为过去在妓院里过热天，就是周舍给她打扇的。今天见周舍没来给她打扇，只好叫他。她叫了两声，见周舍没动，她想周舍可能是骑马骑累了，今天就算了，还是叫他来给我戴花吧！她喊了两声，周舍仍然不动，当她喊第三声时，周舍走过来了。

宋引章见周舍走来，便说：“你先帮我戴后面的吧！”

周舍说：“我今天要先帮你戴前面的。”

话音刚落，他狠狠地给了宋引章几个耳光，左右开弓，把宋引章打倒在地上。然后大骂：“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周公子娶你，是看得起你。也是你有这么一点福份。你没想你是一个什么东西？今天还在我的面前摆架子，要我给你打扇，要我给你戴花，把我当成丫头使唤，你太不识





好歹了。今天本公子不杀杀你的威风，你不知道本公子的厉害。”

于是拿起棍棒，狠狠打了宋引章五十杀威棍。打得宋引章在地上滚来滚去，遍体鳞伤，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周舍对她大骂道：“从今以后，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要知道你的地位。你是我的老婆，你就得好好侍候我。要是那点侍候得不好，老子有得是耳光，拳头和棍棒，够你吃的。”

说完，周舍便冲出房去了。宋引章才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坐在椅子上，细细查看身上的伤痕，抚摸身上的伤痕。

从此以后，宋引章就坠入了苦海，像丫头一样侍候着周舍。吃饭穿衣，铺床叠被，样样都要侍候得非常周到。稍有不满意之处，便是拳头耳光，打个不停。宋引章便过着受折磨的痛苦生活。

这下宋引章才醒悟过来，她上当了，她后悔了，后悔自己没听赵盼儿的劝告，后悔自己没有嫁给安秀实，后悔自己没有认清周舍的面目，被他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被他的虚情假意所欺骗。她白天黑夜都后悔不完。过了一段时间，周舍对她的虐待有增无减，挨打挨骂成了家常便饭。她觉得这是苦海无边，得逃出周舍的魔掌才行。但怎么逃呢？郑州离开封有那样远，一个柔弱的女子如何能逃回家？再说，现在周舍对她看管很严，不许她出大门，家丁忠实地执行着主子的命令。她日夜苦苦思索，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请人传个消息回汴梁去，请赵盼儿姐姐来救她。但这个信又请谁来传呢？大门都不能出去，哪里去请人？觉得这个办法虽好，但又难实现，眼前又是一片黑暗，刚升起的一点希望，又破灭了。只好在苦海中熬着。

六、货郎带信至家乡

一天，外面有个货郎，挑着一付担子卖杂货，走进周舍府中来了。宋引章听他是汴梁口音，便向他诉说苦情，并请他带封信回家去。这个货郎答应了，很同情她的遭遇。为了感谢货郎，宋引章把自己私藏的二两银子拿来送他。货郎向她保证，一定把信送到，请宋引章放心。随即





货郎出了周舍官邸，带着书信，回汴梁去了。

货郎把信送到宋引章家，并把宋引章的遭遇告诉了宋妈。宋妈听后，当即便昏过去了。等到醒过来之后，宋妈同货郎一起到了赵盼儿家。赵盼儿拆开书信一看，上面写着：“姐姐！我后悔没有听你的忠告，现在我已坠入苦海。自从到了周舍家，一进门就打了我五十杀威棍。如今朝打暮骂，看看至死，请赵姐姐千万来救我一命。如来迟了，就不能见着你妹妹了。匆匆此书，详情请货郎转诉。”赵盼儿看完信后，眼泪夺眶而出。接着货郎转诉了宋引章的详细苦情，赵盼儿更是泣不成声，对宋引章十分同情。过了一阵，她揩干眼泪，又是咬牙切齿地恨，恨周舍太狠毒。她向宋妈说：

“我一定设法挽救引章姐妹”

宋妈听了，倒身下拜，感谢赵盼儿的搭救之恩。赵盼儿马上把她扶起来，向宋妈说：“挽救的办法，让我好好想想，你同货郎明天再来！”接着宋妈同货郎便离开了赵盼儿家。

七、不计前嫌细思量

宋妈同货郎走了，赵盼儿的心极不平静，就像开了锅的水一样，剧烈地翻腾着。她立不安坐不稳，在屋子里来回走着。她同情宋引章的遭遇，但也怪宋引章没有听她的劝告。她想宋引章年岁不小了，都二十岁了，但总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太容易上当了。对世上的人缺乏认识，只看表面，不看本质，轻易就被别人的虚情假意所迷住。做事也太固执，不听人劝，以至于才有今天。宋引章的遭遇是在她的预料之中，但没想到会有这样严重。她虽然身在屋里，却似乎看见周舍恶狠狠地拿着棍棒在打宋引章，把宋引章打得满地乱滚。似乎听见宋引章在呼唤救命之声，那尖厉的惨叫刺人心窝。赵盼儿这时心中一股正义感猛然上升，她巴不得马上去把宋引章救出来。但怎么救呢？这得想出一个好办法。要不然，人是救不出来的。她想用钱去买，把宋引章买出来，但又想到自己没有多少积蓄，是买不出来的。她想去抢，把宋引章抢出来，





但又想到周舍是官宦之家，有权有势，自己是个弱女子，是抢不出来的。看来买是不行，抢是更不行，只好用计了。挽救宋引章只能智取，别无其它。于是他动员全身的智慧来想智谋。这一天，她从上午想到下午，从下午想到晚上，白天黑夜都在为挽救宋引章而苦苦思索。最后才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周舍是把宋引章骗去的，我何不把宋引章骗出来？赵盼儿把办法想出来了，心里算是踏实了。但是要实现这个办法，是要冒很大的风险，作出很大的牺牲。周舍是个花花公子，虽然没有一肚子墨水，但却有一肚子坏心肠。整年累月在青楼妓院鬼混，经历过许多事，不像宋引章那样好骗。弄不好，还会坠入他的虎口。要实现这个办法，还要拿出许多钱财，也可能要把自己的全部积蓄用光。赵盼儿想，过去曾为不少姐妹排忧解难，救人于急难，也没有花这样多的精力和钱财。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不那样容易。但为了解救宋引章于水火之中，再大的风险也要冒，拿出全部积蓄也要干。她把办法想出来了，把决心下定了，心里踏实了，便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

八、为救姊妹巧梳妆

第二天，宋妈同货郎来了。赵盼儿告诉他们，援救宋引章的办法想出来了。这个办法不是力敌，而是智取。为了事情的成功，不能走漏风声，因此不便于把计谋告诉你们。她叫宋妈耐心在家里等一段时间，等待宋引章回来好母女团聚。她托货郎给宋引章带封信去，要宋引章按信上说的去办。并给货郎两锭银子，作为谢礼。把话说完，宋妈千恩万谢地感谢了赵盼儿之后，便回家去了。货郎谢绝了银子，只是拿着书信，挑着担子，又奔往郑州去了。

宋妈和货郎走后，赵盼儿令丫环帮她梳妆打扮。匀修粉脸，细描柳眉，把云鬓蝉鬓妆梳停当，又穿上最鲜艳的上等锦绣衣服，那珊瑚钩、芙蓉扣，把个扭捏的腰胸扮得凹凸分明，玲珑剔透，丫环称赞道：“姑娘打扮得赛似活西施了！”接着赵盼儿便急急忙忙准备起来。她把全部





积蓄拿出来，数了一数，还有百十两银子。她用这些银子去买了许多东西，租了一辆马车，还把一个叫张小闲的找来做帮手。事情准备妥当之后，便由张小闲驾着马车，载着赵盼儿和物品向郑州进发。汴梁离郑州不算远，她们用了两天的行程就到了郑州。

九、喜来店里喜事常

话说这郑州也是个大地方，南来北往的人不比汴梁少。就在最热闹最繁华的街市上，酒家、店铺鳞次栉比。靠着街中心的大柳树旁正有一家客店，叫作喜来旅店。

喜来旅店是周舍开的。他开这个旅店不是为了赚钱养家，而是为了干坏事。他派自己的心腹在旅店中去当店小二，只要有漂亮的妓女来往店，便立刻去报告，他好到店里来寻欢作乐。如果有美丽的良家妇女来往店，也立刻去报告，他便来强行无礼。这个店对妇女来说是一个黑店。赵盼儿和张小闲事先打听出了这个旅店，也就有意住在这个旅店里。她们住进店里之后，店小二一看，便看出赵盼儿是一个妓女。见她长得漂亮，便派一个狗腿子去向周舍报告这个消息。这个狗腿子刚走出店，赵盼儿便把店小二叫去，询问这郑州城里的周舍，并要把他请来。店小二告诉她，周舍就是这个店的老板，他马上就会来。赵盼儿听后，便在店中等候。

赵盼儿在旅店中等了一夜，周舍还没有来。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那个狗腿子找不着他。家中有人说到妓院去了，到了妓院又说到赌场去了。找遍了赌场，第二天早上才找着他。周舍听说有美人儿来了，他便急急忙忙回家换了衣服，才跑到喜来旅店来。

周舍来到店中，店小二引他去见美人。周舍一看是赵盼儿，突然发怒，便叫店小二把她打出去。店小二被弄得莫名其妙，如此一个绝色女子，他怎么不满意？急得发问：

“公爷，你还嫌不漂亮呀？”

周舍说：“狗才！你知道什么？当初我在汴梁要娶宋引章时，她千





方百计地破坏，劝宋引章不要嫁给我，去嫁给安秀实。这块到了嘴边的肉我差一点没吃着。今天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给我打出去，不许她在我的旅店里住。”

店小二一听，便要动手。张小闲急忙道：“休要动手，赵盼儿是专门来嫁给你的。”

周舍一听，觉得奇怪，惊奇地问：“是专门来嫁给我的？”

赵盼儿说：“对，是来嫁给你的。”

她立即起身，一一打开房内的几个大木箱，指着箱内的东西说：“看！这个箱子内装的是蚊帐被盖，这个箱子内装的是床单褥子，全部是床上用品。这个箱子内装的是四季衣服，这个箱子内装的是裙子鞋袜，全部是个人穿戴。”

她又从箱子内拿出一个盒子，打开盒子给周舍看：“这是我的各种首饰，以及手上带的戒指镯子等。”赵盼儿说：“这些东西，全是我的嫁妆品，是我拿全部的积蓄买的，专门来嫁你的。”

周舍听了赵盼儿的话之后，便对每个箱子都翻看了一遍，全是高贵的綾罗绸缎及金银首饰，他估计一下，至少不下百两银子。看来是专门来嫁给我的了。但是这时他又产生一个疑问，就问赵盼儿：

“你现在来嫁给我，可是当初在妓院里向你求婚时，你为什么不同意？后来我要娶宋引章时，你为什么又不让她嫁我，说我的坏话？”

赵盼儿说：“当初你向我求婚时，我们刚见面不久，对你不了解。我想当嫖客的十个嫖客九个坏，我从良，要是嫁给一个坏人，岂不误了我一辈子？所以没敢答应你。后来听宋引章说，你这个人很好，夏天，她睡觉醒来，你替她打扇。冬天，她要睡觉，你替她温被子。平时她梳妆打扮，你替她插花戴朵。你对她十分体贴，十分疼爱。这下我就后悔了。虽说十个嫖客九个坏，但也还有一个好的，我哪知道好的是谁？没想到这个好的就是你。我虽然后悔了，但我认识了你，爱上了你，白天黑夜我都在偷偷地爱着你。听说宋引章要嫁给你，你也要娶宋引章，我就着急了，所以我才破坏你同宋引章的婚姻。我劝她嫁给安秀实。她嫁给了安秀实，我就好嫁给你了。这是我昧着良心说你的坏话，其实是骗宋引章的。可恨宋引章没上我的当，没听我的话，她还是嫁给你了。你同宋引章结婚之后，我好后悔啊！我后悔当初太没有眼力，怎么没把你





认出来。我又恨我自己没有福气，失掉了一个好公子。你离开汴梁走了，就像把我的魂勾走了。白天茶不思饭不想，晚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左思右想，想来想去，不嫁你我不死心。我想我的容貌儿，身条儿，哪样不比宋引章漂亮，难道你还不会要我吗？所以我才拿出全部积蓄，买了这些嫁妆，从汴梁来嫁你。周公子，你是娶我不娶我？周公子，你看得上我还是看不上我？”

赵盼儿做出娇媚的表情，有意勾引周舍。她回眸一笑百媚生，秋波一闪迷死人。周舍这个家伙是个色鬼，听说赵盼儿专程来嫁给他，他心里就甜滋滋的，两个眼睛笑成了一条线。现在赵盼儿给他传送秋波，现出千娇百媚的姿态，他是全身酥软，连站都站不稳了，一屁股坐在床上。赵盼儿见此情景，马上去与他并排坐着，两手搭在周舍的肩上，摇动着周舍的身体，一面摇一面撒娇地说：

“周公子，我的好公子，你还是娶我回家吧！”

赵盼儿的手往周舍肩上一搭，周舍全身好象是通了电一样，一身都麻了。赵盼儿的娇音软语往周舍耳里一灌，周舍的三魂七魄都飞离了身躯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赵盼儿见周舍这个失魂落魄的样子，便把腿放到周舍的腿上，两手抱着周舍的腰，嘴里娇媚地说：

“周公子，我的好公子，你是娶我回家，还是打我出店？”

周舍这时已经被赵盼儿的话语行动弄得迷迷糊糊了，几乎失去了知觉，低着头有点不省人事了。但听到“打出店去”这几个字时，他突然惊醒了，马上说道：

“谁敢打你出去！”

他看见旁边紧握拳头的店小二，马上站起来，大声喝道：“狗才，还不滚出去！”

店小二走出店后，周舍便说：“赵姐姐，我的好姐姐，你是美丽的观音，漂亮的仙女，我请都请不来，哪能赶出去？要是你嫁给我，我会像供奉祖宗一样把你供起来。你不信，我现在就给你作几个揖，磕几个头。”

为了表示他诚心，话一说完，便双膝跪地，磕头不止。一面磕头一面说：

“赵姐姐，我的好姐姐，我一定会娶你，我一定会娶你……”





就这样，周舍也不回家，整日围着赵盼儿转，一连三日未出店门。

十、使计策引章出场

第三天上，周舍正与赵盼儿对坐着喝酒，突然听见背后大叫一声：“赵盼儿，你来得好啊！”

周舍回头一看，原来是宋引章来了。

宋引章怎么这时来了呢？原来是这样的。她收到货郎送去一封信，拆开一看，信上写的是挽救她的计策。赵盼儿叫他按信中所说的去做，并叫她牢牢记在心里，然后把信烧掉。现在宋引章知道赵盼儿住在喜来旅店里，又看见今天早上周舍匆匆忙忙从外面回来，整装之后又匆匆忙忙出去了，她就猜到是会赵盼儿来了。她按信中所说，便去到喜来旅店。但大门被人看守着，周舍平时有命令，不让她出去，怕她跑掉。因此她只好撒谎，说周舍今天要在喜来旅店住宿，要我去陪他过夜，还叫你们把我送去。守门的家丁一听也就相信了。再说是送她去，看守着她，也跑不了，自己也不会担什么责任。因此，便把宋引章送到了喜来旅店门口，看见宋引章进了门，店小二把她迎往卧室去时，家丁才放心地回家。现在宋引章一闯进卧室，便按照信中所说的来做，假骂一场，假打一架，要好好演一场假戏。但要假戏真做，必须做得十分象，于是她便对赵盼儿进行大骂：

“赵盼儿，你来得好啊！没想到你追到郑州来了。当初我要嫁给周舍，你千阻拦、万阻拦，不让我嫁给周舍。说周舍千个不好，万个不好，处处都不好，要我去嫁给安秀实。我就看出你没安好心！是你嫉妒我，怕我嫁给周舍之后，你就嫁不成了，没上你的当，你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可是你还不死心，今天又追到郑州来，想抢走我的丈夫。你的真心真毒啊，我今天要跟你拚了。”

话一说完，便冲向赵盼儿。

赵盼儿说：“宋引章，你放明白点。我备齐嫁妆，专程来到郑州，就是死心踏地要嫁给周舍，你想阻挡我们的好事，这是痴心妄想！宋引





章，你也该知道我的厉害，我不是好惹的，你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就教你粉身碎骨。”

宋引章说：“赵盼儿，你欺人太甚，我今天饶不过你。”

宋引章此时猛扑过去，死死抓住赵盼儿的头发，拼命地扯。赵盼儿也死死抓住宋引章的头发，拼命地扯。两人扭成一团。周舍在一旁看见又是生气，又是着急。他气的是宋引章跑来吵闹打架，他急的是怕打坏了赵盼儿，伤了他的美人儿。于是在旁边大声吼叫：

“不要打架！不要打架！”

他不吼还好一点，他越吼越打得凶。他想前去帮赵盼儿打宋引章，但两个扭来扭去，转来转去，又怕拳头打不准，反而打了赵盼儿，帮了倒忙，只好气得在一旁跺脚。宋引章和赵盼儿抓扯了一阵头发之后，改变了打架的方式，互相挥舞着拳头，周舍见她们两个已经分开，便立刻站在中间去把她们两个隔开。这时赵盼儿觉得打周舍的机会来了，要好好地揍他一顿，好给宋引章出口气，口里愤怒地说：

“宋引章！我不打死你，我出不了这口怨气。”

盼儿握紧拳头，使尽全身的气力，把拳头挥出去，名打宋引章，暗打周舍。这一拳不偏不正，正好打在周舍的下颚上。女人家的拳头力量小，但是带着愤怒的拳头就打得凶，把周舍的下颚打落了环，口往右边一歪，正不过来了。打得周舍歪着嘴，疼得在屋子里打转转。赵盼儿连忙跑上前去问候：

“周公子，打疼了吗？这是误伤，不是我成心打你。”

周舍歪着嘴巴，说不出话来，打着手势，意思是叫赵盼儿用手把下颚给他端过来。赵盼儿明白之后，用力一端，嘴正过来了。这时宋引章说：

“赵盼儿，你打我的丈夫，我非为我的丈夫报仇不可，我得打死你。”

引章也挥着拳头向赵盼儿冲去。周舍见宋引章来势很凶，怕打伤了赵盼儿，便用身子去保护，赵盼儿趁机一躲，宋引章的拳头便落在周舍的身上。宋引章早就想打周舍了。现在时机来了，便将满腔仇恨灌注在拳头中，这一拳像铁砣一样打在周舍的腰窝里。周舍大叫一声：

“哎哟，把腰子给我打落了！”

他痛得两手叉腰，站在那里不能动弹，只是张开大嘴呻吟。张小闲





知道她们打架的用意，便向她们示意，用板凳打凶些。过了一会儿，周舍的疼痛劲儿过去了。两人又打起来。

宋引章说：“赵盼儿，你有本事就不要躲，你为什么拿我丈夫来做挡箭牌？今天我不打死你，就不能为我丈夫报仇。”

说完，便弯下身去，提起一个方凳。赵盼儿见了，也提起一个方凳。两人都用方凳去砸对方。这时周舍心里慌了。他想动起凳子来，还有不伤人的？伤了宋引章倒不心疼，但总得花钱去医。要是伤了赵盼儿可不得了，这个像仙女般的美人怎么伤得？便赶快站在两人当中去拦隔，不许任何人动手。宋引章和赵盼儿哪能听他的劝告？口里不断地说：

“官人走开，别误伤了你，我非打她一顿不可！”

“公子让开，看凳子砸伤你，我要好好揍她一顿。”

盼儿和引章两人举起凳子挥来挥去，周舍在中间用手左拦右挡。三个人乱成一团，忙成一团。一时间，只见赵盼儿和宋引章将凳子高高举起，然后往对方脚上猛地一砸。这时只听见周舍“哎哟”一声，立刻蹲了下去。原来这两个凳子不偏不倚，正砸在周舍的两个脚背上。周舍疼得连喊都喊不出来了，用两只手捂着脚背，在地上缩成一团。宋引章和赵盼儿马上放下凳子，前去安慰：

“官人，砸痛了吗？”

“公子，打伤了吗？”

接着便把周舍扶到床上躺着，两人替他脱下鞋子，袜子。一看，一个脚背砸青了，一个脚背砸紫了，两个脚背都砸肿了。宋引章和赵盼儿一面给周舍揉脚，抚摸伤处，一面官人、公子，痛吗？疼吗？问个不停，但心中又暗地高兴。周舍看见自己被砸伤脚，怒视着宋引章：

“瞧！这都是你们打的！你们打得真好！还不给我滚回去！”

宋引章觉得该回去了，转身便走。周舍怕宋引章逃跑，便叫店小二送回家去。



十一、为休书又有主张

宋引章哭闹着走了，这边赵盼儿又扯着嗓子跺着脚哭喊起来：“周





舍，你不是个东西，你在这里拿我开心，却又支使你的媳妇来骂我一场。小闲，叫车，咱们回去！”

周舍连咒带哄：“我叫她来就不得好死，好姐姐，你快息怒。”

赵盼儿止住哭声，勾住周舍的脖子，进言道：“这妮子既然不贤惠，那就要想办法休了她，我嫁给你，保准伺候得你满意。”

“我到家里就休了她。”周舍咬牙切齿。

可他刚把话说出口，又觉得不妥，“那宋引章平日被我打怕了，给她一纸休书，那贱人肯定就一溜烟跑了。赵盼儿再不嫁我，那我岂不人财两空？不行，得先把这头摠结实了。”

他死眼盯着赵盼儿说：“你得发个誓。”

赵盼儿柳眉一扬，故作嗔怒，甩了周舍搂在她腰间的手，“好你个周舍，真个要我赌咒？那好，你若休了你媳妇，我不嫁你啊，被关在屋里的马驹踏死，让灯草打折我的脊梁骨。你逼的我赌这般重的咒哩！”赵盼儿这一番似嗔似怒的表演令周舍深信不疑，而赵盼儿又有意倒在他怀中，闪动秋波，勾引得周舍死去活来。赵盼儿见此情景，马上从周舍怀里挣扎出来，好象醒悟了一件什么事情一样。对周舍说：

“公子，我是真心爱你，真心嫁你，但现在我又不能嫁你了。”

周舍一听，十分突然，一下子被弄得莫名其妙。便问：“这是为什么？”

赵盼儿问：“我来了，宋引章走了，你舍得？”

周舍说：“我舍得，十个宋引章也比不上你赵姐姐。”

“你什么时候休她？”

“我明天就休。”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周舍说：“我等不得了，今天就结婚吧。”

赵盼儿说：“公子，不要这样忙，我们是做长久夫妻，要冠冕堂皇地结婚。还没有定婚，哪能就结婚？公子是官宦人家的子弟，是很体面的人物，要把婚事办得体面些，免得别人笑话一辈子。”

周舍觉得也有道理，自己就忍一下吧。便问：

“你看怎么办吧？”

赵盼儿说：“我来以前就请人看好了日子。今天和后天都是黄道吉





日。我看今天定婚，后天结婚，尽快成就我们的美事。”

周舍点头称是。便要派人出去买定婚礼物，这时正好店小二送完宋引章已经回来了。周舍叫店小二出去买酒，赵盼儿说我车上带有十瓶酒。周舍叫店小二出去买羊，赵盼儿说我车上带来有一头熟羊。周舍叫店小二去买红定，赵盼儿说我车上带来两匹大红罗。赵盼儿便叫张小闲从马车上将美酒、羊羔、红罗绸缎取来，作为定婚礼物，便在屋里举行定婚仪式。在定婚仪式上，赵盼儿说：

“公子，你看我倒贴礼物来定婚，我倒赔妆奁来结婚，我是多么诚心啊。但愿我们夫妻恩爱，永不分离。公子，我们二人来盟誓吧！”

于是周舍和赵盼儿双双跪在地上，向天地神灵盟誓。

赵盼儿说：“今生今世，我永不变心，若是变心，天打雷劈。”

周舍也这样盟了誓。两个盟誓完毕，赵盼儿说：

“公子，你赶快回去准备吧，准备后天结婚。”

周舍想我是得赶快回去准备，要不就来不及了。于是，他便走出喜来旅店，回家去了。

周舍回家准备婚事，首先是要把宋引章休掉。他回到家里，便踢门入屋，凶煞恶神地斜了引章一眼，引章小心地问道：“周舍，你要吃什么茶饭？”

“拿纸笔来，写一纸休书给你，快给我滚！”

引章心中暗喜，表面却佯装哭啼，拿着休书质问道：“我有什么不是，你休了我？”

周舍气势汹汹地双手排腰，怒道：“你少啰嗦，快走！”

引章哭声更响亮了，她连哭带喊：“你当初要我时怎样说的？你这个负心汉，我偏不走！”周舍拽着引章的衣领往门外推，引章终于抵不过，被推出了大门，什么衣物也未带出来。

宋引章逃出了这牢笼一般的屋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看着欢快飞翔的鸟儿，心里高兴得简直要喊出来。她自言自语道：“周舍，你太痴了。赵盼儿姐姐，你好强呀！”她拿着休书，一气跑到赵盼儿住的客店。

一见宋引章，赵盼儿就问：“休书拿着了吗？”

宋引章说：“拿着了。”





赵盼儿接过休书，看了一下，然后把休书还她，并对宋引章说：“要好好把它收好，今后嫁人，全凭此书作证。”

宋引章立刻把休书放进衣袋里。赵盼儿说我们快走吧。她们两人便叫店小二把几个装嫁妆的箱子搬上马车，说是送到周舍家去，明日结婚。张小闲驾着马车，马上离开了旅店，直奔汴梁而去。

十二、恼羞成怒成癫狂

周舍赶走了引章，哼着小调招呼人备马备轿，要迎娶赵盼儿进门。他安排停当，赶紧又奔向客店。推门一看，屋中不见人影，他察觉有诈，忙唤店小二，小二说：“他们说是回汴梁，备了马才走了。”

周舍发现自己上了当。像条疯狗一样，尾后追赶去了。

却说马车上赵盼儿和宋引章正亲热地说着话。引章感激道：“若不是姐姐，我怎么能逃出这个门。”赵盼儿说：“引章，休书呢？”

引章颤抖着从袖中摸出休书递到赵盼儿手中。

赵盼儿接过休书，在引章不注意时换了一份又递回到宋引章手中，“引章，你若要嫁人时，全凭这一张纸是个证明，你好好收着。”

一阵辛酸涌上心头，勾出引章的泪水，她默默地接过休书，似有千斤重。

正当这时，周舍从背后追赶上来，他大叫道：

“贱人，哪里去！宋引章，你是我的老婆，为何逃走？”

宋引章说：“你休了我，我不是你的老婆，这说不上逃走，我是回家去。”

周舍说：“那休书是假的，只有四个手指印，要五个手指印才算数。你不信就拿出来看看。”

宋引章一听，心里就慌了，难道我上当了？便把休书拿出来看。周舍趁她不注意，一手抢了过来，放在嘴里咬啐，吞下肚去了。这时宋引章急得直哭，周舍却哈哈大笑，对宋引章说：

“现在休书没了，你还是我的老婆，赶快回家去。”





他又对赵盼儿说：“你来骗我休妻，你的阴谋也破灭了，哈哈哈哈！”

赵盼儿说：“刚才那封休书是假的，真的在这里呢！是刚才我把真的换过来了。”

说完之后，她把休书拿出来，远远地给他看。然后又揣进口袋里去了。这时宋引章便放了心，周舍气得直瞪眼，便对赵盼儿说：

“你也是我的老婆，跟我一起回家去。”

赵盼儿说：“我为什么是你老婆？”

周舍说：“你受了我的酒，受了我的羊，受了我的红定。你收了我的定婚聘礼，你就是我的老婆。”

赵盼儿一阵大笑之后，指着周舍的鼻子骂道：“你大白天说瞎话。酒和羊，还有那大红罗哪样不是我车上带来的？”

周舍说：“你还盟过誓愿，若是变心，天打雷劈。”

赵盼儿说：“妓女盟誓不算数。哪一个妓女盟誓是真的？要是当真，妓女早就灭门绝户了。”

周舍这时急得没有了办法。心想这次被赵盼儿骗了一通，赵盼儿没得着，宋引章又跑了，自己骑一辈子马没有摔过跤，今天却从驴背上摔了下来，很不甘心。他想我不如去告赵盼儿一个拐骗罪，再给官府大人送点金银，请大人把她们两人都判给我，这样就一个也跑不掉了。于是便把赵盼儿、宋引章拉到衙门去打官司。

十三、引章再嫁如意郎

郑州知府名叫李公弼。这天升堂，周舍便把赵盼儿和宋引章拉进衙门，向李大人递送一张状纸。状纸上说赵盼儿拐骗他妻子宋引章，并要求把赵盼儿这个拐骗犯也断给他做老婆，以表示对拐骗犯的惩罚。状纸里还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请大人如此断案，我已向大人家里送了一百两银子。”李公弼看完之后，便立刻问案：

“赵盼儿，你为什么拐人妻子？”





赵盼儿说：“大人，我没拐他妻子。宋引章是有丈夫的，是周舍抢夺别人的妻子。”

李大人问：“宋引章是谁的妻子？”

赵盼儿说：“她是安秀实的妻子。”

李大人又说：“传安秀实！”

安秀实怎么来得这样巧呢？原来是赵盼儿安排的。离开汴梁时，赵盼儿就写了封信给安秀实，叫他马上到郑州去，天天去衙门前探看，若碰上宋引章和周舍打官司，就出来作证。安秀实来在衙门前探看巡视已两天了，今天才碰上，所以应声而出。李大人便问安秀实：

“宋引章是你的妻子吗？”

安秀实回答“是”。

“那是何人做媒保亲？”

安秀实说：“是赵盼儿做媒保亲。”

李大人问赵盼儿：“是你做媒保亲吗？”

赵盼儿说“是”。

接着赵盼儿还递上周舍休弃宋引章的休书。李大人接过休书，看了一眼。这时大堂下走来一个人，手托着一盘银子，口说这是周舍送到大人家的，一百两，夫人叫我送到大堂来。李大人看了看银子，问周舍：

“这是你送的吧？”

周舍说是。于是李大人站了起来，大声道：

“案子已审理清楚，原告被告听我宣判，周舍诬告赵盼儿拐人妻子，犯有诬告罪。向知府大人行贿，犯有行贿罪。二罪归一，重责六十大板，与百姓一体当差。周舍行贿的一百两银子，作为你们受损害的补偿。退堂。”

这时周舍被拉去执刑，宋引章与安秀实破镜重圆。宋引章、安秀实，赵盼儿高高兴兴回汴梁去了。





剧 情 简 介

汴梁曹州有个名叫周荣祖的秀才，妻张氏，有一个儿子名叫长寿，年仅七岁。周荣祖祖上广有家财，祖父周奉记生前虔诚敬佛，专盖一所佛院，每日在内看经祈祷。周父不信佛，为取材建造宅舍，将佛院拆毁，忽得暴病而死。某年正逢黄榜招贤，周荣祖携妻、儿一同赴京应举，便将祖遗家财藏于后院墙下。

有一个穷人叫贾仁，自幼父母双亡，住在城南破窑里，整日靠替人家挑土筑墙，和泥托坯混口饭吃，人称穷贾儿。这一天，贾仁来到东岳灵派侯庙，埋天怨地，怪恨神灵。灵派侯不胜其扰，便使贾仁入梦，并将增福神叫来，准备增福予他。增福神说他平日之间，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毁僧谤佛，杀生害命，当受冻饿而死。贾仁苦苦哀求，说：“你但与我些小富贵，我也会和街坊，敬邻里，识尊卑，知上下。”灵派侯和增福神从体上帝好生之德出发，又因周父拆毁佛院，该受罚罪，于是将周家福力借贾仁享用二十年，到时还给。后来贾仁从周家墙下挖到了财宝，果然成了巨富。

周荣祖赴京应试，功名不遂，回家后发现祖遗家财被人盗掘，只有到洛阳投亲，偏又不遇而回，此时只有流落街头。正值暮冬天气，下着连日大雪，一家三口饥寒交迫，躲进一家小酒店。店小二为了积福，将三盂利市酒给秀才家三口喝了。这家酒店，正是贾仁所开。贾仁无后，一直要买个儿子。店小二





见周穷极潦倒，说本地有个大财主，身无子嗣，提议周将小儿卖给他。周与妻商量，与其让孩子冻饿而死，不如给条活路吧，也就同意了。店小二请陈德甫领他们去见贾仁。陈原是一位教书先生，现为贾仁管些帐目。

贾仁盗得财宝，置起家户，做起生意，但为人十分吝啬，过去人称穷贾儿，现在当面称之贾员外，背后称之慳贾儿。陈德甫领了周家三口人来见他。贾不提价钱的事，却要求先立一张文书：两家不许后悔，反悔人罚宝钞一千贯，给对方使用。立好约，贾还是不提钱的事，把长寿领到面前，叫他从此以后姓贾，长寿不从，因而被打。周夫妇心如刀割，只好忍着。贾仁领到孩子，就催其父母快走，经陈说明，才肯出一贯钞买他们的儿子。这点钱连个泥娃娃都买不到，周夫妇很气愤。陈向贾回话，贾却说泥娃娃是不会吃饭的，活娃娃是要吃饭的，反要向周夫妇倒算饭钱。陈反复说理，贾才勉强再加一贯，犹感心痛不已。周夫妇不从，贾又以文书相胁。陈实在看不下去，愿从贾应付给他的饭钱中预支两贯给周，贾大为欢喜，当即上帐。周夫妇对陈感激不尽，忍痛舍子而去。贾为了感谢陈为他索子之情，给他一块烧饼。

二十年后，长寿长大成人，因其家富，人称钱舍。此时贾妻已亡，贾仁身患重病，危在旦夕，非常吝啬地为自己的后事作了打算。长寿欲去东岳庙烧香，向父亲要钱，贾仁总算给了他三贯。长寿不理他，自去开库拿了金银钱钞，与侍童兴儿同住。



周荣祖夫妇自舍子后，仍是无依无靠，为去东岳庙烧香，从汴梁乞讨至泰安。东岳庙庙祝见他们可怜，便领他们到一净处安歇，好赶上明日的头炷香。周夫妇刚歇下不久，正在念叨卖掉的孩儿，长寿进庙，也看中此处，便令兴儿上前把这两个叫花子打走。周夫妇不肯，长寿自称人称钱舍，并给了庙祝一





看钱奴·剧情简介

· 49 ·

个银子，周夫妇挨打受气，只得忍让。是夜，贾仁病死，魂至庙中，领周父子梦中相见。周痛呼长寿儿，长寿见到贾仁叫贾为父亲，周却连声答应，二人在叫声中醒来。长寿因周冒应，令兴儿上前，将周好打一顿。及至烧香时，为争先后，周又被打。

周夫妇回转途中，仍到那店小二酒店讨酒，并见到了陈德甫。陈告知贾仁已亡，长寿仗义疏财。待到与子相见时，才知庙中打他们的钱舍就是长寿。周因其倚财欺人，想他也是个忤逆不孝之人，欲与其见官。长寿拿出一匣金银，央陈说情，周启锁开匣，见银子上刻有周奉记字样，原来正是周家被窃之物，于是真相大白。周重谢了陈与店小二，并令长寿将匣中金银散给穷人。长寿依从，得到父母原谅。此时灵派侯现身，宣告二十年因果，贫富前定，财富回归本家。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剧作者小传

郑廷玉也作庭玉，彰德（今河南安阳）人，约元宪宗元年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不详。著有杂剧二十三种，现存《看钱奴》、《后庭花》《楚昭公》、《金凤钗》、《忍字记》等剧。





戏剧原文



楔子

〔正末扮周荣祖同旦儿张氏、徕儿上，云〕小人汴梁曹州人氏。姓周名荣祖，字伯成。浑家张氏。孩儿长寿。小生先世广有家财。因祖父周奉记敬重释门，起盖一所佛院；每日看经念佛，祈保平安，至我父亲，一心只做人家。为修理宅舍，这木石砖瓦，无处取办，遂将那所佛院尽毁废了。比及宅舍工完，我父亲得了一病，百般的医药无效，人皆以为不信佛教之过。我父亲亡后，家私里外，都是小生掌把。小生学成满腹诗书，现今黄榜招贤，开放选场。大嫂，我待要应举走一遭去，你意下如何？〔旦儿云〕秀才，不知好着俺领了长寿孩儿，一路同去么？〔正末云〕这也使的。大嫂，有俺那祖财，携带不去，且埋在后面墙下；房廊屋舍，着行钱看守着。俺和你带了孩儿，上朝取应去。但得一官半职，改换家门，可不好也！〔旦儿云〕既如此，便当收拾行李，随你同去则个。〔正末云〕大嫂，想俺祖上信佛，俺父亲偏不信佛，到今日都有报应也呵！〔唱〕

〔仙吕·赏花时〕也曾将释典儒宗细讲习，无非是积善修心为第一。则俺这家豪富祖先积，他为甚施仁布





德，也则要博一个孝子和贤妻。

【么篇】可不道湛湛青天不可欺，举意之前悔后迟。
空内有神祇〔带云〕俺父亲呵，〔唱〕不合兴心儿拆毁。
今日个客路里怨他谁！〔同下〕

第一折

〔外扮灵派侯，领鬼力上，诗云〕赫奕丹青庙貌隆，天分五岳镇西东。时人不识阴功大，但看香烟散满空。吾神乃东岳殿前灵派侯是也。想东岳泰山者，乃群仙之祖，万峰之尊，天地之孙，神灵之祚，在于兖州地方。古有金轮皇帝，妻乃弥轮仙女，夜梦吞二日，觉而有孕。所生二子，长曰金虹氏，次曰金蟬氏。金虹氏乃东岳圣帝是也。圣帝在长白山有功，封为古岁太岳真人，汉明帝时封为泰山元帅，管十八地狱，七十四司生死之期。自唐虞三代历秦汉以来，有都天府君之位。在唐武后垂拱三年七月初一日，封为东岳之神。至开元十三年，加为天齐王。宋真宗朝封为东岳天齐大生神圣帝。这的是天地循环，同而复始，便好道：“不孝谩烧千束纸，亏心空鞠唱燕万炉香。神灵本是正直做，不受人间枉法赃。如今阳世有一人，乃是贾仁。此人在吾神庙中埋天怨地，告诉神明，只说不怜愍他。想他今日必然又来告诉，吾神自有个显应。这早晚敢待来也！”〔净扮贾仁上，诗云〕又无房舍又无田，每日城南窑里眠。一般带眼安眉汉，何事手中偏没钱？小可曹州人氏贾仁的便是。幼年间父母双亡，别无甚亲眷，则我单身独自。人见我十分过的艰难，都唤我做穷贾儿。想人生世间，有那等富贵奢华，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偏贾仁吃了那早起的，无那晚夕的；每日烧地眠、炙地卧，衣不遮身，食不





充口，可也是一世人。天那！你也睁开眼波，兀的不穷杀贾仁也！我每日家不会做什么营生，则是与人家挑土筑墙，和泥托坯，担水运浆，做垒工生活度日，到晚来在那破瓦窑中安身。今日替人家打着一堵儿墙，打起半堵儿，只为气力不加，还有半堵儿墙不曾打的。我如今困乏了，且歇一歇。这里有一所东岳灵派侯庙，我去那庙中诉我这苦楚去。天那，兀的不穷杀贾仁也！〔做到庙跪科，云〕我也无那香，只是捻土为香，祷告神灵可怜见。小人是贾仁，想有那等骑鞍压马，穿罗着锦，吃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我贾仁也是一世人，偏我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起的，无那晚夕的；烧地眠，炙地卧，穷杀贾仁也！上圣，但有些小富贵，我也会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可也舍的，则是圣贤可怜见我。说话中间，觉得身体有些困倦，我且在这屋檐下暂时歇息咱。〔做睡倒科〕〔灵派侯云〕鬼力，与我摄过贾仁来者！〔问云〕兀那贾仁，你为何在吾神庙中埋天怨地，怪恨俺神灵，你主何缘故？〔贾仁做拜科，云〕上圣可怜见，小人怎敢埋天怨地。我想贾仁生于人世之间，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起的，无那晚夕的；烧地眠，炙地卧，穷杀贾仁也！上圣可怜见，但与我些小衣禄食禄，我贾仁也会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可也舍的。上圣，则是可怜见咱。〔灵派侯云〕这桩可是增福神该管。鬼力，与我唤的增福神来者。〔正末扮增福神上，云〕小圣增福神是也。掌管人间生死、贵贱、高下六科长短之事，十八地狱，七十四司。我想尘世人心性迷痴，不知为善。只看那奈河潺潺，金桥之上并无一人也呵。〔唱〕

〔仙吕·点绛唇〕这等人轻视贫乏，不恤鳏寡，天生下、一种奸猾，将神鬼都瞒唬。

〔正末云〕常言道：“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





神目如电。”信有之也！〔唱〕

〔混江龙〕你休要虚贪声价，但存的那心田一寸种根芽。不肯道甘贫守分，都则待侥幸成家。自拿着杀子杀孙笑里刀，怎留的好儿好女眼前花。你则看那阳间之事，正和俺阴府无差。明明折挫，暗暗消乏。这等人动则是忘人恩、背人义、昧人心，管什么败风俗、杀风景、伤风化！怎能勾长享着肥羊法酒、异锦轻纱？

〔做见科，云〕上圣呼唤小神，有何法旨？〔灵派侯云〕今阳世间有一贾仁，每日在吾庙中埋天怨地，怪恨俺神灵。你与我问他去。〔正末云〕理会的。〔做问科，云〕兀那贾仁，是你怪恨俺这神灵来么？〔贾仁云〕上圣可怜见，俺贾仁怎敢怪恨您这神灵。我则说世上有那等富贵的人，有衣穿，有食吃，又有钱钞使，他也是一个人。偏我贾仁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起的，无那晚夕的；烧地眠，炙地卧，兀的不穷杀贾仁也！则怨我小人的命薄，怎敢埋天怨地？上圣可怜见，但与我些小衣禄食禄，我也会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可也舍的。上圣，则是可怜见咱。〔正末云〕噤声。〔回云〕上圣，此人平日之间，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毁僧谤佛，杀生害命，当受冻饿而死。上圣管他做什么！〔灵派侯云〕尊神，则怕注的他这衣禄食禄差了么？〔正末唱〕

〔油葫芦〕那一个红脸儿的阎王不是耍，捏胎儿依正法，则他注生的分数几曾差。这等人向官员财主里难安插，好去那驴骡狗马里刚投下；又不曾将他去油锅里炸，又不曾将他去剑树上杀。据着那阿鼻地狱天来大，但得个人身体便可也不亏他。

〔灵派侯云〕尊神，论此等人在世，不知怎生贪财好贿，害众成家也。〔正末唱〕





【天下乐】这等人何足人间挂齿牙。他前世里奢华，那一片贪财心没命煞，则他油锅内见钱也去挝。富了他这一辈人，穷了他那数百家。今世里受贫穷还报他。

〔贾仁云〕上圣休听增福神说，念小人不是这样人，也是个看经念佛，吃斋把素，行善事的人。上圣怎生可怜见，与小人些小富贵，可也好也！〔正末云〕你这厮平昔之间，扭曲作直，抛撒五谷，伤残物命，害众成家；你怎生能勾发迹那？〔灵派侯云〕尊神，此人前生抛撒净水，作贱五谷。既然这等，今世冻死饿死，也不为过。〔正末唱〕

〔那吒令〕你前世里造下，今世里折罚。前世里狡猾，今世里叫花。前世里抛撒，今世里饿杀。〔贾仁云〕我平昔间也是个敬天地，尊法度，和弟兄，睦六亲，信佛法，礼三光，孝父母，不偷盗。我是个心慈好善的人，现如今吃长斋哩！上圣，但与我些小富贵，我做本分营生买卖去也。〔正末唱〕你使的是造恶心，但说的是亏心话，不肯做本分生涯。

〔灵派侯云〕正是“亏心折尽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贫。”吾神自有点检，怎瞒的过也。〔正末唱〕

【鹊踏枝】亏心也尽由他，造恶也怎瞒咱。上面有湛湛青天，下面有漫漫黄沙。请上圣鉴察，枉将他救拔，俺可便管他甚贫富穷达。

〔贾仁云〕上圣，我爷娘在时，也还奉养他好好的。从亡化之后，不知什么缘故，颠倒一日穷一日了。我也在爷娘坟上烧钱烈纸，浇茶奠酒；我这泪珠儿至今不曾干，至是一个孝顺的人。〔正末云〕噤声。〔唱〕

【寄生草】你爷娘在生时常忧饭，死了也奠甚茶？则您那泪珠儿滴尽空潇洒，；蹙了些浆水饭那里肯道停时霎，巴的那纸钱灰烧过无牵挂。你可便；蹙了那百壶





浆也湿不透墓门前，浇的那千盅茶怎流得到黄泉下？

〔灵派侯云〕尊神，这等穷儿乍富，瞒心昧己，欺天诳地，只要损别人安自己；正是一世儿不能勾发迹的。〔正末唱〕

〔六么序〕这人没钱时无些话，才的有便说夸，打扮似大户豪家。你看他耸起肩胛，进定鼻凹，没半点和气谦洽。每日在长街市上把青骢跨，只待要弄柳拈花，马儿上扭捏着身子儿诈，做出那般般样势，种种村沙！

〔么篇〕则说街狭，更嫌人杂。把玉勒牢拿，玉鞭忙加，撞行花踏，喧喧哔哔，问什么先达；那肯道攀鞍下马，直将穷民来傲慢杀。〔贾仁云〕上圣，我贾仁不是这等人，你但与我些小富贵，我也会和街坊，敬邻里，识尊卑，知上下。只愿上圣可怜见咱。〔正末唱〕他虽则消乏，也是你邻家，须索将礼数酬答。则你那自尊自贵无高下，真乃是井底鸣蛙。似这等待穷民肚量些儿大，则你那酸寒乞俭，怎消得富贵荣华！

〔灵派侯云〕尊神，据着贾仁埋天怨地，正当冻死饿死，便好道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吾等体上帝好生之德，权且与他些福力咱。〔正末云〕既如此，待小圣看去波。〔做看科，云〕上圣，据着这厮正当冻死饿死。今奉上圣法旨，权且借些福力与他。看的有曹州曹南周家庄上，他家福力所积，阴功三辈。为他一念差池，合受折罚。我如今将那家的福力，权且借与他二十年，待到二十年后，着他双手儿交还本主便了。〔灵派侯云〕这个使的。〔正末云〕兀那贾仁。〔贾仁做应科〕〔正末云〕你本当冻死饿死，上圣可怜见，借与你些福力。今有曹州曹南周家庄上，所积阴功三辈。只因一念差池，合受折罚。我如今将那家福力权且借与你二十年，等到三





十年后，你两只手儿交付还他那本主。你记者：比及你去呵，索钱的可早等着你也。〔贾仁做拜谢科，云〕谢上圣济拔之恩，我便做财主去也。〔正末云〕噤声〔唱〕

〔赚煞〕则你这成家子未安身，那一个破家鬼先生下。〔贾仁云〕我若做了财主呵，穿一架子好衣服，骑着一匹好马，去那三山骨上赠上他一鞭，那马不刺刺，〔正末云〕做什么？〔贾仁云〕没，我则这般道。〔正末做笑科，唱〕我则是借与你那钱龙儿入家，有限次的光阴你权掌把。〔贾仁云〕上圣可怜见，不知借与我几十年？〔正末唱〕我则是借与你二十年仍旧还他。〔贾仁云〕上圣，怎么可怜见，则借得小人二十年。左右是个小字儿，高处再添上一画，借的我三十年，可也好也？〔正末云〕噤声！这厮还不足哩！〔唱〕你还待告增加，怎知这祸福无差；贫和富都是前缘非浪假，为什么桃花向三月奋发，菊花向九秋开罢？〔带云〕你道为什么那？〔唱〕也则为这天公不放一时花。

〔灵派侯云〕兀那贾仁，据着你正当冻死饿死，吾神体上帝好生之德，权且借与你二十年福力，二十年之后，交还与那本主。便好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天若不降严霜，松柏不如蒿草。神明若不报应，积善不如作恶。莫瞞天地莫瞞心，心不瞞时祸不侵；十二时中行好事，灾星变做福星临。〔做挥手科，云〕贾仁，你休推睡里梦里。〔并下〕〔贾仁做醒科，云〕哎呀，一觉好睡也，原来是南柯一梦。恰才上圣分明的对我说，曹州曹南周家庄上的福力，借与我二十年，我如今便做财主。财主也，知他在那里？便好道“梦是心头想”，信他做什么！还有半堵墙儿不曾打的哩，我可去打那半堵墙儿去。天那，兀的不穷杀贾仁也！〔下〕





第二折

〔外扮陈德甫上，诗云〕耕牛无宿料，仓鼠有余粮；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小可姓陈，双名德甫，乃本处曹州曹南人氏。幼年间攻习诗书，颇亲文墨；不幸父母双亡，家道艰难，因此将儒业废弃，与人家做个门馆先生，度其日月。此处有一人是贾老员外，有万贯家财，鸦飞不过的田产物业。油磨坊、解典库、金银珠翠、绫罗缎疋，不知其数。他是个巨富的财主。这里可也无人，一了他一贫如洗，专与人家挑土筑墙，和泥托坯，担水运浆，做垒工生活，常是吃了早起的，无那晚夕的，人都叫他做穷贾儿。也不知他福分生在那里，这几年间暴富起来，做下泼天也似家私。只有那员外虽然做个财主，争奈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自己东西舍不的与人，若与人呵，就心疼杀了也，小可今日正在他家坐馆，这馆也不是教学的馆，无过在他解典库里上些账目。那员外空有家私，寸男尺女皆无。数次家常与小可说：“街市上但遇着卖的，或男或女，寻一个来与我两口儿喂眼。”小可已曾分付了店小二，着他打听看，但有呵便报我知道。今日无甚事，到解典库中看看去。〔下〕〔净扮店小二上，诗云〕酒店门前三尺布，人来人往图主顾。做下好酒一百缸，倒有九十九缸似头醋。自家店小二的便是。俺这酒店是贾员外的。他家有个月馆先生，叫做陈德甫，三五日来算一遭帐。今日下着这般大雪，我做了一缸新酒，不供养过不敢卖，待我供养上三杯酒。〔做供酒科，云〕招财利市土地，俺这酒一缸胜似一缸。俺将这酒帘儿挂上，看有什么人来。〔正末周荣祖领旦儿，徕儿上，云〕小生周荣祖，嫡亲的三口儿家属，浑家张







氏，孩儿长寿。自应举去后，命运未通，功名不遂，这也罢了！岂知到的家来，事事不如意，连我祖遗家财，埋在墙下的，都被人盗去。从此衣食艰难，只得领了三口儿去洛阳探亲，图他救济；偏生这等时运，不遇而回。正值暮冬天道，下着连日大雪，这途路上好苦楚也呵！〔旦儿云〕秀才，似这等大风大雪，俺每行动些儿。〔徕儿云〕爹爹，冻饿杀我也。〔正末唱〕

〔正宫·端正好〕赤紧的路难通，俺可也家何在？休道是乾坤老山也头白。似这等冻云万里无边届，肯分的俺三口儿离乡外。

〔带云〕大嫂，你看好大雪也。〔唱〕

〔滚绣球〕是谁人碾琼瑶往下筛，是谁人剪冰花迷眼界？恰便似玉琢成六街三陌，恰便似粉妆就殿阁楼台。〔带云〕似这雪呵，〔唱〕便有那韩退之蓝关前冷怎当，便有那孟浩然驴背上也跌下来。〔带云〕似这雪呵，〔唱〕便有那剡溪中禁回他子猷访戴，则俺这三口儿兀的不冻倒尘埃。〔做寒战科，带云〕勿勿勿！〔唱〕眼见的一家受尽千般苦，可什么十谒朱门九不开，委实难挨。

〔旦儿云〕秀才，似这般风又大，雪又紧，俺且去那里避一避，可也好也。〔正末云〕大嫂，俺到那酒务儿里避雪去来。〔做见科，云〕哥哥支揖。〔店小二云〕请家里坐吃酒去。秀才，你那里人氏？〔正末云〕哥哥，我那得那钱来买酒吃！小生是个穷秀才，三口儿探亲去来，不想遇着一天大雪，身上无衣，肚里无食，一径的来这里避一避儿。哥哥，怎生可怜见咱。〔店小二云〕那一个顶着房子走哩，你们且进来避一避儿。〔正末做同进科，云〕大嫂，你看这雪越下的紧了也。〔唱〕

〔倘秀才〕饿的我肚里饥失魂丧魄，冻的我身上冷





无颜落色。这雪呵，偏向俺穷汉身边乱洒来。〔带云〕大嫂，〔唱〕你看雪深埋脚面，风紧透人怀。我忙将这孩儿的手揣。

〔店小二做叹科，云〕你看这三口儿，身上无衣，肚里无食；偌大的风雪，到俺店肆中避避。那里不是积福处，我早晨间供养的利市酒三盅儿，我与那秀才盅吃。兀那秀才，俺与你盅酒吃。〔正末云〕哥哥，我那里得那钱钞来买酒吃！〔店小二云〕俺不要你钱钞。我见你身上单寒，与你盅酒吃。〔正末云〕哥可说不要小生钱，则这等与我盅酒吃，多谢了哥哥。〔做吃酒科，云〕好酒也。〔唱〕

〔滚绣球〕见哥哥酒斟着磁盏台，香浓也胜琥珀。哥哥也你莫不道小人现钱多卖，问什么新酿茅柴。〔带云〕这酒呵，〔唱〕赛中山宿酕开，笑兰陵高价抬，不枉了唤做那凤城春色。〔带云〕我饮一杯呵，〔唱〕恰便似重添上一件绵胎。〔带云〕这雪呵，〔唱〕似千团柳絮随风舞。〔带云〕我恰才咽下这杯酒去呵，〔唱〕可又早两朵桃花上脸来，便觉的和气开怀。

〔旦儿云〕秀才，恰才谁与你酒吃来？〔正末云〕是那卖酒的哥哥，见我身上单寒，可怜见我，与了我盅酒吃。〔旦儿云〕我这一会儿身上寒冷不过，你怎生问那卖酒的讨一盅酒儿与我吃，可也好也。〔正末云〕大嫂，羞人答答的，教我怎生问他讨酒吃。〔做对店小二揖科，云〕哥哥，我那浑家问我那里吃酒来，我便道：“卖酒的哥哥见我身上单寒，与了我一盅酒儿吃。”他便道：“我身上冷不过，怎生再讨得半盅酒儿吃，可也好也。”〔店小二云〕你娘子也要盅酒吃，来来来，俺舍这盅酒儿与你娘子吃罢。〔正末云〕多谢了哥哥。大嫂，我讨了一盅酒来，你吃，你吃。〔徕儿云〕爹爹，我也要吃一盅。〔正末云〕儿也，你着我怎生问他讨那！〔又做揖科，云〕







哥哥，我那孩儿道：“爹爹，你那里得这酒与奶奶吃来？”我便道：“那卖酒的哥哥又与了我一盅儿吃。”我那孩儿便道：“怎生再讨的一盅儿我吃，可也好也。”〔店小二云〕这等，你一发搬在俺家中住罢。〔正末云〕哥哥，那里不是积福处！〔店小二去〕来来来，俺再与你这一盅儿酒。〔正末云〕多谢了哥哥。孩儿，你吃，你吃。〔店小二云〕比及你这等贫呵，把这小的儿与了人家可不好？〔正末云〕我怕不肯？但未知我那浑家心里何如。〔店小二云〕你和你那娘子商量去。〔正末云〕大嫂，恰才那卖酒的哥哥道：“似你这等饥寒，将你那孩儿与了人可不好？”〔旦儿云〕若与了人，倒也强似冻饿死了。只要那一份人家养的活，便与他去罢。〔正末做见店小二云〕哥哥，俺浑家肯把这个小的与了人家也。〔店小二云〕秀才，你真个要与人？〔正末云〕是，与了人罢。〔店小二云〕我这里有个财主要，我如今领你去。〔正末云〕他家里有儿子么？〔店小二云〕他家儿女并没一个儿哩〔正末唱〕

〔倘秀才〕卖与个有儿女的是孩儿命衰，卖与个无子嗣的是孩儿大采，撞着个有道理的爹娘呵，是孩儿修福来。〔带云〕哥哥，〔唱〕你救孩儿一身苦，强似把万僧斋，越显的你个哥哥敬客。

〔店小二云〕既是这等，你两口儿则在这里，我叫那买孩儿的人来。〔做向古门叫科，云〕陈先生在家么？〔陈德甫上，云〕店小二，你唤我做什么？〔店小二云〕你前日分付我的事，如今有个秀才，要卖他小的，你看去。〔陈德甫云〕在那里？〔店小二云〕则这个便是。〔陈德甫做看科，云〕是一个有福的孩儿也。〔正末云〕先生支揖。〔陈德甫云〕君子恕罪。敢问秀才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因何就肯卖了这孩儿？〔正末云〕小生曹州人氏，姓周名荣祖，字伯成。因家业凋零，无钱使用，将自己亲儿情愿过房与人为儿。先生，你可作成小生





咱。〔陈德甫云〕兀那君子，我不要这孩儿，这里有个贾老员外，他寸男尺女皆无，若是要了你这孩儿，他有泼天也似家缘家计，久后都是你这孩儿的。你跟将我来。〔正末云〕不知在那里住，我跟将哥哥去。〔携旦儿同徕儿下〕〔店小二云〕他三口儿跟的陈先生去了也。待我收拾了铺面，也到员外家看看去。〔下〕〔贾仁同卜儿上，云〕兀的不富贵杀我也。常言道人有七贫八富，信有之也。自家贾老员外的便是。这里也无人，自从与那一份人家打墙，刨出一石槽金银来，那主人家也不知道，都被我悄悄的搬运家来，盖起这房廊、屋舍、解典库、粉房、磨房、油房、酒房，做的生意就如水也似长将起来。我如今旱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头上有钱。那一个敢叫我做穷贾儿。皆以员外呼之。但是一件，自从有这家私，娶的个浑家也有好几年了，争奈寸男尺女皆无，空有那鸦飞不过的田产，教把那一个承领！〔做叹科，云〕我平昔间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我可不知怎生来这么恹恹苦克。若有人问我要一贯钞呵，哎呀，就如同挑我一条筋相似。如今又有一等人叫我做恹贾儿，这也不必题起。我这解典库里有一个门馆先生，叫做陈德甫，他替我家收钱举债。我数番家分付他，或儿或女寻一个来，与我两口儿喂眼。〔卜儿云〕员外，你既分付了他，必然访得来也。〔贾仁云〕今日下着偌大的雪，天气有些寒冷，下次小的每，少少的酹些热酒儿来，则撕只水鸡腿儿来，我与婆婆吃一盅波。〔陈德甫同正末、旦儿、徕儿上、云〕秀才，你且在门首等着。我先过去与员外说知。〔做见科。贾仁云〕陈德甫，我数番家分付你，教你寻一个小的，怎这般不会干事！〔陈德甫云〕员外，且喜有一个小的哩。〔贾仁云〕有在那里？〔陈德甫云〕现在门首。〔贾仁云〕他是个什么人？〔陈德甫云〕他是个穷秀才。〔贾仁云〕秀才便罢了，什么穷秀才！〔陈德甫云〕这个员外，有那个富的来卖





儿女那！〔贾仁云〕你教他过来我看。〔陈德甫出云〕兀那秀才，你过去把体面见员外者。〔正末做揖科，云〕先生，你须是多与我些钱钞。〔陈德甫云〕你要的他多少？这事都在我身上。〔正末云〕大嫂，你看着孩儿，我见员外去也。〔做入见科，云〕员外支揖。〔贾仁云〕兀那秀才，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正末云〕小生曹州人氏，姓周名荣祖，字伯成。〔贾仁云〕住了。我两个眼里偏生见不的这穷厮。陈德甫，你且着他靠后些，饿虱子满屋飞哩。〔陈德甫云〕秀才，你依着员外靠后些。他那有钱的是这等性儿。〔正末做出科，云〕大嫂，俺这穷的好不气长也！〔贾仁云〕陈德甫，咱要买他这小的，也索要立一纸文书。〔陈德甫云〕你打个稿儿。〔贾仁云〕我说与你写。立文书人周秀才，因为无钱使用，口食不敷，难以度日，情愿将自己亲儿某人，年几岁，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陈德甫云〕谁不知你有钱，只叫员外勾了，又要那“财主”两字做什么？〔贾仁云〕陈德甫，是你抬举我哩？我不是财主，难道叫我穷汉？〔陈德甫云〕是是是，财主财主。〔贾仁云〕那文书后头写道：“当日三面言定，付价多少。立约之后，两家不许反悔；若有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恐后无凭，立此文书，永远为照。〔陈德甫云〕是了，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他这正钱可是多少？〔贾仁云〕这个你莫要管我。我是个财主，他要的多少，我指甲里弹出来的，他可也吃不了。〔陈德甫云〕是是是，我与那秀才说去。〔做出科，云〕秀才，员外着你立一纸文书哩。〔正末云〕哥哥，可怎生写那？〔陈德甫云〕他与你个稿儿：今有过路周秀才，因为无钱使用，将自己亲儿，年方几岁，情愿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正末云〕先生，这财主两字也不消的上文书。〔陈德甫云〕他要这等写，你就写了罢。〔正末云〕便依着写。〔陈德甫云〕这文书不打紧，有一件要紧，他说后面写着，如





有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与不反悔之人。〔正末云〕先生，那反悔的罚宝钞一千贯，我这正钱可是多少？〔陈德甫云〕知他是多少。秀才，你则放心，恰才他也曾说来，他说：我是个巨富的财主，要多少，他指甲里弹出来的，着你吃不了哩。

〔正末云〕先生说的是，将纸笔来。〔旦儿云〕秀才，咱这恩养钱可曾议定多少？你且慢写着。〔正末云〕大嫂，恰才先生不说来，他是个巨富的财主，他那指甲里弹出来的，俺每也吃不了，则管里问他多少怎的。〔唱〕

〔滚绣球〕我这里急急的研了墨浓，便待要轻轻的下了笔划。〔徕儿云〕爹爹，你写什么哩？〔正末云〕我儿也，我写的是借钱的文书。〔徕儿云〕你说借那一个的？〔正末云〕我儿也，我写了可与你说。〔徕儿云〕我知道了也。你在那酒店里商量，你敢要卖了我也！〔正末唱〕呀！儿也，这是我不得已无如之奈。〔徕儿做哭科，云〕可知道无奈。则是活便一处活，死便一处死，怎下的卖了我！〔正末哭云〕呀！儿也，想着俺子父的情呵，〔唱〕可着我斑管难抬。这孩子是爷精髓结就胎，是他娘肠肚摘下来。今日将俺这子父情可都撇在九霄云外，则俺这三口儿生挖扎两外分开。〔旦儿云〕怎下的撇了我这亲儿，兀的不痛杀我也！〔正末哭唱〕做娘的伤心惨惨刀剜腹，做爹的滴血簌簌泪满腮，恰便似郭巨般活把儿埋。

〔做写科，云〕这文书写就了也。〔陈德甫云〕周秀才，你休烦恼，我将这文书与员外看去。〔做入科，云〕员外，他写了文书也。你看。〔贾仁云〕将来我看，今有立文书人周秀才，因为无钱使用，口食不敷，难以度日，情愿将自己亲儿长寿，年七岁，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写的好，写的好！陈德甫，你则叫那小的过来，我看看咱。〔陈德甫云〕我领过那孩儿来与员外看。〔见正末云〕秀才，员外要看你那孩儿哩。





〔正末云〕儿也，你如今过去。他问你姓什么，你说我姓贾，〔徕儿云〕我姓周。〔正末云〕姓贾。〔徕儿云〕便打杀我也则姓周。〔正末哭科，云〕儿也！〔陈德甫云〕我领这孩儿过去，员外，你看个好孩儿也。〔贾仁云〕这小的是好一个孩儿也。我的儿也，你今日到我家里，那街上人问你姓什么，你便道我姓贾。〔徕儿云〕我姓周。〔贾仁云〕姓贾。〔徕儿云〕我姓周。〔做打科，云〕这弟子孩儿养杀也不坚。婆婆，你问他。〔卜儿云〕好儿也，明日与你做花花袄子穿。有人问你姓什么？你道我姓贾。〔徕儿云〕便做大红袍与我穿，我也则是姓周。〔卜儿打科，云〕这弟子孩儿养杀也不坚的。〔陈德甫云〕他父母不曾去哩，可怎么便下的打他！〔徕儿叫科云〕爹爹，他每打杀我也！〔正末做听科，云〕我那儿怎生这等叫？他可敢打俺孩儿也！〔唱〕

〔倘秀才〕俺儿也差着一个字千般的见责。〔云〕那员外好狠也！〔唱〕那员外伸着五个指十分的便掴，打的他连耳通红半壁腮。说又不敢高声语，哭又不敢放声来，他则是偷将那泪揩。

〔呆骨朵〕奶奶可怜见小冤家把你做七世亲娘拜，高抬手饶过这婴孩。我不怕烦恼杀他爷爷，我则怕乞良煞他奶奶。怕有些不周处权耽待，做一床锦被都遮盖。把孩儿姓字从今夜排，交小名儿自来日改。

〔做叫科，云〕陈先生，陈先生，早打发俺每去波。〔陈德甫出见云〕是，我着员外打发你去〔正末云〕先生，天色渐晚，误了俺途程也。〔陈德甫入见科，云〕员外，且喜且喜，有了儿也。〔贾仁云〕陈德甫，那秀才去了么？改日请你吃茶。〔陈德甫云〕哎呀，他怎么肯去，员外还不曾与他恩养钱哩。〔贾仁云〕什么恩养钱，随他与些便罢。〔陈德甫云〕这个员外！他为无钱才卖这个小的，怎么倒要他恩养钱那？







〔贾仁云〕陈德甫，你好没分晓！他因为无饭的养活儿子，才卖与我。如今要在我家吃饭，我不问他要恩养钱，他倒问我要恩养钱？〔陈德甫云〕好说。他也辛辛苦苦养这小的，与了员外为儿，专等员外与他些恩养钱，做盘缠回家去也。〔贾仁云〕陈德甫，他苦不肯，便是反悔之人，你将这小的还他去，教他罚一千贯宝钞来与我。〔陈德甫云〕怎么倒与你一千贯钞！员外，你则与他些恩养钱去。〔贾仁云〕陈德甫，那秀才敢不要，都是你捣鬼？〔陈德甫云〕怎么是我捣鬼？〔贾仁云〕陈德甫，看你的面皮，待我与些些。下次小的每开库。〔陈德甫云〕好了，员外开库哩。周秀才，你这一场富贵不小也。〔贾仁云〕拿来。你兜着，你兜着。〔陈德甫云〕我兜着。与他多少？〔贾仁云〕与他一贯钞。〔陈德甫云〕他这等一个孩儿，怎么与他一贯钞？忒少。〔贾仁云〕一贯钞上面有许多的宝字，你休看的轻了。你便不打紧，我便似挑我一条筋哩！倒是挑我一条筋也熬了，要打发出这一贯钞，更觉艰难。你则与他去，他是个读书的人，他有个要不要也不见的。〔陈德甫云〕我便依着你，且拿与他去。〔做出见科，云〕秀才你休慌，安排茶饭哩。这个是员外打发你的一贯钞。〔旦儿云〕我几盆儿水洗的孩儿偌大，可怎生与我一贯钞！便买个泥娃娃儿，也买不的。〔正末云〕想我这孩儿呵。〔唱〕

〔滚绣球〕也曾有三年乳十月胎，似珍珠掌上抬；甚功夫养得他偌大，须不是半路里拾的婴孩。〔做叹科，唱〕我虽是穷秀才，他觑人忒小哉！那些个公平买卖，量这一贯钞值甚钱财！〔带云〕员外，你的意思我也猜着你了。〔陈德甫云〕你猜着甚的？〔正末唱〕他道我贪他香饵终吞钓，我则道留下青山怕没柴。拚的个棚笔巡街。

〔旦儿云〕还了我孩儿，我们去罢。〔陈德甫云〕你且慢些，我见员外去。〔正末云〕天色晚也，休斗小生耍。〔陈德





甫入科，云] 员外，还你这钞。〔贾仁云〕陈德甫，我说他不要么？〔陈德甫云〕他嫌少，他说买个泥娃娃儿也买不的。〔贾仁云〕那泥娃娃儿会吃饭么？〔陈德甫云〕员外，不是这等说，那个养儿女的算饭钱来？〔贾仁云〕陈德甫，也着你做人哩。常言道：“有钱不买张口货”，因他养活不过，方才卖与人。我不要他还饭钱也勾了，倒要我的宝钞？我想来，都是你背地里调唆他。我则问你如何与他钞来？〔陈德甫云〕我说：“员外与你钞。”〔贾仁云〕可知他不要哩，你轻看我这钞了。我教与你，你把这钞高高的抬着，道：“兀那穷秀才，贾老员外与你宝钞一贯。”〔陈德甫云〕抬的高杀，也则是一贯钞。员外，你则快些打发他去罢。〔贾仁云〕罢罢罢！小的每开库，再拿一贯钞来与他。〔做与钞科〕〔陈德甫云〕员外，你问他买什么东西哩，一贯一贯添。〔贾仁云〕我则是两贯，再也添了。〔陈德甫云〕我且拿与他去。〔做出见科，云〕秀才，你放心，员外安排茶饭哩。秀才，那头里是一贯钞，如今又添你一贯钞。〔正末云〕先生，可怎生只与我两贯，我几盆儿水洗的孩儿偌大，先生休斗小生耍。〔陈德甫云〕嗨！这都是领来的不是了！我再见员外去。〔做入科，云〕员外，他不肯。〔贾仁云〕不要闲说，白纸上写着黑字儿哩：“若有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这便是他反悔，你着他拿一千贯钞来。〔陈德甫云〕他有一千贯时，可便不卖这小的了！〔贾仁云〕哦！陈德甫，你是有钱的！你买么？快领了去，着他罚一千贯钞来与我。〔陈德甫云〕员外，你添也不添？〔贾仁云〕不添。〔陈德甫云〕你真个不添？〔贾仁云〕真个不添。〔陈德甫云〕员外，你又不肯添，那秀才又不肯去，教人中间做人也难。便好道：“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罢罢罢！员外，我住你家两个月，该与我两贯饭钱，我如今问员外支过，凑着你这两贯，共成四贯，打发那秀才回





去。〔贾仁云〕哦！要支你的饭钱，凑上四贯钱，打发那穷秀才去，这小的还是我的。陈德甫，你原来是个好人。可则一件，你那文簿上写的明白，道陈德甫先借过两个月饭钱，计两贯。〔陈德甫云〕我写的明白了。〔做出见科，云〕来来来。秀才，你可休怪。员外是个吝啬苦克的人，他说一贯也不添。我问他支过两月的馆钱，凑成四贯钞，送与秀才。这的是我替他出了两贯哩。秀才休怪。〔正末云〕这等，可不难为了你？〔陈德甫云〕秀才，你久后则休忘了我陈德甫。〔正末云〕贾员外则与我两贯钱，这两贯是先生替他出的。这等呵，倒是先生赍发了小生也。〔唱〕

〔倘秀才〕如今这有钱的度量呵、做不的三江也那四海，便受用呵、多不到十年五载。我骂你个勒捐穷民狠员外。或是有人家典缎匹，或是有人家当钁钁，你则待加一倍放解。

〔贾仁做出瞧科，云〕这穷厮还不去哩！〔正末唱〕

〔塞鸿秋〕快离了他这公孙弘东阁门楣外。〔旦儿云〕秀才，俺今日撒下了孩儿。不知何日再得相见也？〔正末云〕大嫂，去罢。〔唱〕再休想汉孔融北海开尊待。〔陈德甫云〕秀才，这两贯钞是我与你的。〔正末云〕先生此恩，异日必当重报。〔唱〕多谢你范尧夫肯付舟中麦，〔带云〕那员外呵，〔唱〕怎不学庞居士预放来生债。〔贾仁做揪住怒科，云〕这厮骂我，好无礼也。〔正末唱〕他他他则待搯破我三思台。〔贾仁做推正末科，云〕你这穷弟子孩儿，还不走哩。〔正末唱〕他他他可便搯破我天灵盖。〔贾仁云〕下次小的每，呼狗来咬这穷弟子孩儿。〔正末做怕科，云〕大嫂，我与你去罢。〔唱〕走走走！早跳出了齐孙膑这一座连环寨。

〔陈德甫云〕秀才休怪，你慢慢的去，休和他一般见识〔旦儿云〕秀才，俺行动些儿波。〔正末唱〕





〔随煞〕 别人家便当的一周年，下架容赎解，〔带云〕 这员外呵，〔唱〕 他巴到那五个月，还钱本利该。纳了利从头儿再取索，还了钱文书上厮混赖。似这等无仁义愚浊的却有财，偏着俺有德行聪明的嚼齑菜；这八个字穷通怎的排，则除非天打算日头儿轮到来。发背疔疮是你这富汉的灾，禁口伤寒着你这有钱的害。有一日贼打劫火烧了您院宅，有一日人连累抄没了旧钱债。恁时节合着锅无钱买米柴，忍饥饿街头做乞丐，这才是你家破人亡见天败。〔贾仁云〕 你这穷弟子孩儿，还不走哩。〔正末云〕 员外，〔唱〕 你还这等苦克瞒心骂我来，直待要犯了法遭了刑，你可便恁时节改。〔同旦儿下〕

〔贾仁云〕 陈德甫，那厮去了也。他去则去，敢有些怪我？〔陈德甫云〕 可知哩。〔贾仁云〕 陈德甫，生受你。本待要安排一杯酒致谢，我可也忙，不得工夫。后堂中盒子里有一个烧饼，送与你吃茶罢。〔同下〕

第三折

〔小末扮贾长寿领兴儿上，诗云〕 一生衣饭不曾愁，赢得人称贾半州。何事老亲恁善病，教人终日皱眉头。自家贾长寿的便是。父亲是贾老员外，叫做贾仁。母亲亡化已过。靠着祖宗福德，有泼天也似的家缘家计，俺父亲则生的我一个，人口顺都唤我做钱舍。岂知俺父亲他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这等吝啬的紧；俺枉叫做钱舍，不得钱在手里，不曾用的个快活。近日俺父亲染病，不能动止。兴儿，我许下东岳泰安神州烧香去，与俺父亲说知，多将些钱钞，等我去还愿。兴儿，跟着我见父亲去来。〔下〕 〔小末同兴儿扶贾仁上，云〕 人有四





百四病。哎呀，害杀我也。（做叹科，云）过日月好疾也！自从买了这个小的，可早二十年光景。我便一文不使，半文不用。这小的他却痴迷愚滥，只图穿吃，看的那钱钞便土块般相似，他可不疼。怎知我多使了一个钱，便心疼杀了我也！（小末云）父亲，你可想什么吃那？（贾仁云）我儿也，你不知我这病是一口气上得的。我那一日想烧鸭儿吃，我走到街上，那一个店里正烧鸭子，油淥淥的。我推买那鸭子，着实的挝了一把，恰好五个指头挝的全全的。我来到家，我说盛饭来我吃，一碗饭我哏一个指头，四碗饭哏了四个指头。我一会瞌睡上来，就在这板凳上，不想睡着了，被个狗牯了我这一个指头，我着了一口气，就成了这病。罢罢罢！我往常间一文不使，半文不用；我今病重，左右是个死人了，我可也破一破怪，使些钱。我儿，我想豆腐吃哩。（小末云）可买几百钱？（贾仁云）买一个钱的豆腐。（小末云）一个钱只买得半块豆腐，把与那个吃？兴儿，你买一贯钞罢。（贾仁云）只买十文钱的豆腐。（兴儿云）他则有五文钱的豆腐，记下帐，明日讨还罢。（贾仁云）我儿，你则依着我。（小末云）便依着父亲，只买十文钱的来。（贾仁云）我儿，恰才见你把十文钱都与那卖豆腐的了。（小末云）他还欠着我五文哩，改日再讨。（贾仁云）寄着五文，你可问他姓什么？左邻是谁，右邻是谁？（正末云）父亲，你要问他邻居怎的？（贾仁云）他假使搬的走了，我这五文钱问谁讨？（小末云）直是这等。父亲，你孩儿趁父亲在日，画一轴喜神，着子孙后代供养着。（贾仁云）我儿也，画喜神时不要画前面，则画背身儿。（小末云）父亲，你说的差了，画前面才是，可怎么画背身的？（贾仁云），你那里知道，画匠开光明，又要喜钱。（小末云）父亲，你也忒算计了。（贾仁云）我儿，我这病觑天远，入地近，多分是死的人了。我儿，你可怎么发送我？（小末云）若父亲有些好歹呵，您孩





儿买一个好杉木棺材与父亲。〔贾仁云〕我的儿，不要买，杉木价高，我左右是死的人，晓的什么杉木柳木！我后门头不有那一个喂马槽，尽好发送了！〔小末云〕那喂马槽短，你偌大一个身子，装不下。〔贾仁云〕哦，槽可短，要我这身子短，可也容易。拿斧子来把我这身子拦腰剁做两段，折叠着，可不装下也！我儿也，我嘱付你，那时节不要咱家的斧子，借别人家的斧子剁。〔小末云〕父亲，俺家里有斧子，可怎么问人家借？〔贾仁云〕你那里知道，我的骨头硬，若使我家斧子剁卷了刃，又得几文钱钢！〔小末云〕直是这等。父亲，您孩儿要上庙与父亲烧香去，与我些钱钞。〔贾仁云〕我儿，你不去烧香罢了。〔小末云〕孩儿许下香愿多时了，怎好不去？〔贾仁云〕哦，你许下愿来，这等，与你一贯钞去。〔小末云〕少。〔贾仁云〕两贯。〔小末云〕少。〔贾仁云〕罢罢罢！与你三贯，可忒多了。我儿，这一桩事要紧，我死之后休忘记讨还那五文钱的豆腐。〔下〕〔兴儿云〕小哥，不要听那老员外，你自去开了库，拿着十个金子、十个银子、一千贯钞，我跟着你烧香去来。〔小末云〕兴儿，你说的是。我开了库取了十个金子、十个银子、一千贯钞，到庙上烧香去来。〔同兴儿下〕〔净扮庙祝上。诗云〕官清司吏瘦，神灵庙主肥；有人来烧纸，则抢大公鸡。小道是东岳泰安州庙祝。明日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圣帝诞辰，多有远方人来烧香。我扫的庙宇干净，看有什么人来。〔正末同旦儿上，云〕叫花咱，叫花咱……可怜见俺无捱无倚，无主无靠，卖了亲儿，无人养济。长街市上可有那等舍贫的爹爹奶奶呵！〔唱〕

〔商调·集贤宾〕我可便区区的步行离了汴梁。〔带云〕这徐路好远也！〔唱〕过了些山隐隐更和这水茫茫，盼了些州城县镇，经了些店道村坊，遥望那东岱岳万丈巅峰，怎不见泰安州四面儿墙匡？〔云〕婆婆，这前面





不是东岳爷爷的庙哩！〔唱〕这不是仁安殿盖造的接上苍，掩映着紫气红光。正值他春和三月天，〔带云〕婆婆，〔唱〕早来到仙阙五云乡。

〔逍遥乐〕这的是人间天上，烧的是御赐名香，盖的是那敕修的这庙堂。我则见不断头客旅经商，还口愿百二十行；听的道是儿愿爹爹寿命长，又见那校椅上顶戴着亲娘。我这里千般感叹，万种凄惶，百样思量。

〔带云〕庙官哥哥，俺两口儿一径来还愿的。赶烧炷儿头香，暂借一坨儿田地，与我歇息咱。〔庙祝云〕这老人家好苦恼也。既是还香愿的，我也做些好事，你老两口儿就在这一塌儿干净处安歇；明日绝早起来，烧了头香去罢。〔正末云〕谢了哥哥。婆婆，我和你在此安歇，明日赶一炷头香咱。〔旦儿云〕佛啰，俺那长寿儿也！〔小末同兴儿上，云〕兴儿，你看这庙上人好不多哩！〔兴儿云〕小哥，咱每来迟，那前面早下的满了也。〔小末云〕天色已晚，我们拣个干净处安歇。兴儿，这搭儿干净处，被两口叫花的倒在这里，你打起那叫花的去。〔兴儿云〕兀那叫花的，你且过一壁。〔正末云〕你是那个？〔兴儿云〕这弟子孩儿，钱舍也不认的。〔做打科〕〔正末云〕哎呀，钱舍打杀我也。〔庙祝云〕这厮无礼，什么钱舍？家有家主，庙有庙主，他老子那里做官来，叫做钱舍？徒弟，拿绳子来绑了他送官去。〔兴儿云〕庙官，你不要闹，我与你一个银子，借这塌儿田地，等俺歇息咱。〔庙祝云〕哦，你与我这个银子，借这里坐一坐；我正骂那老弟子孩儿，你便让钱舍这里坐一坐儿。自家讨打吃！〔正末云〕俺这无钱的好不长也。〔旦儿云〕老的，咱每依着他那边歇罢。〔正末唱〕

〔金菊香〕这的是雕梁画栋圣祠堂，又不是锦帐罗帏你的卧房，怎这般厮推厮抢赶我在半壁厢。〔兴儿





云] 你这老弟子孩儿，口里唠唠叨叨的，还说什么哩？〔正末唱] 你你你全不顾我这鬓雪鬓霜。〔云] 你这厮还要打谁？婆婆，你向前着，我不信。〔唱] 你可敢便打打打打这个八十岁病婆娘？

〔云] 庙官哥哥，一个什么钱舍，将俺老两口儿赶出来了。〔庙祝云] 他是钱舍，你两个让他些便了。俺明日要早起，自去睡也。〔下] 〔小末云] 你这老弟子孩儿，你告诉那庙官便怎的？我富汉打杀你这穷汉，只当拍杀个苍蝇相似。〔正末唱]

〔醋葫芦] 你道是没钱的好受亏，有钱的好使强，你和俺须同村共瞳近邻庄。〔兴儿云] 你这叫花的还强嘴哩！〔正末唱] 俺也是钱里生来钱里长，怎便打的俺一个不知方向，你须不是泰安州官府到此压坛场？

〔兴儿云] 官便不是官，叫做钱舍。〔正末云] 俺这无钱的好不气长也。〔旦儿云] 老的，你与他争什么，俺每将就在那边歇罢。〔正末唱]

〔梧叶儿] 这都是俺前生业，可着俺便今世当，莫不是曾烧着什么断头香？搵不住腮边泪，挠不着心上痒，割不断俺业情肠。〔带云] 哎！〔唱] 俺那长寿儿也，我端的可便才合眼又早眠思梦想。

〔贾仁扮魂子上，云] 自家贾仁的便是。那正主儿来了，俺今日着他父子团圆，双手交还子罢。〔做叹科，云] 那小的那里知道是他的老子，这老子那里知道是他的儿子，我与他说知。兀那老子，那个不是你的儿子！〔正末做认科，云] 俺那长寿儿也。〔小末打科] 〔贾仁又上，云] 兀那小的，那个不是你老子！〔小末做叫科，云] 父亲，父亲。〔正末应云] 哎哎哎。〔小末云] 兴儿，与我打这老弟子孩儿。〔兴儿云] 这叫花的好无礼也。〔正末云] 你叫我三声父亲，我应你三声，







你怎生打我那？〔唱〕

〔后庭花〕你不肯冬三月开暖堂，你不肯夏三月舍义浆，则你那情狠身中病，则你那心平便是海上方。您爷呵，休想道得安康，稳情取无人埋葬，泪汪汪甚人来守孝堂，急慌慌为亲爷来献香。我痛杀杀身躯儿无倚仗，他絮叨叨还口愿都是谎。

〔柳叶儿〕他也似个人模人样，衡一片不本分的心肠。有一朝打在你头直上，天开眼无轻放，天还报有灾殃，稳情取家破人亡。

〔小末云〕天色明了也。兴儿，随俺烧香去来。〔做上香科，云〕东岳爷爷，可怜见俺父亲患病在床，但得神明保佑，指日平安；俺贾长寿情愿烧三年香，望东岳爷爷鉴察咱。〔正末同旦儿打嚏科，云〕阿嚏。〔小末云〕则愿俺的父亲无病无痛。〔正末又打嚏科，云〕阿嚏。〔小末云〕则愿俺的父亲无灾无难。〔正末又打嚏科，云〕阿嚏。〔卜儿云〕老的，咱们早些烧香去。〔正末做拜科，云〕东岳爷爷，则愿俺长寿儿无病无痛。〔小末做打嚏科，云〕阿嚏。〔正末云〕则愿俺长寿儿无灾无难。〔小末又做打嚏科，云〕阿嚏。〔正末云〕则愿俺长寿儿早早相见咱。〔小末又做打嚏科，云〕阿嚏，阿嚏。〔庙祝上，云〕阿嚏。〔兴儿上，云〕阿嚏，阿嚏。〔小末云〕兴儿，打那老弟子孩儿。〔兴儿云〕你这叫花的，快走过一边去。〔正末做哭科，云〕俺那长寿儿也，〔唱〕

〔高过煞〕但得见亲生儿俺可也不似这凄惶。他他他明欺负俺无人待养。〔做哭科，云〕俺那长寿儿也，〔唱〕想着俺长寿年来，也和他都一般家血气方刚。〔带云〕婆婆，〔唱〕则俺这受苦的糟糠，卖儿呵也合将咱拦当。俺可什么养小防备老，栽树要阴凉。想着俺那忤逆的儿郎，便成人也不认的爷娘。有一日激恼了





穹苍，要整顿着纲常，儿呵！你可不怕那五六月的雷声骨碌碌只在半空里响（同旦儿下）

〔小末云〕兴儿，烧罢香也。随俺回家去来（同下）

第四折

〔店小二上，诗云〕不是自家没主顾，争奈酒酸长似醋，这回若是又酸香，不如放倒望竿做豆腐。自家店小二的便是。开开门面，挑起望子，看有什么人来？〔正末同旦儿上，云〕婆婆，便烧罢香也，回家去来。〔旦儿云〕老的，俺和你行动些儿咱。〔正末唱〕

〔越调·斗鹌鹑〕赛五岳灵神，为一人圣慈，总四海神州，受千年祭祀；护百二山河，掌七十四司。献香钱，火醮纸，积善的长生，造恶的便死。

〔紫花儿序〕一个那颜回短命，一个那盗跖延年，一个那伯道无儿。人都道威灵有验，正直无私。现如今神祠，东岱岳新添一个速报司。大刚来祸无虚至，只要你恶事休行，择其这善者从之。

〔旦儿做心疼科，正末云〕婆婆，你做什么？〔旦儿云〕老的也，我一阵急心疼，你那里讨一杯儿酒来我吃。〔正末云〕你害急心疼，我去那酒店里讨一盅酒去咱。哥哥，俺这婆婆害急心疼，有酒么，教花一盅儿？〔店小二云〕老人家，你那婆婆害急心疼呵，对门那一家儿有这急心疼的药，施舍与人，你问他讨一服去。〔正末云〕是真个。俺去对门讨一服儿急心疼药去来。〔同旦儿下〕〔店小二云〕大清早起，利市也不曾发；这两个老的就来教花酒吃。被我支他对门讨药去了。便心疼杀他，也不干我事。我自前后执料去也。〔下〕〔陈德





甫上,云)自家陈德甫的便是。过日月好疾也,自从贾老员外买了那个小的,今经可早二十年光景了。老员外一生慳吝苦克,今亡逝已过。那小的长立成人,比他父亲在日,家私越增添了。他父亲在日,人都叫他做钱舍。如今那小的仗义疏财,比老员外甚是不同,人都叫他做小员外。老夫一向在他家上些帐目。这几年间精神老惫,只得辞了馆,开着一个小小药铺,施舍些急心疼的药;虽则普济贫人,然也有病好的,酬谢我些药钱,我老夫也不敢辞,好将来做药本。今日铺里闲坐,看有什么人来?〔正末同旦儿上,见科,云〕先生可怜见!我那婆婆害急心疼,说先生施的好药,老汉不揣,求一服儿咱。〔做揖科。陈德甫云〕老人家免礼。有有有,我这一服药与你那婆婆吃了。登时间就好。则要你与我传名,我叫做陈德甫。〔正末云〕多谢了。先生叫做陈德甫,陈德甫……婆婆,这陈德甫名儿好熟也!〔旦儿云〕老的,咱卖孩儿时做保人的,不是陈德甫?〔正末云〕是真个。我过去认他波。〔做认科云〕陈德甫先生,原来你也这般老了也。〔陈德甫云〕这老儿就来诈熟也。〔正末唱〕

〔小桃红〕你这般雪盃白发鬓如丝。〔陈德甫云〕你说的是几时的话?〔正末唱〕我说的是二十年前事。〔陈德甫云〕兀那老的,你那里人氏,姓甚名谁?〔正末唱〕你问我姓甚名谁那里人氏,〔陈德甫云〕你因何认的老夫来?〔正末唱〕说起来痛嗟咨,常言道“闻钟始觉山藏寺”,这搭儿里曾卖了一个小厮。〔陈德甫云〕你莫不是卖儿子的周秀才么?〔正末唱〕我常记的你个恩人名字。〔陈德甫云〕你还记的我赍发你那两贯钱么?〔正末唱〕我怎敢便忘了你那周急济贫时。

〔陈德甫云〕秀才,你欢喜咱。你那孩儿贾长寿,如今长立成人了也。〔正末云〕贾员外好么?〔陈德甫云〕老员外亡





化过了也。〔正末云〕死的好！死的好，打俺孩儿的那妇人有什么？〔陈德甫云〕那婆婆又早些死了也。〔正末云〕死的好，死的好。〔唱〕

〔鬼三台〕则他这庞居士，世做的亏心事，恨不把穷民勒死，满口假悲慈，可曾有半文儿布施。〔带云〕想他两贯钞强买俺孩儿时，还要与俺算饭钱哩。〔唱〕空掌着精金向钞百万资，偏没个寸男尺女为继嗣。俺倒不如郭巨埋儿，也强似明达卖子。

〔云〕陈先生，俺那长寿孩儿好么？〔陈德甫云〕贾员外的万贯家财，都是你的孩儿贾长寿掌把着，人皆叫他做小员外哩。〔正末云〕陈先生可怜见，着俺那孩儿来厮见一面，可也好也？〔陈德甫云〕你要见他，待我寻他去。〔小末上，云〕自家贾长寿的便是。自从泰安山烧香回来，父亲亡逝过了。如今营葬已毕，无什么事，去望陈德甫叔叔走一遭。〔做撞见科，云〕叔叔，我一径来望你见。〔陈德甫云〕小员外，你欢喜咱。〔小末云〕俺喜从何来？〔陈德甫云〕我老实的说与你知，你当初原不是贾老员外的儿子；你父亲是周秀才，偶然打员外家经过，我是保见人，将你卖与那员外为儿。你今日长立成人，现有你的一双父母在这里，要与你相见。我说兀的做甚，二十年来把你瞒，老夫说着尚心酸。可怜你生身父母饥寒死，直与陌路旁人做一般。〔做见科，云〕则这两个，便是你的父亲母亲，你拜他咱。〔小末做认科，云〕这是我父亲母亲，住住住，泰安神州，我打的不是你来！〔正末云〕婆婆，泰安神州打俺的，不是这厮么？〔旦儿云〕俺认的，他正叫做钱舍哩。〔正末唱〕

〔调笑令〕俺待和这厮，厮掇的见官司。不徕、俺只问你这般殴打亲爷甚意思？无非倚恃着钱神把俺相轻视。〔小末云〕俺实是不认的你。〔正末云〕噤声。到今日





呵，〔唱〕可早知一家无二，父子们厮见非同造次。〔带云〕婆婆，〔唱〕想他也只是个忤逆的孩儿。

〔陈德甫云〕端的是怎生来？老人家请息怒。〔正末云〕我告他去。〔陈德甫云〕小员外，似此怎了也？〔小末云〕叔叔，你不知道，我在泰安神州打了他来。他如今要告我去，我如今与他些东西，买嘱他罢。〔陈德甫云〕与他什么东西？〔小末出砌末科，云〕我与他一匣子金银，只买一个不言语。〔陈德甫云〕怎么买个不言语？〔小末云〕他若不告我，我便将这一匣子金银都与他；若告我，我拚了把这金银官府上下打点使用，我也不见的便输与他。〔陈德甫云〕小员外，你放心，和我他说去。〔见正末云〕老人家，你见这一匣金银么！那小员外要与你买个不言语。〔正末云〕怎生是买个不言语？〔陈德甫云〕你若是不告他呵，把这匣金银与你；你若告他呵，将这金银去官府上下打点使用，他也没事。两桩儿随你自拣去。〔正末云〕婆婆，孩儿在泰安神州打俺时节，他也不认的俺。〔旦儿云〕你个爱钱的老弟子孩儿。〔正末云〕将钥匙来开了这锁，待我看这银子咱。〔做看惊科，云〕这银子上凿着周奉记，周奉记，可不原是俺家的来！〔陈德甫云〕怎生是你家的？〔正末云〕俺祖公正叫做周奉记哩。〔唱〕

〔幺篇〕猛觑了这字，是俺正明师。想祖上留传到此时，是子孙合着俺儿孙使，若不沙怎题着公公名氏！〔带云〕贾员外，贾员外，〔唱〕亏了他二十年用心把钥匙，也则是看守俺祖上的金贵。

〔店小二上，云〕闻得小员外认着他亲爷亲娘，我去看咱。〔做见科，云〕老人家，你那婆婆害急心疼，可好了么？〔正末云〕多谢哥哥，俺婆婆好了也。想起二十年前，曾在你店里，你不舍与我三盅儿酒吃么！〔店小二云〕小子没记性，这远年的账都忘了也。〔正末云〕孩儿，你依着我者：陈德甫





先生二十年前曾为你赍发俺两贯钞，俺如今将这两个银子谢他。〔陈德甫云〕我则是两贯钞，怎好换你两个银子？那贾老员外一生爱钱，也不曾赚得这等厚利，这个我老夫决不敢当。〔正末唱〕

〔天净纱〕若不是陈先生肯把恩施，俺周荣祖争些儿雪里停尸。则这两贯钞俺念兹在兹，常恐怕报不得你故人之赐，又何须苦苦推辞。

〔陈德甫云〕多谢了老员外。〔正末云〕卖酒的哥哥，我当日吃了你三盅酒，如今还你一个银子。〔店小二云〕这个小子也不敢受。〔正末唱〕

〔秃厮儿〕论你个小本钱茶坊酒肆，有什么大度量仗义轻施，你也则可怜俺饥寒穷路不自支。如今这银一个，酬谢你酒三卮，也见俺的情私。

〔店小二云〕这等，小子收了，多谢老员外。〔正末云〕孩儿，这多余的银子，你与我都散与那贫难无倚的，可是为何？这二十年来俺骂的那财主每多了也。〔唱〕

〔圣药王〕为什么骂这厮，骂那厮，他道俺贫儿到底做贫儿。又谁知彼一时，此一时，这家私原是俺家私，相对喜孜孜。

〔小末云〕父亲，您孩儿都依你便了。〔旦儿云〕俺一家儿同到泰安神州回香去来。〔正末唱〕

〔收尾〕这的是贫穷富贵皆轮至。〔做笑科〕〔陈德甫云〕老员外，你笑甚的来？〔正末云〕俺不笑别的，〔唱〕笑则笑贾员外一文不使，单为这口衔垫背几文钱，险送了拽布拖麻孝顺子。

〔灵派侯上，云〕周荣祖，我如今省悟了么？这二十年光景，你可都看见了也？〔正末同众拜伏科，云〕是那方神圣降临？愚民不知，乞赐指示。〔灵派侯云〕吾神乃灵派侯是也。你一行人







看钱奴·第四折

· 87 ·

都跪者，听吾神分付：〔词云〕想为人禀命生于世。但做事不可瞒天地，贫与富前定不能移。笑愚夫枉使欺心计，周秀才卖子受艰难，贾员外恁吝贪财贿；若不是陈德甫仔细说分明，怎能勾周奉记父子重相会。〔同下〕

题目 穷秀才卖嫡亲儿男

正名 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白话故事



一、夫妻离乡，哪知后边事

古时候，有一财主名叫周荣祖，汴梁曹州人，娶妻张氏，养一儿子取名长寿。这周荣祖先世有万贯家私，泼天似的富贵。他的祖父周奉记吃斋好佛，花钱盖了一座寺院，每天都在里面看经念佛，祈保平安。到了他的父亲时，一心只贪图自己享乐，不积善修德，因修筑住宅需要木石砖瓦，而又不愿别处采买，便拆毁了父亲建的佛院，住宅刚一建好，他父亲就患了重病，百般医治无效，一命呜呼！街坊邻居都说是他父亲不信佛的报应。

父亲死后，周荣祖便一手当家。这时家业虽不如祖父在时兴旺了，但家底还是挺丰厚的。周荣祖少年气盛，他既不想像祖父那样虔心念佛，平平淡淡过一生；也不愿像父亲那样贪图享受，做一个势利的财主。他从小在私塾先生那里受到的便是正统的儒家教育，学成了满腹诗书文章，树立了鹏程万里之志。与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周荣祖也一心只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想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当官发财的道路，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富国强兵的大事业，为皇帝效忠，也为家族争荣。

这一年的春天，朝廷每三年举行一次的进士考试又将开考了。消息传来，周荣祖高兴得几天合不拢眼。他早就在等这一天了。晚上睡在床上，他与妻子张氏商议道：

“娘子，我要去京城走一趟，参加今年的进士考试，你同意不





同意？”

张氏与丈夫十分恩爱，丈夫一生的前程大事，她怎能不同意？但她又不忍与丈夫分离，受那份离别相思之苦；再说，她也想跟在丈夫身边，好对丈夫的生活起居有一个照应。抱着这样的感情和想法，她便用探询的目光看着周荣祖说：

“秀才，俺带着长寿孩儿与你一块儿去，不知好不好？”

“好倒是好，只是咱这个家托谁照看？还有祖父积攒下来的那些金银财宝，也携带不去，怎么办？”周荣祖摇摇头，沉吟着。

张氏将头倚偎在丈夫怀里，轻轻抽泣起来，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周荣祖的胸口上。

周荣祖见妻子伤心成这个样子，一时乱了方寸，毅然地说：“好吧好吧，娘子，俺就带着你和孩儿一块去。祖父积攒下来的那些金银财宝，俺就用坛子装着，埋进后屋的墙脚下面；家中的房屋院落，就让仆人们看守着。俺与你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便回来了。要是能够得个一官半职，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不是一件大好事么？”

张氏见丈夫同意自己一同前去，并把家中的事情安排得妥妥贴贴，顿时破涕为笑，非常高兴笑着说：

“多谢秀才不弃之恩！俺这就去收拾行李，明儿与秀才一同上京。”说罢，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忙着收拾行李去了。

周荣祖也完全没了睡意，便干脆披衣下床，趁黑将祖父积攒下来的几坛子金银财宝悄悄搬到后屋墙下，挖地三尺，埋了进去。

第二天一早，周荣祖一家三口便离开周家庄，上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去了。这一去不打紧，惹出一场如梦如幻的大变故来。

二、贾仁乞财，神仙借福力

曹州府有个光棍汉叫贾仁。他自幼死了爹娘，既无兄弟，也无叔伯，连半个可以投靠接济的远房亲眷也没有。他孤零零的一人住在城南那废弃的破瓦窑里。照理说像他这样带眼安眉的五尺汉子，凭力气该不





愁生计，可他却偏偏好吃懒做，长着一幅歪歪肠子，总想占别人的便宜。时间长了，人们嫌弃他人穷志短，背地里都称他“穷贾儿”。

曹州附近有一座东岳灵派侯庙。庙内神像森严，香烟袅袅。这灵派侯是上古金轮皇帝之长子，后来被封为东岳圣帝。圣帝在长白山一带普渡世人有功，又被封为古岁太岳真人。到汉明帝时封为泰山元帅，掌管十八地狱、七十四司生死之期。唐代则天皇帝时，又封为东岳元帅，唐玄宗时加封为天齐王。至宋真宗时，封为东岳天齐大生神圣帝。灵派侯神阴中掌管一方祸福吉凶、贫富穷达之事，奖勤罚懒，公正严明，享誉一方，凡来禳灾解祸、祈福求子的，莫不应验；因而远近四方来烧香进贡的人，络绎不绝，庙中香火甚是兴旺。

贾仁也早就知道东岳灵派侯的灵验，经常到庙中来顶礼膜拜，祈福求财。但他每次来总是向灵派侯诉说自己如何如何贫穷，企羡别人如何如何富贵，言谈之间，总流露出对上天赏罚不公的怨尤。灵派侯对贾仁的为人，早就了如指掌，也极为反感、厌恶，因此迟迟不肯赐福与他。但为了检验一下贾仁的心地是否真的善良、诚实，一如他自己所说，加上有一笔偶然的财源，灵派侯决定试一试他。

这一天，贾仁替别人家做短工打墙。打了半堵，觉得气力不支，便停下来歇息。这里离灵派侯庙很近，贾仁便又趁机到庙中来向神灵诉苦求福。他两手空空地走进庙中，因为没有香烧，便只好捻一把土做香，然后便双膝跪下，向灵派侯诉说道：

“神灵在上，我叫贾仁，特来祷告神灵，求您可怜可怜我。我想人生世间，有的人富贵无比，家财百万，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我贾仁也是一世人，偏偏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上的，无那晚上的；天为被，地为床。一到寒冬，便只得烧地卧，热地眠。天呐！你也睁开眼睛看看吧，这真穷死我贾仁了！上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富贵就行了。我一旦得到了些小富小贵，我会广行善事，广种福田。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都舍得。只求上仙可怜可怜我！”说着说着，贾仁觉得身体困乏得很，便退到屋檐下靠着廊柱休息去了。刚坐下不久，便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

贾仁刚一睡着，灵派侯便吩咐鬼卒说：“鬼力，替我将贾仁的魂魄





摄过来！”

“遵命！”鬼卒答应着，走到贾仁跟前，轻轻一点，一提，便将贾仁的魂魄摄到了庙堂之上。

灵派侯看着贾仁的魂魄，问道：“你就是贾仁么？你为何屡屡在我的庙堂之上怪天怨地，怨恨神灵？你说！你到底是什么缘故？”

贾仁慌忙双膝跪下，朝灵派侯拜了又拜，战战兢兢地说道：“上仙可怜可怜小人吧！小人怎敢怪天怨地！小人只是想，我贾仁生于人世之间，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上的，无那晚上的；烧地眠，热地卧，穷死我贾仁了！求上仙可怜可怜，只要给我一些小小的衣食富贵，我贾仁也会斋僧布施，广行善事，什么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我都舍得。上仙，只求您可伶可怜，赐给我一些小小的富贵吧。”

灵派侯审视着贾仁，一字一顿地说：“贾仁，你说得倒是好听，只是你能说到做到么？”

贾仁忙拍着胸脯，发誓说：“告上仙，我贾仁若有半句假言，情愿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灵派侯点了点头，说：“既然如此，我且问问增福神看。”他朝着鬼卒吩咐说，“鬼力，与我唤过增福神来。”

“遵命！”鬼卒答应着，风一般地去了。

不一会儿，增福神到了。这增福神是专管人间生死、贵贱、贫富、地位高低、科举成败、是非长短以及十八地狱、七十四司等事的神祇。他对阳间那些奸猾、刻薄、狠毒的富人看得多了，知道他们没有得到富贵之前，一个个都虔心敬神，希望侥幸发家。一旦取得了富贵，便把以前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忘恩负义，欺心昧己，不恤鳏寡，不怜贫穷，甚至笑里藏刀，杀子杀孙，哪里还顾什么风俗教化、礼法人伦！这些为富不仁、心性痴迷的富人，自以为他们的所做所为无人知晓；可他们哪里知道：“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增福神心中都有一本帐，他可清楚得很呢。

增福神这样想着，来到了灵派侯的庙堂上，见了灵派侯，拱手施礼说：“上仙呼唤小神，有何法旨？”

灵派侯说：“这里有一个阳间的贾仁，他每天都在我的庙堂上埋天





怨地，责怪俺神灵不赐福与他。你替我问问他，看是怎么回事。”

“知道了。”增福神答应着，便转过身来，看着跪在地下的贾仁，问道：“贾仁，是你怨恨俺神灵么？”

贾仁忙对着增福神叩了几个响头，狡辩说：“上仙可怜见！我贾仁是什么人，怎敢怨恨您神灵！我只是说，世上有那种富贵的人，他们有穿不完的衣，吃不完的饭，用不完的钱，他也是一个。偏偏我贾仁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吃了早上的，无那晚上的；烧地眠，热地卧，真是穷死我贾仁了！只怨小人我的命薄，我怎敢埋天怨地，怪恨神灵？俺只求上仙可怜可怜，赐给小人一些小小的衣食福禄。俺也会斋僧布施，修桥补路，惜孤念寡，敬老怜贫。上仙，只求您可怜可怜……”

“算了吧，你。”增福神打断了贾仁的话，又对灵派侯说，“告上仙，此人并非善良之辈，平日之间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毁僧谤佛，杀生害命，活该他受冻饿而死。上仙管他做什么！”

灵派侯审慎地说：“尊神，你注定的他这衣食福禄有无差错？”

增福神说：“上仙，那个红脸儿的阎王可不是贪玩的，他注定的阳人的命运几时有过差错。贾仁这种人本来只该让他到驴骡狗马群里去投胎；按他前世的所作所为，在地狱中没有让他下油锅，也没有让吃刀剑，还让他托生投胎为人，已经够厚待他了，怎么还可能将他安置到官吏财主们中去享福呢？”

灵派侯略有所悟，边点头边疑惑地说：“哦，原来是这样。尊神，像他这种人在世时，不知道是怎样贪财好货、损人利己的？”

增福神说：“他这种人在世时何足挂齿！他前世里享尽富贵，却还是不要命地贪财敛货，滚开的油锅里看见了钱他也要伸手去捞。他为富不仁，巧取豪夺。富了他一人，不知穷死了几百家。今世受贫穷正是他的报应！”

贾仁如坐针毡，听到这儿，再也按捺不住了，抢着向灵派侯分辩说：“上仙不要信增福神的话，我贾仁前世不是这样的人！我平常只是看经念佛，广行善事。还望上仙可怜可怜，赐予小人一些小富小贵，小人感激不尽！”说着又鸡啄米似地叩头不已。

增福神抢白说：“住口！你这家伙还敢欺瞒神灵么？你平日扭曲作直，损人肥己，坏事做尽，你怎么还能指望发迹富贵呢？”





灵派侯也点着头说：“尊神，这人前世既然这样奸猾刻毒，今世就冻死饿死，也不为过。”

贾仁见灵派侯也这样说，急得直跺脚，大声辩白说：“上仙，不是这样呀！我平日敬重天地，遵守法度，和好兄弟，孝顺父母，信奉佛法，不偷不盗。我是一个心慈向善的人，现正吃着长斋呢。上仙，只要赐予我一些小小的富贵，我便去老老实实做本分生意。求上仙可怜可怜！”

增福神说：“你嘴上一套，心里一套，谁肯相信你会做本分生意！”

灵派侯也说：“你这真是‘亏心折尽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贫’。神灵心中自然有数，你怎能瞒得过我们！”

贾仁岂肯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抢过话头又分辩说：“上仙，我爷娘在时，我也奉养得他们好好的。自从他们亡化之后，不知什么缘故，我反而一天比一天穷了。我也曾在爷娘坟前撒钱烧纸，酹酒浇茶，我这泪珠儿至今还不曾干哩。我确实是一个孝顺的人。”说着果然挤出了几滴眼泪，忙用衣袖去揩着。

增福神见他这副假惺惺的样子，厌恶地说：“收起你这一套吧！你眼泪流尽也是白搭。谁不知道你爷娘在时你就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死后你何曾去奠什么酒，敬什么茶？你不过去坟前倒了些残羹剩汁，而且还生怕多停留一下。哼！你奠酒浇茶，像你那样奠酒浇茶，便奠上一百壶酒也湿不透墓前泥，烧上一千钟茶也到不得黄泉下！”

灵派侯也点头同意说：“尊神，他这种不孝父母的穷汉一旦富起来了，便会欺心昧己，瞒天诳地，只知道损害别人来养肥自己，正是一辈子都不能让他发迹的。”

增福神附和说：“他这种人没有钱便罢；一旦有了钱，便会夸海口，说大话。把自己打扮成大富豪一样，得意洋洋地骑着马去街上闲游乱逛，沾花惹草，调戏人家妇女；或者横冲直撞，作威作福，做出种种粗野凶狠、横蛮无理的样子，哪里还肯怜悯穷人！”

眼看着没什么指望了，可贾仁还是不肯放过最后的努力，哀求着说：“上仙，我贾仁确实不是这种人。您只要赐予我一些小富小贵，我也会和街坊，敬邻里，识尊卑，知上下。只望上仙可怜可怜我！”

灵派侯早就要试一试贾仁了，经过这样一番敲打，又见贾仁几次三





番信誓旦旦地表白，心想他也许会有所收敛，改一改他从前吝啬、刻薄、狠毒的性格，便对增福神说：“尊神，凭着贾仁怨天怪地，他就该冻死饿死，也正好应验常言说的那句话：‘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不过，”他顿了顿，以商量的口吻说，“我们体察上天怜爱生灵的美德，暂且赐与他些福力吧。”

增福神会意，答应说：“既然上仙有此美意，等小神看一看。”他手搭凉棚，放眼观望了一下远方，接着说：“上仙，按说这家伙正该冻死饿死。今奉上仙法旨，权且借些福力予他。我看见曹州曹南周家庄有一人家，他家祖宗所积的福力阴功，本可庇荫三代；可因儿辈一念之差，犯了点小错，该受些责罚。我如今就将他家的福力，暂且借给二十年。二十年满之后，再叫他拱手交还给周家主人就是了。”

灵派侯说：“这个办法正合我意。”

增福神便喊道：“贾仁，你过来。”

贾仁答应着，忙用膝盖着地走到增福神面前，叩下头去。只听增福神说：

“贾仁，按你前世的所作所为，你本该冻死饿死。俺上仙可怜你，叫俺暂且借些福分予你。俺如今就将曹州曹南周家庄周××家的福力，暂时借给你二十年；等到二十年之后，你要双手将财产如数交还给那原主。你记着：等到你去时，那要钱的可早就等着你了。”

贾仁只听说要给他福力，哪还有心思细听后面的话，一等增福神说完，便慌忙叩下头去，喜不自胜地说：“多谢上仙救济提拔之恩！我这就做财主去。”说着便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得意忘形地说，“我要是做了财主啊，就穿一身好衣服，骑上一匹好马，往它屁股上抽它一鞭子，那马便发疯似的跑起来，……”

“做什么？”增福神厉声呵斥道。

贾仁自知失口，忙抵赖说：“没……我没说什么。”

增福神说：“我只是把别人家的财富暂时借给你，让你掌管一段时间。”

贾仁问道：“上仙，不知借给我多长时间？”

增福神说：“借给你二十年，到时候你要仍旧还给人家。”

贾仁这下听清楚了，急忙说：“上仙，反正是个借字，求您无论如





何再可怜可怜我，多借给我些时间吧。横竖是个小字儿，您在上面再添上一画，借给我三十年，可好么？”

增福神厉声说：“住口！我知道你这家伙是得寸进尺，不会知足的。我问你，你知道为什么桃花三月放，菊花九月开么？”

贾仁睁大两眼，答不上来。

增福神一字一顿地说：“只因为天公不放一时花！”

这时灵派侯也郑重地对贾仁说：“喂，贾仁，按说你本该冻死饿死。神灵看你穷得可怜，暂且借与你二十年福力；二十年之后，你要如数交还原主。常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上天若不降严霜，松柏也不见得比蒿草强；神明若不显示报应，行善的反而会不如做恶的。我送你几句话，你可记牢了：‘莫瞞天地莫瞞心，心不瞞时祸不侵。十二时中行好事，灾星变做福星临。’”他朝贾仁挥了挥手，接着说，“你去吧，别推说在睡里梦里，将我的话一句也不听。”说罢，便将贾仁使劲一推，自己就带着增福神及众鬼卒消失在冥冥之中。

贾仁猛然惊醒，睁开眼睛一看，原来自己还是靠着廊柱睡在屋檐下。想起刚才的梦，他好不惊奇地说：“哎呀，我怎么还睡在这儿？哦，原来是一场黄梁美梦！不过，刚才上仙分明对我说，要将周家庄一户人家的福力借予我二十年，”他一骨碌站了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立刻显出几分得意来，“嘿嘿，我如今便去做财主去了！”

贾仁得意洋洋地说着，想着，走着，忽然又觉得梦中之事不太可靠，便又低着头喃喃自语道：“财主，财主，谁知他在哪里？常言道：‘梦是心头想。’我信这梦做什么！我还有半堵墙不曾打完哩，我可得去打那半堵墙去；要不今儿晚上我上哪儿吃饭去？哎，老天爷呀，这真是穷死我贾仁了！”



三、美梦成真，秀才却落魄

贾仁回到工地上，继续打他的墙。在挖墙根时，刨出几个大坛子；揭开盖儿一看，里面全是黄黄的金子和白白的银子！看着这些黄灿灿、





白花花的東西，賈仁的眼珠子都要鼓出來了，那高興勁兒，真是無法形容。當下他便瞞著主人，悄悄將壇子搬回到自己家中，關好門窗，嘩啦啦將几壇子金銀全倒在地上，一個一個摸了又看，看了又摸，然後又一個一個撿起來裝進壇子里，小心翼翼地将壇子埋藏在自己的床底下。晚上睡在床上，翻來覆去想入非非，一夜都不曾合眼。

第二天，賈仁便開始過起財主生活來了。他先去扯了些布料，做了几件新衣服；然後便請工匠拆掉了自己破爛不堪的茅草棚，蓋起了一座象模象樣的大房子。接著，他便開始買田置產，經營生意，讓錢生出更多的錢來。他先辦起了一個典當鋪，因為自己不會算帳，便雇了一個老秀才陳德甫為他管理帳務。隨後不久，他又相繼辦起了粉房、磨房、油房、酒房等手工坊，還開了一家酒館，雇用店小二負責經營。他的生意越做越興隆，越做越紅火，家中的錢也越攢越多。几年功夫，他便真的成了一個有萬貫家財的大財主。外面旱路上有鴉飛不過的田產，水路上有絡繹不絕的商船，人頭上還有源源不斷放出去的高利貸。家中金銀珠翠，綾羅綢緞，應有盡有，不計其數。昔日的“窮賈兒”，如今已成了全村最富的暴发戶。如今哪個還敢叫他“窮賈兒”？都爭著一個勁兒叫他“賈員外”。當然，村民們對賈仁的暴发，自然也有不少懷疑，不知道他為什麼從一個衣不遮身、食不充口的窮叫化一夜之間變得那麼有錢。但大家既不見賈仁偷，也不見賈仁搶，便只好認為是命中注定該他時來運轉、發迹變富了。就連賈仁僱傭的帳房先生陳德甫，也不敢當面去問賈仁，只能背著賈仁說几句懷疑不滿的話。

當然，更令陳德甫不滿的，還是賈仁那種不同尋常、不可理喻的貪婪與吝嗇。賈仁雖然已有萬貫家財，但仍然貪得無厭，別人的東西他恨不得掰開人家的手奪過來；而自己的東西卻舍不得給人，要是有人問他要一貫錢，就如同抽他一條筋一樣，要心痛好几天。更不用說花錢去蓋寺建塔、修橋補路了。這樣，賈仁的慳吝也很快就出了名，人們當著面雖然都叫他“賈員外”，可背地裡又給他送了一個外號，叫“慳賈兒”。✱

發了家的賈仁，不到一年便有人為他做媒說親，娶了一個年輕漂亮的妻子。如今的賈仁，真是什么都有了。可就是有一件事，讓賈仁到美中不足；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件事越來越讓賈仁感到憂慮、焦急。是結婚都好几年了，他老婆還沒有給他生一個兒子！眼看著自己的歲數





越来越大，想要自己的亲生儿子看来已不大可能了，这怎能不让贾仁心急火燎、忧心如焚呢？他攒下这么大一份家业，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为着谁来？若没有人继承，他传给谁去？贾仁越想越着急，终日瞅着老婆的肚子发愁，可那肚子就是不鼓起来！没办法，贾仁终于放弃了对老婆的希望，决定抱养一个孩子。为的是一来可以慰藉自己的晚年，二来也是要靠他来继承自己的家产。这件事他已吩咐帐房先生陈德甫好一阵子了，叫他替自己物色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只要孩子聪明乖觉、活泼可爱就行。可陈德甫至今还没有给他回话，不知是怎么回事？

其实，帐房先生已给贾仁留心好久了，可一直没有找到中意的小孩。陈德甫先生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办事稳妥可靠。他早年也曾攻读诗书，研习经史。不幸父母双亡，又没有给他留下什么财产，陈德甫为生活所迫，便只好废弃学业，去给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做私塾老师。贾仁发家以后，看中他忠厚老实，便雇请他做了自己的帐房先生，负责管理他的典当铺，也兼管一些家事。自从上次主人吩咐他物色一个孩子以后，他便四处打听，经常留心着。又托付酒馆的店小二帮他留意，一见到合适的，便通知他来看人。这几天都下着大雪，陈德甫呆在铺子里没有出门。今天他觉得心慌，便决定到酒店去看一看有没有消息。

其实今天的雪下得比往年更大，那漫天飘舞的雪花，早已把大地打扮成银装素裹；那洁白的雪光，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酒店的小二哥一早起来打开店门，见又是一个卖酒的好天气，真是打心眼里高兴。他搬出一缸新酒，先舀出三杯，供放在店堂正中神龛下的一张桌子上，恭恭敬敬地跪下去，祷告说：

“招财招利的土地神，愿我的酒一缸比一缸好！”供过财神之后，他便去门外檐下挂起做招牌用的酒幌子，等待着客人上门。

刚忙乎完，便有两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跌跌撞撞来到了他的酒店门口。三个人都穿得很单薄，脸和双手都冻得通红。尤其是那个小孩，依偎在妈妈襟下，冻得全身都在瑟瑟发抖，颤抖着声音不停地说：“妈妈，我冷。妈妈，我冷。”母亲把孩子抱得紧紧的，站在酒店门口，别无他法。这时做父亲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壮着胆儿朝店门喊道：

“小二哥，有人么？”

小二答应着，赶忙走到门口，不及说话，客人先朝他作了个揖，





说：“小二哥，有礼了。”

小二忙热情地接过话，说：“免礼免礼，快请到店里来坐着吃酒，暖暖身子。”说着便走到灶台边准备为客人热酒上菜，嘴里还一个劲儿热情地问道，“客官，这么冷的天，您从哪里来呀！”

可客人仍然站在门口，说：“哥哥，我哪里有钱来买酒吃！小生是个穷秀才，一家三口从洛阳探亲回来，不想遇着这场大雪，身上无衣，肚里无食，一路上只见您这儿的门开着，俺孩儿冻得不行，俺便只好大着胆子来打扰哥哥，望哥哥可怜可怜，让俺三口儿在您这儿避一避雪吧！”

小二这才放下手中的活，重又走到门口，见门外果然还站着一个妇人和一个冻得直打哆嗦的小孩，嘴里忙说：“哪一个出门的人顶着房子走呢？客官，快请夫人和公子到店里来坐。”说着便将这一家三口让进了店里，端来一盆旺旺的炭火，让他们坐着烤。

这一家人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前去京城赶考的秀才周荣祖和他的妻子张氏、孩儿长寿。四年前，他们一家高高兴兴赶到京城。谁知周荣祖时运未济，三场考试下来，竟然都榜上无名。于是一家三口只好沮丧地回到曹州家园。回到家来，也事事不如意。尤其让周荣祖感到棘手的是，他临走前埋在后屋墙下的几大坛子金银财宝，也被人盗去了。从此家计日渐艰难，衣食不济，入不敷出。熬了一两年苦日子之后，家中衣食柴米罄尽，实在难以维持生计。没办法，周荣祖只得带着妻、儿离乡背井，去洛阳寻找自己的一个远房表叔，想求他接济接济。一家人疲惫不堪地到得洛阳，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不知表叔又搬迁到什么地方去了，辗转找了几个月也没有找着。眼看天气越来越冷了，一家人身上都很单薄，便只好又风餐露宿往回赶。还不到家乡，便下起了这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一家三口又冷又饿，好不难熬！周荣祖也曾几次三番去敲那些大户人家的朱门，可人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哪有人出来理睬他！没办法，一家三口只得又拖着饥饿的身子顶风冒雪往回赶，好不容易走到了小二酒店的门前，见门开着，张氏便说：

“秀才，俺与孩儿实在走不动了，你去那酒店里讨个方便，让俺们进去避避风雪吧。”

周荣祖答应着，于是便发生了刚才的那一幕。

且说这一家三口围着一盆炭火，恨不得将身子都赶到火上去。烤了





一阵，手虽然烤热了些，可身上还在发抖。小二看在眼里，不由得生出一种怜悯之情，叹息着说：

“你看这三口儿，这么大冷的雪天，穿得这么单薄，又饿着肚子，怪可怜的。哪里不是积福处！我早上供神用的三盅利市酒，就给他们吃了吧，让他们驱驱寒也好。”这么想着，他便朝周荣祖喊道：

“喂，秀才，你过来，俺与你盅酒吃。”

周荣祖只听见小二哥喊他去吃酒，忙走过来摇着头说：“小二哥，俺哪里有钱来买酒吃！俺只在您这避避风雪就走。”

小二说：“俺不要你的钱。俺见你身上单寒，给你一盅酒吃。”

周荣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睁大了眼睛望着小二，问道：“哥哥说不要小生的钱？就这样白给我吃？”

小二点了点头，说：“是的。”

“这样的话，小生多谢哥哥了！”周荣祖说着，朝小二作了个长揖，便接过酒杯，仰着脖子一口喝了个底朝天。嘴里忙不迭地称赞说：“好酒！好酒！我这杯酒一下肚，就觉得浑身都热乎乎的，象加了一件新棉袄一样。你看我脸上也红了，是不是？谢谢哥哥！谢谢哥哥！”说完，又朝小二拱了拱手，乐不可支地回到了炭火边。

张氏见丈夫吃了酒来，脸上泛起了红潮，心里也乐滋滋的，便问道：“秀才，你买的酒好吃么？”

周荣祖忙分辩说：“娘子，我哪有钱来买酒吃！是小二哥见我身上单寒，可怜我，给了盅酒我吃。”

张氏说：“哦，原来是这样，难得小二哥这样好心肠！秀才，我这会儿身上也冷得不行，你想个法子再去问小二哥讨一盅儿酒给我吃，好么？”

周荣祖有些为难地说：“娘子，怪难为情的，我怎么好向人家开口呢？”嘴里虽这么说，人却已走到了小二的灶台边，弯着腰朝小二鞠了个躬，说：

“哥哥，真不好意思。俺娘子见俺吃了酒，便说她这会儿也冷得难捱，想向您讨盅儿酒吃，不知……”

小二不等周荣祖把话说完，便大方地接过话说：“你娘子也要吃酒么？好好好，有酒，有酒，”说着便把一盅酒递到了周荣祖手里，“这盅





酒，你端去给娘子吃吧。”

周荣祖接过酒盅，连声道谢：“多谢哥哥！多谢哥哥！”说着已将酒盅端到了张氏跟前，“娘子，我向小二哥讨了盅酒来，你吃吧。”

张氏感激地接过杯子，将酒一口喝了下去。正要把酒盅交给丈夫去还，只听旁边的长寿孩儿大声叫着说：“爹爹，我也要吃一盅！”

周荣祖拿着酒盅，万般无奈地低着头说：“儿呀，你叫我如何再好开口去讨呐！”

正在为难之际，只听小二哥说：“秀才，我这里还有一盅酒，你拿去给孩儿吃了吧。”

周荣祖感激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忙朝小二鞠了几个大躬，又接过酒盅，端给长寿孩儿吃了。待他把酒盅交还给小二时，小二说：

“秀才，我看你一家人也真怪可怜的。与其让孩子也跟着你们一起受苦，还不如把他卖给一个有钱人家。这样孩子可以过点好日子，得以长大成人；你们也可以得到一笔钱，去做点小本生意，以维持生计。不知秀才意下如何？”

周荣祖不加思索地说：“这确实是一个好主意，我自然没有意见。但不知我娘子同意不同意？”

小二说：“那你去问问你娘子。”

周荣祖走到张氏跟前，悄悄将小二哥的话说了。张氏一听说要卖自己的孩子，顿时心便像刀割一样地疼。她埋着头半天不肯吱声，只一个劲儿抽泣着。她怎能舍得将自己哺育了七年的心肝骨肉转手卖给别人呢？可她反过来又想：“孩子跟着自己，迟早不是冻死就是饿死；将他给了人家，还能有一条生路，说不定将来还会有点出息。”这么想通之后，她便咬着牙，声音哽咽地说：

“秀才，只要哪一户人家养得活，就将这孩子卖给人家吧。”

周荣祖见娘子同意了，便走过来对小二哥说：“哥哥，俺娘子也同意将这个孩子卖给人家，不知这里可有人愿意要这孩子么？”

小二说：“你们真的愿意卖这孩子么？”

“真的愿意卖。”

“那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贾老员外，他正要买一人孩子。”

“不知他家有儿子没有？”周荣祖有点不放心地问。





小二说：“嗨！你也有点呆了。他家有儿子，还买人家的孩子干啥？他家有通天高的家财，可就是寸男尺女没一个。正愁着没人继承家产呢，所以急着要买一个。”

周荣祖这才放心地说：“这就好。就请哥哥作成这桩事吧。”

小二说：“既然这样，你们在这里等着，我这就去叫那买孩子的人来。”说罢便要去典当铺找陈德甫。刚要出门，正好陈德甫自己找上门来了。

小二说：“陈先生，我正要去找你呢，没想你就来了，这事真巧。”

陈德甫忙问：“小二，你找我做什么？”

小二说：“你前日托付我的事情，如今这里正有一个秀才要卖他的孩儿，你看看去。”

陈德甫没有注意到店中的客人，忙问道：“人在哪里？”

小二指着正在烤火的周长寿说：“这个就是。”

陈德甫走过去看了看小长寿，连连点着头说：“嗯，不错，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这时周荣祖站了起来，朝陈德甫作了个揖，说：“先生有礼了。”

陈德甫忙拱手还礼，说：“秀才不必客气。”又问道：“敢问秀才哪里人氏？姓甚名谁？为何要卖了自家的孩儿？”

周荣祖回答说：“小生就是本处曹州人氏，姓周名荣祖，字伯成。只因家业凋敝，难以度日，情愿将这孩子卖与别人为儿。先生，还望您作成此事，小生感谢您了！”说着，便又连连作揖施礼。

陈德甫忙说：“秀才，不是我要这孩子。我们这里有一个贾老员外，他有万贯家财，可就是没有一个儿女。是他要买这个孩子。你这孩儿要是跟了他，今后享不尽的富贵。等到员外百年之后，这万贯家财就全是你孩儿的了。秀才，这事可好么？”



周荣祖忙点着头说：“当然好，当然好。就请先生带我们去见员外，好么？”

陈德甫说：“好。你们就跟着我走吧。”说着便走出了店门。

周荣祖、张氏也忙站起身来，谢过了小二哥，带着长寿孩儿跟在陈德甫身后，去见贾老员外了。





四、秀才卖儿，长寿本姓周

这几天，贾仁的心情也格外的紧张。他现在有钱了，性格也变坏了，想要什么便想立刻就弄到手。这找孩子的事，他都吩咐陈德甫好些日子了，可迄今没有半点消息。这些日子天天下着大雪，陈德甫连门也不上，他真急得有点惶惶不可终日了。今天一早，他打开门，见天空仍然飘着鹅毛大雪，不禁心头又紧了，喃喃地埋怨说：

“唉！这大雪不知要下到何年何月才有个完？陈德甫这个老穷酸，这些天借下雪为由，连我的门儿也不上了，不知道吩咐他的事办得如何了？八成是没什么指望了！”

手下的一个仆人见主人如此焦急，便安慰他说：“员外，您既然吩咐了他，他必定为您寻访到一个可意的孩儿来。陈先生是个靠得住的人，员外不必着急。”

贾仁不理不睬的，望着天空飘舞的雪花，说：“今日下着这么大的雪，天气有些寒冷。奴才，你给我少少的酩半盅儿热酒来，再给我撕半只水鸡腿儿，我要与婆婆在这里吃一盅酒儿御寒。”他生怕奴才听不清楚，特意将两个“半”字说得很重、很慢。

不一会儿，酒和鸡腿都端上来了。贾仁与婆婆刚吃了一会儿酒，陈德甫便带着周荣祖一家三口上门来了。在门口，陈德甫对周荣祖说：

“秀才，你们先在门口等着，我先进去与员外说一声，再来叫你们。”说完便一个人走了进去。

贾仁一见到陈德甫，劈头盖脸就训斥道：“陈德甫，我几次吩咐你，叫我给我寻一个小孩儿，你怎么这样不会干事？”

陈德甫毫不介意，躬了躬腰，合掌作揖说：“员外，恭喜您！如今已为员外找到一个好乖的小孩了。”

贾仁迫不及待地问道：“人在哪里？”

“就在门口。”

“他父亲是个什么人？”





“是个穷秀才。”

听到个“穷”字，贾仁有些不高兴，嘟着嘴说：“秀才就是秀才，什么穷秀才！”

陈德甫也压低了声音回敬道：“员外，这真是的！不是穷秀才，难道还有哪个富人肯卖孩子不成！”

贾仁没听清他的嘀咕，吩咐说：“你去叫那卖孩子的人过来我看。”

陈德甫忙走到门口，对周荣祖说：“周秀才，俺员外要见你，你不好生拿出点礼节去见过员外吧。”

周荣祖心里蹦蹦跳跳，心情紧张地说：“陈先生，你得多给我些钱。”

陈德甫问道：“你想要多少？”他拍了拍胸脯，“这事都包在我身上。”

周荣祖便吩咐张氏说：“娘子，你看着孩儿，我去见员外了。”

周荣祖走进屋里，见到贾仁，便弯腰拱手作揖，小心地说：“员外，我这儿有礼了。”

贾仁也不起身还礼，盯着周荣祖问道：“你这秀才，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小生就是本处曹州人，姓周名荣祖，字伯成。”

贾仁心不在焉，似听非听，不耐烦地打断他说：“好了好了，我这两个眼里偏生见不得这种穷光蛋！陈德甫，你让他靠远些站着，你不见饿虱子满屋子飞么？”

陈德甫只得耐着性儿对周荣祖说：“秀才，你就依着他站远些吧。他们这种有钱的人都是这种脾气。”

周荣祖又退到门口，看着张氏，伤心地说：“娘子，俺们穷人真是好受气哟！”

贾仁把周荣祖支出去了，便对陈德甫说：“陈德甫，咱要买他这个小孩，也得立一张契约文书才行。”

陈德甫说：“员外，你先打个底稿儿吧。”

贾仁说：“我说就是了，你写吧：立契约人周秀才，因无钱使用，缺衣少食，难以度日，情愿将自己亲儿×××，年×岁，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





陈德甫写到这，觉得有点好笑，便打断他说：“谁不知道你有钱？叫个员外也就够了，又要那‘财主’两字做什么？”

贾仁见陈德甫打断自己的话，数落自己的不是，很不高兴，恶声恶气地抢白说：“陈德甫，是你抬举我么？我不叫财主，难道叫穷汉？”

陈德甫忙低着头连声说：“是是是，财主，财主。”

贾仁这才又接着说：“那契约后面再写上：当日三方说定，付价多少。立约之后，两家不许反悔；若有反悔者，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恐久后无凭，特立此契约，永远为证。立契约人×××，×××。”

陈德甫写完，又念了一遍，发现漏掉了重要的一项，便问道：“员外，翻悔者罚宝钞一千贯，您说得清清楚楚；可他卖儿的价钱究竟是多少？您也得说明白点。”

贾仁说：“这个你不要管。我是个财主，他要得了多少？我指甲儿里弹出来的，他也吃不完呢。”

陈德甫又只得连连点头说：“是是是，我跟那秀才说去。”说着便走到门口，对周荣祖说：

“秀才，员外说要先立一个契约，他已替你打了个稿儿，我念给你听：‘今有过路周秀才，因无钱使用，情愿将自己亲儿×××，年方×岁，卖与财主贾老员外为儿……’”

周荣祖听到这，忙打断说：“先生，这‘财主’两字就不消写到契约上了吧。”

陈德甫说：“员外非要这样写，你就依他写了吧。”

周荣祖笑了笑，说：“好好好，就依着他的写。”

陈德甫又接着说：“这前面的不打紧，后面的可要紧了，他这后面还写着：‘如有反悔者，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

周荣祖忙问道：“先生，那反悔的罚宝钞一千贯，我这卖儿的正钱可是多少？”

“谁知道是多少！”

周荣祖眼睛睁得老大，惊疑地看着陈德甫，陈德甫便又安慰说：“秀才，你尽管放心。刚才我也问员外，他说：‘我是个大富的财主，还少了他这点钱不成！我指甲儿里弹出来的，也叫他吃不了呢。’”

周荣祖听了这话，也觉得有道理，便说：“先生说得是。请拿过纸





笔来，我这就依着他的底稿写。”说着便接过陈德甫递来的笔，铺开纸准备写起来。

这时站在一旁的张氏还有点不放心，提醒丈夫说：“秀才，你要写契约，咱这养育儿子的恩养钱，可曾议定是多少么？你且慢一会儿写。”

周荣祖说：“娘子，刚才陈先生不是说，他是个巨富的财主，他指甲儿里弹出来的，俺们也吃不了呢。你只管问他多少干什么！”说罢便要动笔写。刚要下笔，只听他七岁的孩儿长寿走到他身边，问道：

“爹爹，你写什么呢？”

周荣祖又停住笔，说：“孩儿呀，爹爹写的是借钱的借据。”

长寿不相信地问道：“你说借钱，是借哪一个的？”

周荣祖说：“孩子，等爹爹写完了再与你说，好吗？”

小长寿“哇”地一声哭了，尖叫着说：“我知道了，你们刚才在酒店里商量，你们是要卖了我呀！呜呜呜……”

周荣祖拿笔的手抖了起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直往下掉，声音颤抖着说：“孩儿呀！这也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的事！”

小长寿越哭越凶了，失声说：“我知道没有办法！只是我与爹娘活便一处活，死便一处死。你们怎么就忍心要卖了我呢？”

张氏也早已哭得泪人儿似的，这时也只得强忍着悲痛劝着孩子说：“孩儿，爹娘怎么忍心就抛弃了你呢？爹娘也是为了你好呀！”

小长寿哪里听得进这些话，边哭边说：“我不！我不嘛！”

这撕心裂肺的声音，揪得两个做爹娘的心都要碎了。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竟嚎啕着大哭起来。

这凄楚的场面，把站在一旁的陈德甫的心也搅得酸酸的。他默默地看着这一家人哭了一阵，便噙着眼泪劝周荣祖说：

“秀才，既然孩子舍不得离开你们，你们就别卖了吧。”

一句话提醒了周荣祖，他止住哭泣，抚摸着长寿孩儿的头，哽咽着说：“孩子，你是爹娘的心头之肉，爹娘怎么舍得丢下你不管呢？只是如今爹爹实在没有办法，你跟着我们，实在活不下去呀！与其让你跟我们一处死，何不让你跟着一个有钱的人去过好日子呢？你如今去跟了这个贾员外，他是个大财主，今后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有的吃，有的穿，有的玩，有过不完的好日子哩。听话，啊？”说完便放开孩子，重又回到桌子





边，毅然拿起笔，将契约一挥而就，然后摔下笔，对陈德甫说：

“陈先生，契约写好了。”

陈德甫拿起契约，安慰说：“周秀才，你不要难过。我这就将契约拿给员外看去。”说完便走进屋里，将契约递给贾仁，“员外，他写了契约了。”

贾仁接过契约，一字一句看了一遍，见与自己所说的一字不差，便说：“写得好，写得好。陈德甫，你去把那个小孩叫过来，让我看看。”

陈德甫答应一声，又走到门口对周荣祖说：“秀才，员外要看看你的孩儿哩。”

周荣祖忙俯下身子，交代儿子说：“好孩子，你跟着这位伯伯进去，员外要问你姓什么，你就说‘我姓贾’，啊？”

小长寿昂着头，倔强地说：“不！我不姓贾，我姓周！”

“姓贾！”

“便打死我，也只是姓周！”

周荣祖禁不住又哭了起来，抱着孩子的头难过地说：“儿呀！”

这时陈德甫赶忙过来牵着小长寿走进屋子，走到贾仁跟前，说：“员外，孩子领过来了。你看，好乖一个孩儿！”

贾仁将小长寿拉到面前，仔细打量着，不由得频频点头称赞说：“嗯，不错，确实是一个有福气的孩子。”随后便对小长寿说：“我的儿呀，你今日到了这家里，就成了我的儿了。今后街上要是有人问你姓什么，你就说‘我姓贾’。知道么？”

小长寿倔强地说：“我姓周！”

“姓贾！”

“姓周！”

“啪”，贾仁一个耳光扇了过去，恶狠狠地说：“这婊子养的，只怕养到死也养不亲！”他把小长寿推到老婆跟前，“老婆，你问他。”

那婆子便将小长寿拉到怀里，好言好语抚慰说：“我的好儿子，明日我给你做花袄子穿。要是有人问你姓什么，你就说‘我姓贾’，好吗？”

“你就做大红袍给我穿，我也只是姓周！”

一句话顶得那婆子火冒三丈，她揪着小长寿的耳朵，厉声说道：





“这狗娘养的，真是养死了也养不亲的！”说完便使劲将小长寿往外一推。

陈德甫在一旁实在有点看不下去，忍不住说：“他爹娘还没去呢，怎么便下这样恶手打他！”

小长寿受了委屈，大声哭叫起来：“爹爹，娘，他们打死我了呀！”

周荣祖在门口听到孩子的哭叫声，不由得心头一紧，对张氏说：“咱那孩儿怎么这样大哭大叫？难道是他们在打咱们的孩儿吗？”说着便要闯进屋去。张氏忙一把拉住他，说：“秀才，你别进去，要不孩儿又离不开我们了。哭就让他哭会儿吧！”说着自己也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周荣祖只得忍着心痛，朝屋里喊道：“陈先生，快点打发俺们去了吧！”

陈德甫忙走了出来，签应着说：“是是是，我这就叫员外打发你去。”说完又往屋里走。

周荣祖又说：“陈先生，天色快晚了，你叫员外快点儿，不要误了我们赶路。”

陈德甫走进屋里，双手合十对贾仁说：“员外，恭喜恭喜，您已得了这个儿子了！”

贾仁漫不经心地说：“陈德甫，那个秀才走了么？改日我请你吃茶。”

陈德甫有些惊讶地说：“哎呀，他怎么就肯走呢？员外还不曾给他恩养钱呢！”

贾仁故作糊涂地说：“什么恩养钱，让他随便给我些就是了。”

陈德甫惊得两只眼睛瞪得老大，一本正经地说：“员外！是你买他的孩儿，怎么你倒反要他的恩养钱？这是什么话？”

贾仁也毫不示弱，大着嗓门厉声说：“陈德甫，你好不知分晓！他因为无钱养活这孩子，才卖与我。如今这孩子要在我家吃饭，我不问他要恩养钱，难道还该他问我要恩养钱么？决没有这样的道理！”

陈德甫只好耐着性子，好言相劝道：“员外，话不是这样说。他也辛辛苦苦把孩子哺养得这么大，如今卖给员外为儿，这孩子就是你的儿子了。人家还专等着员外给他些恩养钱，好做盘缠回家去呢。员外快些





打发了人家走吧。”

贾仁哪里肯答应，还是大着嗓门说：“陈德甫，他要是不肯走，便是反悔之人。你将这小孩还给他去，叫他拿一千贯宝钞来予我！”

陈德甫见贾仁不讲理，也不听他的劝解，争辩着说：“员外，他卖一个儿子，怎么倒要给你一千贯钞？你这心也太贪了！”他停了停，又缓和语气好言相求，“员外，你就从指甲缝里弹出点钱，打发他俩口儿走了吧！”

贾仁还是不肯答应，睁大了两只眼睛盯着陈德甫，凶狠地说：“陈德甫，那秀才说不定并没要什么恩养钱，都是你在中间鼓捣么？”

陈德甫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便红着脸赌气地说：“怎么是我鼓捣？我好心好意为员外找来这么一个好孩儿，你倒派我的不是了！那好，我也不管了，我把这孩子交还给他，叫他们走就是了！”说着便要来牵小长寿。

贾仁忙拦住小孩，改缓口气说：“陈德甫，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给他些钱吧。”说着便朝仆人喊道：

“奴才们，开库！”

陈德甫见员外要开库了，顿时把自己刚才受的侮辱与委屈忘得干干净净，喜滋滋地喃喃自语道：“好了，员外开库了！周秀才，你这一场富贵不小哩！”

贾仁从库里取出钱来，双手捧着，郑重地交到陈德甫手里，一再叮嘱说：“拿去吧。你好生兜着，好生兜着！”

陈德甫接过钱，便真要往袖兜里揣，觉得份量很轻，便问道：“员外，你给他多少钱？”

“我给他一贯钱。”

陈德甫又惊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说：“员外，他这么大一个孩儿，你怎么就给他一贯钱？这也差得太远了！”

贾仁忍着性子，一本正经地解释说：“陈德甫，你不要小看这一贯钱，这上面有许多的‘宝’字哩。你倒不打紧，对我说来，拿出这一贯钱，就好像抽掉我一条筋一样疼哩！要是真的抽我一条筋，倒也一下就熬过去了；可要打发这一贯钱出去，更觉得心疼难熬呢。你快去打发了他吧。他是个读书人，他要不要这钱还不一定哩。”





陈德甫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说：“好吧，我就依着你，拿去给他，看他怎么说。”说着便走到门口，对周荣祖说：

“秀才，你不要着急，员外在安排茶饭哩。这是员外打发你的一贯钱，你拿去吧。”

周荣祖听说只给他一贯钱，惊得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睁着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倒是张氏反应比较快，抢着说：

“我不知道多少盆水才洗得孩儿这么大，他怎么就只给我们一贯钱？买个泥娃娃也买不到！”

周荣祖也反应过来，气呼呼地说：“他以为我这孩子是半路上捡来的么？我这孩儿啊，也曾经他娘十月怀胎，三年哺乳，花了多少心血，才养得他这么大！”他叹了口气，又说，“我虽是个穷秀才，可他这大财主也太小看人了！哼！他的意思，我也猜着了。”

“你猜着什么了？”陈德甫问道。

“他以为我走投无路，只想甩下这个包袱。哼！他的算盘打错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宁愿去沿街卖文行乞，也不卖这个孩儿了！”

张氏也怒吼着说：“叫他还了我们孩儿，我们要走了！”

陈德甫便又好言相劝说：“你们先别着急，待我再去跟员外说说。”

周荣祖没好气地说：“天色晚了，不要再逗我们了！”

陈德甫走进屋里，手里摊着那一贯钱对贾仁说：“员外，还你这钱！”

贾仁面露喜色，得意地说：“陈德甫，我说他不要我钱的么。”

陈德甫没好气地说：“他哪里不要！他嫌少了！他说买个泥娃娃也买不到！”

贾仁强词夺理说：“那泥娃娃会吃我的饭么？”

陈德甫又耐着性子劝说道：“员外，话不是这样说。哪个收养儿女的还算饭钱来？”

贾仁做出一副满有理的样子，训斥道：“陈德甫，亏你还做人哩！常言道：‘有钱不买张口货’。他因养活不起这个孩儿，才卖与我。我不问他要饭钱，就够对得起他了，他怎么倒要我的宝钞？我想来，这都是你在背地里调唆他。”

陈德甫脸胀得通红，刚要发话，贾仁又问道：“我问你，你是怎样





给他钱的？”

陈德甫又把刚才受的气放到了一边，老老实实说：“我走过去对他说：“秀才，员外给你一贯钱。”

贾仁忙说：“难怪他不要哩，你太轻看我这钱了！”他抓起陈德甫的手，“我教给你：你把这钱高高地举起来，对他说：‘喂，穷秀才，贾员外予你宝钞一贯。’”

陈德甫想笑又笑不出来，冷冷地说：“举得再高，也只是一贯钱。”他顿了顿，又哀求着说，“员外，你就发发慈悲，再打发他些钱吧。”

贾仁半天不吱声，见陈德甫紧紧盯着自己不肯走，他才咬了咬牙，恨恨地说：“罢，罢，罢！看在你的面上，我就再给他一贯钱吧。奴才们，开库！”说完又从钱库里摸出一贯钱，小心翼翼地递到陈德甫手里，挥了挥手，忍着心痛掉过头说，“快拿去吧！”

陈德甫说：“员外，你这是在跟人家买东西么？这样一贯一贯的添！”

贾仁斩钉截铁地说：“我只有这两贯，再也没有添了！”

陈德甫无奈，只得又走到门口，陪着笑对周荣祖说：“秀才，你放心，员外正在安排茶饭要招待你们哩。秀才，员外头里给你一贯钱，如今又添你一贯。”说着便将两贯钱塞到了周荣祖手里。

周荣祖看着这两贯铜钱，怔怔地说：“先生，他真的就只给我两贯钱么？他这是哄娃娃么？我可没有闲心跟他逗着玩！”

陈德甫摇头顿足，懊悔地说：“嗨！这都是我领你来的不是了！我再见员外去。”说着又走进屋里，没好气地说：

“员外，他还是不肯。”

贾仁不耐烦地说：“不要跟他废话了，白纸上写着黑字哩：‘若有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予不悔之人使用。’这便是他反悔了，你叫他拿一千贯钱来！”

陈德甫说：“他有一千贯时，也不致于卖小孩了！”

贾仁瞪着陈德甫，声色俱厉地说：“哦，陈德甫，你是有钱的，你买么？快领了孩儿去，叫他拿一千贯钱来予我！”

陈德甫也沉不住气了，逼着贾仁说：“员外，你添还是不添？”

“不添！”





“真不添？”

“真不添！”

陈德甫咄咄逼人，贾仁丝毫不让。见硬的不行，陈德甫只得又软下来好言相求：“员外，你这里不肯添钱，那秀才又不肯去，叫我这中间做人的也难呀！”

贾仁两眼看着别处，像没听见似的，半天不肯点头。到了这种地步，陈德甫想，要这个老吝啬鬼再拿钱出来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便放弃了对他的希望，咬着牙说：

“罢，罢，罢！常言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员外，我这两个月的工钱，你还不曾给我。我如今先向员外支过了，加上你那两贯，共成四贯，将就打发了那秀才回去吧。咳！这都是我领他来的不是了！”

贾仁有些不相信似的，睁大两眼疑惑地说：“噢？你要支你的两贯工钱打发那秀才？这样说来，这个孩子还是我的。陈德甫，你原来是个好人。可有一件，你那帐簿上可要写明了：‘陈德甫预支两个月工钱，计两贯。’免得日后又问我要。”

“你放心，我会写明的！我决不会多问你要一厘钱！”陈德甫鄙夷地回敬道。

贾仁这才又打开钱库，摸出两贯铜钱，交给了陈德甫。陈德甫掂了掂手里的钱，急忙走到门外，不好意思地对周荣祖说：

“秀才，你可别怪我。员外就是这么个吝啬刻薄的人，他硬是一贯也不肯添了。实在没办法，我只得先向他支取了两个月的饭钱，共两贯，秀才别嫌少了，拿着去吧！你们千万不要怪我！”陈德甫说着，声音哽咽起来，便赶紧打住了。

周荣祖拿着这两贯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望着难为情的陈德甫，他感激不已地说：“陈先生，这不难为你了么？”

陈德甫说：“秀才不必在意，你今后只不要忘了我陈德甫就是了。”

周荣祖也不指望贾仁再给他钱了，准备动身起程。他朝陈德甫拱了拱手，说：“陈先生，你是个大好人，你的恩德，小生今生今世也不会忘记！”他望了望屋里的贾仁，咬牙切齿地骂道，“只是他这个狠毒的员外，真是狼心狗肺，狗彘不如！”

贾仁其实在屋里耳朵尖尖地听着，听到周荣祖骂他，便气势汹汹地





冲了出来，大声吼道：“你这穷要饭的，你怎么还没有走？你敢是在骂我么？”

“我就骂你，怎么着？你两贯钱便要霸占我一个七岁的孩儿，你的良心狗吃了？”周荣祖也毫不示弱。

贾仁见这样一个穷叫化子也敢顶嘴骂他，气得口吐白沫。他一步冲上来揪住周荣祖的衣领，使劲一推一搡，将周荣祖推了一个趔趄，恶狠狠地说：“我叫你骂！”又朝着屋里喊道：“奴才，唤狗来咬这个穷婊子养的！”说着便“嘭”地一声关门进去了。

陈德甫赶忙上前来扶住周荣祖，劝说道：“秀才，你别见怪。你们慢慢的去吧，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张氏也搀着丈夫，说：“秀才，俺们快走吧。哎，俺们今日撇下这个孩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啊！”

周荣祖恨犹未解，指着贾仁的门恨恨地骂道：“你这无仁无义的狗东西，我咒你背生疗疮，不得好死！有朝一日让打劫的强盗抢了你的财物，烧了你这宅院，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你这样敲诈勒索，刻薄穷人，就是官府也饶不过你，哪一天夺了你的财，封了你这院，叫你伏法吃刀，家破人亡！……”他这样滔滔不绝地骂着，搀着张氏的手，一步一跌地离开了贾府。

陈德甫见周荣祖夫妇走远了，才回到屋里，贾仁劈头就问道：

“陈德甫，那穷汉去了么？他敢是还在骂我？”

“你也知道么！”

贾仁说：“陈德甫，难为你了。我本来想准备一杯酒谢你，可这会儿我也忙得很，没有工夫。后堂厨房中盒子里有一个烧饼，你拿去将就用茶吃了吧。”

“多谢员外赏赐！”陈德甫冷冷地说着，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了。



五、惜财如命，二十年空梦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当年的穷孩子周长寿，如今已成了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他已忘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只知道自己姓贾，父亲叫贾仁。他也知道父母只有自己一个儿子，家里又有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因此人们都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钱舍”。钱舍养尊处优，安富尊荣，花起钱来自然大手大脚，毫不吝惜。可有一件事令钱舍感到很苦恼，就是他的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爱财如命，吝啬得出奇。他不仅自己一文不使，半文不用，还要控制儿子用钱，自己把钱管得死死的，轻易不肯多给钱舍一个子儿。因此钱舍常常感叹说：“唉！俺枉自叫做钱舍！没有钱在自己手里，不曾用得快活。哪一天这老吝啬鬼死了，我才好痛快呢。”

贾仁呢，自然也把这孩子当成了他最大的一块心病。他虽然把这个儿子养大了，自己的这份家产有了继承人，按说他可以放心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因为这孩子太不懂事，太不知道什么叫艰难辛苦。他只知道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把钱看得像土块一样贱，从不知道珍惜、心痛。贾仁常常担心：自己死了之后，这份家业迟早要毁在这个败家子手里！因为心头常常这么忧煎着，加上老婆病死，感情上受到刺激，贾仁的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了。

这一天，贾仁忽然想吃烧鸭子想得慌，便一个人走到街上，见一家店子里正在烧着鸭子。那鸭子香喷喷、油亮亮的，好不撩人胃口！贾仁实在想吃得慌，便走到锅台前，做出一副要买的样子，指手划脚的。趁老板转过身去拿盘子的当儿，他便迅速伸出手到鸭子身上着着实实抓了一大把，五个手指头都抓得满满的油。不等老板转过身来，他便疾步如飞地走了。回到家里，他便叫奴才给他盛饭来。他吃着饭，吧嗒吧嗒咂着那油汪汪的手指头，一碗饭咂一根指头，吃了四碗饭，就咂了四根指头。贾仁毕竟是年老多病的人了，吃着吃着便觉得瞌睡来了，不知不觉靠在凳子上睡着了。那根油汪汪的手指头吊在空中，不想被自家那条狗看见了，便有滋有味地舔着吃了起来。狗舌头舔得贾仁的手指痒痒的，他一下子醒了，见到那根油汪汪的手指头已被狗舔得干干净净，一时气得心头如刀割一样的痛。而且越想越气，气得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下饭。一气之下他恨不得把那条狗打死，可想到狗也是自己花钱买来的，而且这些年来它也曾吃了自己不少东西，便又只好忍住心头之恨。就这样，贾仁气恨交加，本来已经多病的身体终于承受不了心头的创痛，病倒在





床上起不来了。

父亲病了，贾长寿便找到了一个向他要钱的借口——去东岳泰安神州庙烧香还愿。这天，贾长寿与仆人兴儿一起守在贾仁的睡房里，侍候着贾仁。长寿看着几天不曾吃饭的父亲，问道：“爹爹，你可想什么东西吃？孩儿给你去买。”

贾仁有气无力地说：“我的儿呀，你也知道我这病是怎么得的，唉！我往常一文不使，半文不用。我如今病势沉重，反正是个快死的人。罢，罢，罢！我今儿就破破戒，花些钱。孩子，你听见外面有人在吆喝卖豆腐么？你去给我买点豆腐来。”

“买几百钱的豆腐？”长寿问。

“唉！哪里要得了几百钱的豆腐！买一个钱就足够了。”贾仁摇着头叹息说。

“一个钱？一个钱只买得到半块豆腐，怎么吃呀？”贾长寿不听他的，吩咐兴儿，“兴儿，你去买一贯钱的豆腐来。”

兴儿正要往外走，贾仁忙使足劲喊道：“兴儿，只买十文钱！”又以哀求的口气对长寿儿说，“我儿，你就依着我吧。”

贾长寿只得摇着头无奈地说：“好吧，就依着父亲。兴儿，你就去买十文钱的豆腐来。”说着把一枚十文的钱币递给了兴儿。

兴儿走到外面，不一会儿端了半碗豆腐回来，说：“那人只有五文钱的豆腐了，还有五文钱，他没有零的找，记下帐，改日再问他要豆腐。”

贾仁似乎没听清楚，又放心不下，便睁大眼睛问道：“兴儿，你说什么来着？我刚才见你把十文钱都给那卖豆腐的人了，怎么只端了半碗豆腐回来？”

贾长寿说：“他还欠着我们五文哩，改日再讨。”

贾仁越发放心不下了，焦急地问：“欠着五文？兴儿，你可问他姓什么？左邻是谁？右邻是谁？”

贾长寿有些奇怪不解地问：“父亲，你要问他的邻舍干什么？”

贾仁叹息说：“唉！孩儿，你哪里知道！你不问清楚，明日他一旦搬走了，我的五文钱向谁讨去？”

贾长寿有些不屑地说：“你看你，小心到了这个样子！”他停了一会





儿，又说，“父亲，孩子想趁您还健在，请人给您画一幅像，好叫子孙后代供养。好么？”

贾仁想了一下，点点头说：“儿呀，难得你这么有孝心。你要给我画像，我当然高兴。只是不要画正面，只画个背影就行了。”

贾长寿感到莫名其妙，瞪着两个大眼珠子问道：“父亲，你糊涂了么？哪有画像画背影的？画正面才是！”

贾仁叹了口气，说：“唉！儿呀，你哪里知道，画匠画完正面像，最后点眼睛时，又得向您要喜钱！”

贾长寿面露鄙夷之色，冷冷地说：“哦，原来如此！父亲，您也太精打细算了！”

贾仁没有吱声。呆了会儿，他又说：“孩儿，我这病已是看天远，入地近，多半是快死的人了。我儿，我死之后，你打算怎样发送我？”

贾长寿安慰着说：“父亲，您放心，您的身子还好着呢。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孩儿给您买一付上好的杉木棺材。”

贾仁忙说：“我的儿，不要买。杉木价高，我那时反正已是死了的人，还晓得什么杉木柳木！我家后门口不是有一个闲着没用的喂马槽子么？用它发送我就足够了。”

贾长寿故意顺着父亲之意，发难说：“父亲，那喂马槽那么短，您这么大一个身子，哪里装得下呀？”

贾仁一本正经地说：“哦，槽子短了。要我这身子短下来，这也容易。你拿把斧子将我这身子拦腰剁成两截，重叠着，不就短下来了么？不过，孩子，那时节你不要用咱家的斧子剁，你去借别人家的斧子。”

“为什么？”贾长寿又大惑不解。

贾仁又叹了口气，说：“唉！你哪里知道，我的老骨头很硬，用咱家的斧子会剁卷了刃口，又得费几文钱去上钢。”

贾长寿又鄙夷地说：“哦，原来如此！父亲，您真是算计到家了！”他不想再听这个守财奴、吝啬鬼的胡言乱语，想转入自己的正题，便说：

“父亲，孩儿要上东岳庙给您烧香去，保佑您早日康复。您给我些钱钞吧。”

贾仁忙摇头说：“我儿，你不要去烧香了。我反正是要死的人了，





烧香也没用。”

贾长寿知道他会这样说，便撒谎说：“孩儿已许下香愿多时了，怎能不去？”

贾仁怕孩儿受神灵惩罚，才不得已同意说：“哦，你已经许下愿了。既然如此，给你一贯钱吧。”

贾长寿又睁大了两个大眼睛，吃惊地说：“一贯钱？一贯钱怎么去烧香？太少了！”

贾仁想了想，忍着心痛伸出两根指头：“两贯。”

“还是太少！”贾长寿气冲冲地。

贾仁不吱声了。他闭着眼睛又想了一下，终于咬着牙说：“罢，罢，罢！给你三贯。这可太多了！”他见儿子不再吱声，以为他要走了，便又交代说：

“我儿，还有一桩紧要事，你不要忘了：我死之后，你千万不要忘了讨回那五文钱的豆腐。”说完便闭上了眼睛，不再管儿子了。

贾长寿哪里知道，他父亲此时已经死了！他以为父亲睡了，便与兴儿走到外屋。兴儿怂恿说：“小哥，不要听那老员外的。你自个儿去开了钱库，拿上十个金子，十个银子，一千贯钱，我跟着你烧香去。”

贾长寿一拍即合，爽快地说：“兴儿，你说的是，我这就拿钱去。”说罢，便真的去打开了父亲的钱库，揣上十个金子、十个银子和一千贯钱，与兴儿一起上东岳庙烧香去了。

六、庙中重逢，对面不相识

这几天，东岳泰安神州庙特别热闹，因为明天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圣帝的誕生日，四面八方远道而来烧香还愿的香客早早地就到了庙中，都想赶着明儿一早烧头一炷香。庙中的客房早就住满了；檐下的回廊里，也都一堆一堆挤满了人。

傍晚时候，一男一女两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登上了山顶。老大爷走完最后一级石路，抬头望望寺庙，喘着粗气对后面的老





伴说：“婆婆，你看，前面就是东岳爷爷的庙了。”

说着，老大爷便搀着老伴的手，颤悠悠地走到了庙门口。见庙里庙外都挤满了人，老大爷双手合掌伸在胸前，叫喊道：“叫化呀，叫化呀！各位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可怜俺两个老的无儿无女，无依无靠，施舍些吧。”

正这么叫着，寺中管香火的庙祝走了出来。大爷忙止住叫喊，对庙祝说：“庙官哥哥，俺老俩口是来替俺失散多年的孩儿还愿的，想赶明早烧一炷儿头香。您看，能不能给俺们找一块地方，让俺老俩口歇息歇息。”

庙祝看着这两个破烂不堪的老人，同情地说：“你们这两位老人家，也真是怪可怜的。既然也是来烧香还愿的，我也做点好事。”他把两位老人带到庙堂后面一个干净避风的拐角处，“您老俩口就在这个干净地方歇息吧。明日早早起来，好去烧头香。”

大爷忙弯腰施礼说：“多谢了，哥哥！”见庙官走了，又对老伴说，“婆婆，俺俩就在这里坐下来歇息吧，赶明早去烧头香。”

老婆婆有气无力地坐了下来，悲叹着说：“阿弥陀佛！我那长寿儿啊，你让娘想得心头好痛哟！”

原来，这两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贾长寿的亲生父母周荣祖和张氏。自从二十年前四贯钱卖了儿子之后，他们便一直靠四处乞讨为生。如今两位老人虽说只有五六十岁，可看上去倒像七八十岁的人了。

老俩口刚坐下不久，贾长寿与兴儿也来到了庙里。见寺庙里外到处是一堆一堆的人，贾长寿说：“兴儿，你看庙上人好多哩！”

兴儿答应着说：“小哥，咱们来迟了，庙子前面早已挤满了人。”

贾长寿说：“兴儿，天色已经晚了，咱们找个干净地方歇息吧。”

他俩旁若无人似的，从前廊走到了后廊，正好走到了周荣祖老俩口歇息的拐角处。贾长寿说：“兴儿，你看这儿又干净、又避风，却被两个穷叫化子倒在这里。你去将他们两个打开！”

兴儿说一不二，即刻走到两个老人跟前，踢了周荣祖一脚，恶狠狠地说：“喂，你们两个老叫化子，起来，走一边去！”

周荣祖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瞪大眼睛问道：“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赶我们走？”

兴儿又踢了周荣祖一脚，恶声恶气地说：“你这穷鬼！钱舍也不





认得！”

周荣祖被踢了一个大趔趄，差一点跌倒下去，“哎哟，打死我了！”他不由得呼叫起来。

庙祝听到叫喊声，忙走了过来，冲着兴儿与贾长寿训斥道：“你们两个是哪里来的无赖？敢到我庙里来横行霸道！什么钱舍？家有家主，庙有庙主。他老子在哪里做官，敢叫钱舍？”他朝身后招了招手，“徒弟，拿绳子来，绑了这两个无赖送官府去！”

兴儿赶忙堆着笑，小声对庙祝说：“嘿嘿，庙官哥哥，你不要生气嘛，”他悄悄将一块银子塞到庙祝手里，“我给你这个，你将这块地方让给俺们歇息。好么？”

庙祝瞧着这白白的大银子，马上变怒为喜，连声改口说：“哦，好好好。我正在骂他两个老叫化子哩，自家讨打吃！”说完掉转屁股就走了。

有了庙祝撑腰，贾长寿与兴儿更加肆无忌惮了。贾长寿赤膊上阵，去拉扯周荣祖。周荣祖也不肯让步，骂骂咧咧地说：“你们凭什么赶我走？这又不是你家的卧房！”

兴儿走上前来，揪住周荣祖的衣领，声色俱厉地说：“你这老叫化子，口里唠唠叨叨的说什么呢！”说着便使劲一推，将周荣祖推得险些跌倒，又要去揪扯张氏，周荣祖就势拦住，厉声骂道：

“你这强盗还要打谁？婆婆，你向前站起来，我就不信他敢打你这病老太婆！”

张氏站了起来，提起包，拉着丈夫的手，劝说道：“老头子，你与他们争什么！俺们就另外找个地方歇息吧。”

周荣祖还不服气，几步赶上正在走开的庙祝，拦着他说道：“庙官哥哥，您给评评理，一个什么钱舍，硬将俺老俩口赶开了。”

庙祝冷冷地说：“我也没法子，他是钱舍，你两个就让他些吧。我明日还要早起，我得睡觉去了。”说完便撩开周荣祖，大步流星地走了。

贾长寿见周荣祖找庙祝告状，抢上前来揪住他的衣领，气势汹汹地说：“你这老婊子养的，你告诉那庙官又怎么样？我富汉打死你这穷汉，只当拍死个苍蝇一样！”说完便使劲将周荣祖推了一个大趔趄。

张氏赶忙扶住丈夫，两个人搀扶着，挪了几步，走到廊外的草地上坐下了。周荣祖伤心地呻吟着说：





“婆婆，俺们没钱的好受气啊！唉，俺那长寿孩儿呀，要是你有你在，俺们老俩口也不会受这份欺侮了！”

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但刚才的这一幕，却被冥冥之中贾仁的魂魄看得清清楚楚。贾仁死后，他的魂魄即被灵派侯摄到了庙里。灵派侯命令他将生前的家财以及收养的儿子都如数归还给原主周荣祖，于是他的魂魄便跟着贾长寿而来。他看了刚才的情景，感叹地说：“那小的哪里知道这就是他的老子，这老子也哪里知道这就是他自己的亲儿子！我如今不说与他们知道，更待何时！”说着，他便蹑手蹑脚附到周荣祖的耳边，轻声说：

“哎，老头子，那个不就是你的儿子么！”边说边用眼睛看着贾长寿。

周荣祖果然不由自主地走到贾长寿面前，失声叫道：“俺的长寿孩儿呀！”

贾长寿狠狠地抽了他一巴掌，偏过头去不理他。

贾仁的魂魄又附到贾长寿身边，贴着他的耳根说：“哎，小伙子，这个就是你的父亲呀！”

贾长寿果然也身不由主地连声叫道：“父亲，父亲，父亲！”

“唉，唉，唉。”周荣祖连着答应了三声，一声比一声响亮。

贾长寿看着眼前这个穷叫化子，怒不可遏地说：“兴儿，给我打这个老叫化子！”

兴儿应声揍了周荣祖一拳，训斥说：“你这个老叫化子好生无礼，竟敢冒充俺钱舍的父亲！”

周荣祖两眼瞪着贾长寿，忿忿地说：“你叫我三声父亲，我便应你三声，你怎么打我？”说着便满脸委屈地走回到原处，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的，“你这种有钱无德、为富不仁的恶棍，也来烧什么香？你敢情是爷娘死得慌了，才到庙里来做做样子给人看的吧。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朝一日老天开眼，定叫你家破人亡、不得好死！”骂着骂着，夜已经很深了，周荣祖和贾长寿都慢慢入睡了。

一觉醒来，天已亮了。贾长寿忙喊醒兴儿：“兴儿，起来，快烧香去了！”

他俩赶紧走进了庙堂里，贾长寿抢先在圣帝像前的香炉里插上一炷





香，跪下去叩着头说：“东岳爷爷，可怜俺父亲患病在床，愿神明保佑他老人家指日平安，俺贾长寿情愿给您烧香三年。望东岳爷爷明察！”

周荣祖与张氏也早已到了庙堂里，他们站在旁边，忽然觉得鼻子堵得慌，忍不住同时一起打了个大喷嚏：“阿嚏！”

贾长寿又说：“只愿俺父亲无病无痛。”

周荣祖又禁不住：“阿嚏！”

“只愿俺父亲无灾无难。”

“阿嚏！”

贾长寿连许了三个愿，周荣祖就连打了三个喷嚏。这时张氏见贾长寿退下去了，忙催促丈夫说：“老头，该咱们去烧香了。”

周荣祖也走上前去插上一炷香，跪拜说：“东岳爷爷，只愿俺长寿儿无病无痛！”

退在一边的贾长寿也忽然禁不住鼻子发痒：“阿嚏！”

“只愿俺长寿儿无灾无难！”

“阿嚏！”

“只愿俺与长寿儿早早相见！”

“阿嚏！”

几个喷嚏，打得兴儿和庙祝也受到了感染，先后“阿嚏，阿嚏”地打起喷嚏来。

烧完香后，周荣祖与贾长寿又在门口相遇了。贾长寿还在为昨天晚上生的事生气，又嫌老头子慢腾腾地挡住了自己的路，便吩咐兴儿说：“兴儿，给我打开这个老穷鬼！”

兴儿使劲将周荣祖推向一边，凶狠地说：“你这穷叫化子，滚一边去！”

出了庙门，贾长寿舒了舒腰，说：“兴儿，烧完了香，跟我回家去。”说罢便扬长而去。

周荣祖看着这两个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家伙，想起自己所受的欺侮和委屈，想起自己的亲生儿子长寿，不禁伤心地哭了。他挽着张氏的手，眼泪汪汪地说：“俺的长寿儿呀！俺就是与你相见，也不会这样凄惶哟！这两个公子哥儿，他明明欺负俺两个老的无人侍养。俺的长寿儿呀，你若是在我们身边，也该和他一样大了。”说到这，他长长叹了口气





气，“唉，如今二十年过去，即使他长成了大人，也不会认得他的亲爹娘了！婆婆，俺们还有什么想头哟！”说着，又禁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

两个老人就这么一路哭着，一路颤巍巍地走下山去了。

七、物归原主，长寿还姓周

两个老人一路乞讨着，不知不觉又来到了店小二的酒店门口。突然，张氏觉得心口一阵一阵的剧疼，一下子缩到了地下。

“婆婆，你怎么了？”周荣祖急忙问。

“老头，我一阵急心疼，你快到哪里讨一杯酒来给我吃。”张氏呻吟着说。

“好，你等着。这里就是一家酒店，我去向小二哥讨盅酒来你吃。”说着便疾步走到了店门口，喊道：“哥哥，俺这婆婆害急心疼，哥哥行好，叫化一盅儿酒吧。”

小二今日生意还没有开张，见来了一个叫化的，有些不大高兴，便支吾说：“老人家，你婆婆害急心疼么？对面那一家药铺有治急心疼的药，专门施舍急难病人，不收钱的。你去向他讨一剂吧。”

周荣祖说：“真的么？那谢谢哥哥了！”便真的朝街对面那家药铺走去。

这家药铺的老板不是别人，正是以前贾仁的帐房先生陈德甫。前几年，陈德甫觉得自己年龄老了，常常头昏眼花、精神疲惫，便主动向贾仁辞了帐房之职，自己在家开了一个小小的药铺，也不为赚钱，专门施舍那些害急难病症的人。虽然是以行善施舍为主，但也有些医好了的病人，主动来酬谢他一些药钱，因而陈德甫的药铺也还不曾亏本，能够维持下去。这天，他正好打开了店门，刚坐下不久，便见一个大爷扶着一个缩成一团的老婆婆走上门来了。那大爷上前来向他施了个礼，哀求说：

“先生可怜可怜吧！我那婆婆害急心疼，听说先生这儿有专治这种病的好药，老汉不揣冒昧，求先生施舍一付，救救我那婆婆吧！”说着又弯下腰去连连作揖不止。





陈德甫忙拉住他，热情地说：“老人家免礼。有药有药。”说着便取了一付药递给周荣祖，“快把这付药给你那婆婆吃下去，保准药到病除，即刻就好。我也不要你的钱，只要你给我传名。我叫陈德甫。”

周荣祖接过药，感激地说：“多谢了，先生。先生叫做陈德甫，陈德甫……”他边往回走边念叨着这个名字，“婆婆，陈德甫这个名儿好耳熟啊？”

张氏服下药丸，顿时觉得心疼减轻了许多。还是她记性好，想了起来，说：“老头，俺们二十年前卖孩儿时在中做保人的，不就是陈德甫么？”

周荣祖一拍大腿，激动地说：“哦，正是他，正是他！我过去认认他去！”他兴冲冲地几步回到柜台前，看着满头白发的陈德甫，声音低沉地说：

“陈德甫先生，原来你也这样苍老了啊！”

陈德甫抬起头看了看他，瞪着两只疑惑的大眼睛，心里说：“这老头怕我要他的钱呢，就来冒充老熟人了！”

周荣祖见对方没有认出自己，又说：“陈德甫先生，您真的不认得我了？”

陈德甫看着这个乞丐似的老头，还是想不起来，便问道：“老哥，你是哪里人氏？姓甚名谁？你怎么认得我的？”

周荣祖说：“陈先生，二十年前，曾在这里卖了一个小孩，您可还记得么？”

陈德甫恍然大悟，激动地说：“你莫不就是那个卖儿子的周秀才么？”

“可不是咋的！我们一直记着你这个大好人的名字哩！”

“你还记得是我打发了你两贯钱么？”

“记得，记得！便到死也记得。”

停了一下，陈德甫又说：“秀才，你该高兴呀！你那长寿孩儿，如今已长大成人了。”

“那位狠心的员外怎么样了？”

“老员外已经过世了。”

“死得好！死得好！打我孩儿的那个婆子还在么？”





“那婆婆在员外之前就死了。”

“死得好！死得好！”周荣祖恨犹未解，还在气呼呼地骂着，“哼！他当初用两贯钱强买俺的孩儿，还要与我算饭钱哩！真是假仁假义，丧尽天良。哼！老天有眼，如今他也遭了报应了！”

骂过一阵之后，周荣祖觉得心头的恨稍微解了一点，便又问道：“陈先生，俺那长寿孩儿还好么？”

陈德甫说：“贾员外的万贯家财，如今都是你的孩儿长寿掌管着，别人都叫他做小员外哩。”

周荣祖央求着说：“陈先生，求您方便方便，叫俺那孩儿来与俺相见一面，可好么？”

陈德甫爽快地说：“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这就去找他。”

真是无巧不成书。陈德甫正要出门去找贾长寿，贾长寿自己就找上门来了。一见到陈德甫，他便说：“叔叔，我来看看您。”

陈德甫喜滋滋地说：“小员外，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去呢。小员外，恭喜你！”

贾长寿莫名其妙，睁大两眼疑惑地问道：“叔叔，我喜从何来？”

陈德甫拉着贾长寿的手，深情地说：“小员外，你过来。我如今把真情都告诉你吧：你当初本不是贾老员外的儿子，你的亲生父亲是周秀才。二十年前，你父亲因无钱度日，养活不起你，便由我做保人，将你卖与贾员外为儿。你今日已长大成人了，如今你的亲生父母都在这里，要与你相见哩。”陈德甫说着说着，声音哽咽起来，喃喃自语道：“我说这些做什么！二十年来一直把你瞒着，老夫今日说起来也心里酸酸的。可怜你的亲生父母忍饥受寒，你还直把他们当作陌生的过路人一般！”他揉了揉眼睛，又拉着贾长寿的手走到周荣祖与张氏面前，“这两个，就是你的亲生父亲母亲，你快拜过他们！”

贾长寿看着这两个老乞丐，两个眼睛瞪得溜圆，看了看陈德甫，又看看两个老人，不肯相信地说：“这是我的父亲母亲？不不不，东岳爷爷，在泰安神州庙，我打的不就是这个老头吗？”他不知所措，缩着身子直往后退。

与此同时，周荣祖夫妇也认出了这个昨日打他们的人。周荣祖说：“婆婆，在泰安神州庙打我们的，不正是这小子么？”





张氏说：“正是他！他叫着什么钱舍哩！”

周荣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曾经凶狠地欺负、殴打自己的恶少是自己的亲儿子！他走到陈德甫面前，严肃地问道：“陈先生，这真是我的儿子么？”

陈德甫不解地说：“是呀，这还会有错么？”

周荣祖的心一下子凉透了，往日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全变成了透骨的悲痛与怨恨，他以手击额，嚎啕着说：“哎哟哟，我的命好苦哟，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忤逆不孝的儿子来！”忽然，他又猛地站了起来，揪住贾长寿的衣领，严厉地怒吼着，“你这殴打亲爷的狗东西，你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欺负你的老爹老娘！你真是一个忤逆不孝的儿啊！”说着又嚎啕起来。

贾长寿缩着身子，嗫嚅着说：“我，我实在是不认得你呀。”

周荣祖愤怒地喝斥道：“住口！不认得我，不认得我，你就该仗势欺人、殴打老人么？！”

陈德甫看了半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周荣祖道：“老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为何你们父子相见却像仇人似的？”

周荣祖的心情如怒涛滚滚，难以平静。他像没有听见陈德甫的话似的，气呼呼地说：“我告他去！”

陈德甫又转过身去问贾长寿：“小员外，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贾长寿把陈德甫拉到一边，悄悄将昨日在泰安神州庙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末了他说：“叔叔，他如今要到官府去告我，说儿子打老子。我想不如给他些东西，买通他别告了吧。”

陈德甫边听边点着头说：“哦，是这么回事。难怪他生这么大的气，不认你这个亲儿子！不过，你要给他什么东西？”

贾长寿从袖兜里摸出一匣子不曾开过封的银子，说：“我给他这个，只买他一个不言语。”

“你是说叫他不要去告官？”

“对！他要是不去告我，我便将这一匣银子都予他；他要是一定要告我的话，我拚着将这一匣银子送到官府去上下打点，我也不见得就输给他。叔叔，请你跟他说说去。”

陈德甫二话没说，接过匣子，走到周荣祖面前，将贾长寿的话一五





一十跟他说了，末了说：“两种办法，你们挑吧。”

周荣祖看着陈德甫手里的匣子，伸过手去接了过来，顿时心头之气便消了许多，对张氏说：“婆婆，孩儿在泰安神州庙打俺的时节，他也真是不认得俺。”

张氏用手指戳了一下周荣祖的额头，没好气地说：“你这个见钱眼开的老鬼！”

周荣祖见老伴同意了，忙说：“快拿钥匙来，等我开了这锁，看这银子是真是假。”

贾长寿将钥匙递给他，他打开锁，取出一块银子，贴在眼前仔细打量着，掂量着。突然，他失声惊喊道：“婆婆，你看，这银子上凿着‘周奉记’三字哩。周奉记，这银子不是俺自家的么？”

陈德甫吃惊地问：“怎么便是你自家的？”

周荣祖说：“俺的祖公公就叫周奉记哩。”他欣喜若狂，“哈哈”大笑，“贾员外，贾员外，亏了你二十年用心替我掌管钥匙，看守俺祖上的钱财！”

这时，街对面的店小二听说贾小员外认了自己的亲爹亲娘，忙走过来看热闹。他朝周荣祖施了个礼，说：“老哥，你那婆婆害急心疼，可好了么？”

周荣祖说：“多谢哥哥关心，俺婆婆早已好了。小二哥，想起二十年前，也是在你店里，你不是舍给我三盅儿酒吃么？”

小二说：“小人没记性，这远年的陈帐都已忘了。”

周荣祖将长寿拉到自己怀里，说：“孩儿，你听我说，陈德甫先生二十年前曾为卖你打发了俺两贯钱，俺如今拿这两个银子谢他。”

陈德甫忙推辞说：“不不不，我当初只是两贯钱，如今怎么好要两个银子？贾老员外一生爱钱，我在他家里干了十几年也不曾赚到这么多工钱。这个老夫决不敢当！”



周荣祖说：“陈先生，若不是您当日肯施恩，我与婆婆两个早已埋尸雪中了。您这两贯钱我们一直念念不忘，只恐今生今世报答不了您这位大恩大德的大好人，您又何必苦苦推辞呢？”说着硬将两个银子塞到了陈德甫手里。

陈德甫感激不尽地说：“多谢了，老员外！”





周荣祖又走到店小二面前，说：“卖酒的哥哥，当年我吃了您三盅儿热酒，一直无以为报，如今还您一个银子。”

小二忙说：“三盅酒值得了几文钱？我卖了一生的酒，也没赚过这样厚的利。这个小人也不敢受。”

周荣祖抓住小二的手，硬将一个银子塞给他，诚心诚意地说：“小二哥，难得你这做小本经营的人，能有这么大的度量，仗义施舍，怜饥惜寒。我如今这一个银子，就酬谢您当日的三盅儿热酒，也见得我周荣祖有情有义，不忘旧恩。请您一定要收下！”

小二眼眶已噙满了泪花，声音颤抖地说：“多谢老员外赏赐！”

周荣祖把那个匣子递给长寿，说：“孩儿，这剩余的银子，你给我都散发给那些贫穷孤苦、缺衣少食的人。”

周长寿不解地问：“父亲，这是为何？”

周荣祖感慨地说：“因为俺这二十年来一直在骂那些有钱有势的财主们啊！”

张氏也早已在一旁惊喜得热泪盈眶。但毕竟还是女人家心细，猛然想起来说：“老头，孩儿，我们一家人快到泰安神州烧香拜谢神灵去！”

周长寿忙挽着爹娘的手，朝泰安神州庙方向走去。周荣祖边走边“哈哈”大笑，发疯似地大叫着说：

“贾员外，贾员外！我周荣祖感谢你呀！感谢你替我养大了孩儿，感谢你替我看好了家财！哈哈哈……”

这正是：

穷秀才卖嫡亲儿男，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剧 情 简 介

韩琦仲早年父母俱亡，靠父友戚补臣抚养成人，与补臣之子友先同在书馆读书。琦仲人品俊逸，才华出众，友先却是个纨绔子弟。两人虽一俊一丑，倒也相安无事。

戚家邻居是詹烈侯的府邸。詹有梅、柳二妾，各生一女。二夫人梅氏生长女爱娟，貌陋而性顽；三夫人柳氏生次女淑娟，聪颖，美貌而端庄。因二妾终年吵闹不休，詹烈侯离家出任四川招讨使时，将家宅用高墙隔成东、西两院，梅、柳二妾各居一院，互不往来。詹临行前又将二女的婚事托付于戚补臣。

时近清明，春光烂漫。戚友先放风筝取乐，风筝上有韩琦仲题诗。忽然风筝断了线，落在詹家西院。柳氏见风筝上的诗清新可喜，就淑娟和了一首，续在风筝原诗之后。风筝被戚家仆人讨回。韩生见到和诗后，惊喜不已，就又写了一首诗，用风筝放出，谁知这次风筝落在东院，被爱娟所得。爱娟以为此诗为戚生所题，就在奶娘的策划下，假冒二小姐之名，私约戚生相会。

当夜，韩生假冒戚生摸黑赴约，屋内的假二小姐拉着韩生就要亲热。韩生要她再和一首诗，她就背诵一首千家诗来蒙混。韩生见其轻狂，不免生疑，待及奶娘送上灯火来，韩生见到了一个丑妇，托词欲逃。爱娟扯住不放，韩生寻找了一个机会才得以脱逃。





韩生入京应试，得中状元。此时戚补臣为了约束戚友先，娶了詹家大小姐为妻。洞房中，戚友先看到新娘竟如此丑陋，大失所望。爱娟以为新郎就是去年赴约之人，向他倾诉了思恋之苦。这无疑是丑行自供，友先拍案大骂，闹得不可开交。梅氏逼问女儿，爱娟含糊地承认。梅氏怕张扬出去给隔壁的柳氏母女讥笑，只得向女婿陪罪，求他暂为夫妻，以后任凭娶妾，这才勉强凑合。

韩琦仲奉诏赴四川会同詹烈侯征讨立功。荣归之日，惊悉戚伯父已为他聘了詹府二小姐。当年“惊丑”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但又无法找到正当的推辞理由，只能屈从，想虽做亲，不同床，让丑媳妇做一个“卧看牵牛的织女星”。洞房之中，夫妻相对，新娘以扇遮面，新郎以为面前就是去年所见丑妇，无颜相见才把脸遮起来的。为了怕她又来纠缠，便独自掌灯去睡。淑娟大惑不解，只得去禀告母亲。柳氏再三询问才得知原来是因为小姐闺中名声不佳。柳氏当然要追问，方知风筝和诗、闺房相会之事。柳氏记得有过和诗之事，就信以为真，前去盘问女儿。淑娟无辜受冤，自然竭力辩白。柳氏再拷问丫鬟，丫鬟叫起屈来。柳氏重新问女婿是否见过新娘的面，韩生说不曾见过。柳氏心中知道其中定有差讹，便让仆妇们纷纷点起蜡烛，擎灯高照，请出了新娘。新郎从远处看到，陡然一惊，连忙擦了擦眼，再近前细细察看，不由得惊呼起来：“逼真是一个绝世佳人！”连忙向岳母、新娘赔罪认错。一场风波，暂告结束，可是去年所遇的丑妇又是谁呢？还是一个谜。

不久，詹烈侯回乡，全家聚集公厅迎侯。梅氏、柳氏各带女儿、女婿前来。互相行见面礼时，韩生和爱娟都觉得对方很面熟，后来互相认了出来，原来就是去年约会的那个人！奶娘上来献茶，也被韩生认出：去年领他进府的就是他，于是谜底解开，真相大白。柳氏得知原来是爱娟出丑连累淑娟，岂肯轻





风筝误·剧情简介

· 131 ·

易罢休，扬言要向老爷告状。梅氏、爱娟也不示弱，反唇讥，饰词强辩，双方大吵了一场。最后，奶娘深怕累及自己，急得要去跳井，梅氏也自知理屈，请求宽恕，至此柳氏母女才答应和解。詹烈侯到家，全家共庆团圆。

古典文学基本解读





剧作者小传

李渔，字笠翁，又字笠鸿、谪凡，别署笠道人、随庵主人、新亭樵客等。生于 1611 年，卒于 1679 年。兰溪（今属浙江）人。明亡前数度应试不第。中年后浪游四方。曾自办家庭戏班。晚年复迁杭州，死后葬于西湖畔。剧作有《风筝误》等十种，合称《笠翁十种曲》。戏曲理论则见于他的《闲情偶寄》一书。另有诗文、小说传世。





戏剧原文



第一出 颠末

【蝶恋花】〔末上〕好事从来由错误，刘、阮非差，怎入天台路？若要认真才下步，反因稳极成颠仆。更是婚姻拿不住，欲得娇娃，偏娶媿颜妇。横竖总来由定数，迷人何用求全悟。

【汉宫春】才士韩生，偶向风筝题句，线断飘零。巧被佳人拾着，彤管相赓；重题再放，落墙东，别惹风情。私会处，忽逢奇丑，抽身跳出淫坑。赴试高登榜首，统王师靖蜀，一战功成。闻说前姻缔就，悔恨难胜。良宵独宿，弃新人，坐守长更。相劝处：银灯高照，方才喜得娉婷。

放风筝，放出一本簇新的奇传，
相佳人，相着一副绝精的花面，
赘快婿，赘着一个使性的冤家，
照丑妻，照出一位倾城的娇艳。





第二出 贺岁

【鹊桥仙】〔生巾服上〕乾坤寂寞，藐怀焉寄？自负情钟我辈。良缘未许便相遭，知造物定非无意。

乌帽鹑衣犊鼻褌，风流犹自傲王孙。三都赋后才名重，百尺楼头气岸尊。手不太真休捧砚，眉非虢国敢承恩？佳人端的书中有，老大梁鸿且莫婚。小生韩世勋，字琦仲，茂陵人也。囊饥学饱，体瘦才肥。人推今世安仁，自拟当年张绪。虽然好色，心还耻作登徒，亦自多情，缘独慳于宋玉。不幸二亲早背，家道凌夷，四壁萧然，未图婚媾。赖有乡达戚补臣，系先君同盟好友，自幼抚养成人，与他令郎戚友先同窗肄业。今乃元旦之日，须要整肃衣冠，候他出来贺岁。

【小蓬莱】〔小生三髻、冠带，末随上〕最喜门清似水，谱东山几局闲棋。〔副净巾服上〕家声尽旧，桥名朱雀，巷是乌衣。

〔见介〕〔生〕老伯请台坐，容小侄拜贺新正！〔小生〕贤侄是客，老夫是主，怎敢受礼？同拜就是。〔同拜介〕〔生〕改岁之余，愿老伯蒲征早就，霖雨苍生。〔小生〕交春以后，望贤侄联掇科名，早谐花烛！〔生、副净揖毕，同坐介〕〔生〕老伯，小侄异姓孤儿，蒙老伯扶持、教诲，胜似天伦，感激之私，一言难尽！

〔宜春令〕蒙垂念，辱俯携，恨不得挽青云，扶人上梯。近世的交情，生前尚且翻云覆雨，何况朋友死后，还肯念及子孙？叹人亡交废，路逢羊舌谁弹泪？老伯真古人也。此德此恩，不知何年何报？愧无能报德衔环，只有个感恩流涕。莫说老伯，就是世兄与小侄呵，一样的坝篋





奏雅，与同胞何异！

〔小生〕老夫与令先尊，有车笠之盟，又受妻孥之托，怎敢以生死变交？

〔前腔〕承交子，受托妻，顾黄泉，常愁负伊。你只管用心读书，莫说纸笔之资，灯火之费，老夫不惜，就是婚姻一事，少不得也在老夫身上。你休忧聘礼，难道我向平只为婚男计？

令先尊易箦之时，以此事谆谆见托，老夫也曾力任不辞。防备他死者重生，须使我前言无愧。〔副净〕老世兄，自古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况我和你两世通家，说什么同胞异姓，都是一般昆季。

〔末持帖上〕禀老爷：方才詹老爷来拜年，说新正事冗，不敢请见，留下帖子去了。〔小生看帖介〕原来是詹烈侯，是老夫极相好的同年。他既来了，老夫就要去答拜。分付打轿，暂别了。人情重来往，友谊愧先施。〔末随下〕〔副净〕老世兄，我和你终日闭在书馆，成年不见妇人，这些时睡卧不安，未免有些亢阳之意。如今解馆过年，正好及时寻乐，和你到姊妹人家去走走何如？〔生〕闻得近来名妓甚少，只怕也不消去得。〔末上〕禀相公：外面有许多妓女上门来拜年。〔副净大笑介〕“我欲仁，斯仁至矣。”妙！妙！妙！快唤进来！〔末唤介〕〔老旦、小旦、净、丑扮妓上〕居邻挑叶渡，颦效芟萝村，莺语同招客，梅花伴倚门。二位相公在上，贱妾们拜年！〔副净〕不消，来到就是了。〔生背面远立介〕〔众〕那一位是戚大爷？〔副净〕小子。〔众〕那边一位呢？〔副净〕是敝友韩琦仲。〔众〕好两位风流相公！

〔玉抱莺〕〔玉抱肚〕堪称双美，乍相逢、教人目迷。〔指生介〕那壁厢，器宇春容。〔指副净介〕这壁厢，裘马轻肥。二位相公不弃，几时到敝寓来，光顾一光顾，何如？





〔副净〕明日就来相访。〔黄莺儿〕〔众〕望栽培，倘文车见枉，便不宿也增辉！

今日各位老爷家，都要走一走，不得久陪，告别了！〔副净〕怎么忍得就去？〔拉住诨介〕〔众〕已登七宝府，再过五侯家。〔齐下〕〔副净〕老世兄，你为何这等道学？那些女客们来，也和他说说笑笑，才像个风流子弟。为何手也不动，口也不开，反背面立着，却像怕羞的一般？你也忒煞老实了。〔生〕小弟平日也不十分老实，只是见了这些丑妇，不由你不老实起来。〔副净〕怎么？方才这几个，妖妖娆娆，也尽看过去了？〔生微笑介〕

〔解三醒〕嗅着他脂腥粉气，怎教人翠倚红偎。〔副净〕毕竟怎么样的，方才中得你的意？〔生〕但凡妇人家，天姿与风韵两件都少不得：有天姿没风韵，却像个泥塑美人；有风韵没天姿，又像个花面女旦。须是天姿风韵都相配，才值得稍低徊。就是天姿、风韵都有了，也只算得半个，那半个还要看他的内才。倘若是蓬心不称如花貌，也教我金屋难藏没字碑。〔副净笑介〕你也忒煞迂阔，世上那有这样妇人？方才家父说，要替你定亲，这等看起来，你的头巾，是极难浆洗的了。〔生〕若要议亲，须待小弟亲自试过他的才，相过他的貌，才可下聘。不然，宁可迟些，决不肯草草定配。甘淹滞，怎肯把山精野怪，引入房帏？

〔副净〕一发说得好笑，只有扬州人家养的瘦马，肯与人相；那有宦家儿女，容易使人见面的？

〔前腔〕何曾见侯门娇丽，肯容人较瘦量肥？就作外貌见了，那内才怎么知道？难道好出个题目，考他不成？就是朝廷也不开女科第，几曾见穷措大考娥眉？老世兄，我劝你将就些也罢了，须知道河清难俟韶光迅，只怕你觅得娇娃日已西。休拘泥，只要门当户对，早效于飞！





〔末上〕 老爷回来了！年酒摆在中堂，请相公上席。

〔尾声〕〔合〕 我和你意空驰，神虚费，婚姻自有个暗中媒，倒不如现在的屠苏且去饮数杯！

瑞霭环凝绿野堂，岁朝风景异寻常。

尊前有酒春方好，眉上无愁日自长。

第三出 闺哄

〔海棠春〕〔外苍髯、冠带，末随上〕 林居偏系苍生望，丝鬓老，丹心犹壮。术只愧齐家，阍内多强项。

雄心勃勃髯鬓萧，功在边陲望在朝，尚有倒悬民未解，难将生计学渔樵。下官詹武承，字烈侯，进士出身，官拜西川招讨使。只因朝中宦寺专权，怪下官不肯依附，唆人弹劾，罢职家居。近日闻得川、广之间，蛮兵作乱，势甚披猖，朝议纷纷，要起下官复还原职，未知确否？这倒不在话下。只是下官之命，易在功名，难在子息；下官之才，长于治国，短于齐家。正夫人早丧，子嗣杳然，只留二妾，各生一女。他们一岁之内，倒有三百个日子相争。下官一日之中，吃得八九个时辰和事。亏了一双顽皮的耳朵，炼出一副忍耐的心胸，习得吵闹为常，反觉平安可诧。二夫人梅氏，生女爱娟；三夫人柳氏，生女淑娟。爱娟居长，淑娟居次，年俱二八，未定朱陈。昨日是元旦之期，下官在梅夫人房里度岁。今日轮该柳夫人当夕了，且喜应酬已毕，不免早些过去，同他吃几杯岁酒，不要迟了，又道我冷落他。〔叹介〕 这叫做：阴气费和阳易嬖，盐梅好剂醋难调。〔暂下〕

〔前腔〕〔小旦扮夫人上〕 衾裯同抱甘谁让？宠盛处，后来居上。〔旦扮小姐，副净扮梅香随上〕 二母费调停，





敢为慈亲党。

〔小旦〕妾身柳氏，招讨公第三房夫人。女儿淑娟，招讨公第二位小姐。二娘梅氏，嫉妒成风，咆哮作性。妾身初来，也曾让他几次，怎奈越高越上，势不相容，如今只得与他旗鼓相当，才能够画疆自守。〔对旦介〕我儿，你爹爹昨日在那边过年，今日这样时候，还不见过来，想是又被那老妖精缠住了。〔旦〕新正为一岁之首，决不使我母子向隅，想必也就来了。〔外便服上〕老梅虽占春光早，嫩柳还承雨露多。〔见介〕夫人，下官昨日拘于次序，只得勉强住在那边。你母子二人度岁，未免冷静了。〔小旦〕也不十分热闹。〔旦〕孩儿备有春酒，替爹爹母亲介眉。〔外〕如此甚好。〔旦送酒介〕

〔惜奴娇〕〔合〕琥珀浮光，喜红颜华发，共映霞觞。一样的辛盘菜果，今夜倍觉生香。徜徉，对景开怀增欢畅，案齐眉，珠擎掌。〔合〕祝寿康，但愿年年今日，共醉千场。

〔老旦扮夫人，丑扮小姐上〕女子心肠曲，男儿宠爱偏，只愁情意假，空占昨宵先。妾身梅氏，詹家署事的正夫人是也。老爷在柳氏房中饮酒，不免同着女儿，潜步走去，听他说些什么。〔行介〕正是：但听私下语，便识枕边言。〔丑〕来此已是三娘门首了。母亲，我和你躲在一边，好听他们说话。〔老旦〕正是。〔共躲听介〕〔外〕夫人，我年逼桑榆，只生二女，你生的这一个，聪慧端庄，还替下官争气。只是二娘生的那一个，貌既不扬，性又顽劣，我终日替他担忧，怎么样到人家去做媳妇？〔小旦〕有那样的娘，自有那样的女儿。莫怪女儿不成器，只怪那老东西的教法不好。〔旦〕爹爹、母亲，且自饮酒，不要多话。万一下人听见，传与二娘知道，又是一番嫌隙了。〔外〕我儿说得是。

〔前腔〕〔合〕须防耳属于墙，休向新年佳节，又起





争场。且把金樽倾倒，休负眼底春光。芬芳，几树梅花相依傍，暗香来，神增爽。〔合前〕

〔老旦、丑闯入介〕〔老旦〕小妖精，你同家主公吃酒，把我娘儿两个当小菜，怎见得我的教法，不如你的教法？怎见得你的女儿，强似我的女儿？〔指小旦介〕

〔锦衣香〕骂你那淫妇腔，妖精样，逞自强，将人谤。不分个后到先来，恁般无状。〔小旦〕我倒不是小妖精，你是个老妖精。为什么别人在房里吃酒，要你沿墙摸壁来听？〔指老旦介〕笑你那狐狸越老越猖狂，迷人技痒，到处寻郎。〔老旦〕好骂！好骂！〔欲打介〕〔小旦〕你来！你来！〔外各劝介〕劝娘行息忿，甚冤仇，动辄相伤？〔对老旦介〕夫人，你比他年长，怎与他一般较量？〔老旦〕是他的年纪小，我的年纪老，你到年纪小的身边去！〔推外介〕〔外对小旦介〕夫人，若论于归次第，你也略该相让。

〔小旦〕是他比我先来，我比他后到，你到先来的身边去！〔推外介〕〔外笑介〕他又推来，你又推去，我只当在这里打秋千。〔丑对小旦介〕三娘，我的母亲教法不好，你的教法好，以后劳你教教罢了。〔对旦介〕妹子，你聪明似我；我丑陋似你，你明日做了夫人、皇后，带挈我些就是了。

〔浆水令〕你这俏仪容，是夫人娇样，好规模，是皇后尊腔。我呵，只好做农家媳妇、贩家娘。全仗你提携带挈，做个贵戚椒房。〔旦背对老旦介〕二娘，是我母亲不是了，看孩儿面上，不要气罢。劝你千金体莫气伤，且看儿面恢宏量。〔对丑介〕姐姐，你与妹子原是和气的，不要为这几句闲话，就成了嫌疑。好姊妹，好姊妹，影形相傍。休因这小嫌隙，小嫌隙，中道参商。

〔老旦指小旦介〕若不看你女儿面上，今日和你不得开交！我儿去罢！不意顽鬻辈，翻生贤慧儿。〔丑同下〕〔外指





内介] 老泼妇，老无耻！新年新岁，就来寻是非！〔小旦〕起先为什么不骂？如今见他去了，弄这假威风与那个看？〔外〕当面不骂，是替你省气；背后骂他，是替你出气，总是爱惜你的意思。〔笑介〕〔净扮报人上〕三边传檄至，九阙赐环来。报！报！报！〔末传介〕〔小旦、旦避下〕〔外〕唤他进来！〔净见介〕恭喜老爷！起复原官。圣旨已下，道地方多事，就要催老爷上任。〔外〕知道了，外面领赏。〔净下〕〔外〕既然起官，就要上任，那干戈扰攘的地方，不好带得家小。我如今在家，他们还终日吵闹，明日出去之后，没有个和事老人，他两下的冤家，做到何年是了？〔想介〕我有道理。叫院子！〔末应介〕趁我在家，叫几个泥水匠来，将这宅子中间，筑起一座高墙，把一宅分为两院。梅夫人住在东边，柳夫人住在西边，他两个成年不见，自然没气淘了。〔末〕老父说得是。

〔尾声〕〔外〕把长城筑起三千丈，省得干戈扰攘。〔叹介〕我还怕他攻倒堤防。

不会齐家会做官，只因情法有严宽。
劝君莫笑乌纱弱，十个公卿九这般。

第四出 郊饯

〔菊花新〕〔小生带末上〕衰年情愈笃嚶鸣，闻道良朋赋远征。恰遇柳条青，好折取一枝相赠。

下官戚天裘，字补臣，与詹烈侯是同榜弟兄，最相契厚。闻得他有赐环之诏，今日起身，因此备下祖饯的筵席，来在邮亭相等，想此时已出门了。叫家僮拿了帖子，立在道旁伺候。〔末应介〕

〔望吾乡〕〔外冠带，引众上〕衔命长征，风霜久惯





经。残躯一向离鞭镫，不生髀肉真天幸，余力犹堪骋。君恩重，家室轻，成败由天命。

〔末跪迎介〕戚老爷有酒，摆在驿亭，候老爷饯别。〔投帖介〕〔外〕快住轿！〔进见介〕钦限甚严，匆匆就道，小弟未曾拜别，反辱年翁郊祖。〔小生〕鲁酒一卮，不敢称饯，为年翁壮行色耳。看酒来！〔送酒介〕

〔倾杯玉芙蓉〕〔合〕载酒携觞祖驿亭，暂息旌旗影。俺两人意气相投，科第同登，休戚相关，车笠同盟。风云泉石非殊命，只为朝市山林各有情。杯须罄，休教唱渭城，怕唱来时曲，声凄楚，不堪听。

〔外〕老年翁，小弟正有一事奉托，今日若不相遇，竟自忘了。小弟衰年乏嗣，只得两个小女，如今都已长成。小弟此行，归期未卜，求老年翁念同谱之情，替小弟择两个佳婿。若路远期促，不及相闻，就便宜行事也罢了。〔小生〕领命。

〔玉芙蓉〕〔外〕辞家老向平，婚嫁将谁倩？幸良朋可代，然诺无轻。只要择婿得人，聘礼分毫不受，订盟不受千金聘，择吉何须百两迎。〔小生〕承台命，我中心敬领，定搜寻一双润玉配清冰。

〔外〕告别了！〔起介〕〔外〕束发投交鬓已丝，那堪踪迹又参差。〔小生〕若逢驿使南来便，好寄梅花第一枝。〔带末先下〕〔外〕分付各役，及早趲行。〔众应，行介〕

〔朱奴儿犯〕一来为生灵待拯，二来为天语催征，因此上沐雨梳风晓夜行，原不为利名争竞。既许为苍生干城，早到疮痍早住疼，因此上任不得宽闲性。此时呵，有多少难民屈指算来程。

〔尾声〕三军共诧鞭梢影，为甚的平白地指挥号令？谁知俺是操演胸中的旧甲兵。





第五出 习战

【北粉蝶儿】〔净蛮装，引众上〕七尺昂藏，不枉了七尺昂藏。盖乾坤，气雄心壮。天铸就，铁胆铜肠。眼重瞳，眉八彩，帝王奇相。割中原，几处强梁，都随咱一声雄唱。

据地称雄积有年，那堪久戴洞中天？时人莫笑蛮靴弱，一踢能教万国穿。自家洞蛮雄长，掀天大王的便是。

咱们各踞洞天，自成部落，就是朝廷有道，不过暂受羁縻；若还国势陵夷，岂肯自为囚虏？孤家生来相貌雄奇，性格骁勇，素有席卷中原之志。只因海宇承平，难于窃发。如今闻得朝中群小肆奸，各处贪官布虐，人民嗟怨，国势倾危。若不乘此兴兵，可不自贻后悔！只是一件，我闻得官兵所用的器械，件件犀利，俺这里刀枪虽快，弓弩虽多，只可为应敌之资，不可为制胜之具。我想中国所少的，只有一个象战。孤家已曾蓄有猛象数百，铁骑三千。象阵前驱，骑兵继进，以此制敌，何愁不坐取中原。已曾着人训练多时，只不曾亲自检阅。今日天气晴明，不免登坛演习一番。〔登坛介〕传谕人、象两营，各自披坚执锐，听候操演！〔众〕禀问大王，还是先演象战，先演人战？〔净〕先人，后象。〔众应，传令介〕〔众持军器，各舞一回下〕

【石榴花】〔净〕一件件绕身随手现锋芒，俺只见电色闪毫光。可喜的是弓弯夜月，剑倚秋霜；枪能贯甲，箭拟穿杨。又只见那猛蚩蚩，又只见那猛蚩蚩，马蹄儿踏破了桃花浪。一道红尘，人间天上，气昂昂的猛貔貅，气昂昂的猛貔貅，好似天神样。舞罢了，





各返彩云乡。

〔扮象上，舞一回下〕

〔扑灯蛾犯〕〔净〕蠢生生，如犀增跳踉；威凛凛，如虎增肥胖。脊巍巍，如山复如堵；鼻层层，如风卷浪。雄纠纠，千夫失勇；木蚩蚩，万弩不能伤。泼凶凶，长驱直拥；伏贴贴，敌骑百万一齐僵。

分付人、像合战一回。〔众应，传令介〕〔人、像同上，合战毕，摆齐，听令介〕〔净〕人有人威，像有像勇。好战法，好战法！

〔上小楼犯〕凭着你烈轰轰人马强，矫腾腾牙爪张，扶佐俺掠了金珠，踞了城池，做了君王。那时节封你做食禄千锺、封侯万户的功人功象，须记咱纶言非诳！

摆队回营！〔众应，行介〕

〔叠字儿犯〕对对旌旗明亮，个个戎装鲜朗；更有那煌煌的司命幡，离离的护纛幢，五彩飘扬，助的军容壮。喜孜孜归来帐房，笑吟吟自捧霞觞；歌舞徜徉，洞中蛮都增欢畅。伫看把锦江山打叠实空囊。

分付大小蛮军，点齐人马，就是明日起兵。〔众应介〕

〔尾声〕取中原，如反掌；看长驱，谁能拦挡？一任那不知命的螳螂将臂攘。

计就何难拉朽枯，狰狞一兽抵千夫；

荡平拟建功臣阁，不画麒麟画象图。

第六出 糊鹑



〔吴小四〕〔副净带末上〕跨金鞍，佩玉环，豪华第一班。掷色斗牌赢不惯，每日输钱常论万，当家后、





一总还。

小子名唤戚施，家君原在藩司，做官不清不浊，挣个本等家私，只养区区一个，并无同气连枝。没撻煞受人妻子之托，甚来由养个赵氏孤儿，与我同眠同坐，称他半友半师，谁知是个四方鸭蛋，老大有些不合时宜。有趣的事，不见他做；没兴的事，偏强人为。良民犯何罪孽？动不动要捉我会文做诗；清客有何受用？是不是便教人烧香着棋。好衣袖被香炉擦破，破物事当古董收回；好髭须被吟诗拈断，断纸筋当秘笈携归。更有一般可笑，命中该受孤凄。说起女色，也自垂涎咽唾；见了妇人，偏要做势装威。学生连日去嫖姊妹，把他做个俊友相携，又不要他花钱费钞，他偏会得拣精择肥。难道为你那没口福的要持斋把素，教我这有食禄的也忍饿熬饥？我从今誓不与他同游妓馆，犯戒的是个万世乌龟。自家戚公子，字友先的便是。一向坐在书房，被老韩磨灭不过。连日同几个帮闲，在外面赌钱、嫖妓、打双陆、蹴气球，何等快乐！如今清明近了，那些富家子弟，个个在城上放风筝，使我看了，一发技痒不过。叫家僮也去糊一个风筝来，我就要上城去放！〔末应下〕〔副净〕我想古来制作的圣人，最是有趣，到一个时节，就制一件东西，与人顽耍。不像文、周、孔、孟那一班道学先生，做这几部经书下来，把人活活的磨死。

〔大趯鼓〕聪明让鲁班，随时逐节把巧制新翻；不像那诗书庸腐文章板，平铺直叙没波澜。照我看来，那十分之中，竟有九分该删。

〔末持风筝上〕大爷，风筝有了！〔副净看介〕糊便糊得好，只是忒素净些。〔末〕大爷自己画一画就是了。

〔副净〕那个耐烦画他？也罢，我先到郊外去，等你拿到书房里，央韩相公画一画了来。

杨柳风高春已分，纸鸢头上乱纷纷。





赛人全仗丹青力，放作天边五色云。

第七出 题鹞

【翠华引】〔生上〕拾翠佳人遍野，王孙尽束雕鞍；只为倾城色少，潘车懒出柴关。

小生韩琦仲，与戚友先同学攻书。怎奈他是个膏粱子弟，只喜斗鸡走狗、蹴鞠呼卢，不但文章一道绝不留心，就是那焚香挥麈、种竹栽花之事，也非其所好。可惜他令尊造下这座园亭，何等幽雅，他也不会领略。你看花瘦草肥、蛛多蝶少，也不叫园丁葺理葺理。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叫抱琴出来，替他收拾一会，有何不可。抱琴那里？〔丑上〕已落地花犹慢扫，未经霜草莫教锄。相公叫抱琴何用？〔生〕替他把园中花竹，葺理一番！〔丑应，葺理介〕

【太师引】〔生〕洗药栏，将蓬蒿剗，饲红鱼开笼放鹞。把蛛网卷，虑妨蝴蝶；雀罗收，好听绵蛮。你看，略修葺修葺，眼前就清楚了许多。如今添些香在炉里，再去烹一壶茶来。〔丑应，取到介〕〔生〕清香一炷，茶一盏，代地主享用清闲。且待我抽几种书来看一看。〔翻书介〕凭书案，把牙签细翻。〔叹介〕这样异书，贫士们不得见面，如今却堆在这边饱蠹鱼，岂不可惜！堪叹息，人饥蠹饱书遭难。

我这几日，同戚公子在郊外闲游，也看过许多仕女，并不见有一个佳人。又不知是我的眼睛忒高？又不知是世上的绝色原少？

【前腔】似这等国色难，天香罕，难道教我渴相如把情思遽删？我也晓得那倾国佳人，原不易得，只是要个将就看得的也没有，如之奈何？我只要个不妆点的真姿本色，





无脂粉的绿鬓红颜。就是那胸中的才思，也不必太高，又不要他文章应举诗刻板，只求他免貽笑与那郑氏丫鬟。天那！若是我命里有这等一个，就婚姻迟几年也不妨。只要有红丝绶，我甘心守鳏，终不然竟使我终身做了孤汉。

独坐无聊，忽生愁闷，不免信手拈个韵来，做首诗儿遣兴便了。〔拈韵介〕原来是“一先”韵。〔研墨做介〕谩道风流拟谪仙，伤心徒赋四愁篇。未经春色过眉际，但觉秋声到耳边。好梦阿谁堪入梦，欲眠竟夕又忘眠。〔末持风筝，冲上〕未到中秋休咏月，正逢寒食且吟风。韩相公，大爷有个风筝，求你画一画。

〔生怒介〕别人好好在这边做诗，被你打断了我的吟兴！

〔三学士〕好一似雄唱忽然逢截板，顿教字咽喉间。就是要画也没有颜料，难道好用黑墨涂写不成？我尚没个朱研露水点周易，那得个钱买胭脂画牡丹！你去对大爷说，裱风筝既有裱匠，画风筝自有画师；我韩相公画不惯，就是会画也须存气岸，怎肯将如椽笔做了绕指环。

〔末〕韩相公，屈你画一画罢！大爷在城上等，若去迟了，又要难为小人。他不曾买得颜料，教你也没奈何，就是黑默涂几笔也罢了。只求快些，小人去吃碗饭了来取。〔下〕

〔生〕这也是活磨了，谁耐烦去画他？也罢，就将方才的诗续上两句，写在上面，与他拿去便了。〔写介〕人间无复埋忧地，题向风筝寄与夫。

〔前腔〕幸有风筝为折柬，寄愁天上何难，但看我忧贫虑贱的心如捣；试问你造物主才的意可安？便道是大器从来成就晚，难道婚姻事也教人须鬓斑！

〔末上〕相公风筝画完了？〔看介〕原来是首诗，一字千金。更好！更好！

〔生〕书成莫怪景萧条，摩诘诗中画自饶；





〔末〕一字千金知太重，只愁放不上青霄。

第八出 和鹞

〔青哥儿〕〔副净上〕清明近，游人闹，好风光，大家欢笑。风筝糊就到春郊，高高放去，又有一场脾燥。

我戚友先，到郊外游春，教家人拿风筝去画，此时还不见来。你看放风筝的好不多！万一来迟，天上放满了，挨挤不上，却怎么处？〔末持风筝上〕催急既愁尊客恼，来迟又怕主人嗔。大爷！风筝来了。〔副净看见，怒介〕我教你拿去画的，为什么教他写起字来？〔末〕小人央韩相公画，他说没有颜料，故此题了一首诗。〔副净〕他做出来的事，就是惹厌的。横也是一首诗，竖也是一首诗；他就打死了人，少不得也把诗来偿命！没奈何，只得将就放罢了。〔放介〕妙！妙！妙！你看，一放就放上去了。如今着实放线，比别人家的，分外高些才妙。〔倒行放线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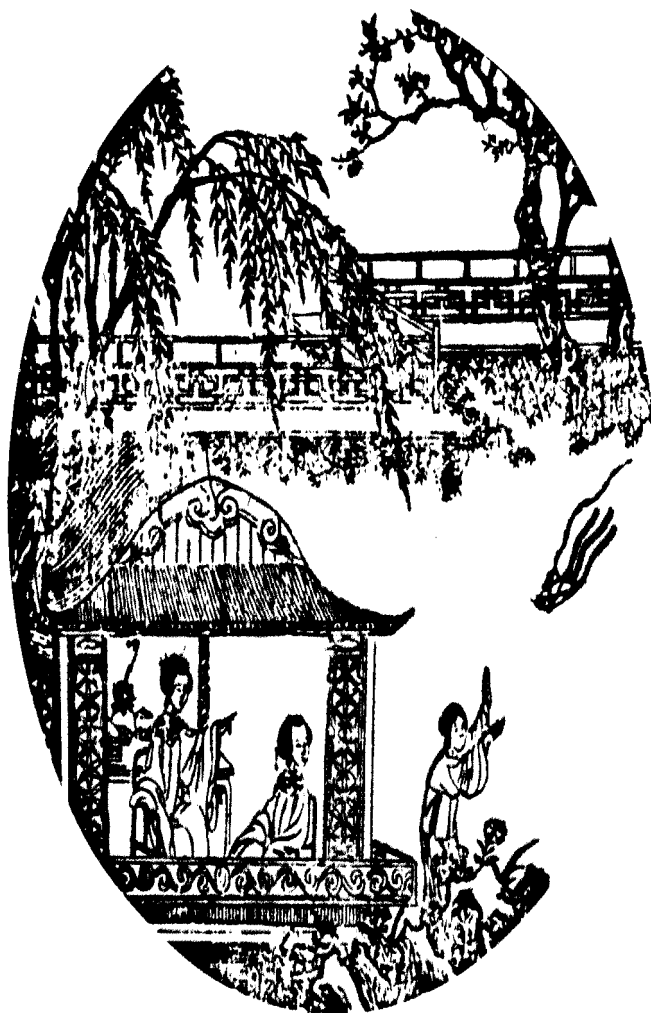
〔剔银灯〕纸鸢儿、又轻又巧，才放手，上天去了！只怕臭诗熏得天公恼，遣天兵，把诗人尽剿。我将那代笔的名儿直报，念区区生平不作孽，望乞恕饶。

〔末随下〕

〔一剪梅〕〔小旦上〕最是春光易得消，才过元宵，又过花朝。〔旦上〕芳菲时至不相饶，才放山桃，又放庭蕉。

〔小旦〕妾身自从老爷去后，与二娘分作两院而居，虽然眼界略窄了些，倒喜得耳根清净。〔对旦介〕我想春天日子最易得过，记得新年和你爹爹饮酒，被那老东西闯来，厮闹一场，如今又不觉清明到了。你不可虚负时光，勤勤做些针指，







就是笔砚也不可荒疏。如今春光明媚，你可随意做首诗来我看。〔旦〕这等求母亲命一个题，限一个韵。〔小旦想介〕〔内扯风筝，落下介〕〔小旦、旦惊介〕呀！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

〔啄木儿〕〔合〕如星陨，似雪飘，百尺游丝旋又绕。〔拾看介〕却原来是半空中，线断风筝，为甚的数行皂墨染云涛？莫不是玉楼坠下修文的草，莫不是楚哥吹散军人的稿，为甚的郢曲传来万丈高？

〔共读前诗介〕〔小旦〕我儿，这是才人忧愤之词，偶然题在风筝上的。你方才问我索题、索韵，不如就将这拾得的风筝为题，和他一首，写在后面与我看。〔旦〕别人家的诗，和他做什么？〔小旦〕会做诗的，随眼看见都是题，随手拈来便是韵，你不见常有和“壁间韵”、“扇头韵”的？不过是借他题目，写我襟怀，又不与那做诗的人看见，这有何妨？只是如今人和诗，板板的依那几个字，没有一毫生趣。我如今另创一种和法，要从尾韵和起，和到首韵止，倒将转来，叫做“回文韵”，你就照式和来。〔旦背手闲步，寻诗介〕

〔前腔〕睛斜盼，手背抄，绕径寻诗莲步小。只因这拾风筝题目偏新，好教我和《阳春》想路难超。不知母亲为什么缘故，见了风筝上的诗句，就生出这种和法来。他不过龙蛇几笔真连草，又不是“鸳鸯”两字颠还倒，为甚的把织锦回文和法教？

〔净冲上〕南阮无心邀北阮，东施有意拉西施。二小姐，大小姐说：“多时不相见，请你过去谈一谈。”〔旦〕这等你立一立，待我做完了诗，就同你去。〔捏笔写介〕〔净向小旦介〕这是那里来的风筝？写他做什么？〔小旦〕不知是那家的，放断了线，落将下来。上面有一首诗，我教他和韵。〔净〕原来如此。〔旦写完，付小旦介〕，诗已和完，求母亲改削，孩儿





去一去就来。才和飞来句，旋为拉去人。〔同净下〕〔小旦念诗介〕“何处金声掷自天？投阶作意醒幽眠。纸鸢只合飞云外，彩线何缘断日边？未必有心传雁字，可能无尾续貂篇。愁多莫向穹隆诉，只为愁多谪却仙。”好诗！好诗！我想人家女子，有才的，未必有貌；有貌的，未必有才，就当才貌都有了，那举止未必端庄，德性未必贞静。我的女儿件件俱全，真个难得。

〔段子〕他情娇态娇，笔姿儿比容更娇；识高智高，德性儿比才更高。老成不觉年轻小，端庄增却容颜好。不枉了人唤“千金”，我掌擎珠宝！

〔末冲上〕纸鸢不是衔泥燕，何事飞来王谢家。门上有人么？〔丑上〕是那个？〔末〕我是戚衙的管家。方才我家公子放风筝，偶然断了线，落在你府上，烦你寻一寻。〔丑〕千家万家，知他落在谁家？怎么偏到我家来取！〔末〕城上有人看见，说落在西角高墙里面。西角只有你家的墙高，故此来问。〔丑〕这等待我进去查来。〔行介〕不知在梅夫人墙里，柳夫人墙里？我且从二房问起。〔问内介〕你们可曾收着一个风筝？

〔内〕我这边没有。柳夫人家倒拾着一个。〔丑〕这等一定是了！〔见小旦介〕禀夫人，戚老爷的公子，有一个风筝落在我家，着人来取。〔小旦〕既是戚老爷家的，把他拿去。〔丑取出，付末介〕〔末〕多承了！完全归赵璧，功不愧相如。〔下〕〔小旦〕原来戚公子有这样高才，不愧是将门之子！〔旦急上〕拂衣归去疾，因有事关心。母亲，方才的风筝，可曾与他取去？〔小旦〕是戚年伯家的，怎好不付还他。〔旦〕孩儿有诗在上面，闺中的笔迹，怎好付与外人？〔小旦惊介〕呀！倒是我失检点了。叫家僮！〔丑应介〕〔小旦〕方才的风筝，若去不远，快替我赶转来！〔丑〕不知走到那一方去了，怎么赶得着？〔小旦〕我儿，有心赶去取讨，反觉得着迹，由





他拿去罢了！

〔前腔〕〔旦〕母亲，你年高识高，为甚的偶遗忘，差池这遭？非是我撒痴撒娇，做孩儿敢把慈亲絮叨。一来呵，荒疏恐被男儿笑；二来呵，短长怕有旁人道，做不得个内外森严不通飞鸟。

〔小旦〕又不是淫词邪句，外人见了也不妨。

〔归朝欢〕又非是，又非是琴挑句挑，怕什么旁人耻笑！〔旦〕非真有，非真有旁人见嘲，这都是孩儿逆料。〔小旦〕我儿，我和你在此闲谈，你爹爹此时不知可曾到任？风霜刺骨，烽火惊心，老人家怎么经受得起？〔合〕征鼙聒耳乡音杳，疮痍满目亲人少。不似我和你母子相依伴寂寥。

和诗非显内家才，寄与旁人莫浪猜；
线断风筝寻复去，藁亡诗句忆还来。

第九出 嘱鹞

〔步蟾宫〕〔生带丑上〕日长似岁休闲过，劝好友、将勤补惰。〔副净上〕春郊游客乱如梭，这屋里针毡怎坐？

〔生〕老世兄，你今日去放风筝，为何这等回来很早？〔副净〕来得早，来得早！都是你一首歪诗将兴扫！不曾放得几多高，线断风筝吹去了。〔生〕原来如此。〔副净〕城上有人看见，说落在詹年伯家，我教人去寻了。〔生〕这也不必。老世兄，你连日在外面闲游，不曾亲近笔砚，万一老伯来查功课，只说小弟不效切磋，如今屈在这边陪小弟看几篇文字，再不要出去了。〔扯副净同坐，看书介〕





【黄莺儿】〔生〕开卷益偏多，古和今，任搜罗，消磨岁月惟书可。〔副净睡着介〕〔生〕你看，才开得卷，就睡着了。抱琴，摇他醒来！〔丑摇介〕戚相公，戚相公！一任你横推竖挪，轻呼重聒，怎奈他睡乡城垒坚难破。不要怪戚相公一个，近来的人都有这桩毛病，见了书本，就要睡觉。只怕书里的蠹鱼，就是瞌睡虫变的，也不可。〔生笑介〕书既做了睡虫窠，难道先贤古圣、也做了睡中魔？

〔末持风筝上〕芒线无筋联复断，风筝有脚去还来。呀，大爷睡着了。韩相公，这风筝替大爷收着，小人要去服事老爷。〔下〕〔生看介〕呀！是那个续一首在后面？〔念旦诗介〕好诗！好诗！居然强似我的。〔想介〕那詹老先生又不在家，这诗是何人所作？〔丑〕外面人说，他家有二小姐，诗才最高，只怕是他做的。〔生又看介〕是。口气也像女人口气，笔迹也像女人笔迹，不消说是他做的了。既然如此，不可与戚大爷看见，趁他睡着，揭将下来，另把一张白纸补上，待他醒来好看。〔丑〕也说得是。〔揭，补介〕〔副净醒介〕〔生〕老世兄，醒了。〔副净〕妙！妙！妙！这一觉，倒睡得安稳。

〔前腔〕昼寝乐偏多，孔先师教法苛，宰予得趣真知我。〔生〕老世兄，可曾听见小弟说些什么？〔副净〕你低吟似歌，狂吟似呵，不过是“诗云”、“子曰”声烦琐。〔生背介〕还喜得不曾听见。〔转介〕老世兄，你的风筝取回来了。〔副净喜介〕风筝既取回来，小弟就不得奉陪了。如今天色尚早，还有半日好放，且去尽尽余兴了来。莫蹉蛇，寸阴尚在，游子肯闲过。且离苦海，适彼乐郊。〔持风筝下〕〔生〕如今待我取出诗来，细细的玩味一番。〔出诗看介〕

〔簇御林〕焚香看，漱齿哦！这是佛名经，出普陀，能开一切眉间锁。他诗中只赞我才高，不露一些情意，但将他细味起来，那“未必有心，可能无尾”这八个虚字呵，





有无限情包裹。就是这韵也和得异样，又不从头和起，倒从后面和将转来，或者寓个“颠鸾倒凤”的意想在里面也不可。分明是有意掷情梭，好像把“鸳鸯”两字，颠倒示谐和。

〔丑〕人又说，他不但才高，容貌也十分标致。〔生〕这样的诗，料想不是丑妇做得出的。

〔前腔〕我把他容思想，貌揣摩，毕竟少铅华，本色多。〔丑〕这等说，是个不喜装扮的了。相公不曾看见，怎么知道？〔生〕但看他毫端不受纤尘呵，怎肯把脂共粉将容污。我若得与他结丝萝，便朝同枕簟，夕死待如何！

前日那首诗，是无意做的，并没有挑情的意思。如今怎么再做一首，竟说婚姻之事，央人寄去，看他怎生发付我？只是没有这样一个人。〔丑〕相公，抱琴倒有个计较。〔生〕你有什么计较？〔丑〕他家侯门似海，飞鸟不通，料想没有人寄得诗去。只除非也学戚大爷，去放风筝。〔生〕那风筝怎么放得进去？〔丑〕他家的宅子，极是宽大，又靠在城边。你如今做一首诗，写在风筝上。我和你到城上去放，不要太放高了，只要放进他的墙头，就把线一丢，你说不落在他家，落在那里？〔生大喜介〕妙！妙！妙！妙得极！只是那回音怎得出来？〔丑〕这个一发不难，待我依旧去讨，讨得风筝出来，回音一定在上面了。只是一件，切不可说出你的名字，只说是戚大爷做的，直待事成之后，才可露出真情。〔生〕怎么？我做了诗，倒假他的名字？〔丑〕一来如今的人情，只喜势利，不重孤寒。说戚大爷的名字，还掀动得他；说是相公，他若访问你的家私，连诗的成色都要看低了。二来风筝放进去，万一惹出事来，他还碍着戚大爷的体面，不敢放肆。若晓得是你，行起乡宦势来，就要吃他的亏了。〔生〕有理！有理！不但聪明，又且周匝。这等我做诗，你去糊风筝，预备停当了，明日绝早





去放！〔丑应下〕〔生〕我想这一首诗，比前日那一首更有关系，不是草草下笔的。

〔琥珀猫儿坠〕我凝神静想，逐字苦吟哦。这一次是有意班门弄斧柯，不比那弹琴偶遇子期过。敲磨，休教会绽破樱桃，笑我才少情多。

〔丑持风筝上〕不贪醉饱为顽仆，愿效昆仑作侠奴。相公，风筝有了！〔生题介〕“飞去残诗不值钱，索来锦句太垂怜；若非彩线风前落，那得红丝月下牵。”〔搁笔介〕诗做完了，待我叮嘱他一番。风筝，风筝！我这桩好事，全仗你扶持；若得成交，你就是我的月老了！

〔前腔〕我把风神絮祷，却便似合掌念弥陀。休教那妒雨愁云把我字句磨，好待他清清楚楚入秋波。休讹，须认取我那嫡嫡亲亲、和韵的娇娥。

〔尾声〕你从前既把媒人做，还仗你把姻亲订妥，切莫要有始无终把我的好事磨。

新诗为我逗琴心，更仗新诗索好音；

无意栽花犹发蕊，难道有心插柳倒不成阴？

第十出 请兵

〔夜行船引〕〔外冠带，小生扮中军，各役引上〕昔日甘棠今在否？再来人惭愧并州。皂盖犹新，乌纱尚好，只有白发数茎异旧。

五彩前旌八座车，重来犹佩旧金鱼。爱棠父老衰同我，骑竹儿童大似初。下官受命以来，兼程到任，闻得蛮兵甚是猖獗，已曾差人侦探去了，还不曾回报。今日先把将士检阅一番，好待临时调发。分付中军官，传谕各营将领，听候过堂！







〔小生传介〕〔末、丑、净、老旦扮衰老将官上〕戏箱盔甲僵场戈，取笑行头奈战何？力少按鞍难顾盼，只因饭不善廉颇。

〔进见介〕各营将官参见！〔小生唱名，外执笔点介〕水营总兵钱有用。〔末应，过堂介〕〔小生〕陆营总兵武不消。〔老旦过堂介〕〔小生〕左营副将闻风怕〔丑过堂介〕〔小生〕右营副将俞敌跑。〔副净过堂介〕〔外〕你们这些将官，都不是我的旧人了。〔众〕将官们都是京营小校，因为助饷有功，不次升来的。〔外〕你们这样衰老，又且都是病躯，将来怎么样去杀贼？〔众〕不敢瞒老爷，将官们原是不曾杀过贼的。闻得人说，这边地方承平，武官好做，故此在兵部乞恩，补了这边的缺，原只说来坐镇雅俗的，不想一到地方，就多事起来。年纪原大了几岁，近来为忧国忧民，不觉愈加老迈了。如今求老爷题疏，请朝廷另选精壮的来代职，将官们情愿降级调用。〔外怒介〕你们既受朝廷爵禄，就该不辞衰老，捐躯报国才是，怎么说这等委靡的话？速速去料理器械，抖擞精神，伺候征剿！若误事机，军法未便！〔众应介〕只知钱有用，都言武不消，今日闻风怕，明朝俞敌跑。〔下〕〔外叹介〕你说这样的武备，这样的将材，怎么教洞蛮不思作反！

〔驻马听〕军气休囚，武备多年偃不修。怎禁那祸生仓卒，变起萧墙，利失遐陬。似这般人人告老把生偷，教我单骑遇敌凭谁救？〔叹介〕拼一个马革尸收，还只怕乱军中，孤死难丘首。

再传谕各营兵士，听候唱名！〔小生传介〕〔生、小旦、净、丑，扮老弱兵丁破衣旧帽上〕三餐冷粥菜全无，庚癸于今倦不呼。年少金疮老来发，不堪秋气入肌肤。〔小生唱名介〕赵龙。〔生应介〕〔小生〕钱虎。〔小旦应介〕〔小生〕孙彪。〔净应介〕〔小生〕李豹。〔丑应介〕〔外〕叫那些兵丁上来！〔众上，跪介〕〔外〕你们这些兵丁，我老爷都还认得，





只是为何这等黄瘦了？〔众〕当初老爷在这边，号令严明，纪纲整肃，军粮按时给发，将领不敢扣除。自从老爷去后，纪律不严，钱粮缺少，卯年支不着寅年的粮，一钱受不得五分的惠，个个都饥饿坏了么，老爷！〔哭介〕〔外〕你们放心，我老爷一到，决不使你们再受饥寒，快去调养精神，听候征剿，不可有误军机！〔众应下〕〔外叹介〕

〔前腔〕一样貔貅，今日鸡皮昔虎头。可怜他金风刺骨，全没个玉粒充肠，只有些珠泪凝眸。〔叹介〕地方的事，被前人坏到这个地步，教我怎么补救得来？他人决海我防沟，将来淹没谁之咎？蒿目空忧。只好烧一炷志诚香，袖手祈天祐。

〔不是路〕〔丑扮探子上〕侦探回头，蠢动情形一望收。〔见介〕〔外〕贼情虚实何如？〔丑〕禀老爷，他是真蛮寇，不比寻常蜂蚕小罗喽。〔外〕有多少人马？〔丑〕人马虽多，还不足虑，只怕他一件，最堪忧。他冲锋不用人如蚁，挡众全凭象似彪。〔外〕原来用的象战，这等他攻城用什么器械？可曾破了几处城池？〔丑〕他用的是云梯、大炮与掘地的器械。那沿山一带城池都已失守了。只为无兵救，沿山几处城如斗，尽行失守，尽行失守。

〔外〕知道了！你再去打探。〔丑应下〕〔外叹介〕贼强我弱，战守两难，如何是好？

〔解三醒〕雨下处，正当屋漏；半江中，怎把船修？俺待要战啊，残兵羸将谁堪斗？分明是驱众孥赴长沟。俺待要守啊，这饥民不火难增灶，赤地无沙怎唱筹？说便是这等说，难道就束手待毙不成？休偃傺，少不得要运筹借箸，勉护神州。

叫中军官，一面写下出师牌面，一面刻下招安榜文，候我相机遣用。这不过是虚示军威，使贼难料我的虚实，若要灭





贼，须是请兵会剿。我连夜修下告急的表章，差你星驰进京，求朝廷速发大兵，遣重臣监督前来，不可羁误时刻。〔小生〕得令！

羽书飞上九重天，伫望旌旗自日边；
扫荡蛮氛靖蛮穴，不留蛮种肆遗膻！

第十一出 鹞误

〔出队滴溜子〕〔出队子〕〔生带丑，携风筝上〕风筝偷放，也学顽皮戚大郎，从今不敢笔伊行。〔滴溜子〕还虑他将言啊让，虽然别有情，都是一般呆况；他为游痴，我为色狂。

来此已是城头了。抱琴，那里是他家的宅子？〔丑指介〕从这座高墙起，直到那座高墙止，方围一二里都是他家院落。〔生〕这等是丢得进的。趁没人在此，快些放上去！〔放介〕〔副净内云〕城上有人放风筝，我们也到城上去放。〔生望内，惊介〕呀！那是戚大爷。他也上来了，怎么处？〔丑〕相公，你在这里放线，我飞跑下城，引他到郊外去。〔急下〕〔生〕有这等凑巧的事，他若毕竟要来，怎么了得？〔望内喜介〕好了！出城去了！如今宽心放线。〔放线介〕

〔降黄龙〕休短休长，酌量高低，莫差寻丈。线啊，你是条牵情血缕，系足红丝，不但把风筝收放、过墙，待我新诗落地，你先做游丝萦绕纱窗。好待他举纤指轻收慢曳，抽出我的情肠。

如今放到宅子中间了，丢了线罢！〔丢介〕原来今日是西风，吹落在东首了！

〔前腔〕东墙鸟语花香，你看那屏掩帘垂，分明是深





闺模样。我想那风筝此时啊，虽未经他秋波凝注，纤指轻拈，也早与温柔相傍。就是他丫鬟、保母拾到了，少不得要送与小姐看的，只怕被管家拾着，拿去送与夫人，就有些不妥了。堤防，不怕他通文保母，与那识字梅香，怕只怕捕巡狠仆，献与高堂！

我如今也愁不得许多，且回到书房静听消息。魂逐风飘今日下，线牵情去几时来？〔下〕〔丑带净上〕才起牙床宝髻偏，恼人春色困人天。梧桐不落春间叶，何为秋声到枕边？奶娘，方才窗子外面，是什么东西响了一下？〔净〕待我看来。〔寻看风筝，看介〕呀！原来也是一个风筝，也有一首诗在上面。〔丑〕风筝便是风筝，诗便是诗，为何加上两个“也”字？你莫非学二小姐通文么？〔净〕不是。我前日过去请二小姐，他正拾到一个风筝，上面有诗，他和了一首。今日我们又拾到一个，又有一首诗，故此下两个“也”字。〔丑〕原来如此。这等他的风筝还在么？〔净〕闻得是戚公子的，当日就讨去了。〔丑〕他那一个是七公子的，我这一个自然是八公子的了。〔净〕不是那个“七”字，是老爷的同年戚布政的公子。〔丑〕这等说起来，那公子又会做诗，又喜放风筝，一定是个妙人了！

〔黄龙袈〕风流知趣郎，风流知趣郎，诗逐风筝放。可惜落在他那里，他不过回你一首吃不得用不提的歪诗，若还落在我这边，定要陪几件东西答你，少不得把玉扣金簪，酬你多情况。〔看风筝介〕这个放风筝的人儿也不差，我虽然不识字，不晓得诗的好歹，只是写得这几行字出的，也不是个村夫俗子了。怎能够出张招榜，教他亲投认状，你若要寻诗句，赎风筝，先还了我房租帐。

〔净〕小姐，你这等说起来，心上想着男子了。〔丑〕奶娘，怎么瞒得你？自古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今年





齐头十八岁了。你不见东边的张小姐，小我一岁，前日做了亲；西边的李小姐，与我同年，昨日生了子。如今老爷才去上任，不知那一年才得回来。等得他回来许人家，我的脸皮熬得金黄色了。如今莫说见了书生的面孔，听了男子的声音，心上难过，就是闻见些方巾香、护领气，这浑身也象跣蚤叮的一般……〔净笑介〕小姐，你也忒煞性急了！我如今和你商议，二小姐收着的，既有人来讨去，难道我们收着的，就没有人来讨？待他来讨的时节，我替你做个媒人何如？

〔前腔〕见了那寻诗觅句郎，寻诗觅句郎，我把他引到蓝桥上。你两个先效于飞，后把朱陈讲。只是你怎么样谢媒？先要与我断过媒钱几两，媒红几丈，这叫做后君子，先小人，也须明讲。

〔丑〕奶娘，你若有这样的盛情，我一见面就是两套衣服、一对金簪谢你。〔净〕我想今日这个风筝，不是没缘故的。前日一个落在那边，今日一个落在这边，恰好都有诗在上面，难道天下事有这等巧合的？这一定就是戚公子见了二小姐的诗，只说有心到他，故此又放这一个进来讨回话的。我如今立在门首去等，他若来讨，我只说二小姐为他害了相思，约他来会，不要说出你来。〔丑〕怎么不要说我？〔净〕一来二小姐的诗名，人人晓得，若说大小姐，他就不信了；二来恐怕事做不成，露出些风声，内外的人，只谈论二小姐，再不谈论你。直待有了瓜葛，然后说出真情，教他央人来说亲，成了百年夫妇，岂不是万全之计！〔丑喜介〕有理！这等你快些去等，不要又被二小姐兜了过去。

〔尾声〕就是麻姑也挠不着我心头痒，全仗你一手招来魂荡！〔净〕我自海上传来的救急方。

小姐你如今还是花间蕊，只怕顷刻翻为叶底花；

〔丑〕蜂蝶莫教过墙去，又疑春色在邻家。





第十二出 冒美

〔末上〕祖父当年不积德，投靠宦家充使役，只因一代做功臣，子子孙孙成世袭。自家詹府管家的便是。自从老爷出门，将我派做司阍人役，不论有事无事，要在门前伺候。今日等了许久，不见有什么差使出来，且在懒凳上睡他一觉，再做道理。〔睡介〕〔净上〕良媒不怕姻缘少，私语还防耳目多。自家只为奉承小姐，出来等那讨风筝的情郎。只是门上有管家，不好说话，须要生个法子，打发他开去才好。原来睡在这里，不免摇他醒来。〔摇介〕〔末惊醒介〕原来是老阿妈，出来做什么？〔净〕大小姐有事差你。〔末〕差我做什么？〔净〕叫你去买一袋京香、两柄宫扇、三朵珠花、四枝翠燕、五两绵绳、六钱丝线、七寸花绫、八寸光绢、九幅裙拖、十尺鞋面，样样要拣十全，不可少了一件！去到管帐手里支银，都在买办簿上消算。〔末〕这许多东西，一日也买不完！这门上叫那个看守？〔净〕你自去买，我替你看门就是。〔末〕这等难为你了。苍头充办吏，老妇代司阍。〔净笑介〕好了，被我遣去了。远远望见一个小厮走来，或者就是讨风筝的，也不可不知！〔丑上〕不怕侯门深似海，能令消息快如风。门上有人么？〔净〕你是那家的大叔？到这里做什么？〔丑〕我是戚衙的管家，奉公子之命，特来拜领风筝。〔净〕前日来取风筝，今日又来取风筝，难道我家是个风箱，凭你扯进扯出的么？〔丑〕不知为什么，那风筝就象有脚的一般，偏要钻在你家来。〔净〕我且问你，你家公子见了小姐的诗，可说好么？〔丑〕不要说起，我家公子啊——

〔四边静〕他朝咀暮嚼多滋味，焚香日相对。废寝





又忘餐，如痴复如醉。我笑他忧煎没济，精神枉费，只怕才子害相思，才女少情意。

你家小姐见了公子的诗，可也略有些意思么？〔净〕我家小姐的相思，比你家公子还害得凶哩？〔丑〕怎见得？

〔前腔〕〔净〕他停针罢线长吁气，梳头忘珠翠，口里念新诗，眼中吊珠泪。他两个的才思啊，分开两位，合来一对。恨只恨彼此隔人天，咫尺阻佳会。

〔丑〕原来你家小姐，也想着我家相公！既然如此，何不把后来的诗，再和一首，露些情意在上面？待我家公子央人来说亲就是了！〔净〕诗倒和了。我家小姐要亲手交付与他，还有许多心腹话要讲，故此叫我出来相等。〔丑〕这等极好。只是你家屋宇深沉，我家公子的胆小，怎么走得进来？〔净〕不妨，教他今晚一更之后大胆走来，我在这里等他就是。〔丑〕这等我就去讲，只是要做得好，不可弄出事来。高才成好事，捷足报佳音。〔先下〕〔净〕约便约停当了，只是门上有人守宿，怎么办？〔想介〕我有道理。他如今去买办了，少刻待他买来，好的只嫌不好，说小姐立等要用，叫他连夜去换；怕他不去！正是：

风流别有钻心计，不在陈平六出中！

第十三出 惊丑



〔末持香扇等物上〕满手持来满袖装，清晨买到日昏黄；手中只少播鼓鼓，竟是街头卖货郎！自家奉小姐之命，去买办东西，整整走了一日。且喜得件件俱全，样样都好，不免叫奶娘交付进去。〔向内唤介〕老阿妈！〔净上〕阿妈、阿妈，计较堪夸，簸弄老子，只当娃娃。东西买来了，待我交进去。







〔持各物，向鬼门立介〕〔末〕小姐看见这些东西买得好，或者赏我一壶酒吃也不可知！且在此间候一候。〔净转身唤介〕门公在那里？小姐说：“这香珠不清，扇骨不密，珠不圆，翠不碧，纱又粗，线又啬，绫上起毛，绢上有迹，裙拖不时兴，鞋面无足尺，空费细丝银，一件用不得。快去换将来，省得讨棒吃！”〔丢还介〕〔末〕怎么？这样东西还嫌不好？就是要换，也吃得明日了。今昨要守宿，烦你回复一声。〔净内云〕小姐说：“心上似油煎，下身熬出汁，若等到明朝，爬床搔破席。门上不须愁，奶娘代承值，只要换得好，来迟些也不妨碍。”〔末〕有这样淘气的事！没奈何，只得连夜去换。〔叹介〕养成娇小姐，磨杀老苍头！〔下〕〔内发播介〕

〔渔家傲〕〔生潜步上〕俯首潜将鹤步移，心上蹊跷，常愁路低。小生蒙詹家二小姐，多情眷恋，约我一更之后，潜入香闺，面订百年之约。如今谯楼上已发过擂了，只得悄步行来，躲在他门首伺候。我藏形不惜身如鬼，端的是邪人多畏。为甚的保母还不出来？万一巡更的走过，把我当做犯夜的拿住，怎么了得？我若问夤夜何为？把什么言词答对？我若认做贼盗，还只累得自己；若还认做奸情，可不玷了小姐的名节。小姐，小姐！我宁可认做穿窬也不累伊。

〔净上〕月当七夕偏迟上，牛女多从暗里逢。如今已是一更之后，戚公子必定来了，不免到门外引他进来。〔做出门望介〕偏是今夜又没有月色，黑魇魇的不知他立在那里？不免待我咳嗽一声。〔嗽介〕〔生惊倒退介〕不好了！有人来了。〔躲介〕〔净〕难道还不曾来？不免低低叫他几声：戚公子！戚相公！〔生喜介〕那边分明叫我，不免摸将前去。〔一面摸，一面行，与净撞头，各叫“阿呀！”介〕〔净〕你可是戚公子？〔生〕正是。〔净〕这等随我进去。〔牵生手下〕

〔剔银灯〕〔丑上〕慌慌的，梳头画眉；早早的，铺







床叠被。只有天公不体人心意，系红轮，不教西坠。恼既恼那斜曦，当疾不疾；怕又怕这忙更漏，当迟不迟。

奴家约定戚公子，在此时相会。奶娘到门首接他去了，又没人点个灯来，独自一个坐在房中，好不怕鬼。〔净牵生手上〕〔生〕身随月老空中度。〔净〕手作红丝暗里牵。小姐，放风筝的人来了！〔丑〕在那里！〔净〕在这里。〔将生手付丑介〕你两个在这里坐着，待我去点灯来。反将娇媚纤纤手，付与村姬捏捏看。〔下〕〔丑扯生同坐介〕戚郎，戚郎！这两日几乎想杀我也！〔搦生介〕〔生〕小姐，小生一介书生，得近千金之体，喜出望外。只是我两人原以文字缔交，不从色欲起见，望小姐略从容些，恐伤雅道。〔丑〕宁可以后从容些，这一次倒从容不得。〔生〕小姐，小生后来一首拙作，可曾赐和么？〔丑〕你那首拙作，我已赐和过了。〔生惊介〕这等小姐的佳篇，请念一念。〔丑〕我的佳篇一时忘了。〔生又惊介〕自己做的诗，只隔得半日，怎么就忘了？还求记一记。〔丑〕一心想着你，把诗都忘了。待我想来……〔想介〕记着了！〔生〕请教。〔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生大惊介〕这是一首《千家诗》，怎么说是小姐做的？〔丑慌介〕这、这、这果然是《千家诗》。我故意念来试你学问的，你毕竟记得。这等是个真才子了！〔生〕小姐的真本，毕竟要领教。〔丑〕这是一刻千金的时节，那有工夫念诗？我和你且把正经事做完了，再念也未迟。〔扯生上床，生立住不走介〕〔净持灯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丑放生手介〕〔净〕灯来了，你们大家脱略些，不要装模作样，耽搁工夫。我到门前去立一立，就来接你。闭门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下〕〔生看丑大惊，背介〕呀！怎么是这样一个丑妇！难道我见了鬼怪不成？方才那些说话一毫文理不通，前日的





诗，那里是他做的？

【摊破锦地花】惊疑，多应是丑魑魅，将咱魔迷。凭何计，赚出重围？〔丑背，指生介〕觑着他俊脸娇容，顿使我兴儿加倍！不知他为什么缘故，再不肯近身？……是了，他从来不曾见过妇人，故此这般腼腆。头一次见蛾眉，难怪他忒腼腆，把头低。

〔生〕小姐，小生闻命而来，忘了舍下一桩大事。方才忽然想起，如坐针毡。今晚且告别，改日再来领教。

【麻婆子】劝娘行且放，且放刘郎去，重来尚有期。

〔丑〕来不来由你，放不放由我。除了这一桩，还有什么大事？我笑你未识，未识琼浆味。若还尝着啊，愁伊不肯归！〔扯生介〕夜深了，请安置罢。〔生色变介〕小姐，婚姻乃人道之始，若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苟合了，这个怎么使得？主婚作伐两凭谁？如何擅把凤鸾缔？〔丑〕我今晚难道请你来讲道学么？你既是个道学先生，就不该到这个所在来了！你说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今都有了。〔生〕在那里？〔丑〕人有三父八母，那乳母难道不是八母里算的？如今有乳母主婚，就是父母之命了。〔生〕这等媒人呢？〔丑取出风筝介〕这不是个媒人？若不是他，我和你怎得见面？我自乳母司婚礼，风筝当老媒。

如今没得说了，请睡。〔扯生介〕〔净冲上〕千金一刻春将半，九转三回乐未央。如今已是三更时分，料想他们的事一定做完了。早些打发他去，不可弄出事来。〔生望见净，故作慌介〕不好了！夫人来了！〔丑放生介〕〔生急走，撞着净介〕〔净〕你们的事，做完了么？〔生〕做完了。〔净〕这等待我送你出去。〔复牵生手行介〕公子，我家小姐，是个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生〕你这保母，是个急急如律令的太上老君！〔急下〕〔净〕如今进去讨他的谢礼。小姐，如今好谢媒人了





么？〔丑怒介〕呸！你不是媒人，是个冤魂！〔净〕怎么倒骂起我来？〔丑〕刚刚有些意思，还不曾上床，被你走来，他只说是夫人，洒脱袖子，跑出去了。〔净惊介〕这等你们在这里半夜，做些什么？〔丑〕不要说起！外貌却像风流，肚里一发老实不过。说了一更天的诗，讲了一更天的道学。不但风流事不会做，连风情话也说不出一句来。如今倒弄得我上不上，下不下，看你怎么处？〔净〕不妨，我另有个救急之法，权且歇过一宵，再做道理。

做媒须带本钱行，莫待无聊听怨声；
佳婿脱逃谁代职？床头别有一先生。

第十四出 遣试

〔亿秦娥〕〔小生便服上〕槐黄了，纷纷举子忙时到。
忙时到，祖生休怠，着鞭须早！

下官替韩盟兄抚养孤子成人，且喜得他天姿英迈，品格离奇，定不是个池中之物。今当大比之年，要打发他上京取应。衣囊资斧俱已齐备，不免亲到书房，送他去来。老年最忌名心热，壮岁还愁宦念疏〔下〕

〔前腔〕〔换头〕〔生带丑上〕一朝被鬼迷心窍，神情三日犹昏眊。犹昏眊，合睛便见，夜叉奇貌！

小生为詹家女子，误起情肠。听了外面人的讹传，只说有其名者，必有其实；看了风筝上的贗笔，又道有斯貌者，方有斯才。谁知耳内千闻，不如眼中一见。被他乳母作祟，黑夜引入房中，全无半点娇羞，备极千般丑态。佳篇误称拙作，通文处满口胡柴；旧句冒作新篇，识破时通身马脚。小生方在惊疑之际，彼妇正在饥渴之时。千亏万亏，亏那一盏银灯，做了照





妖神镜；难逢相遇，遇着一尊保母，做了辟鬼钟馗。方才得脱网罗，庶免一宵缠缚。不然，竟似苏合遇了蜚螂，虽使濯魄冰壶，洗不尽通身秽气；又如荀令嫖了俗妓，纵不留情枕席，也辜负三日余香。〔笑介〕这样诧异的事，教我也解说不来，只好付之一笑而已！

〔金梧桐〕且把相思孽帐销，悔极翻成笑。我想他那样的丑貌，那样的蠢才，也勾得紧了，那里再经得那样一副厚脸，凑成三绝。也亏他才貌风情，件件都奇到。毕竟是伊家地气灵，产出惊人宝。我想那个乳母，竟是我的恩人，若不是他引我进去相见啊，万一谬采虚声聘定了，把鸾凰效，兀的不是神仙魑魅同偕老。

我吃过这一次虚惊，以后的婚姻，切记要小心：一不可听风闻的言语，二不可信流传的笔札，三不可拘泥要娶阀阅名门。从来绝代佳人，都出在荒村小户，总之以目击为主。古人三十而娶，不是故意要迟，想来也是不肯草草的缘故。

〔浣溪沙〕经这遭才知觉，休信那毛延寿画里的妖娆，苕萝不掩西施貌，阀阅难增嫫母娇。休草草，便等到鬓婆娑，遇佳人，也做个有福温峤。

今乃大比之年，戚仁伯催我入京赴试，此去若得侥幸，大上登科都在一处，也不可不知。等他出来，拜别前行便了。

〔东瓯令〕〔小生、副净带末，携酒上〕烧尾宴，祖儿曹，催送蛟龙上碧霄。〔见介〕贤侄，你春风得意须乘早，我专听取泥金报。〔副净〕老世兄，你身荣须念旧同袍，体得要富贵把人骄。

〔小生送银介〕朱提百两，备舟车薪水之资，贤侄请收了！〔生收介〕〔小生〕看酒过来！立饮三杯，然后上马。〔立饮介〕

〔金莲子〕〔小生〕我自斟醪，须恕我杖履不出郊。





〔净〕小弟也奉一杯！〔斟介〕三杯少，还有一杯奉饶。

〔合〕风霜须爱护，冷暖自均调。

〔生〕老伯之恩，天高地厚，就是衔环结草，也难效区区，就此拜别！〔同拜介〕

〔尾声〕〔小生〕你也莫衔环，休结草，那有个饭韩漂母望酬劳。只求你勉慰黄泉，不使我愧久要。

王光剑气久沉埋， 好把文星耀上台；
老耳十年无世事， 龙钟洗却待春雷。

第十五出 坚垒

〔北醉太平〕〔净骑象，引众上〕刀锋剑锐，盔甲煌煌，浑如秋水接天光。笑官兵战几场，马如齑粉人如酱，使俺象蹄血溅桃花浪。且先凭一箭定西方，取中原似探囊！

自家掀天大王是也。自从起兵出洞以来，攻州州破，过县县残。虽有几个官兵，莫说不够俺斧砍刀刮，还经不得象鼻一卷。如今已到西川地方，闻得新来的招讨，就是当初詹烈侯。这厮年纪虽老，倒还有些智略，不可轻觑了他。分付大小蛮军，须要用心攻打！将我新制的云梯、大炮，与那掘地道的家伙，都载在军前，听候取用。〔众应介〕〔同唱“先凭一箭”二句下〕〔外戎装，末扮中军，引众上〕掘鼠罗禽作糗粮，张巡今日守睢阳，只愁无妾堪充饷，难结军中死士肠。下官詹武承，到任未几，时事多艰。前日上疏请兵，今日贼临城下，急病难仗缓医，远水不浇近火。如今只得坚城固垒，以老贼军，待天兵到日，好议征剿。叫中军官！〔末应介〕贼兵破竹而来，机锋正锐，我军不可轻战，只可固守，不可斗力，只可用





谋。你与我到营中，选三个壮士，一个画了红脸，扮做关圣帝君，一个披了火焰，扮做火德星君；一个凑了三头六臂，扮做太岁星君，前来听用！〔末〕禀问老爷：那一处用着他？〔外〕你不要管，装扮完了，听我调度。〔末应下〕

〔前腔〕〔外〕说什么晁生智囊，陈平计良，耿恭神箭不穿杨，射胡人起异疮。且看俺师心别把阴符创，管教那五行列宿天神将，不须符水绍阴阳，一齐来，助守疆！

〔副净扮关圣、丑扮太岁、小生扮火德，随末上〕装就奇形怪状，且看妙算神机。禀老爷，装扮齐备了。〔对外副净介〕我闻得贼兵惯用云梯，窥视城中虚实。我这东角近山，易于登眺，料他必先窥视东门。我今日东门城上，不用一人防守。只差你一个藏在城垛之下，贼见没人守城，毕竟用软梯爬上，你伺候先上来的一个，拿住他砍了首级，提在手中，直在城上，现一现形，就来领赏。〔副净应介〕〔外对丑介〕我闻得贼兵惯掘地道，我这西门地虚，他毕竟从西门掘进。你到西门城里先掘一个地洞，伏在洞中，等他掘穿的时节，你将前面一个砍了首级，提在手中，走出洞外，现一现形，就来领赏。

〔丑应下〕〔外对小生介〕贼攻东西不利，毕竟从南北二门，用炮攻打，北门近水，难用火攻，他必定只攻南门。我城唯南角最坚，料打不破。你先到南门，支下一个小炮等他。他炮不响，我炮莫动，待他用炮之时，一齐点火，铅弹打去，他不疑我用炮，只说自家弹子激转去打自家，你立在城上，现一现形，就来领赏。〔小生应下〕〔外〕旗鼓司！传谕守城兵士，俱要寂然无声，如有说话一句，咳嗽一声者，立刻梟首！〔末应介〕〔众同唱“不须符水”二句下〕〔净、众唱“先凭一箭”二句上〕叫蛮军，这东门近山，好看虚实，你与我搭起云梯，待我亲自看来！〔众搭云梯，净登望介〕





【南普天乐】〔净〕驾云梯，高千丈。炯双眸，遥瞻望。虚和实，虚和实，何计遮藏？管靴尖踢倒金汤！〔下介〕〔众〕大王，城中虚实何如？〔净大笑介〕城上半个人也没有！这等看起来，不消攻打，只须搭了软梯，爬将上去就是。〔众搭软梯，一人先爬入介〕〔副净提人头立城上，众见惊倒介〕不好了！不好了？关爷显圣了！〔净〕大家跪了磕头！〔同拜介〕呀！把尊神拜仰，威灵庇远方，恕蛮人愚蠢，免降灾殃。

〔副净下〕〔净〕这一门有关爷把守，不要惹他，到西门去罢！东门攻不进，且去打西门。〔同下〕〔外众唱“不须符水”二句上〕〔副净提人头上，见介〕禀老爷，献首级。〔外〕赏银牌一面！〔副净谢介〕

【北朝天子】〔众〕笑痴蛮蠢羌，美灵心巧肠，寿亭侯那里从天降？都只为神威镇远，赫名儿久扬。因此上不问假和真，魂都丧。貌虽然假装，神多应真降。渺茫、渺茫、渺渺茫，附人身非同影响，非同影响。备牲醪、酬天将，备牲醪，酬天将。

〔俱下〕〔净、众唱“先凭一箭”二句上〕〔净〕叫蛮军！这西门地虚，好掘地道，快与我掘进去！〔众〕禀大王，不知今日可动得土？〔净〕胡说，那有攻城掘地，拣日子动土的？〔众掘介〕

【南普天乐】〔净〕荷锹锄，开虚壤，阔如沟，深如港；兵鱼贯，兵鱼贯，直抵中央，看他们何计支当？〔一人先掘进城介〕〔丑提人头，出洞现形介〕〔众〕不好了！撞着太岁了。我说今日动不得土！〔净〕大家再跪了磕头！〔同拜介〕呀！把尊神拜仰，威灵庇远方，恕蛮人愚蠢，免降灾殃。

〔俱下〕〔净〕这西门太岁星利害，不要惹他，且到北门





去用炮！〔众〕禀大王，北门近水，不好用炮！〔净〕这等往南门去罢！西门攻不进，又去打南门。〔俱下〕〔外众唱“不须符水”二句上〕〔丑提人头上，见介〕禀老爷，献首级。〔外〕赏银牌一面！〔丑谢介〕

〔北朝天子〕〔众〕笑痴蛮蠢羌，美灵心巧肠。太岁星那里真相撞，想不曾选期动土，自疑心有妨。因此上不问假和真，魂都丧。这是圣朝的土疆，皇家的寸壤，彼苍、彼苍、彼彼苍，隐相扶，谁能据攘，谁能据攘？守疆臣，还依仗，守疆臣，还依仗。

〔俱下〕〔净、众唱“先凭一箭”二句上〕叫蛮军！快支起大炮来打！〔众支炮介〕

〔南普天乐〕〔净〕“大将军”，威名壮，佛郎机，功难量；全凭你，全凭你辟土开疆，待功成衅汝牛羊。〔众放炮介〕〔城上放炮，众打倒介〕〔小生立城上介〕〔众〕不好了！火德星君又出现了！〔净〕快些磕头！快些磕头！〔众乱磕头介〕呀！把尊神拜仰，威灵庇远方，怒蛮人愚蠢，免降灾殃。

〔净〕罢，罢，罢！有这许多神兵助他，料想攻他不破，收兵去攻别处地方。只道象兵无敌，谁知又有神兵！若遇文殊菩萨，连象也要吃惊。〔俱下〕〔外、众唱“不须符水”二句上〕〔小生上〕禀老爷，贼兵放炮攻城，城攻不破，反被我炮打死许多，如今撤营走了。〔外〕赏银牌一面！〔小生谢介〕〔外对末介〕你如今领一队人马，沿路鸣金擂鼓，赶将前去，假作追兵，只可吓他走，不可与他战，约去三十里，即便收兵。〔末应下〕

〔北朝天子〕〔众〕笑痴蛮蠢羌，美灵心巧肠。火德星那里从空降？都只为兵多戟少，自焚来可伤。因此上受虚惊，魂增丧。俺这木牛儿有光，火牛儿无像，怎





当、怎当、怎怎当？休杀那蠢堆堆无功战象，无功战象。请回家，休痴想，请回家，休痴想。

戏场不比战场真，耳目何妨暂一新；
自古奇兵难再试，虑将险法误他人。

第十六出 梦骇

〔香柳娘〕〔生衣巾，末持笔砚随上〕对天人策来，对天人策来，十年摩揣，今朝呕出心头块。小生来京赴试，叨捷礼闹，今日圣主临轩策士，出的题目是问洞蛮犯顺，该抚该剿的机宜。小生痛述养痍之患，备陈靖乱之方，议论倒有些实际。但不知皇上注意在那一边，且回到寓中，静听消息便了。任苍天措排，任苍天措排，只怕命好不须才，数奇志空大？〔末〕来此已是寓所了。相公还是要用酒，要用饭？待长班去取来。〔生〕酒、饭都不用。我身子倦了，快收拾床铺，待我睡罢。〔末〕床铺是收拾好的。这等相公请安置，长班也去歇息了。〔下〕〔生叹介〕想我韩琦仲一生，莫说眼睛不曾看见佳人，就是梦也不曾梦见一个，难道于“女色”二字，就这等无缘？叹红鸾命乖，叹红鸾命乖，老天，老天！你便舍我个梦里阳台，也暂把相如渴解。〔睡介〕〔内发播介〕

〔前腔〕〔丑扮詹小姐，净扮乳母随上〕看书生去来，看书生去来，这是他家门外，为甚的闭关不把人相待？奴家詹小姐。前日戚公子到我家来，被奶娘冲散，不曾成就姻缘；今晚夜深人静，同着奶娘来看他。此间已是他书房了，快敲门。〔净敲门介〕〔生起介〕是谁人扣斋？是谁人扣斋？欲待把门开，夜深虑逢歹。〔净〕相公，快开门！你心上





的人来了。〔生想介〕我心上没有什么人，且把门开了，看是那一个？〔开门见丑，惊背介〕呀！这是詹家丑妇。他为什么到这里来？〔对丑介〕请问小姐，到此何干？〔丑〕你那一晚吃了虚惊，不曾成得好事，我今夜特来就你。

〔净〕戚相公！今日这就口馒头，也吃得过了。你心中快哉，你心中快哉！肆意和谐，不担惊骇。

〔生〕这等说起来，前日是苟合，今日又是私奔了！怎么使得？〔净〕戚相公，请老实些，上门的生意，不要错过！

〔生〕我姓韩，不姓戚！戚相公在那边房里，你自去寻他！

〔净〕我们与开典铺的一样，是认票不认人的。前日风筝上是你的笔迹，我只来寻你，不管你姓戚姓韩。〔生背介〕前日还有奶娘救我，今日连他也助纣为虐了，这怎么好？〔丑〕前日我一个人，扯你不过；今日有了帮手，就抬也抬你上床！

〔丑、净同扯，生喊介〕妇人强奸男子，千古奇变。地方邻里，大家来救一救！〔副净、小生扮更夫，巡更唱歌上〕里面有人叫喊，我们进去看来。〔进见介〕你们夜半三更，在这里做得好事！〔生〕妇人强奸男子！〔丑〕男子强奸妇人！〔副净、小生〕只有男子奸妇人，那有妇人奸男子？锁去见老爷！〔对锁、带出，生一路叫冤枉介〕〔副净〕来此已是衙门了，待我击鼓。〔击鼓介〕〔内敲云板，开门介〕

〔前腔〕〔末冠带，引众上〕甚生涯到来？甚生涯到来？忙加冠带，金收暮夜无妨碍。什么人击鼓？〔副净、小生带见介〕巡夜的更夫，捉到一起奸情，请老爷发落！〔末〕是强奸，是和奸？〔丑〕是强奸，老爷。〔末〕他怎么样奸你？照直讲来！〔丑〕把褪裆扯开，把褪裆扯开，我奇创苦难挨，喊声似雷大！〔生〕好冤枉的事！是他淫奔到书馆中来，强奸生员，怎么反说生员奸他？夜奔来敝斋，夜奔来敝斋，硬坐中怀，破我鲁男淫戒。





〔末〕世上那有这样歹事？既是他来奸你，可有什么人见证么？〔生〕黑夜之中，那有见证。〔末〕这等何所凭据？

〔前腔〕有谁人见来？有谁人见来？你无凭难赖，倒推逆说多尴尬。〔对丑介〕你黑夜到他书房，还是自己去私奔他的？还是他引诱你去的？〔丑〕是他引诱小妇人去的。

〔末〕有什么凭据？〔丑〕有风筝为证。上面的诗句是他亲笔写的。〔取出风筝，末看，对生介〕你如今还有什么赖得？好风流秀才，好风流秀才！是你引妇人中怀，还说鲁男破淫戒！叫左右，扯下去打！把褪裆扯开，把褪裆扯开！〔生叫冤枉介〕〔末〕也教你奇创难挨，不怕你喊声雷大。

〔众扯生欲打，外、老旦扮报人，敲锣冲上〕报！报！报！〔末、丑、净、众俱下；生仍睡介〕〔外、老旦喧闹，敲门介〕〔末急上〕夜深闻剥啄，知是好音来。〔开门介〕〔外、老旦〕韩相公中了！特来报喜！〔末〕中在第几甲？〔外、老旦〕第一甲，第一名！〔末〕这等是状元了！待我唤他醒来。相公，相公！〔生朦胧，叫冤枉介〕〔末摇生介〕相公，快醒来！你中了状元了！〔生拭目介〕〔外、老旦〕报老爷！高中状元！〔生〕只怕还是做梦。〔外、老旦〕是真的，不是做梦，快请老爷去赴御宴！

〔尾声〕〔生〕无端恶梦将人骇，亏得捷音惊败，这又是第二个乳母无心巧撞来。

详梦从来贵反详，梦凶得吉理之常；
奇冤既得闻奇捷，丑妇还应得丽娘。



第十七出 媒争

〔字字双〕〔净扮媒婆上〕要做媒婆莫说真，欺隐。





说真十处九关门，难进。东施形丑冒西村，骗允。若要亲眼相佳人，搽粉。

自家京师第一个出名的媒婆，绰号“张铁脚”的便是。新科状元不曾娶亲。今早有人来呼唤，要我做媒，特地走来伺候。门上有人么？〔内〕是那一个？〔净〕当值的媒婆，蒙老爷呼唤，特来服事的。〔内〕门外候着！

〔前腔〕〔老旦扮媒婆，持书上〕个个媒婆卖脚跟，空奔。也难单靠嘴皮唇，谁信。做媒须学做山人，书引。大胆来说状元亲，把稳。

自家京师第一个会钻刺的媒婆，绰号“李钻天”的便是。闻得新科状元不曾娶亲，一定要用着我们的。只是同行的多，恐怕轮我不着，故此到他座师处，讨了一封荐书。如今放心去做，难道还怕那个抢去不成？来此已是，门上有人么？〔净见惊介〕〔内〕什么人？〔老旦〕在下是官媒，一向服事老爷座师的。今早叫我去分付，说老爷不曾娶夫人，教我来服事。有封书在这里，烦大叔传一传。〔末上，接书下〕〔净〕李钻天，你好没意思！状元老爷闻我的名，亲自差人请我来做媒，谁要你东钻西刺来抢人的生意？〔老旦〕张铁脚，你好没廉耻！状元的座师，平日见我老实，特地写书送我来做媒，谁要你捕风捉影，夺人的主顾？〔净〕老骚货！不知搭着那一个管家，骗个没图书的名帖，在这里吓鬼。你前日替王翰林的夫人兑金，七成当了十成；替朱锦衣的奶奶兑珍珠，十换算十五换。他如今查问出来，正要和你讲话，还亏你自家说个老实，惶恐，惶恐！

〔扑灯蛾〕你骗财真绝伦，有胸没方寸，只图第一遭，不顾后来对问也。言而寡信，还亏你夜郎动辄自称尊，面皮不厚才三寸，只怕你名轻难说状元亲。

〔老旦〕老娼根！你不知同那个孤老吃了几杯脓血，在这





里发骚风！你前日替吴总兵娶小，把寡妇当了女儿，被他叫兵丁扫去了两边的鬓发；又替孙百户续弦，把梅香当了小姐，被他叫军牢拔去了下面的胡须。那一个不知？那一处不晓？还说状元老爷闻你的名，羞死，羞死！

【前腔】你把贱奴弃作尊，破罐冒为整。惯做脱空媒，更有一遭奇谗也。新人带孕，到如今二毛拔去两头髡。还亏你自称名下无谦逊，听怕你力绵难说状元亲。

【互嚷介】〔末上〕两口不须闲聒絮，一心自有妙安排。老爷说，你们两个，不消在此争争闹闹。我家老爷的媒，不是容易做的，要亲眼相过，十分中意，才肯下聘。你们说的亲事，若肯容相的，便来讲；不肯容相的，竟不消说得。〔净、老旦〕都是千金小姐，怎么肯把人相？〔各想介〕有了，不妨，可以相得。老爷明日游街，我们与小姐立在一处观看。大叔，你如今认得我们了，只看见与我们同立的，就是小姐。若老爷中意，你把头点一点；不中意，你把手摇一摇，待我们又好赶到别家去看。〔末〕也说得是，待我去禀老爷。

〔末〕力大名高总不收，主司法眼异时流。

〔老旦、净〕我文章自有趋时法，不怕你朱衣不点头。

第十八出 艰配



【北新水令】〔生簪花、冠带，末执鞭，众鼓吹引上〕天街徐着看花鞭，马蹄儿休教逐电。婵娟争觑我，我也觑婵娟；把帝里名媛，赶一日批评遍。

【南步步娇】〔副净扮丑女，净扮媒婆随上〕铅精铸就





芙蓉面，血点脂唇艳。金盆捣凤仙，染成这玉甲如花，好持纨扇。行到镜台边，几回自讶观音现。

〔净〕小姐！状元好来了。我和你先到楼上去等。（同上楼介）〔净〕小姐！我替你烧些香在炉里，待状元来闻见，就知道你是喜清趣的了！（烧香介）

〔北折桂令〕〔生、众上〕才离了凤阙龙轩，早来到燕子楼头，朱雀桥边。〔末〕是那里这等香？〔生〕可惜了香气氤氲，篆烟缥缈，只多些膏沐腥膻。〔末指楼上介〕老爷，那楼上与张媒婆同立的，想必是小姐了。〔生看介〕试看那假西施，卖弄他香温玉软；尽有那蠢登徒，为着他意惹情牵。怎当俺冰镜双悬，能别媿妍。多谢你转秋波临别多情，休怪俺懒回头似弩箭离弦。

〔末向净摇头，随生、众下〕〔净〕这等是不中意了。东家相不中，快去赶西家！（同副净下）

〔南江儿水〕〔老旦扮老女上〕鼓吹声难近，旌旗眼望穿。为甚的绿衣郎不许红裙见？紫金鞍骑到谁家院？画栏杆倚得纤腰倦。想象仙郎不远，更上层楼，把十里杏花瞻遍。

〔内鼓吹介〕〔净急上〕小姐，状元来了，快些上楼去看。（同上楼介）

〔北雁儿落带得胜令〕〔生、众上〕〔末指楼上介〕老爷，这位小姐生得好！〔生看介〕觑看他瘦腰肢，似可怜；好容貌，如堪美。为甚的两桃腮，褪却鲜，双柳黛，堆着怨？多管是待庶士把韶光变，咏标梅的期久愆。休怪俺轻薄子无情面，辜负你老嫦娥爱少年。传言，贤孟光休得要嗟偃蹇；你且归也么眠，少不得有个老梁鸿来缔好缘。

〔末向净摇手，随生、众下〕〔净〕这等说起来，又不中





意了。扫兴，扫兴！〔老旦〕落花空有意，流水太无情。〔同净下〕

〔南饶饶令〕〔丑扮丑女，泡头阔鬓上〕旋卖街头髻，妆成额上髻；时兴宝髻人人美，预梳个凤冠头，好嫁状元。

〔老旦上〕媒约赶来身似箭，状元骑出马如飞。小姐梳妆完了。这是近来新兴的牡丹头，好看，好看！一定相得中了，快上楼去等。〔同上楼介〕

〔北收江南〕〔生、众上〕〔末指楼上介〕老爷，这个小姐，面貌虽然有限，头却梳得时兴。〔生〕呀！都似这般样的时兴宝髻啊，倒不如那鬍鬚头短发如毡！似这等愈奇愈出不如前，哪些个食蔗后来鲜？好教人呕涎。马蹄儿怎前？只得把绒缰带急狠加鞭。

〔加鞭，急下〕〔末向老旦摇手，同众下〕〔老旦〕北家相不中，快去赶南家！〔同丑急下〕

〔南园林好〕〔小旦扮小姐上〕满皇都娥眉几千，少什么胡然帝天，空教人卖些腼腆，怎乞得那人怜？

〔内鼓吹介〕〔老旦急上〕小姐，状元来了，快些上楼！〔同上楼介〕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生、众上〕〔末指楼上介〕老爷，这一位小姐，果然标致，再没得嫌了。〔生〕相了一日，只有这个还上得眼。这是俺解忧愁的草似萱，醒瞌睡的艳异编，地少朱砂赤土先。〔末〕老爷！既然中意，待小人点头许了他罢。〔生摇手介〕他只好抱衾裯备妾员，怎好正阉位，把中宫权擅？七分妆三分颜面；四分真六分强勉。覆霓裳银红虽浅，衬罗衫榴裙太艳。小姐，你望得俺心穿眼穿，休得要怨天恨天。你若是三生少缘，怎受得俺猛停骖一回缱绻？





〔末向老旦摇手下〕〔老旦〕怎么这样的佳人，还相不中？小姐，你也无缘做他的眷属，我也没福趁他的媒钱，回去罢。
〔小旦〕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同老旦下〕〔生〕叫左右，带马回去！

〔北清江引〕上林春色看将遍，仍似河阳县。天香并未闻，国色何曾见？或者那御沟内的人儿，还有几个上得选。

看花自古说长安，谁料花多不耐看。
金榜已登金屋缺，色难更不比才难。

第十九出 议婚

〔玉女步瑞云〕〔传言玉女〕〔小生带末上〕底事萦怀？未了向平婚债。〔瑞云浓〕怎禁不肖子，胡行乱踹。

下官戚补臣。夫人早丧，只生一子。当初只因后嗣艰难，未免失之骄纵。怎奈他不思上进，只习下流，不但不能承绍箕裘，将来还恐玷辱门户。当初还有韩家侄儿，同窗砥砺，虽然心如野马，也还身似羁猿。自从韩生赴试之后，日间在赌博场上输钱；夜间在妓妇人家输髓。输钱还是家产之累；输髓将有性命之忧。我如今没奈何，只得娶房媳妇与他。他纵然不怕堂上的威严，或者还受些枕边的教训。向日詹年兄上任之时，曾将两个女儿托我择婿，不如将一个聘与自家儿子，一个聘与韩家侄儿，何等不妙。只有一件，我闻得他大令爱是个寻常女子，第二个令爱才貌俱全。若把别个，一定将好的尽了自己，剩下的才与别人，下官一来有些克己的功夫，二来也知儿子的分量。如今定下主意，将大的配与儿子，小的配与韩生。本待一齐下聘，只因他在京中赴试，万一得中，受了别人家的丝





鞭，恐怕两相耽误。我如今先说就了儿子的亲事，那一个待他回来下聘未迟。叫院子，唤媒婆伺候！〔末应下〕

〔赏官花〕〔小生〕婚姻要谐，须凭貌与才。强把姿容慕，反是厉之阶。此日先偕鸛鹒侣，他时另配凤鸾儕。

〔丑扮媒婆，随末上〕朱、陈有约还须我，孔、李成亲也要媒。戚老爷，唤媒婆来，有何分付？〔小生〕当初詹老爷上任之时，托我替他小姐择婿。我一向留心体访，再没有个门当户对的人家。我家大爷与他大小姐，年齿相当，要你去说亲，故此差人唤你。〔丑〕这等说起来，是顺风吹火，下水行船，极省力的事了！媒婆就去讲来。现成媒易做，安乐福难当。〔下〕

〔不是路〕〔净扮报人上〕千里驰来，渡却黄河又渡淮。〔向内介〕借问一声，这边有个韩世勋相公，家住那里？〔内〕他是没有家的，一向住在戚布政衙里。〔净〕真奇怪！芝兰玉树，反生在别人阶。〔敲锣，进介〕报！报！报！韩相公中了状元。他步天垓，状头身占人间福，榜首名魁天下才。〔小生〕只怕是假的。〔净〕休疑怪，逼真喜信无尴尬，纸条现在，纸条现在。

〔付纸条，小生看介〕先取花红送他，改日再来领赏！〔净谢下〕〔小生〕谢天谢地！

〔大胜乐〕苍天不负奇才，拔英雄，自草莱。我当初受朋友托孤之命，到如今这个日子，也将就可以塞责了。亡朋责备求宽贷，难道你九泉下眼还开？我自幼抚养他，原为故友交情，不图后来报效。他如今富贵了，我的儿子虽然不才，他难道日后不把一双眼睛看顾我儿子不成？希图结章酬难必，不望衔环报自来。可见人生在世，好事也该做几桩。这“仁义”二字啊，原非有害，为甚的认做了非常厌





物，举世相戒？

〔丑上〕无福千谋不遂，有缘一说便成。戚老爷，詹夫人见说老爷求亲，不胜之喜，满口应承。只有一件，他说詹老爷不在家，不曾办得嫁妆，先在他府上成亲，直待詹老爷回来，备下妆奁，然后遣嫁。〔小生〕这等更妙，待我拣选吉日，一面下聘，一面送去成亲便了。

〔净〕年家正好结婚家， 门户相当自不差。

〔小生〕先把荆钗定阿姊， 且迟妹聘待宫花。

第二十出 蛩征

〔卡算子〕〔生冠带，引众上〕俗煞上林春，欲闭看花眼。如玉人儿毕竟难，谁道书中产？

下官来京赴试，只道洞房与金榜相邻。昨日饮赐游街，曾将选艳与看花并举。谁知令人掩鼻而过的，十中倒有八九；经得下官垂青一盼的，百里还无二三。我闻得人说，扬州是出琼花的地土，女色颇佳。正要告假还乡，到扬州择配，不料蜀中告急，大座师荐我督师征剿，好立边功，以为不次登庸之地。

〔叹介〕虽然早我十年宰相，却又迟我一岁婚姻，如何是好？

〔八声甘州〕功名早晚，这都是身外事，于我有甚相干？不似婚姻迟暮，便愁苍却朱颜。新郎怎教豪兴删，宰相何妨鬓削斑？等得我师还，便是未雕零也春意阑珊。

〔末冠带捧诏，引众上〕口衔天宪出，身带御香来。〔生跪接介〕〔末〕圣旨下，跪听宣读！诏曰：“请纓系虏，昔年曾有终军；投笔封侯，今日詎无定远。纬武即经文之验，出将乃入相之基。兹者蜀警频闻，朕心赫怒，用修天讨，爰整王





师。惟长子之得人，斯肤功之克奏。今据阁臣所荐，翰林院修撰韩世勋，韬铃素谙，才略兼优，是用委尔督师，星驰会剿，尚方有赐，误阍令者，不妨先斩后闻；军政所关，利国家者，任尔便宜行事。捷音一至，显级三加，速展奇猷，以需大召。”
 谢恩！（生呼嵩毕，与末相见介）〔末〕老先生既膺天简，荣发定在几时？〔生〕蜀报既急，钦限又严，小弟即日就道。
 〔末〕这等不及奉送，告别了！情恕免歌三叠曲，诏宣归覆九重天。〔下〕〔生〕分付大小三军，摆齐队伍就此起行！（众应行介）

〔大环着〕〔合〕把盘根寇铲，把盘根寇铲。念国步艰难，当宁殷忧，生灵涂炭，鞍马辛勤敢惮？虽然是初出茅庐，这戎事与军机，似曾经惯，想夙世军中韩范，重现出前生公案。鼙声肃，剑气寒，是四国金汤，万邦屏翰。

〔尾声〕旌旗动处龙蛇幻，剑戟光电辉星灿。见了我这赫濯濯的军容也魂魄散（上声）！

三春花柳拂旌旗， 万里风烟待鼓鼙。
 临去漫夸新皂盖， 重来不踏旧沙堤。

第二十一出 婚闹

〔女冠子前〕〔老旦上〕一官匏系人难到，儿未嫁，婿先招。

老身梅氏。自从老爷上任，已经一载，烽烟阻隔，音信杳然。女儿年已十八，正当婚嫁之时。前日戚家来议婚，老身已经许诺，今乃成亲吉日，花烛酒筵俱已齐备，戚家女婿也该到门了。





【临江仙尾】〔副净带末上〕嫖经收拾赋“桃夭”，且尝新淡菜，莫厌旧蛭条。〔净扮掌礼请介〕〔丑纱巾罩面上，行礼照常介〕

【山花子】〔合〕双双拜罢笙歌闹，满堂贺客如螭。两亲翁金榜共标，戴乌纱旧日同僚。女和男青春并韶，衡才洁貌差不遥。苍天配就鸡鹑交，八两半斤，不错分毫。

〔老旦〕你们移灯送入洞房，早些回避。养儿方识为娘苦，嫁女翻增阿母羞。〔先下〕

【大和佛】〔合〕撒帐繁言休絮叨，听鼓譙，移灯送鹄入鸠巢。好良宵，闰年闰月更难闰，饶云饶雨漏难饶。你每人人尽识新婚好，当初也曾年少。不听见夫人语，他也曾做过新人，因此上厌烦器。

【隔尾】行行不觉珠围到，绕室多将宝炬烧。〔进房介〕〔副净〕你们都回避，好待我揭去纱笼看阿娇。

〔众〕双双入室调新瑟，各各归家理旧弦。〔下〕〔副净揭纱巾看丑，惊背介〕呀！我只道詹家小姐，不知怎么样一位佳人，原来是这样一个丑货！

【粉孩儿】相逢处，顿将人佳兴扫。甚新婚燕尔，恼人怀抱。怎教我翩翩公子裘马豪，配伊行野鬼山魈！我戚友先一向嫖妇人，美恶兼收，精粗不择，丑的也曾看见几个，不曾象他丑得这样绝顶。你看那鼻凸眼凹，说不尽他颜面的奇巧。

〔闷坐介〕〔丑〕戚郎，我只得一年不见你，你怎么就这等老苍了？〔副净惊介〕

【福马郎】〔丑〕为甚的一载分离人便老，全不似旧日的莲花貌？莫不是担愁闷，害相思，因此上把容焦？那一夜啊，我们好好的说话，被奶娘撞将来，你只说是夫人，跑





了出去。我自那一夜直想到如今，好不苦也！〔副净大惊介〕

〔丑〕我终日把伊瞧，流尽了千行泪，才等得到今朝。

〔副净拍案，大怒介〕哇！丑淫妇！你难道瞎了眼，人也不认得！我何曾到你家来？我何曾见你的面？我何曾撞着什么奶娘？你不知被那个奸夫淫欲了去，如今天网不漏，在我面前败露出来！

〔红芍药〕听说罢，怒气冲霄；斩伊头，恨无佩刀！我只道玄霜未经捣，又谁知被他人掘开情窍！到如今，错认新郎作旧交，刚抬头，便把玉郎频叫。这供词是你贼口亲招，难道说我玷清名，把奇谤私造？

〔耍孩儿〕〔老旦持灯上〕为甚洞房频厮闹？莫不是儿女娇羞甚，激起那鹬蚌儿曹？女儿女婿成亲，为什么争闹起来？我想没有别事，一定是为女儿装模作样，不肯解带宽衣。做公子的粗豪心性，不会温存，故此撒起性来。如今教我做娘的，又不好去劝得，怎么处？推敲，怎教我羞答答阿母把温柔教？〔副净〕叫家人，快些打轿，我要回去。〔老旦〕呀！为甚的学杜宇声声叫，便是要定省也天还早。

〔进见介〕贤婿，为何这等焦躁？〔副净〕我不是你女婿，你的女婿，去年就有人做去了！〔老旦惊背介〕这话说得奇怪，难道我女儿有了破绽不成？〔想介〕就是有什么破绽，也到上床睡了才验得出，如今怎么晓得？待我问来。〔对副净介〕女婿，方才的话，老身不懂，还求明白赐教。〔副净〕赐教，赐教，还是不说的妙！若还要我说来，只愁你要上吊！都是你治家不严，黑夜里开门揖盗，预先被别人梳梳了宅上的粉头，如今教我来承受这乌龟的名号！〔老旦大惊介〕怎么？我家门禁森严，三尺之童不得擅入，那有这等的事？请问贤婿，这话是那个讲的？焉知那说话的人，不是诽谤小女的么？〔副净〕请问：别人诽谤令爱，令爱可肯自家诽谤自家么？〔老





旦] 他怎么肯诽谤自家？[副净] 这等不消辩了。

【会河阳】供状分明，不须驳招。[指丑介] 是从奸妇女亲来告。道是去年某夜三更，有人赴招，被乳母亲撞着，分鸳好。那人曾把我尊名冒，那人更比我尊容好。

〔老旦大惊，对丑介〕怎么？你既做了不肖的事，为什么又对他讲？好，好，从直说来，省得我做娘的发恼！被隔壁娘儿两个听见，笑也被他笑死！[丑] 去年清明时节，有个戚公子的风筝，落在我家。他黑夜进来取讨，我与他说了几句闲话，其实不曾有什么相干。我那一晚在灯下，不曾看得明白，如今只道是他，说起去年的旧话来，那晓得不是那个戚公子。〔老旦捶胸，气介〕生出你这样东西，坏爹娘的体面，如今怎么好？

【缕缕金】真冤孽，怎开交，难怪新郎怒发咆哮！教我有口难相劝，理穷词拗。丑名儿终被外人嘲，先愁隔墙笑，先愁隔墙笑。

〔对副净介〕贤婿，是我女儿不争气，怪不得你发恼。只是你今晚若不成亲，走了回去，寒家的体面固然坏了，就是府上的名声也有些不雅。待老身替小女陪罪，求贤婿包涵，暂为夫妇。小女若不中意，三妻四妾，任凭你娶就是了。

【越恁好】我劝你暂时欢好，暂时欢好，再觅凤鸾交。我小女啊，只图个中宫假号，那专房宠，任你去别涂椒。我只要这名儿不向金榜标，便是你封妻的荫诰。不瞒贤婿说，你丈人第三个小，与老身最不相投，就在隔墙居住，若还与他知道，老身这一世，怎么被他批评得了？外人笑，还在那背后把便宜讨；内人笑，怎经他对面的讥弹巧？

〔副净〕这等与他说过，我成亲之后，就要娶小的。世上的妇人，偏是丑而且淫的，分外会吃醋。不要等我娶小的时





节，他又放肆起来。〔老旦〕有老身在这里，贤婿不要多虑。女儿过来！〔扯丑近副净介〕〔副净〕说便是这等说，我只好饶你个初犯，以后若再如此，我要连前件一齐发落的！

〔红绣鞋〕〔合〕蒙胧且暂成交，成交，休教辜负良宵，良宵。看月影上花梢，谯鼓歇，鸟声嘈，急乘鸾，休待明朝，明朝。

〔老旦〕老身去了。你两个好好的成亲，再不要多话。养女不争气，累娘陪小心。〔先下〕

〔尾声〕〔丑〕戚郎！戚郎！我原封不动还伊好。你不信只验取葳蕤锁匙牢。〔副净〕便做道危城尚保，你这召寇的官评，也难书上考。

〔丑〕前度刘郎不再来，教人错对阮郎猜。

〔副净〕我已知误入天台路，且看你玉洞桃花开未开。

第二十二出 运筹

〔风入松慢〕〔外冠带，引众上〕孤城虽得保无虞，属境丘墟。妖氛未靖劳宸虑，一年守土功虚。

下官受事之日，已曾上疏请兵，至今一载，王师未下。前日蛮寇薄城，亏我用奇兵退去；如今蒙圣上调京营铁骑，命新科状元监督前来，与下官协同征剿。我闻得韩状元是个弱冠书生，他那里谙练兵事？且待他来拜谒之时，试他经济若何，再作道理。叫左右，状元到门，即便通报！〔众应介〕

〔前腔〕〔生冠带，引众上〕休将民命试军谋，肝脑空涂。谁能一战功成处，不令万骨同枯？

〔见毕，坐介〕〔外〕老先生才观上苑之花，便司北门之





钥，真是九重重任，千古奇荣。〔生〕晚生观场学步，滥占鳌头，受命观兵，得叨骥尾。还求老先生开愚振懦，才能共济时艰。〔外〕如今寇势披猖，人民骚动。老先生受命而来，毕竟有奇谋秘策。请问何计足以靖之？〔生〕晚生初到地方，不知蛮人作何蠢动，先求老先生开示情形，好待晚生略陈葑菲。

〔惜奴娇〕〔外〕贼势堪虞，肆蛮军野战，不用兵书。冲锋辟路，惟仗那猛象前驱。披靡，就是那梼杌、貔貅也难相御，使不着马如龙，人如虎。〔合〕倚壮图，幸得同舟共济，智力相扶。

〔生〕原来用的象战，窃闻象不可以人敌，唯狮子足以拒之。速令军中，做几个假狮子伺候。待与贼兵对垒之时，不意中推将出去，那象见了，自然丧魄。待他反奔之际，乘胜赶杀，可以一鼓就擒。

〔前腔〕贼势休虞，既蛮军野战，不用兵书。俺这里冲锋辟路，也用个狮子前驱。披靡，管教他猛象、貔貅难相御，使不着马如龙，人如虎。〔合〕倚壮图，幸得同舟共济，智力相扶。

〔外〕此计甚妙！明日会剿，就当依此而行。

制狮拒象莫称奇，宗憲当年已用之；

欲向戏场娱耳目，何妨暂效古人为。

第二十三出 败象

〔水底鱼〕〔净引众上〕象猛人豪，机锋阵上交。他来寻咱，教咱怎相饶。

俺掀天大王，自从起兵以来，杀人如割草，攻城似破竹，不曾有一处官兵，敢与咱们打仗。只有西川地方，是詹烈侯那





厮镇守。虽然将老兵残，还亏几个神兵相助，故此饶他那条性命，再过几年，谁料他倒上疏请兵，如今差了新科状元，督兵前来，与他会剿。我想詹烈侯是个龙钟老汉，新状元是个乳臭孩儿，料他有什么本事，敢来与咱交锋。难道那几个神兵，还跟来替你厮杀不成？分付大小蛮军，喂饱了象，备好了马，迎上前去，和他厮杀！〔众应毕，同唱前曲下〕〔外、生戎装；副净、末扮将官，引众上〕同舟共济矢澄清，戮力捐躯奏荡平；特使中军陪尚父，老成英锐互相成。〔外〕下官西川招讨詹武承是也。〔生〕下官督师翰林韩世勋是也。老先生一路行来，此处山高地广，好做战场。不如就在此处扎营，待探子回来，看贼兵远近何如，再议迁徙。〔外〕正合愚意。叫左右！岭上搭起将台，待我与韩老爷看山川形势，好伏奇兵。〔众〕搭齐备了，请两位老爷登台。〔生、外登台，望介〕

〔醉花阴〕〔生、外合〕俯水凭山共登眺，黑沉沉，峰峦窈窕。满山木叶未经烧，迷进路，似远非遥。猛可的人声低叫，怪空谷应偏高；分明是回复军中，此处藏兵好。

〔丑急上〕报！报！报！〔生、外〕贼兵远近何如？〔丑〕起先还在十里之外扎营，闻得官兵到了，倒反赶来迎战，如今只差一二里了。〔生、外〕这等更好。〔生〕京营将官，听俺分付！〔众应介〕

〔喜迁莺〕〔生〕等待那贼兵来到，乍交锋，且将锐气潜韬。假败佯逃，一任他喜扬扬争先鼓噪。猛忽地现出神狮，将象势挠。他那里戈争倒，你听俺鼙鼓震，炮声高，一个个奋全威，追斩鲸妖。

〔副净应介〕〔领兵下〕〔外〕本营将官，听俺分付！〔众应介〕

〔出队子〕〔外〕你与俺带领着精兵几哨，伏山隈，





语莫高。只待那假狮王驱象过山腰，你与俺齐拥出，截咽喉，休放逃。鼓噪，合天兵，争戮力，长驱直捣。

〔末应介，领兵下〕〔净、众引象，唱前曲上〕〔净〕前面就是官兵了。把象做了先锋，人马紧随着象，一齐杀上前去！〔副净领众上，战败介〕〔净、众赶杀介〕〔内扮狮子舞出；象见，惊退介〕〔内击鼓、放炮〕〔副净领众，赶杀下〕

〔刮地风〕〔生〕制就狮王势转骁，张默口，风助咆哮。说什么矫腾腾赤虎斑文豹，跣踊跳将来，猛象魂消。堪笑那蠢蛮子，腹内诗书少，旧兵法，不晓分毫。〔内呐喊，作战声介〕这壁厢，那壁厢，声沸如涛；山如动，地欲摇，斩鲸鲵血染林皋。中军帐号令忒奇妙，不枉掌三军展六韬。

〔水底鱼〕〔净、众败走上〕狮子咆哮，象如鼠见猫，人慌马乱，有命也难逃！

了不得！了不得！他那狮子跳将出来，我这象的威风竟不知那里去了！如今被他赶得人疲马倦，歇又歇不得，那大路怕有伏兵，打从小路快走！〔末领众喊杀上，战介〕〔净、众败走；末、众赶下〕

〔四门子〕〔外〕伏奇兵拥出如山倒，马腾舞，人欢噪。猿啸声低，虎啸声高，都与俺天兵下处增声号。这的是风鹤皆兵，草木皆刀，把蛮军魂收魄扫。

〔副净、末领众，驱象，持首级上〕禀老爷，贼兵大败，杀了数千，走去的，不上三分之一，象都夺过来了。〔生、外〕出征过的，听候赏犒；不曾出征的，速速领兵追剿！

〔古水仙子〕出征的，解战袍；出征的，解战袍。坐营的，领兵须及早。去，去，去，入深山，搜僻寨，诛剩贼，扫荡尘嚣。赶，赶，赶，赶渠魁，莫放逃。赦，赦，赦，赦无辜，归种归樵。惜，惜，惜，惜民





房休得肆焚烧。戒，戒，戒，戒掳掠一寸民间草。犯，犯，犯，犯军令，有明条！

【尾声】俺把那十载妖氛如电扫，你们一个个都有汗马功劳。休妒俺两文臣搦三寸管，坐军中把名标！

侥幸成功觉厚颜，制狮攻象等儿顽；
书生莫恃韬铃富，古法难欺识字蛮。

第二十四出 导淫

【普贤歌】〔丑上〕新婚弄出丑名声，悔煞当初没正经。羊肉吃不成，惹得一身腥，几时洗得余膻尽。

奴家自与戚郎成亲，露出风筝马脚，淘了半夜臭气，坏了一世清名。如今还不曾满月，那个天杀的就要思量娶小。我若有一字不肯，他就要喊出前件来。我想世上的小，可是娶得的东西。娶进门来，若还三夜临着他一夜，我半年要守两个月空房；若还两宵轮着我一宵，就百岁也守五十年活寡，想到这个地步，教人毛骨悚然！我仔细思量起来，自家既有了那些小过，这一世要他循规蹈矩，替我守节，料想是不能够的了。若是容他娶小，不如许他嫖妓；许他嫖妓，又不如容他偷情。怎见得娶小不如嫖妓，妓妇迎新送旧，不靠一人终身，少不得有个开交的日子，不像小老婆是个贴骨疗疮。怎见得嫖妓不如偷情，娼妇人家要去就去，要来就来，容得他放肆。若偷良家女子，有信没人传，有话没处说。他心上想着佳人，或者还借丑妻来发泄。所以宁可开这条门路，还不十分亏本。戚郎前日，撞着我妹子，见他生得标致，睡里梦里想着他。我不如将计就计，使他两个勾搭上手，也等戚郎做桩亏心事儿，省得他喊我的前件。况且二娘平日惯要夸嘴，说他的教法，强似我家母





亲；也等他女儿弄些把戏出来，待我拿住筋节，省得他欺负别人。我把一桩事箝了三个人的口，又免了娶妾的后患，何等不妙。戚郎这半日不见，一定又往墙洞边张他去了，且待我去撞一撞。吃醋先为酿醋计，卖奸且做捉奸人！〔下〕

【前腔】〔副净上〕杨家妹子貌倾城，虢国蛾眉画得精，襟丈目睁睁。姨娘眼不青，相思害杀谁偿命？

我戚友先娶了詹家丑妇，弄得情兴索然。谁料他的妹子，倒生得十分标致，前日偶然遇见，真是仙子临凡，嫦娥出月。可惜他住在隔墙，不能够日亲月近，勾搭上手。如今被我把那墙上，钻了一个小洞，只容得一只眼睛，且待张些意思出来，渐渐扩充大了，也未为迟。如今喜得无人在此，待我仔细看来。〔张介〕〔丑潜上，躲副净背后介〕〔副净〕你看他倚栏而坐，若有所思，不免待我叫他几声，低低唤起，渐渐高来，且看他应不应。〔连叫二小姐介〕〔丑高应介〕大姨夫！〔副净回看惊介〕〔丑〕你这样叫得亲热，我若不替他应一声，可不辜负了你。〔副净笑介〕娘子，你怎么这样知趣？我正有话和你商量，请到房中去细说。〔携手行介〕

【水红花】伊家妹子太娉婷，我也太多情，欲把二乔相并。〔丑〕花街柳巷，少什么标致娼家，去选几个嫖嫖就是。章台杨柳尽轻盈，为甚的惜花心，偏想着隔墙红杏？〔副净〕采尽墙花路草，都是泛萼常英，争如这琼蕊擅奇馨也啰！

娘子若肯做媒，我终身感谢你不尽！〔丑〕你今日也要娶小，明白也要娶小，去娶个标致的小来，受用就是了。我詹家只有这样风水，生不出什么好妇人来。

【前腔】苕萝风水只平平，料我这丑东村，有什么佳人同姓？〔副净〕重华倘得并皇英，我情愿守坚贞，不收他媵。〔丑〕你如今花言巧语，骗我做牵头，只怕牵上了





手，又不是这等说了。〔副净〕待我对天发下誓来。老天！戚友先与詹家二小姐有了私情，若再思量娶小，教我生个碗大的疮，烂去了娶小的物件！〔丑慌介〕这怎么使得？别样灾祸易受，这段奇祸难经。但愿他比你更长生也啰！

这等我有法子，明日叫奶娘去请他来看花。你预先躲在房里，我假意寻些事故，走将出去，将门反带上了。你然后走将出来，任凭下手就是。只有一件，他的性子，比不得我，你须要软款些。那晚与我做亲的气质，一毫也使不着的！〔副净〕不消分付，你若不放心，今晚权当了他，待我操演一操演就是了。

柔枝嫩蕊未经伤，蝶采蜂偷忌太狂；
暂借深房为浅蒂，今宵预试采花方。

第二十五出 凯宴

〔菊花新〕〔外冠带，引众上〕雁书来自故乡天，闻道娇雏尚待年。同事有高贤，恰好是雀屏佳选。

下官得胜班师，正接着平安家报。大的女儿已许了戚家，二女尚无着落。我想韩状元年方弱冠，闻得他未有姻亲，舍了此人，那里去寻快婿？今日同赴太平公宴，按君也在席中。下官先来相等，待他来时，央烦作伐，此时也该到了。

〔前腔〕〔末冠带，引众上〕櫓枪扫尽睹尧天，文治天今始得宣。鞍马未相联，惭愧赴太平公宴。

〔见介〕老先生为何来得恁早？〔外〕学生有一事相烦，故此先来拱候。〔末〕有何见委？〔外〕学生年老无儿，止得两个小女，大的已曾赘有门婿，第二个小女，尚在闺中待字。闻得韩状元青春未娶，窃思赘作东床，借重老先生作伐，未知





可否？〔末〕佳人才子，正该作合。待他到来，学生就讲。
〔外〕这等小弟在此，倒不好面谈，且在后厅少坐，拱候回音。暂从闲处立，静听好音来。〔下〕

〔前腔〕〔生冠带，引众上〕功成休使勒燕然，不败还因仰恃天。鞍马浴腥膻，好归去木天清院。

〔见介〕〔末〕学生先来拱候，有一桩喜事奉闻。〔生〕有甚佳音？敢烦赐教。〔末〕闻得老先生金榜虽登，洞房有待，学生不揣，敢以执柯自荐，不知可肯相容？〔生〕既蒙垂念，请问是那一家？〔末〕就是詹老先生第二位令爱，闻得他有倾城之貌，咏雪之才，正是老先生的佳偶。〔生冷笑介〕

〔榴花泣〕〔石榴花〕〔末〕琼花玉笋两嫣然，前身同是玉京仙。况有那清才艳思两无前，正好歌春咏雪把句相联。詹老先生正在此间踌躇择婿，老先生恰好奉诏而来，岂非是天作之合？〔泣颜回〕三生有缘，喜同舟共济成姻眷。那一封请兵书，先做了万里丝鞭；这一封叙功书，又做了百年婚券。

〔生〕蒙台翁高谊，辱詹公错爱，自当依命，只是一件，学生因先君早丧，蒙戚补臣老伯抚养成人，如今婚姻一事，不能自主。现有戚老伯在家择配，一来不敢不告而娶；二来恐怕事有两歧，如此未敢轻诺。〔末〕原来如此。这等学生暂别，即刻就来奉陪。只道媒堪做，谁知事不谐。〔下〕〔生大笑介〕好笑这位按君，不知听了那个的诳言，在这边道听涂说。那里知道他倾城之貌，咏雪之才，下官已都领教过了。

〔驻马泣〕〔驻马听〕花面嫣然，“云淡风轻”是他咏雪篇。若不是我亲觐奇貌，面试真才，又几乎耳信讹传。似这等乌纱作伐少真言，怎怪那媒婆巧语将人骗。〔注颜回〕从今后愈教人虑诈防欺，见了那做媒的也脑闷头悬。

〔外、末上，相见毕，各坐饮酒介〕





【古轮台】〔合〕靖烽烟，今朝撑住杞人天，荆棘铜驼免。想前日东征西怒，都道是奚后奚先。到今朝四境讴歌声遍，簞食迎来，壶浆送转，家家奠酒祭豚肩。从今后愿一人垂冕，万姓高眠。乐丰年，田无水旱，民无天札，境无烽燹，臣等乐无边。遂却良臣愿，胸中韬略不须展。

【余文】歌频度，酒浪传，拚酩酊交酬互劝。这叫做痛饮黄龙的得意筵。

干戈动处扰生民，莫谓功高罪亦均；
曲突徙新无上策，焦头烂额愧嘉宾。

【外吊场】方才按君回复，说韩状元幼年丧父，亏戚补臣抚养成人，所以婚姻不能自主。我想戚补臣是我极相好的同年，我去年赴任之时，曾将女儿托他择婿。这等看起来，两家的权柄，都在他一人手里了。何须央别个做媒，我如今修书一封，连夜差人赶去，不要说韩状元不曾应允，竟说与我面订过了，只因不曾禀命于他，不好行聘，教他在家成了这桩好事，何等不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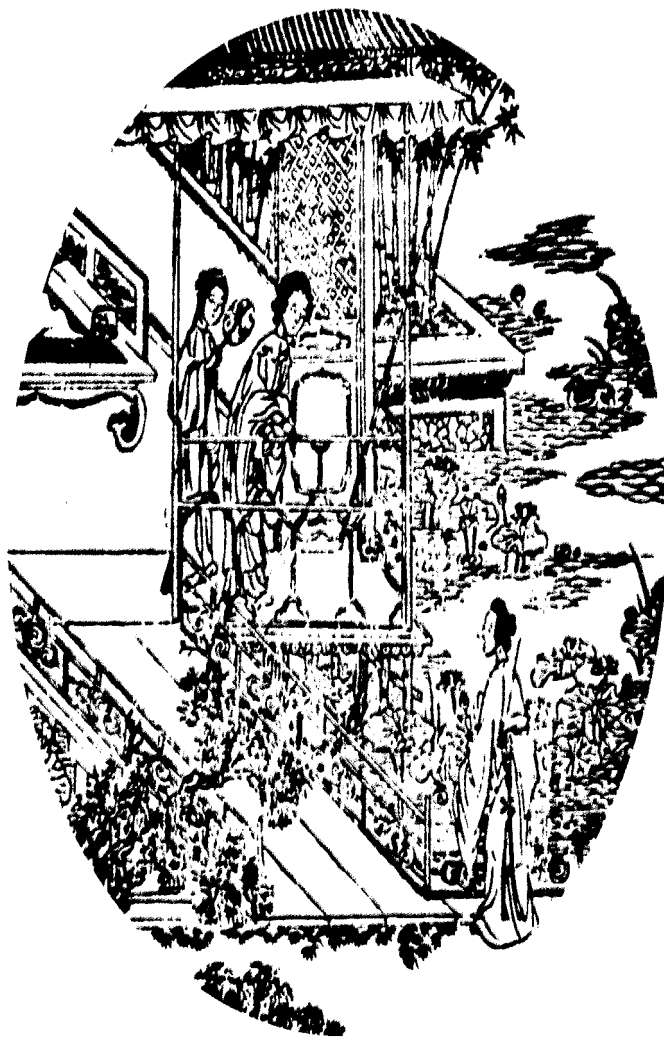
若用奇谋招快婿，先凭巧语赚良媒。

第二十六出 拒奸

【捣练子】〔旦上〕长夏静，小庭空，扇小罗轻却受风。一枕早凉初睡起，簞痕犹印海棠红。

淑娟与母亲同居西院，虽然冷静，到喜清闲。奴家心存贞淑，读诗尝废淫风；性善娇羞，掩耳怕闻情事。但想妇人一世，既靠男子为天，得失所关，莫把婚姻作戏。好笑我家姐姐新赘的丈夫，就是那放风筝的戚公子。我当初见了那首诗句，







不知是怎么样一个俊雅人才。前日在二娘房中，偶然撞见，相貌甚是不扬。又见他替二娘写信，寄与爹爹，十个字中倒有两三个别字。这等看起来，风筝上的诗，那里是他所作？不知何处袭来一张残稿，偶然糊在上面的。还亏得他求亲求着姐姐，万一求着别个，岂不误尽终身。〔笑介〕奴家因早凉好睡，起迟了些，如今盥栉完了，不免做些针指则个。〔做针指介〕〔净上〕做定风流计，来迎窈窕娘。二小姐，大小姐说，花瓶里开了一朵并头莲，请你去一同赏玩。〔旦〕他如今不比当初了，有姐夫在家，混杂不雅，我不好去得。〔净〕戚公子回去看父亲，有好两日不来了，故此请你去消闲做伴。〔旦〕既然如此，待我收拾了针线，同你去来。既少嫌疑迹，难孤姊妹情。〔同下〕〔副净、丑携手上〕阿妹娉婷阿姐贤，姨夫兴趣更翩翩；拟将铜雀深深锁，不怕东风吹上天。〔副净〕娘子，奶娘去请小姨，如今将要来了，我和你商议，还是躲在那一处好？〔丑〕那马桶旁边，衣架背后，黑魃魃的最好藏身。〔副净〕马桶旁边，虽然有些秽气，要做风流事，也顾不得许多，只得要躲进去。要同香作伴，先与臭为邻。〔下〕〔净随旦上〕未见芙蓉色，先闻菡萏香。〔丑〕妹子来了！我一向因姐夫在家，不好来请你，心上好不记挂。〔旦〕多蒙垂念，姐姐，你这床头边，为何挂着一口宝剑？〔丑〕我自小儿有些怕鬼。母亲说宝剑可以辟邪，故此叫我挂在床头，好辟邪气。〔旦〕原来如此！为人不作亏心事，鬼神何足惧哉！〔丑〕奶娘，我们在此看花，你快去取茶来吃。〔净应下〕〔丑〕妹子，你看这两朵荷花，开在一枝梗上，好看不好看？〔旦〕果然有趣。

〔风入松〕逼真开出并头芳，不似那枕上绣来的花样。〔丑〕妹子，我年年种荷花，再不见开朵并头的，今年有了你的姐夫，他就装妖作怪，学人做起风流事来。〔旦微笑介〕姐姐，你休将褒语将花谤，可怜他不解语难伸冤枉。





不过是根蒂好生来偶双，那里是因所见故联房。

〔丑连叫“茶来！”内不应介〕〔丑〕怎么，奶娘和这些丫鬟，都到哪里去了？妹子，你坐一坐，待我去看来。〔出介〕无心伴笑谈，有意相回避；立在戏台边，看做《西厢记》。〔虚下〕〔副净潜上〕法聪头擦裤，莺莺手托腮，红娘走开去，张生爬出来。娘子去了，小姨坐在那边，若论正理，该走过去温存一番，然后下手才是。只怕他见了我，定要惊慌做作，不若攻其不意，打从后面走去，一把搂住，使他脱不得身，才是个万全之计。〔潜走近旦，欲搂；旦回顾惊避介〕呀！你从那里走将出来？为何这等放肆！姐姐快来！〔副净〕小姐不须叫喊，这是令姐的美情，要我两个成就姻缘，他故此出去回避的。

〔急三枪〕只为要成就我风流愿，因此上安排着牢笼计，赚鸳鸯。

小姐若不信，只看这房门，都是扣上的，如今没得说，只求你大舍慈悲。〔旦背介〕你今日堕了奸人之计，急切不能脱身，难得他有宝剑挂在床头，且待我拿来捏在手里，做一个护身符。〔取剑介〕你好好放我出去就罢，若不放我出去啊——

〔风入松〕借伊宝剑斩伊行，也只当辟除魍魉。〔副净背介〕他是吓我的意思，我不如将机就计，也去吓他。〔转介〕小姐，我为你害不尽的相思，你若不肯搭救，我少不得要死，倒求你断送了罢。〔跪介〕请杀！〔旦〕你休得要假拚一死将人诳，欺负我螳臂软，料难终攘。要晓得贞烈性不嫌太刚，便把伊头断，有何妨。

〔挥剑欲杀介〕〔副净惊避介〕

〔急三枪〕我只为求好事，故意把头来换。谁知他真动手，拚得把命来偿。

〔旦赶杀介〕〔副净喊介〕娘子快来救命！〔丑上〕想因





女子贪无厌，惹得男儿叫有声。呀！妹子为何动起粗来？

〔旦〕我和你嫡亲姊妹，有什么冤仇？你做成这样圈套来捉弄我，同你到母亲面前去说个明白！〔扯丑欲行介〕〔丑〕妹子，自古道：“将酒劝人，终无恶意。”你不从就罢了，何须告诉母亲？待我陪个不是，求你宽容了罢。〔跪介〕

〔尾声〕〔旦〕纵然不向慈亲控，姊妹情今朝断送。交还你辟鬼驱邪的三尺铜。

〔掷剑下〕〔丑〕他便不从，我的情却尽了，“娶小”二字，以后休提。你这样才子，只好配我这样佳人，劝你断了想罢。〔副净〕都是这把宝剑误事，终日挂在床头，辟什么邪？邪倒不曾辟得，几乎劈碎了我的天灵盖。我如今恨他不过，有个法子处他。〔丑〕什么法子？

〔副净〕宝剑不该误事，将来铸作尿壶；
夜夜拿他出气，〔丑〕只愁妨却工夫。

第二十七出 闻捷

〔生查子〕〔小生便服，带末上〕儿媳已成双，犹子迟鸳侣。闻道远从征，添却兵凶虑。

下官自与孩儿毕姻之后，终日望韩家侄儿到来，好定那头亲事。不想他又有西蜀之行，一向音信杳然。这些报人，晓得下官厌闻时事，不送邸抄来看，未知他胜负若何，好生放心不下。〔丑持书上〕千里赍书来此地，百年订好在今朝。门上有人么？西川招讨詹老爷差人下书。〔末传介〕〔小生喜介〕詹年兄与韩家侄儿同事。他有书到，就晓得韩生的消息了，快叫进来。〔末引丑见介〕家老爷拜上，戚老爷有书呈上。〔小生看书，喜介〕好了，蛮寇剿平，韩生复命去了。〔又看书，





大笑介] 你说有这等同心的事，我正要把詹家小姐，配与韩家侄儿，不想他翁婿二人，已订了婚姻之约。只因不曾禀命于我，不敢下聘。如今倒托詹年兄写书回来，教我替他行礼，岂不是天从人愿。〔叹介〕他如今中了状元，还是这等小心，把我做了父亲看待，不枉我当初抚养他一场。

〔三学士〕不枉呱呱从幼抚，也同孝顺慈乌。你便做了重华不告婚尧女，我岂学那瞽叟无情怪舜徒？到如今奠雁通名，还要我亲做主，不枉了知书辈，学道儒。

〔对丑介〕既然如此，待我遣媒婆过来，知会你家夫人，拣个好日子行礼就是。〔丑〕夫人那边，家老爷另有家书，已曾知会过了，只求早些下聘，待小人去回复老爷。〔小生〕这等就是明日行聘，待状元一到，即便成亲。我先写回书打发你去。

故人千里有同心，迢递驰书订好音；
师捷婚成足喜，岂徒安乐值千金？

第二十八出 逼婚

〔天下乐〕〔生冠带，引众上〕乘传归来万马迎，漫夸前是一书生。纱笼不自人间定，多少鸿儒到未能。

下官班师复命，蒙圣主不次加升，又见下官未曾婚娶，要把当朝宰相之女，钦赐完姻。下官因为不曾看见，恐怕做了詹家小姐的故事，所以只说家中已定了婚姻，连上三疏，才辞得脱。如今告假还乡，要往扬州择配。来此已是戚府门首了。左右快通报！〔小生冠带上〕景升后裔真豚犬，养子当如孙仲谋。〔见介〕〔生〕老伯请上，容小侄拜谢教养之恩。〔小生〕贤侄荣归，老夫也该拜贺。〔同拜介〕〔生〕小侄茕茕弱息，





委弃尘埃。蒙老伯鞠养扶持，得有今日，恩同覆载，德配君亲。〔小生〕贤侄芝兰玉树，分种移根；老夫偶尔栽培，即成伟器，清光幸庇，末路增荣。〔坐介〕〔小生〕贤侄，老夫起先得你的大魁之信，不胜狂喜；后来又闻得你督师征剿，心上未免担忧。不想你去到那里，立了奇功，又且成了好事，可称双喜。〔生惊听介〕

〔桂枝香〕功成婚定，皆堪称庆。婚定处，天遂人谋；功成处，人饶天幸。把“关雎”笑咏，“关雎”笑咏。贤侄与令岳啊，才名相称，家声相并，互相成，媚润虽如玉，翁清也似冰。

〔生背介〕他说来的话，好生奇怪！教人摸不着头脑。我何曾定什么婚姻？何曾做什么好事？

〔前腔〕我低头延颈，将他倾听，先当个哑谜相猜，后认做微言思省。莫不是南柯未醒，南柯未醒？试问他良媒谁倩？良缘谁聘？是了，我猜着他的意思了。从来督师征剿的人，再没有不掳掠民间妇女的。他疑我在西川带什么女子回来做了宅眷，故此把这巧话试我。他话分明，虑我强娶民间妇，行师欠老成。

〔转介〕老伯，小侄行兵之际，纪律森严，不掳民间一妇，并不曾有什么婚姻之事，老伯休要见疑。〔小生〕那个说你掳掠民间妇女？我讲的是詹家那头亲事，你怎么自己多心起来？〔生〕小侄也不曾与什么詹家做什么亲事。〔小生〕怎么？你与詹烈侯面订过了，要娶他第二位令爱，说不曾禀命于我，不好下聘，央他写书回来，教我行聘。你难道忘了不成？〔生大惊介〕小侄并不曾有这句话！〔小生〕你若不曾有这句话，他为什么写书回来？〔生〕只有那一日与詹老先生同赴太平公宴，他央按院做媒，说起这头亲事。小侄回道：“自幼蒙戚老伯抚养成人，婚姻不能自主。”这是辞婚的话，怎么认做许亲





的话来？〔小生大笑介〕何如？我说詹年兄是何等之人，肯写假书来骗我？据你自己说来的话，与他书上的话一字也不差，况且这桩亲事也不曾待他书来，我一向原有此意。只因你在京中，恐怕别有所聘，故此迟迟待你回来。〔生〕这等还好，既不曾下聘，且再商量。〔小生〕怎么不曾下聘？他书到之后，我随即行礼过了。〔生大惊，呆视介〕〔小生〕坚侄，你为何这等张惶？这头亲事也聘得不差。他第二位令爱才貌俱全，正该做你的配偶。

〔赚〕他体态轻盈，姑射仙姿画不成。况与你才相称，正好把彩毫彤笔互相赓。

〔生〕请问老伯，这“才貌俱全”四个字，还是老伯眼见的？耳闻的？〔小生〕耳闻的。〔生〕自古道：“耳闻是虚，眼见是实。”小侄闻得此女竟是奇丑难堪，一字不识的。貌堪惊，生平不晓题红字，日后还须嫁白丁。〔小生〕自古道：“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娶进门来，若果然容貌不济，你做状元的人，三妻四妾，任凭再娶，谁人敢来阻挡？〔生〕就依老伯讲罢，色可以不要，德可是要的么？〔小生〕妇人以德为主，怎么好不要？〔生〕这等小侄又闻得此女不但恶状可憎，更有丑声难听。他风如郑，墙头有茨多邪行，不堪尊听，不堪尊听！

〔小生〕我且问你，他家就有隐事，你怎么知道？还是眼见的、耳闻的呢？〔生〕眼……〔急住，思量介〕是……是耳闻的。〔小生大笑介〕你方才说我“耳闻是虚，眼见是实”；难道我耳闻的就是虚，你耳闻的就是实？做状元的人，耳朵也比别人异样些。〔生〕小侄是个多疑的人，无论虚实，总来不要此女。

〔前腔〕便做道既美还贞，我与他夙世无缘，也强作成！〔小生〕我的聘又下过了，回书又写去了，他是何等样的





人家，难道好悔亲不成？〔生〕小侄宁可终身不娶，断不要他过门，便做道难重聘，我情愿无妻、白发守伶仃。〔小生大怒介〕哇！小畜生！你自幼丧了父母，若不是我戚补臣，你莫说妻子，连身子也不知在何处了！如今养你成人，侥幸得中，就这等放肆起来！婚姻都不容我做主！哦！你说我不是你的父母，不该越职管事么？问狂生，你婚姻不许旁观主，为甚的不襁褓无人自去行？我明日竟备了花烛酒筵，送你到詹家入赘，且看你去不去！你若当真不去，待下官上个小疏，同你到圣上面前去讲一讲！我一面把佳期定，一面把封章写就和衣等。请试我桂姜心性，桂姜心性！

〔径下〕〔生呆介〕你说世间有这等的冤孽！先人既曾托孤与他，他的言语就是我的父命了。况且我前日上表辞婚，又说家中已曾定了原配，他万一果然动起疏来，我不但犯了抗父之条，又且冒了欺君之罪，这怎么了？

〔长拍〕孽障相遭，孽障相遭，冤魂缠缚，这奇难倩谁援拯？我前世与詹家有什么冤仇，他今生只管死缠着我！有什么冤深难洗，仇深难解，故变个女妖魔，苦缠我今生？想我游街那一日，不知相过多少女子，内中也有看得，便将就娶一个也罢了。只管求全责备，要想什么绝世佳人，谁想依旧弄着这个怪物！都是我把刻眼相娉婷，致红颜诅咒，上千天听。因此上故把丑妻来塞口，问可敢再嫌憎？老天，我如今悔过了！再不敢求全责备，只求饶了这场奇难，将就些的，任凭打发一个罢了！须念反躬罪己，望穹苍大赦，改祸为祲。

就是当朝宰相之女，纵然丑陋，也料想丑不至此。圣上赐婚的时节，我为什么不依？

〔短拍〕辞却甜桃，辞却甜桃，来寻苦李。教我这哑黄连向何处开声？我待要从了啊，鬼魅伴今生，眼见





得断送了这条性命；我待要不从啊，怕犯了欺君逆父，不忠孝的万世不祥名。

也罢！我有个两全的法子：他明日送我去入赘，我就依他去；虽然做亲，只不与他同床共枕。成亲之后，即往扬州娶几个美妾，带至京中，一世不回来与他相见便了。

【尾声】准备着独眠衾，孤栖枕，听他啾啾唧唧数长更。丑妇！丑妇！我教你做个卧看牵牛的织女星！

第二十九出 诰美

【传言玉女前】〔小旦带副净上〕儿女温柔，佳婿少年衣绣，问邻家娘儿妒否？

妾身柳氏。前日老爷寄书回来，教我赘韩状元为婿。我想梅夫人与我各生一女，他的女婿是个白衣白丁，我的女婿是个状元才子；我往常不理他，今日成亲，偏要请过来同拜，活活气死那个老东西！叫梅香去请二夫人过来，好等状元拜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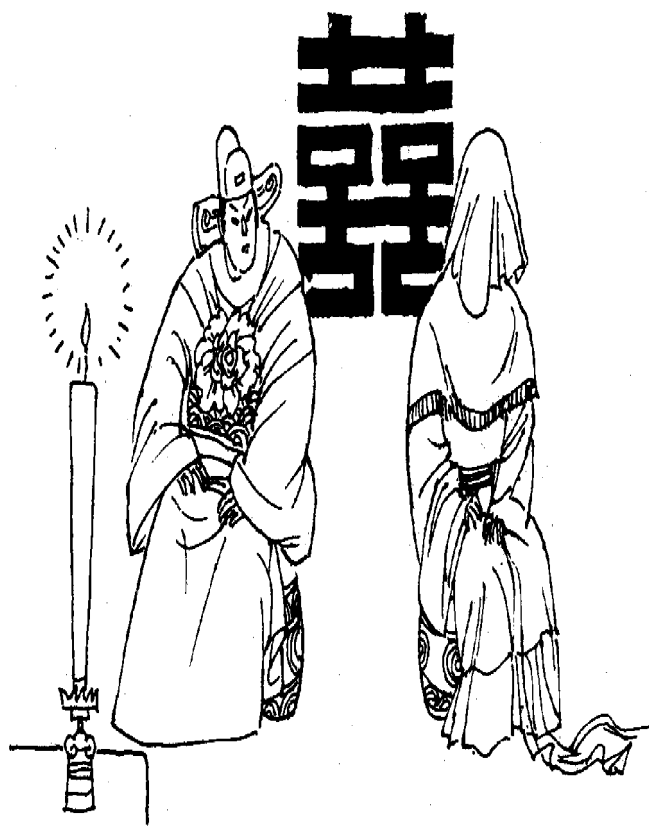
〔副净应下〕

【传言玉女后】〔生冠带，末随上〕姻缘强就，这恶况怎生经受？冤家未见，已先眉皱！

〔见介〕〔副净上〕夫人，二夫人说，他晓得你的女婿是个状元，他命轻福薄，受不得起拜，他不过来。〔生〕既是二夫人不来，今日免了拜堂罢。〔小旦〕说的什么话？小女原不是他所生，尽他一声不来就罢。叫候相赞礼。〔净扮掌礼上，请介〕〔副净、老旦扶旦上，照常行礼毕，共坐饮酒介〕

【画眉序】〔生闷坐不开口，众唱〕配鸾俦，新妇新娘共含羞，喜两心相照，各自低头。合卺酒未易沾唇，合卺杯常思放手。状元相度，该如此端庄，不轻开口。







【滴溜子】笙歌沸，笙歌沸欢情似酒。看银烛，看银烛花开似斗。冬冬鼓声传漏，早些撤华筵，停玉盏，好待他一双双归房聚首。

〔小旦〕掌灯送入洞房。〔行介〕

【双声子】新人幼，新人幼，看一捻腰肢瘦。才郎秀，才郎秀，看雅称宫袍绣。神祐祐，神祐祐；天辐辏，天辐辏。问仙郎仙女，几世同修？

【隔尾】这夫妻岂是人间偶？是一对蓬莱小友，谕向人间作好逑。

〔众下〕〔生、旦对坐，旦用扇遮面介〕〔内发擂毕，打一更介〕〔生背介〕他今日一般也良心发动，无颜见我，把扇子遮住了脸。〔叹介〕你这把小小扇子，怎遮得那许多恶状来！

【园林好】〔生〕我笑你背银灯，难遮昨羞，隔纨扇，怎藏旧丑？他当初露出那些轻狂举止，见我厌恶他，故此今日假装这个端庄模样。〔叹介〕你就端庄起来也迟了！任你把娇涩态，千般装扭，怎当我愁见怪，闭双眸！愁见怪，闭双眸！

我若再一会不动，他就要手舞足蹈起来了，趁此时拿灯去睡。以炬台留孤烛影，合欢人睡独眠床。〔持灯下〕〔旦静坐介〕〔内打三更介〕〔旦觑生不见介〕呸！我只说他坐在那边，只管遮住了脸，方才打从扇骨里面张了一张，才晓得是空空的一把椅子！〔向内偷觑，大惊介〕呀！他独自一个竟去睡了，这是什么缘故？

【喜庆子】莫不是醉似泥，多饮了几杯堂上酒？莫不是善病的相如体态柔？莫不是昨夜酣眠花柳，因此上神倦怠，气休囚；神倦怠，气休囚？

他如今把我丢在这边，不倏不倏，难道我好自己去睡不成？独自个冷冷清清，又坐不过这一夜，不免拿灯





到母亲房里去睡。檀郎不屑松金钏，阿母还堪卸翠翘。

〔敲门介〕母亲开门。〔小旦持灯上〕眼前增快婿，脚后失娇儿。〔开门见旦，惊介〕呀！我儿，你们良时吉日，正好成亲，要什么东西，只该叫丫鬟来取，为什么自己走出来？

〔旦〕孩儿不要什么东西，来与母亲同睡。〔小旦大惊介〕怎么不与女婿成亲，反来与我同睡？

〔尹令〕你缘何黛痕浅皱？缘何擅离佳偶？缘何把母闾重叩？莫不是娇痴怕羞，因此上抱泣含愁把阿母投？

〔旦〕他不知为什么缘故，进房之后，身也不动，口也不开，独自一个竟去睡了。孩儿独坐不过，故此来与母亲同睡。

〔小旦呆介〕怎么有这等诧异的事？我看他一进门来，满脸都是怨气，后来拜堂饮酒，总是勉强支持。这等看起来，毕竟有什么不惬意处？我儿，你且坐一坐，待我去问个明白，再来唤你。叫梅香掌灯。〔旦下〕〔副净上，持灯行介〕〔小旦〕只道欢娱嫌夜短，谁知寂寞恨更长。来此已是。梅香，请他起来。〔副净向内介〕韩老爷，请起来，夫人在这里看你。〔生上〕令爱不堪偕伉俪，老堂空自费调停。夫人到此何干？〔小旦〕贤婿请坐了，有话要求教。〔坐介〕贤婿，舍下虽则贫寒，小女纵然丑陋，既蒙贤婿不弃，结了朱陈之好，就该俯就姻盟。为甚的愁眉怨气，全没些燕尔之容？独宿孤眠，成什么新婚之体？贤婿自有缘故，毕竟为着何来？〔生〕下官不与令爱同床，自然有些缘故。明人不须细说，岳母请自参详。〔小旦〕莫非为寒家门户不对么？〔生〕都是仕宦人家，门户有什么不对？〔小旦〕这等，为小女容貌不佳？〔生〕容貌还是小事。〔小旦〕哦，我知道了。是怪舍下妆奁不齐整？老身曾与戚年伯说过，家主不在家，无人料理，待老爷回来，从头办起未迟。难道这句话，贤婿不曾听见？〔生微笑介〕汝奁什么大事，也拿来讲起？





【品令】便是荆钗布裙，只要德配也相投。况如今珠围翠绕，还堪度春秋。〔小旦〕这等为什么？〔生〕只为伊家令爱有声扬中_葇。我笑你府上啊，妆奁都备，只少个扫茨除墙的佳帚。我只怕荆棘牵衣，因此上刻刻堤防不举头。

〔小旦大惊介〕照贤婿这等说起来，我家有什么闺门不谨的事了？自古道：“眼见是实，耳闻是虚。”贤婿所闻的话，焉知不出于仇口？〔生〕别人的话，那里信得？是我亲眼见的。〔小旦大惊介〕我家闺阁的事，贤婿怎么看见？是何年、何月？那一桩事？快请讲来。〔生〕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说了。去年清明，戚公子拿个风筝，来央我画，我题一首诗在上面，不想他放断了线，落在贵府之中。〔小旦〕这是真的，老身与小女同拾到的。〔生〕后来着人来取去，令爱 and 一首诗在后面。〔小旦〕这也是真的，是老身教他和的。〔生〕后来我自家也放风筝，不想也落在府上，以至着小价来取，谁知令爱教个老姬，约我说起话来。〔小旦惊介〕这就是他瞒我做的事了。或者是他怜才的意思，也不可知。这等贤婿来了不曾？〔生〕我当晚进来，只说面订婚姻之约，待央媒说合过了，然后明婚正娶的。不想走进来的时节，我手还不曾动，口还不曾开，多蒙令爱的盛情，不待仰攀，竟来俯就。如今在夫人面前，不便细述，只好言其大概而已。我心上思量，妇人家所重在德，所戒在淫；况且是个处子，怎么“廉耻”二字全然不顾？彼时被我洒脱袖子，跑了出去，方才保得自己的名节，不曾敢污令爱的尊躯。

〔豆叶黄〕亏得我把衣衫洒脱，才得干休。险些做了个轻薄儿郎，险些做了个轻薄儿郎，到如今这个清规也难守。〔小旦〕既然如此，贤婿就该别选高门，另借伉俪了，为什么又来聘这个不肖的东西？〔生〕我在京中那里知道，是





戚老伯背后聘的。如今悔又悔不得，只得勉强应承。不敢瞒夫人说，这一世与令爱只好做个名色夫妻；若要同床共枕，只怕不能够了。名为夫妇，实为寇仇，若要做实在夫妻，若要做实在夫妻，纵掘到黄泉，也相见还羞。

〔小旦〕这等说起来，是我家的孽障不是了，怪不得贤婿见绝。贤婿请便，待老身去拷问他。〔生〕慈母尚难含忍，怎教夫婿相容？〔下〕〔小旦〕他方才说来的话，字字顶真，一毫也不假。后面那一段事，他瞒了我做，我那里知道？千不是、万不是，是我自家的不是！当初教他做什么诗，既做了诗，怎么该把外人拿去？我不但治家不严，又且诱人犯法了。日后老爷回来知道，怎么得了！〔行到介〕不争气的东西在那里？〔闷坐气介〕〔内打四更介〕

〔玉交枝〕〔旦上〕呼声何骤？好教人惊疑费筹。〔见小旦介〕母亲为何这等恼？〔小旦〕你瞒了我做得好事！〔旦惊介〕孩儿不曾瞒母亲做什么事。〔小旦〕去年风筝的事，你忘了？〔旦背想介〕是了，去年风筝上的诗，拿了出去，或者韩郎看见，说我与戚公子唱和，疑我有什么私情，方才对母亲说了。〔对小旦介〕去年风筝上的诗，是母亲教孩儿做的；后来戚家来取，又是母亲把还他的，干孩儿什么事？〔小旦〕我把他拿去，难道教你约他来相会的？〔旦大惊介〕怎么，我几时把人约黄昏后？向母亲求个分割。〔小旦〕你还要赖！起先戚家风筝上的诗是韩郎做的；后来韩郎也放一个风筝进来，你教人约他相会，做出许多丑态，被他看破，他如今怎么肯要你！〔旦大惊，呆视介〕这些话是那里来的？莫非是他见了鬼！〔高声哭介〕天哪！我和他有什么冤仇，平空造这样的谤言来玷污我！今生与伊无甚仇，为甚的擅开含血喷人口！〔小旦掩旦口介〕你还要高声，不怕隔壁娘儿两个听见？今日喜得那老东西不曾过来，若过来看见，我今晚就要吊死！





我细思量，如何盖羞？细思量，如何盖羞？

〔内打五更介〕料想今晚做不成亲了，你且去睡，待明日再做道理。粪缸越搂越臭。〔旦〕奇冤不雪不明。〔下〕〔小旦〕这桩事好不明白。照女婿说来，千真万真；照他说来，一些影响也没有。就是真的，他自己怎么肯承认？我有道理，只拷问是那个丫鬟约他进来的就是了。〔对副净介〕是你引进来的么？〔副净〕阿弥陀佛！我若引他进来，教我明日嫁个男子，也像这样不肯成亲。〔小旦〕掌灯！我再去问。〔行介〕〔副净请介〕〔生上〕说明分散去，何事又来缠？〔小旦〕方才的事，据贤婿说，确然不假；据小女说，影响全无。这“莫须有”三字也难定案。请问贤婿，去年进来可曾看见小女么？〔生〕怎么不曾见？〔小旦〕这等还记得小女的面貌么？〔生〕怎么不记得？世上那里还有第二个象令爱的尊容？〔小旦〕这等方才进房的时节，可曾看看小女不曾？〔生〕也不消看得，看了倒要难过起来。〔小旦〕这等待我教小女出来，请贤婿认一认；若果然是他，莫说贤婿不要他为妻，连老身也不要他为女了。恐怕事有差讹，也不见得。〔生〕这等就教出来认一认。〔小旦〕叫丫鬟，多点几枝蜡烛，去照小姐出来。〔丑应下〕〔生〕只怕认也是这样，不认也是这样。〔小旦背介〕天那！保佑他眼睛花一花，认不出也好。〔老旦、副净持灯，照旦上〕请将见鬼疑神眼，来认冰清玉洁人。〔小旦〕小女出来了，贤婿请认。〔老旦、副净擎灯高照；生遥认，惊背介〕呀！怎么竟变做一个绝世佳人？难道是我眼睛花了？〔拭目介〕

〔六么令〕把双睛重揉，〔近身细认，又惊，背介〕逼真是一个绝世佳人！那里是幻影空花，眩我昏眸？谁知今日醉温柔，真娇艳，果风流！不枉我铁鞋踏破寻佳偶，铁鞋踏破寻佳偶！





〔小旦〕贤婿，可是去年那一个么？〔生摇手介〕不是，不是，一些也不是！〔小旦〕这等看起来，与我小女无干，是贤婿认错了人了。〔生〕岂但认错了人，竟是活见了鬼！小婿该死一千年了！〔小旦〕这等老身且去，你们成了亲罢。〔生〕岳母快请回。小婿暂且告罪，明日还要负荆。〔小旦笑介〕不是一番疑彻骨，怎得千重喜上眉？〔老旦、副净随下〕〔生急闭门，向旦温存介〕小姐，夜深了，请安置罢。〔旦不理介〕〔生〕是下官认错了人，冒犯小姐，告罪了。〔长揖介〕〔旦背立，不理介〕

〔江水儿〕〔生〕虽则是长揖难辞谴，须念我低头便识羞。我劝你层层展却眉间皱，盈盈拭却腮边溜，纤纤松却胸前扣。请听耳边更漏，已是丑末寅初，休猜做半夜三更时候。〔内作鸡鸣介〕〔生慌介〕小姐，鸡都鸣了，还不快睡！下官没奈何，只得下全礼了。〔跪介〕〔旦扶起介〕

〔川拨棹〕〔生〕蒙慈宥，把前情一笔勾。霁红颜，渐展眉头，霁红颜，渐展眉头；也亏我屈黄金，先陪膝头。请宽衣，莫怕羞，急吹灯，休逗留。

〔尾声〕良宵空把长更守，那晓得佳人非旧，被一个作孽的风筝误到头！

鸳鸯对面不相亲，好事从来磨杀人；
临到手时犹费口，最伤情处忽迷神。

第三十出 释疑

〔忆莺儿〕〔外冠带，引众行，唱上〕兵燹稀，甘雨肥，未及瓜期诏已催，带便还乡昼锦衣。新花拂旗，新沙筑堤，宦囊不重肩夫喜。鹤相随，破琴犹在，依





旧载将归。

下官詹烈侯，复任西川，未及一载，蒙圣上俯鉴微劳，加升大司马之职，钦召回京，带便从故乡一过。左右的，此处到家，还有多少路？〔众〕只得一站了。〔外〕这等快些趲行，今日定要赶到！〔齐唱“宦囊”二句下〕

〔燕归梁〕〔老旦上〕先到华堂等客归，羞老鬓更蓬飞。〔副净衣巾，同丑上〕阿姨新做状元妻，重见面，愧前非。

〔老旦〕老爷今日回来，老身一家先到公厅等候，柳夫人与他女儿女婿想必也就来了。

〔前腔〕〔小旦上〕膏沐新添婿远归，重学画少年眉。〔生冠带，同旦上〕逼成婚媾转相宜，亏阿丈赚良媒。

〔老旦、小旦先见介〕〔小旦〕女儿女婿成亲之后，还不曾见你，如今请坐了，待他们拜见。〔老旦〕等老爷回来，一齐拜罢。〔生〕这等先见常礼。〔生、旦见老旦介〕〔副净、丑见小旦介〕〔生、副净相见介〕〔旦、丑相见介〕〔老旦〕你们今日顺便相见，只当会亲。大小姨夫、大小姨娘，都见一见，省得东躲西躲。〔副净见旦，旦作恼容，回礼介〕〔生见丑，丑作笑容，回礼毕。各惊介〕〔生背介〕这位大姨，好象在那里会过一次的？待我想来……〔想介〕〔丑背介〕小姨夫的面貌，与去年进来的人，生得一模一样，这一回更觉得标致些。〔生〕好奇怪！我恍恍惚惚记得在京中那个所在，相会一次，为什么再想不起来？

〔渔灯儿〕真怪异，既是上林花，为甚的向此处栽移？是了，我记得初报状元的那一晚，曾做个恶梦，梦中的人就是这副嘴脸。记在恶梦里，受伊行无限凌亏。且住，梦中的人就是去年相会的詹小姐了，难道去年见鬼，如今又见鬼不成？待我问夫人。〔对旦指丑介〕夫人，那边立的，还是





人，还是鬼？〔旦〕是我家姐姐，你怎么说起鬼话来？〔生〕这等我去年不曾见鬼，就是见了这个像鬼的人，分明是这个似鬼人儿把我迷，冒神女把夜叉相替，到今日鬼和神相对难欺。

〔旦〕你仔细看一看，又不要认错了人。〔生〕一毫也不错。〔老旦对小旦介〕前日女儿女婿成亲，不曾送得喜酒，今日有一杯清茶奉献。叫丫鬟拿茶来！〔净捧茶上〕和气人家无大小，不妨乳母代梅香。〔见生，各惊介〕〔对丑介〕小姐！那分明是去年进来的人，你可认得？〔丑〕面貌虽是一般，觉得去年的还没有这等标致。〔净〕去年是戴方巾，今年换了纱帽，自然一发标致了！〔丑〕有理。

〔锦鱼灯〕天生就他娇面孔，原先美丽，况戴着俏乌纱，更长风姿。去年若不是你冲散了好事，今日这个诰命夫人，一定是我做了。都是你夺去花封送阿姨，致今日教我睁白眼，妒人妻。

〔生背对旦介〕夫人，如今不但假莺莺认出来，连假红娘都认出来了！〔旦〕在那里？〔生〕方才捧茶的那一个就是。〔旦〕原来是他们串通诡计，冒我名头，做出这般丑事，累我受此奇冤。我如今说与母亲知道，当面对他讲个明白，肉也咬他几口下来！〔欲行，生扯住衣袖介〕夫人，这个断使不得。你若与他争论起来，戚公子听见，说我调戏他的妻子，这场怨恨怎得开交？〔旦〕这也顾他不得。〔丽脱衣袖，对小旦介〕母亲，有一句新闻，说与你知。〔扯小旦，附耳说话；生慌介〕他母亲知道，一定要做出来了。这桩事怎么样处？〔副净背介〕你看他娘儿两个，唧唧啾啾，把手指着我家娘子，只怕是看荷花的事情发作了。他若与我娘子面质起来，老韩听见，说我调戏他妻子，这场怨恨怎得开交？〔小旦听毕，高声介〕原来有这等奇事，好没廉耻的女儿！〔生、副净各慌介〕





〔副净背介〕我说不停当，如今怎么了？须要生个法子，骗老韩出去，不等他听见才好。〔生背介〕我说不停当，如今怎么了？须要生个法子，骗老戚出去，不等他听见才好。我有道理，〔对副净介〕老襟丈，如今岳父快到了，我们同到郊外去接他一接，何如？〔副净大喜介〕妙！妙！妙！小弟正有此意，我们两位新娇客，莫管他家闲是非。〔同下〕〔小旦对老旦介〕亏你有本事，养得这样好令爱出来！〔老旦惊听介〕

〔锦上花〕〔小旦〕一美你的肚皮，二美你教法奇，生这风流令爱倒会讨便宜。〔老旦〕我晓得，你的女婿是个状元，如今要压制我么！〔小旦〕一愧我命运低，二愧我福分微，招得个状元女婿，又有了前妻，把封诰送还伊。

〔老旦〕有话明讲，不要语中带刺，讨人的便宜！〔小旦〕我正要和你明讲，去年清明时节，你家女婿，拿一个风筝，央我家女婿画。我家女婿懒得画，题了一首诗在上面。你家女婿放断了线，落在我家。我见上面有诗，教女儿和了一首，不想被你家女婿讨了出去。后来我家女婿也放风筝，也断了线，又落在你家，你的好令爱，就想做起风流事来。你做风流事也罢了，为什么假冒我家女儿的名头，约他进来相会？我家女婿，想是见他忒标致了些，吓得不敢动手。谁想你家令爱，做湖州船倒撑起来，做出许多怕人的光景，弄得我家女婿，抱头鼠窜。今年他在京中，戚公替他聘了我家女儿。他前日回来做亲，只说还是那一个，怒气冲冲，不肯与女儿同睡。及至我去细问缘由，把女儿与他细认，知道不是，才肯成亲。虽成了亲，究竟不得明白，方才在这边三头六面认将出来，方才晓得是这本新戏。〔老旦呆介〕〔旦对丑介〕你当初说我做了夫人，须要带挈你带挈。谁想我还不曾做夫人，你倒先做了夫人；我还不曾带挈你，你倒带挈我淘了那一夜好气！





〔锦中拍〕多谢你，椒房宠，把内家荫庇。这封诰忒离奇，我如今情愿把夫人让你，只要陪还我那一场呕气。为甚的你图欢乐，教别人皱眉？为甚的把风筝强匿？为甚的把我名儿巧替？好好的献出原赃，自口供罪，不须得紧紧的把牙关闭。

〔老旦对小旦介〕这等说起来，是我这个不成器的坏事了，你娘儿两个，如今要怎么样？〔小旦〕我没有什么讲，只等老爷到家，拦马头就是一状。听凭他审就是了！〔老旦〕若审起来，你也未必全赢，我也未必全输！〔小旦〕怎见得？〔老旦〕莫说坏事的不好，还怪起祸的不是。虽是我家女儿冶容诲淫，也是你家女儿多才惹事；虽是我家闺范不严，不该放男子进来，也是你家门缝忒宽，不该让风筝出去。我要吃场大亏，你也要忍些小气；我的女儿若问充军，你的女儿也要问个徒罪。不如同你两下里私和，还省了一场当官的没趣。

〔锦后拍〕笑世上，打官司的没便宜，枉自两下费心机。纵有十分道理，有十分道理，原告的脚膝头，预先落地，便全赢也有一分纸钱陪；倒不如三杯酒化做一团和气，还落得冤家少，狭路省防堤。

〔丑对小旦介〕你若和了就罢，若不肯和，我拚得做一个下水拖人。〔小旦〕怎么样的拖法？〔丑〕我说是妹子做诗在风筝上，约他进来；他认不得路，错走到我房里来的。〔小旦呆介〕〔旦〕不妨，有引他的人在这里，他走错了路，难道奶娘也走错了路不成？〔净惊背介〕这怎么了得？老爷到家，若还审起来，少不得拷问我。女儿是他亲生的，料想不置于死地，弄来弄去。只苦得我。没奈何，跪将过去，替他求和罢了。〔跪小旦介〕夫人！饶了我这条狗命，和了罢！〔小旦不理介〕〔净跪旦介〕小姐，你一向是贤慧的，劝声夫人，和了罢。〔旦不理介〕〔净起介〕夫人不肯和，小姐不肯和。这张





状子，是一定要告的了；告起来，我少不得是死。这堂前有一口古井，不如跳下去，预先淹死了，省得明日零星受苦。〔跳介〕〔旦扯住介〕不要如此，待我劝夫人，和了就是。〔旦向小旦介〕母亲和了罢！〔小旦〕我苦与他 and 了，他娘儿两个倒翻起招来，怎么处？〔老旦起拜小旦介〕柳夫人，是我女儿该死了。你若肯和，我终身不敢忘你大德！〔小旦〕这等说，只得和了。〔同拜介〕〔净磕头，谢介〕

〔隔尾〕〔合〕半生妒恨，今朝释，把往事付之流水。
〔老旦〕你就有万顷恩波，也难将我这羞洗。

〔内鼓吹介〕〔老旦〕老爷回来了！三娘，千万不要提起。
〔小旦应介〕〔丑又叮嘱旦介〕

〔点绛唇〕〔外冠带，引众；生、副净随上〕重到门楣，郁葱瑞霭增佳气，只因家内，添个乘龙婿。

〔各见介〕

〔前腔〕〔小生冠带上〕宦客新归，旧时年友新姻戚。芝颜重对，两鬓添霜未。

〔各见介〕〔老旦、小旦〕你们两个女婿，都不曾拜丈人，两个媳妇，都不曾拜公公，今日在此，不如同拜了罢！〔同拜介〕

〔画眉序〕〔外、小生〕儿媳已齐眉，婚嫁从心向平喜。幸双亲犹健，杖不须携。既有子瓜瓞能绵，便无儿桑榆堪慰。〔合〕朱颜白发同偕老，举世共夸荣贵。

〔前腔〕〔老旦、小旦〕门户有光辉，玉树蒹葭得同倚。喜枯梅衰柳，不怕霜威。虽不是桃李春荣，还学得枇杷晚翠〔合前〕

〔前腔〕〔生、旦〕何处谢良媒，一阵狂风似神鬼。怪风筝一片，东走西飞。论赏罚罪不酬功，量恩私功能赎罪。〔合前〕





【前腔】〔副净、丑〕一对丑夫妻，空费百般巧心计。
岂从来神器，不许人窥。男偷女，宝剑成精，女偷男，
灯光作祟。〔合前〕

【滴溜子】〔合〕团圆处，团圆处，欢声如沸；相逢
处，相逢处，欢容如醉。评才貌真无愧，总亏堂上翁，
平心见己。公道无私，合成双配。

【尾声】无心演出风筝戏，怕世上儿童学会，也须
要嘱语东风向好处吹。

传奇原为消愁设，	费尽杖头歌一阕；
何事将钱买哭声，	反令变喜成悲咽？
惟我填词不卖愁，	一夫不笑是吾忧；
举世尽成弥勒佛，	度人秃笔始堪投。





白话故事



一、异姓兄弟，情合志不同

北风紧吹，白雪纷飞，大地上银装素裹。新年的爆竹已经响过，留下满地的残红。孩子们穿着新装，欢天喜地地玩耍着。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有一位书生看着眼前的雪景，陷入沉沉的思绪中。他名叫韩世勋，字琦仲，茂陵人。大年初一对于他来说，是个伤心的日子。每到这一天，他都要避开众人，独自回忆一番。

他本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可家道中落，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不久父亲也因病去世。临死的那一天，正是大年初一，父亲把他托付给结拜的好友戚补臣，他也就从此失去了双亲，寄居在戚家。

戚家待他很好，将他抚养成人，还让他同戚补臣的儿子戚友先同窗修业学习。戚友先贪玩成性，他却孜孜求学，精通经史，能诗善画，才华横溢，被人推崇为当今的潘岳与张绪。到如今他已成年，自认为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并不难，难却难在不容易觅到称心的女子成佳偶。在他看来，女子有两样不可缺少，即天姿和风韵。有天姿而没风韵，就像个泥塑的美人，无生气；有风韵而没天姿，又如同花面女旦不值一看。必须是既有天姿，又有风韵，才值得稍稍留连徘徊。但就是天姿、风韵都具备，也只能算半个，那半个还要看她内中的才华。倘若要是内心粗俗，配不上花一般的容貌，也难以成为金屋之娇。可这样的女子到哪里去寻？婚姻从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怎么能亲自见过女子的容貌，试过女子的才学，才下聘礼呢？不过，他仍然认为不可以草率地





订婚，宁可迟缓些，即使再难，也要等到有称心如意的女子才肯成婚。

而戚家公子则认为他太傻、太呆板，说他理想的伴侣如同水中月、镜中花，根本不可求。戚公子说，只要门当户对，便可成夫妻！然后娶下三妻四妾，再到烟花巷中找几个相好的妓女，也就够开心的了。二人想法不同，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依然情同手足。所以，他在戚家也算过得不错，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韩世勋正沉思着，忽听仆人说：“韩公子，老爷已在大厅上，正吩咐人找你呢。”韩世勋听了，凝一凝神，说道：“那我们快走吧！”

韩世勋来到大厅上，见戚补臣、戚友先都穿戴整齐地站在那里，便迎上去施礼道：“老伯，贤弟我来迟了，请受我一拜！”戚补臣非常高兴，忙说：“快不要这样！贤侄是客，老夫是主，怎么能受你礼拜？我们同拜就可以啦！”戚友先也说：“对！对！我们同拜。”于是大家一同揖拜。韩世勋祝愿说：“新年到来，愿老伯能受到朝廷任用，济世救民！”戚补臣也祝愿道：“新春降临，希望贤侄能连中三元，及早成婚！”行完礼，便分别坐下。

戚补臣看看韩世勋说：“我近来诸事繁忙，对贤侄有些照顾不周。听仆人说，贤侄读书通宵达旦，也该注意些身体。如果身体坏了，我就愧对令先尊了！”说着，神色有些黯然。

韩世勋说道：“老伯，小侄是异姓的孤儿，承蒙老伯的抚养、教诲，您恨不得挽我上青云，扶我上天梯，对我的深情早已超过了亲生的父子，我对您的感激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就是先父在泉下有知，也会感激无限的！老伯怎么能说‘愧对’呢？现在人与人之间，活着时尚且反复无常、玩弄手段，何况朋友死后，又有谁肯照顾他的子孙？可叹人死则友谊废，谁还会为知交流下真诚的眼泪呢？可敬的是老伯仍有古风。这样的恩德，不知哪年才能报答？我惭愧自己无能，没法衔环报德，只有感激流涕。”



戚补臣捋着胡须，说道：“我与令先尊的友情，非常人可比！当年他把你嘱托给我，希望我把你抚养成人，给你成家立业，代他尽到父亲的责任。如今你已成年，只管用功读书，注意身体，不要担心笔墨纸砚和点灯用的油钱，我只希望你有朝一日金榜题名，也算完成了一个心愿。至于结婚成家之事，你也不必担心，我会为你选一门理想的亲事，





不会吝惜聘礼！我要对得起老朋友的嘱托！”

韩世勋欠起身说：“老伯的话，小侄铭记在心！我一定用功读书，早日考取功名，也不枉老伯这么多年来敦敦教诲。我若能考取，也要感谢贤弟对我亲兄弟一般的照顾，而不把我当作异姓的孤儿看待。”

戚友先在旁边听了，摇着手说：“老世兄，古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你我两家是有着深厚友谊的世交，如同一家人，哪里是什么异姓？本来就是亲兄弟，又何必过分客气？不如我们喝杯屠苏酒，求个吉利！”

戚补臣说道：“说得有道理！”便对仆人说：“快吩咐厨房，将酒宴摆上来，我们要饮酒贺新年！”仆人应声而退。

过了一会儿，酒宴便已摆好。菜肴十分丰富，椒酒、屠苏酒格外飘香。戚补臣邀韩世勋就坐，戚友先也随后入座。他们举起酒杯，共贺新年。一时间，杯觥交错，祝语频起。戚补臣看着这和睦友爱的情景，非常高兴。酒宴将完时，仆人拿着帖子走来说：“禀告老爷：刚才詹老爷来拜年，说新年事多，不敢请见，留下帖子就走了。”戚补臣说：“快把帖子拿给我看！”仆人把帖子递上，戚补臣翻开，仔细看了看，说道：“原来是詹烈侯，是我极要好的同年科举。古人说：‘礼尚往来。’他既然来了，我就应该回拜。你们尽管吃得开心，我去拜贺完毕就回来。”接着，转身对仆人说：“赶快备轿，我要到詹府去一趟。”

戚补臣走后，戚友先对韩世勋说：“老世兄，我和你整天都呆在书房里，闷得好难受。如今过年放假，父亲又不在家，正好及时行乐，不如一起到姊妹人家去走走，那里有好些娇艳的女子呢！”韩世勋摇头说：“我不想去。那些女子全靠胭脂花粉敷面，那股腥气叫谁敢靠近？我可不愿意去活受罪！”戚友先说：“你不去就算了，我自己去。”说完，便起身走了。韩世勋也起身，独自回书房去了。



二、闺阁争闹，詹府筑高墙

戚补臣走出家门，乘上轿，朝着詹烈侯的府中走去。





一路上，大雪仍然不停地下着。路旁的梅花已经盛开，傲然挺立在冰雪中，预示着春天就要来临。街上的行人稀少，只有不知冷的孩子在兴高彩烈地堆着雪娃娃。

戚补臣透过帘子看着这一切，心中十分轻松愉快，仿佛年轻了许多。忽然，有女子的吵闹声传入耳鼓。戚补臣皱起眉头，四下看了看，原来已临近詹府，吵闹声是从詹府中传来的。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好友詹烈侯。

詹烈侯，名武承，字烈侯，进士出身，官拜西川招讨使。他善于治理边疆，人老志壮，雄心勃勃，在朝廷中有很高的声望。可朝中宦官专权，恨他不肯阿谀奉承，更恨他碍手碍脚，便指使人弹劾他，将他罢官并遣送回乡。这是他生活中的一大不幸。第二个不幸是他的家室不和。他擅长治国，却不善于管理家庭。他的正夫人早已去世，没留下个儿子；有两个小妾，一个叫梅氏，一个叫柳氏，各生一个女儿。她们从不谦让，一年之内就有三百天在争吵。詹烈侯毫无办法，只得在中间调和劝解，可很少有人听他的。时间一长，在他看来，吵吵闹闹才是正常，平安无事反倒奇怪。

戚补臣正想着，忽听人报告说：“老爷，詹府到了。”他欠起身，走出轿，拾级而上。此时，仆人已通报进去，詹武承整理着衣服，匆匆走来迎接。

戚补臣拱手道：“詹兄，新年大吉，小弟特来拜贺！”詹武承亦拱手，说道：“不敢当，不敢当！我与贤弟同贺！快快请进屋！”说着，邀请戚补臣进入厅堂。

二人坐定，便寒暄起来。戚补臣说道：“近来听说在川、广之间，蛮兵作乱，气势猖狂。朝廷议论纷纷，说是要重新起用詹兄，使你官复原职，不知是否确实？”詹武承说：“我也听得些风声，但不知是真是假。我虽然两鬓斑白，身居山林，但得知蛮兵作乱，残害百姓，扰我边疆，我也很想披挂上阵，为民除害，为朝廷出力。可是，世事并非都如人的意愿，我只能强迫自己不想罢了。”

戚补臣见他有些伤感，便劝慰说：“詹兄不必忧虑！古人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更何况詹兄的英名众人皆知，詹兄的功业无人不晓，总有一天会重新任用，大展鸿图！”说着，便起身告辞。





詹武承送走了戚补臣，见日过午时，想道：“糟了！怎么这么晚了？昨晚我在梅夫人房中度过，本打算今天一早拜会完朋友就到柳夫人那里去。谁知才从戚家回来，就被梅夫人缠着闹，说我一心只想着柳夫人，冷淡了她。现在这么晚才到柳夫人那里，说不定倒要被她冷淡了。唉！这真是阴气难调和，阳气易变理；国政好治理，妻妾争宠难调解。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赶紧过去。”

詹武承大步走到柳夫人房前，侧起耳朵，轻轻地听里面的动静。只听柳夫人说：“淑娟，你爹爹昨天在那边过年，今天这个时候都还没过来，大概又是被那老妖精缠住了。”淑娟说：“今天是大年初一，爹爹决不会使我们母女受冷落的，想必有事缠身，再等一会儿会来的。”

詹武承听着，心中有些高兴，想道：“这女儿为父亲着想，真不错！”便提起精神，高声喊道：“夫人、女儿，快开门，我来了！”

淑娟听了，忙开门说：“爹爹，新年好！快进来吧！”詹武承走到柳氏面前，说道：“夫人，按照秩序，我昨天只好勉强住在那边。你母女二人过年，未免太冷清了吧？”柳氏没好气地说：“你知道冷清，为什么今天还不早点过来？”詹武承说：“我确实想早些过来，可我又不能不到戚家去拜贺一下，又碰上戚家来回拜，所以耽误了，请你谅解！”柳氏不应声。

淑娟见状，便说：“爹爹应酬是理所应当的，母亲，你就原谅了爹爹吧！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一家该高高兴兴的才是！孩儿我准备了春酒，以给爹爹母亲祈求长寿。”说完，便吩咐人摆出酒菜，扶二人入席。

酒席上，春酒泛着琥珀光，春盘鲜嫩清香，春饼软绵黄白，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詹武承和柳氏都很高兴，气氛变得和谐快乐。淑娟举起酒杯说：“祝父亲母亲健康长寿！但愿年年都像今天，开心愉快！”詹武承也举起酒杯说：“爹爹有你这样的女儿，非常开心！你已经十六岁了，爹爹祝你早日嫁个好郎君！”淑娟听了，脸颊飞红，娇声说：“爹爹，你说些什么呀？”

詹武承略显忧愁地对柳氏说：“夫人，我已近晚年，只有两个女儿。你生的这一个端庄聪明，也算替我争气，不愁找不到好人家。只是二娘生的那一个，容貌不好看，又生性愚蠢无知，我整天为她担心，真不知道她如何去做人家的媳妇。”





柳氏挟些菜递到詹武承的碗里，说道：“老爷，你也不要忧愁，世间的人和事总要有个了结。照我看来，也不能怪女儿不成器，只怪那老东西的教法不好。有那样的娘，就有那样的女儿，别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淑娟听了两人的对话，忙打断说：“爹爹、母亲，今天是新春佳节，只管喝酒，不要多说无关的话。须防隔墙有耳，万一仆人听见了，传给二娘，又要引起争吵，岂不是辜负了眼前的美酒和大好春光？我们且留着精神来欣赏梅花的芳香吧！”詹武承道：“女儿说得对！我们还是享受眼前的欢乐时光。”

谁知此时梅夫人和她的女儿爱娟已躲在门外听了很久，听到三人的对话后怒不可遏，梅夫人使劲地冲进门，指着柳氏怒吼道：“小妖精，你同丈夫喝酒，凭什么把我娘儿两个当佐酒的小菜吃？怎么见得我的教法，不如你的教法？怎见得你的女儿，要比我的女儿强？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把别人贬低，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三人正吃得高兴，突然见梅氏闯入，着实吃了一惊，又被她连珠炮似地骂了一通，一时有些目瞪口呆。还是柳氏先回过神来，站起身，大声回敬道：“我才不是小妖精，你倒是个老妖精！为什么别人在房里喝酒，你却躲在墙角里偷听？可笑的是你这老狐狸，越老越猖狂，用迷人的手段到处寻郎。”

梅氏气得脸色铁青，咆哮道：“好你个小妖精，居然敢骂人！看我不打烂你的嘴！”说着，便扑向柳氏，就要动手打。柳氏闪开身，说道：“你来打！你来打！我也不是好欺负的，看我们两个谁打谁！”

此时，詹武承赶紧拦在中间，不住地劝解说：“二位娘子，求求你们别发怒，也别动手！都是一家人，有什么样的冤仇，动不动就打人伤人？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淑娟也上前将自己的母亲拉到一边，低声劝解，并用身体挡着母亲，以免被梅氏打着。

詹武承乘机也将梅氏拉到一边，低声说：“夫人，你比她年纪大，怎么能和她一般见识？看在我的份上，你就饶了她吧！”梅氏指着他的鼻子说：“好哇，你终于露出偏心眼啦！她的年纪小，我的年纪老，你用不着管我，到那个年纪小的身边去吧！”说着，用双手猛地将詹武承推开。





詹武承又来到柳氏跟前，劝说道：“夫人，请你忍一忍吧！倘若按出嫁的先后，你也该让一让步。”柳氏怒气冲冲地说：“对，我该让她！是她比我先来的，你就到先来的身边去好了！”又将他推开。詹武承点点头说：“好！好！都是我的错！她推过来，你推过去，就当我是在这里荡秋千。现在，我不管了，随便你们怎么吵、怎么闹！”说着，退到一边去了。

爱娟一直站在门口，此时听父亲说“不管了”，便也冲到柳氏面前，说道：“三娘，我母亲教我的方法不好，你的教法好，以后就劳你教教我吧！我倒要好生领教领教！”柳氏侧过脸去，不理睬她。

爱娟又走到淑娟面前，斜着眼睛说：“妹妹，你长得花容月貌，是做夫人的娇模样，举止端庄，又是皇后的尊贵腔调。我比起你来，又丑陋，又愚蠢，只能做个农家媳妇、商家娘子。将来你当了夫人、皇后，也该提携提携我，让我当个皇亲国戚！”

淑娟拉着爱娟的手，陪礼道：“姐姐，是我们说错了话，请你原谅！你和我一直都是和和气气的，不要为了几句闲话，就成了冤家对头。”爱娟听了，低下头，不再言语。

淑娟又转身对着梅氏说：“二娘，刚才我母亲不对。请你看在孩儿的面上，不要生我母亲的气，好好保养身体！”梅氏听了这些话，非常舒服，心中的气也消了大半，说道：“没想到愚顽奸诈的人，居然生下个贤惠聪明的女儿。好吧！今天就看在你女儿的面上，不再与你计较。不过，以后若再听到你胡说八道，我不会这么轻易罢休！”又对爱娟说：“孩子，我们回去吧！”

詹武承见二人离去，便朝着门口大声说：“老泼妇，老无耻！大年初一就来找是非！”柳氏看了，轻蔑地说：“刚才你为什么骂？现在看见她走了，你才装模作样，耍这种假威风给谁看！”詹武承解释说：“当面不骂，是省得你生气；背后骂她，是替你出气，这都是为爱惜你呀！别想那些烦心的事了，好景不常在，我们还是喝酒吧！”

三人重新坐到桌边，正要举杯，有仆人进来说：“报告老爷，外面来了个朝廷的使者，说边疆传来告急的文书，朝廷下令，召老爷回去！”詹武臣说：“快请使者进来。夫人，孩子，你们先避一下！”柳氏和淑娟听言，便隐身而退。





使者走进门，拜见说：“恭喜老爷！朝廷命你官复原职。圣旨已下，说边疆多事，催老爷立即上任。”詹武承跪下，接过圣旨，说道：“烦劳您通报，请到外面休息片刻。”于是，仆人便领着使者走了。

詹武承独自坐在椅子上，将圣旨慢慢看过，心中喜忧参半。喜的是重新受到朝廷任用，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为国为民尽责；忧的是家的事无法照管。他想着：“既然重新复职，我就该立即赴任。可那战乱不宁的地方，不能带着家眷去。然而这个家又该怎么办？如今我在家里，她们都整天吵闹；如果我走了，没有个和事佬，她们两个冤家，不知要吵到哪年才算完了？唉，该怎么办呢？”

詹武承苦苦地想了许久，忽然灵机一动，说道：“我有办法了！趁我还在家时，叫几个泥水匠来，在这宅子中间筑起一座高墙，把一个宅子分成两个院。梅夫人住东边，柳夫人住西边。她们两个人都不出自己的院子，成年累月不见面，自然就不会再生气吵架了。”

詹武承越想越得意，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办法，便喊来仆人说：“快去给我找几个泥水匠来。”仆人说：“老爷，难道你还要盖新房？可你马上就要赴任了，恐怕来不及盖成。”詹武承摇摇头说：“不，我不盖新房，我只筑一道高墙就行了。”仆人疑惑地点点头，转身便走出了房门。

不久，仆人领着泥水匠来了。詹武承令他们在宅子的中间开始砌墙。大家七手八脚，很快就筑起了一道高墙。詹武承站在那里，看着这道高墙，满意地笑了，心想：“我筑起这道堤防，相信她们再不会兴起战争了。”

三、驿亭饯别，詹烈侯托婚

新春佳节刚过，天气就渐渐转向暖和。在明媚的阳光下，枝头冰雪开始悄悄消融。光秃秃的柳枝上，露出点点的新绿，似乎这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这一天，詹府格外忙碌。柳夫人忙着帮詹武承将官服穿戴整齐，梅





夫人忙着收拾行李，叫人备好车马。过了一会儿，一切准备就绪，众人送至府门口，詹武承对梅氏、柳氏说：“二位夫人，我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你们要好自珍重，千万不要为了些小事争得不可开交，否则我在外就无法放心了。”二位夫人点点头，詹武承便坐上马车走了。

詹武承一行人匆匆地走着，来到郊外，忽然有人挡住了去路，说道：“请问车中坐的是不是詹老爷？”随从回答说：“是的。你是什么人，居然敢拦住老爷的去路？”

来人忙跪在地上说：“报告詹老爷，我是戚老爷的家僮。我家老爷听说朝廷下诏书召詹老爷重新任职，今天就要出发远征，便在驿亭设下饯别宴，叫我拿着帖子在这里等候老爷去赴宴。”说着，双手递上帖子。

詹武承接过帖子，看了看说：“难得年翁这么重友情。只因圣旨限期很紧迫，我匆匆上路，没能去拜别，反倒让年翁为我设宴送行，真是惭愧！既然宴已摆好，我们还是赶紧去吧。”

詹武承一行人来到驿亭，戚补臣早已等候在那里，见他们到来，便迎上前说：“恭喜年翁又重得朝廷重用！”詹武承说：“托上天之福，我虽然已年老体衰，并且久离鞍马，但身上还没有长出多余的肉，我的余力还可以驰骋疆场。我能为君分忧，为民除害，也确实是一件喜事。”

二人边说边进入驿亭坐下。詹武承说道：“我因公事紧急，匆匆上路，没能拜别，反让年翁设宴送行，实感惭愧！”戚补臣摇摇手说：“年翁不必这样说。你我二人意气相投，科举同登，患难与共。今日你重上征程，我在这里设下薄酒一杯，不敢说是饯别，只不过是替年翁壮壮气势罢了。”接着又吩咐下人：“快拿酒来！”

戚补臣接过酒壶，亲自为詹武承斟满酒，举起酒杯说：“年翁此次出征，一定不会辜负皇上和朝廷的厚望，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在这里先敬年翁一杯。”

詹武承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又拿起酒壶，斟满酒杯并举起说：“我出任做官，你隐居乡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各有各的情分。今日我出征以后，还望年翁能帮我留意一下我的家庭。我也敬年翁一杯，聊表谢意。”戚补臣说道：“年翁尽管放心，我会留意的。”说完，慎重地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詹武承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对戚补臣说：“老年翁，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要拜托你。今天如果没遇到你，也就忘记了。”戚补臣问：“是什么事？请尽管说，我会尽力的。”

詹武承想了想，说道：“我年老无子，膝下只有两个女儿，现在已经长大，都是十六岁，还没有定下亲事。我这次外出远征，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我想拜托年翁，看在我们同榜登科、情意相合的分上，替我挑选两个好女婿。只要选择到好女婿，聘礼可以分毫不收；如果选择好良辰吉日，却因路远来不及告诉我，年翁只管按方便合适去做就行了。”

戚补臣说道：“年翁放心！你嘱托的女儿婚嫁之事，我牢记在心，一定用心寻找美玉来配冰清。”

说话之间天色已晚，詹武承起身说：“时间不早了，我该告辞上路了。”戚补臣便起身相送，眼看着出征的车马渐渐远去。

四、掀天大王，人象共练兵

在西川的边境上，山峦耸立，森林茂密，道路屈曲狭窄，地势颇为险要。

在这山高路险的地方，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常居住在山洞中，自成一个部落。当朝廷清明有道时，他们就暂时俯首称臣，接受管束；当国势由盛变衰时，朝廷出现奸诈险恶的小人，各地出现残暴狠毒的贪官，人民怨声载道，国家前途危在旦夕，这些人便乘火打劫，乘机兴兵，纷纷自立为王，扬言要席卷中原，赶走皇帝。

当西川招讨使詹武承被谗罢官后，这些部落中的人欢喜若狂。其中有一个人相貌雄伟奇特，性格勇猛，气度轩昂，心雄志壮，号称掀天大王。他到处烧杀抢劫，据地称霸许多年，自以为一脚就能把万国踢穿。近来更是野心勃发，想乘着朝廷混乱之机兴兵动武，大举进攻，夺取中原。

他为了实现这个野心，便派人四处探听官兵的动静和朝廷的情况。派出的人回来报告说：“朝中并无大的变动。官兵的士气低落，将领无能，只是所用的武器，件件都很锋利，不容易轻易取胜。”掀天大王得知这些消息，终日冥思苦想道：“官兵的武器锋利，我这里的刀枪虽然





也快，弓箭虽然也多，可只能作为抵挡之用，不能成为战胜对方的武器。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败敌人呢？”

有一天，他带着几个士兵出外巡视。他看见一群象驮着沉重的东西行进着，象蹄所踩之处便留下深深的脚印。他灵机一动，对士兵说：“快拿出弓箭，射那群象。”士兵惊异地说：“大王，使不得！我们的箭射不伤大象，大象被激怒了，会踏烂我们的！”掀天大王生气地说：“笨蛋！你们不会射了它，就躲到石洞里去啊？”士兵不敢不听，只得战战兢兢将箭射出，慌忙躲到远处的洞穴中去。

大象正走着，忽然遭到箭射，便狂性大发，向射箭的方向猛冲过去，所到之处树断草死。象找不到目标，便横冲直撞，山间的土石纷纷落下。躲在洞中的士兵吓得面如土灰，不停地发抖。一会儿的时间，大象就把附近的草木全部踏平，仍然怒不可遏，见此地没有动静，便又朝着远方冲去。

掀天大王见大象冲远，便从洞中悄悄钻出，眼前狼藉一片，没有留下半点生机。他非常高兴地说：“看来大象真的所向披靡。我就用象战，这是官兵所没有的。我想，用象阵打先锋，骑兵随后冲，一定能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不愁夺不到中原。哈哈！”

他回到营帐，便命人去驯养几百头猛象，训练三千多铁骑。从此日夜操练，只等时机进攻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山间平地上传出阵阵的喊杀声，响彻云霄；象群沉重的脚步声，如雷四起。

掀天大王身披战甲，从营帐中走出来，听到这惊天动地的声音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将领说：“我的象阵、铁骑都已经训练很久了，我还没有亲自检阅过。今天天气这么好，我要登上阅兵台观看演习。”将领答道：“遵命！大王！”于是转身对传令兵说：“传令人、象两营，各自佩戴盔甲、手执武器，排列整齐，听候操演！”传令兵得令，飞马去传。

一会儿，士兵们便在山间空地上搭起了阅兵台。台前赫然摆着一个大大的战鼓，两旁列队站着数十名号手；台上竖着掀天大王的旗帜，在风中猎猎飞舞；卫兵全副武装，大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掀天大王登上阅兵台，威风凛凛地说：“士兵们！从前我们一直受朝廷管束，如今小人当道，皇帝昏庸，我们要乘机起兵，打到京城去！”





我们不再做奴隶，我们要当皇帝！”士兵们齐声高呼道：“打到京城去！打到京城去！”掀天大王见士气高涨，非常满意，大声说：“比武操练现在开始！先操演人战，然后操演象战，最后人、象合战！”

话音刚落，骑兵们骑着高头大马列队上场，在场间摆开阵势，奋力拼杀起来。只见士兵的武器，寒光耀眼似天空中的闪电。那宝剑明晃晃，如秋霜般雪亮；那铁枪尖锐无比，能刺破坚甲；那弯弓拉满似圆月，射出的箭能百步穿杨。那战马扬蹄飞奔，风驰电掣，掀起滚滚尘埃，好似从天上直冲人间。士兵们更是斗志昂扬，凶猛善战，一个个好似天神模样。霎时间，天昏地黑，恰如一场真正的恶战。

掀天大王站在台上，仔细地观看着，不时地点点头。铁骑操练完毕，便整理好队伍，缓缓退下。

接着，数百只大象在士兵的指挥下，依次走进场。那蠢笨的样子，活像犀牛在跳跃。当站定后，大象就变换起队形，时而聚合在一起，如一堵铜墙铁壁，水泄不通；时而又个个分离，如无数的山峰，巍峨耸立，难以攀越；时而舞起重重叠叠的鼻子，似狂风卷浪；时而又快步猛冲，如闪电划破长空。这番象战，雄纠纠，让人见了便失勇气；气汹汹，长驱直入；伏贴贴，直使敌骑百万一齐僵倒在地，再无还手之力。

掀天大王看着，大声称赞说：“好战法，好战法！人有人的威风，象有象的勇武！”当大象操练完，他急不可耐地说：“吩咐下去，让人和象合在一起，再操练一次。我看这样的阵法，一定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夺取中原，就易如反掌。”

人、象得令，又操练起来。配合默契，叫观者无不称绝。演练完毕，便重新将队伍摆列整齐，听候命令。

掀天大王站起身，挽起袖子，指手划脚地说：“士兵们，这几个月训练辛苦了！现在你们人强马壮，队伍轰轰烈烈，战斗起来矫健腾跃、张牙舞爪，实在是很威风。大王我要凭借着你们去攻打城市土地，抢掠金银珠宝，最终当上皇帝。到那时，我要论功行赏，对那些有功之人，大加封赠，让他们食禄千钟、封他们做万户侯，并且还要建立功臣阁，画上有功人、象的图。你们记住，我的话一字千金，决非口出谎言！”他停了停，接着说：“今天的操演就到这里，现在摆开队伍回营！”

队伍听到命令，便逐渐退出场地，走回营中。远远望去，士兵们个





个戎装在身，盔甲灿烂有光；旌旗迎风招展，明亮耀眼，那主将旗辉煌无比，护卫旗五彩飘扬，更增加了军容的威风。

掀天大王看着队伍渐渐离去，欣赏完军容军威，才喜气洋洋地回到自己的营帐中。他命人捧出美酒，摆上佳肴，邀请大小将领参加宴会，并传令军中夜晚燃起篝火，载歌载舞，举杯畅饮。

在宴会上，众将领举杯说：“祝大王早日夺取中原，当上皇帝！”掀天大王满口喷着酒气说：“皇帝之位，指日可待！大家尽情地喝，喝个痛快！下一次，我就要到京城里才请各位将领喝酒了。”

夜色降临，蓝蓝的天幕上，只挂着几颗星星，时隐时现。山间的营地上却篝火点点，洞壑士兵们胸怀欢畅，围在火边狂饮豪喝，有的乘醉纵情歌舞，有的烂醉如泥，摊倒在地，有的醉中呢喃自语：“我要去做万户侯！我要做个万户侯！”

五、故地重来，老将又出征

詹武承自从被朝廷重新任命为招讨使后，便昼夜兼程，希望尽早到达西川，一来是为了拯救百姓，使其安全，二来是皇帝催促，保卫边疆，因此顾不上雨洗头、风理发，日夜兼程。

这一天，詹武承的车马终于踏上了西川的土地。他心潮起伏，想道：“阔别了很多年以后，如今我又重来故地。五彩旌旗前导八座车，头上的乌纱帽依然完好，腰间佩的金鱼仍旧闪光，只是白发已生，与从前有些不一样。不知道故地的一切怎样？从前的甘棠树，如今还在不在？那爱护甘棠树的父老，是否也和我一样衰老了？那骑着竹马的儿童长大了，是否也似我当年一般年轻力壮？”

他想着想着，便掀开车帘，朝外边望去。只见道路两旁树木枯萎，杂草丛生，路上人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地走着，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推着小车。老人疲惫不堪，儿童哭着要吃的。车声人声交织在一起，一直向西川境外而去。

詹武承心中一惊，命人停住车，走下车来，向路过的老人问道：





“老人家，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呀？”老人叹着气说：“唉！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只是要离开这里罢了。”詹武承又问：“为什么非要离开这里呢？”老人看了看他，说道：“你大概还不知道吧？这几年来，边境上出了个掀天大王，到处烧杀抢掠，官兵几乎抵挡不住。如今听说他又用了象阵，更是所向披靡，附近的几个城池都被攻陷了，眼看就要打过来，我们还是早走的好。不管怎么样，只要不被杀光、抢光就行了。唉！这是什么世道！”说完，摇着头走了。

詹武承听了，心急如焚，没料到事情已到如此地步。他吩咐身边的将士说：“如今事情紧急，一部分人分头去侦察情况、搜集情报，然后回官衙向我报告；剩下的人马与我一起，快速前进，赶到官衙，准备随时出兵，阻挡蛮兵的进攻，保证百姓的安全。”众人齐声答应，各自领命而去。

詹武承也回到车上，命人快速驾车，向官衙驶去。

詹武承来到衙内，只有几个士兵上前迎接。詹武承问道：“这里的将军呢？”一个士兵答道：“报告招讨使大人：各营的将军都还没到。”詹武承转身对中军官说：“传我的命令，让各营将领迅速到堂上来听候吩咐！”中军官应声而退。

詹武承走进大堂，坐在主帅的椅子上。一会儿，各营将领便身着戎装，站在堂下，齐声说道：“各营将官参见招讨使！”詹武承说：“免礼！我今日初到西川，便听说蛮兵非常猖狂，形势十分紧急。现在召集各位将领至堂下，就是想互相认识、了解一下，听听你们的高见，以便打败蛮兵，保我边疆，上报皇恩！”转头对中军官说：“现在点名！”

中军官拿出名册，大声叫道：“水营总兵钱有用。”只见一个胖得几乎走不动的老人，艰难地挪出身体，腆着大肚子答道：“在！”说话时险些将军服绷裂。

中军官见他站定，又点名说：“陆营总兵武不消。”话音落下，无人应声。中军官提高嗓门，再次叫道：“陆营总兵武不消！”这时，一个干瘦老头慌慌张张地走出来，答道：“我在这儿！”詹武承问：“你为什么答得那么慢？”武不消说：“报告大人，我的耳朵有些毛病，声音小了听不清。”

中军官接着高声叫道：“左营副将闻风怕。”只见一个又瘦又矮的





人，裹在宽大的军服里，跛着脚走出来，边走边说：“别再那么大声地喊了，我在这里！”

中军官略略放低声音，再次点名道：“右营副将俞敌跑。”只见一个驼着背的人，连声咳着，喘着气说：“我就是！”

詹武承看了，心中着实凉了半截，说道：“你们这些将官，都不是我的旧部下。我的旧部下到哪里去了呢？”闻风怕说：“大人，听说你归家隐居后，他们也纷纷解甲归田了。”

詹武承仔细打量四人一番，又说：“那你们又是怎样到这里来做将领的呢？看样子，你们年老体衰，有的人还有病，又怎样去杀敌人呢？”俞敌跑说：“不敢欺骗老爷，我们这些将官原来并没有打过仗。听人说，这个地方太平无事，武官好做，便到兵部请求，捐献了一些军饷，补了这边的缺。本来以为可以安稳地管理各种雅俗之人的，没料想一到这地方，就多事起来。我们的年纪本来是大了几岁，加上近年来忧国忧民，不觉更加衰老了。现在，我们恳求老爷向皇帝陈请，希望朝廷另选精壮的人来代职，我们情愿降级使用。”

詹武承大怒道：“住嘴！你们既然接受了朝廷的官职俸禄，就应该不辞年老体衰，用自己的身躯报效国家才对！怎么说出这样委靡不振的话？速去准备武器装备，抖擞精神，等候作战命令！如果延误军机，军法处置，决不宽恕！”

众将领听了应道：“是！我们这就去准备！”说着，便退下堂。闻风怕边走边暗自焦急地低语道：“原来只知道钱有用，都说不会去打仗。今天一听到风声就害怕，明天遇到敌人还能不逃跑？可是，军法不容，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

詹武承摇摇头，叹息说：“唉！这样的武装，这样的将材，怎么能让洞蛮不想造反！如此薄弱的军事力量，如此贪生怕死的将领，必然士气低落，又怎么能够受得住突然发生的灾祸？蛮兵一旦进攻，岂有不失守之理？即使我单骑拼死抵抗，也只能换得马革裹尸，保不了一方疆土。”

詹武承心情非常沮丧，但转念一想：“我此次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即使再艰难，也不能辜负皇上和朝廷的希望。我要重新整顿军队，使之能肩负守边的重任！现在，我了解了将领，还应该检阅士兵。”想到这





里，便命人拿来士兵的名册翻阅起来。他看到名册上有赵龙、钱虎、孙彪、李豹等名字，心想：“这些大概是我旧时的士兵，就先叫他们来问问情况，再做下一步的打算。”于是，便拿着名册对中军说：“传令下去，让这几个人到堂下来。”

半小时过去，大堂外走来四个老兵，衣衫褴褛，帽子破旧。刚进门便跪在地上说：“参见大人。”詹武承问：“你们可是赵龙、钱虎、孙彪、李豹？”众人回答说：“正是。”

詹武承听了，忙起身走到堂下说：“快快请起！让我仔细看看。”说着，走到众人身边，见个个满脸皱纹，瘦得皮包骨头，两眼失神，身体在寒风中略微发抖。詹武承难过地说：“从前虎头虎脑的勇士，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黄瘦了呢？”

四人不听则罢，听了这话便痛哭失声，半晌才哽咽着说：“当初老爷您在这里时，号令严明，纪纲整肃，军粮按时发放，将官不敢扣除。自从老爷走后，军纪不严，赏罚不公，钱粮缺少，下年还领不到上年的军饷，一钱得不到五分的实惠，士兵们一个个都饿坏了。再加上我们年轻时受了伤，到老年便常常发作，衣服又单薄，寒风吹来凛冽刺骨，真是饥寒交迫。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泪水相伴了。”

詹武承抚慰着众人说：“你们受苦了！现在我重新回来了，你们放心，也让所有的士兵们放心，我决不会让士兵们再受饥寒！你们快回去调养精神，重振雄风，听候出征杀敌的命令，不可贻误军机！”众人抹去眼泪，点了点头，转身离去。

詹武承望着他们的背影，暗自叹息道：“没想到这里被前任招讨使败坏到如此地步，叫我一时怎么补救过来？别人已决了海口，我却挖沟防备，如果将来淹没那是谁的过失？我不敢多想，举目远望空担忧，只好烧一炷香，诚心诚意地祈求上天保佑。”

他正想着，忽然见有人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派出去的探子。他急切地问道：“贼情虚实如何？”探子说：“启禀老爷，他们是真正的蛮寇，不比寻常毒蜂毒蝎般的小喽罗。”他又问：“贼人到底有多少兵马？”探子说：“兵马成千上万，可这还不足忧虑。最让人忧虑的是他们冲锋不用人，而全靠彪形的大象来进攻。”詹武承说：“他们用的是象战。这样的进攻实在不易抵挡！那他们攻城的器械是什么呢？有没有攻破一些





城池？”探子略停了停，答道：“他们攻城的器械是云梯、大炮，还有挖地的器械。一些沿山的险峻城池都已经失守了。”詹武承说：“知道了，你再去探听吧。”

探子走后，詹武承感叹说：“如今的情形是敌强我弱。我想要攻战，可残兵弱将怎么能去战斗？这分明是驱使快饿死的人赴水沟！我想要守卫啊，这饥民点火炊饭都很困难，难道还能去施行什么增兵减灶之法？然而，我却不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我要想办法，维护神州大地。”

詹武承来回踱着方步，紧锁双眉，思考良久，叫来中军官，吩咐道：“现在，你做两件事：一是写下出师令，刻好招安榜，等我随机调用，以虚张军威，使敌人猜不到我们的虚实；二是你亲自进京，飞速将我写的告急奏章交给朝廷，请求朝廷迅速调来大兵，并派遣重臣监督一同前来会剿。”中军官得令，飞驰而去。

六、戚生斗气，公子题风筝

清明时节，春光明媚，鲜花盛开。春风习习，吹绿了山川大地。晴朗的天空中，南飞的大雁又排成行飞回来了，还有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的风筝在飞舞。它们上下飘摇，给天空带来了生命的活力。

在戚府里，戚友先身穿华丽衣裳，腰佩玉环，悄悄地溜出书房，走到花园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没想到我堂堂的戚家大公子，竟然也这样偷偷摸摸。这都要怪我父亲，当初在藩司任职时，不慎受别人的托付，白白收养了个赵氏孤儿。他与我同睡同坐，我还称他半友半师。谁知他是个四方鸭蛋，总是有些不合时宜。有趣的事，没见他干；没味的事，偏偏强要人和他一起做。安分守己的良民犯了什么罪？他动不动就抓我去作文写诗；帮闲凑趣的清客能有什么受用？他却一定要叫人烧香下棋。好衣服被香炉擦破，破东西却当古董收藏；好胡须被吟诗拈断，断纸片却当秘籍带回。更可笑的是，他命里活该孤单凄凉。他谈起女色，倒也心驰神往；可见了女人，却又装腔作势。从前我去嫖妓，也把他当作好友，邀他同去，不让他花费银两，可他却挑瘦拣肥，





还让我也不要再去。从此后我发誓不再邀他同游妓院。前几日我和几个帮闲，在外面赌钱、嫖妓、打双陆、踢气球，也非常快活！可被父亲派人叫回，又让老韩管着我读书作文，真快被他们折磨死啦！”

他说到这里，气愤地把花扯下，撕个粉碎。他走进凉亭，靠着柱子坐下，仰头望着天空，惊奇地说：“咦！原来已经到放笋的时节了。现在的城头上大概站着许多富家子弟，热热闹闹地放风筝。唉呀！我的手开始发痒，我也要去城头放风筝。”说到这里，便大声喊道：“家僮！家僮！”

家僮闻声，跑到他面前说：“少爷，有什么吩咐？”戚友先说：“你赶紧给我糊个风筝，我要去放！”家僮应声而去。

戚友先坐在那里，望着天空等着。他一边欣赏着空中飞舞的风筝，一边咕嘟着头说：“我认为古代的圣人中，最有趣的要数制作东西的圣人。他们每到一个时节，就造一件东西给人玩耍，就像鲁班，制作出了许多巧东西，还翻出了许多新花样。而文王、周公、孔子、孟子那一班道学先生就不值一提，做出些《诗》、《书》等迂腐的文字，平铺直叙，没有半点波澜趣味，却要把人活活地折磨死。照我看来，那些文字之中，十分之九的都应该删掉。”

他正胡乱想着，家僮已拿着风筝，跑上前来：“少爷，风筝已经做好了！”戚友先站起身，拿过风筝看了看，说道：“糊倒是糊得好，只是太素净了。”

家僮答道：“这个好办！少爷你拿笔在上面画一点东西，不就可以了吗？”戚友先使劲摇着头说：“不行！不行！哪个有那份耐心去画它？”家僮说：“那怎么办呢？”戚友先想了想，说道：“这样吧，我先溜出家，到郊外去等着。你把它拿到书房里，请韩相公画上一画就送来。”家僮说：“好吧！”于是二人各自散去。

过了片刻，韩琦仲走进花园，高声叫道：“戚公子！戚公子！”无人应声。他又在花园里转了一圈，仍然没有找到人。

他确信戚公子已经走了，便步入凉亭坐下，想道：“这个戚友先，溜得倒挺快！我本与他同窗共读，无奈他是个膏粱子弟，只喜欢斗鸡走狗、踢球赌博，不但对作文章一道毫不留意，就是那焚香评论、种竹栽花之类的事情，也没有一丝爱好。只可惜他父亲建造的这座花园，是何





等的幽静雅致，他也不去领略。到如今花瘦草肥，蜘蛛多而蝴蝶少，从不叫园丁来整整修修。今天我读了半日的书，也该休息休息，不如叫抱琴出来，把花园收拾收拾，有什么不好呢？”

他想到这里，便走出凉亭，朝着屋内大声喊着：“抱琴，抱琴，你在哪里？”抱琴听到喊声，边跑边答：“我在这里！我来了！”

抱琴跑入花园，问道：“相公，你叫我做什么？”韩琦仲指着花园的花草说：“你看这花园里，有的花已落地枯萎，也没有人打扫；杂草丛生，包围遮掩了翠竹，也没有人锄掉。现在，你就把园中的花竹整修一下吧。”

抱琴答应，便找来扫花锄草的工具，仔细整修起来。他清洗好芍药花的护栏，修剪了多余的绿树枝，铲除蓬蒿野草，扫去落地的花瓣。他还把蜘蛛网卷起，以免伤害了采花的蜜蜂和蝴蝶；也将麻雀捉住，以便能听到莺声燕语。最后，抱琴又把红鲤鱼池的水重新换过，并喂上新的鱼食，再打开鸟笼，让鸂鶒自由飞翔，享受大自然的一切。

韩琦仲一直看着抱琴做这些事，时而也出手帮忙。当修整完毕，他环视四周，才对抱琴说：“你看，这样略微修理修理，眼前就干净整齐了许多。现在添点香在香炉里，再给我沏一壶茶来。我在凉亭里等着。”抱琴说：“我这就去。”转身走向屋里。

韩琦仲重新走进凉亭坐下，再次看了看花园中的一切，的确感到十分的清新洁净，心中怡然自得，自语道：“清香一炷，清茶一杯，这样的清闲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到。此时，若是再有几本书，那就更妙了。”正说着，抱琴已端上茶来，韩琦仲又吩咐他到书房中取几本书来。

韩琦仲斜靠着亭柱，慢慢品着茶。抱琴拿着书走来，说道：“少爷，书拿来了。今天天气非常好，城里的许多小姐都到田野上游春嬉戏，王孙公子也骑着马到郊外游玩、放风筝。少爷，你整日在屋里，为什么不出去玩一玩呢？”

韩琦仲叹息着说：“好景需有佳人相伴。前些日子，我也同戚公子到郊外闲游去了，见过不少公子小姐，可从来没有见到一个绝色佳人，所以也就无心外出了。”

抱琴说：“少爷，你的眼光是不是太高？如果是的话，你就要尽可能改变一下。否则，很难得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子结婚，弄不好，老大





也成不了婚。”

韩琦仲茫然地说：“我也不知道是我的眼界太高，还是世上本来就很少有绝色佳人。即使那种倾国倾城的佳人不容易得到，也该有一个将就看过去的妻子。可这样的人都没有，真是无可奈何！”他顿了顿，接着说：“我别无所求，只求一个不靠化妆而有天然姿容、不擦脂胭花粉而青发红颜的女子。她胸中的才思也不必太高，因为不需要她写文章考科举、赋诗出版，只求她与那知书达礼的丫鬟相比不至于贻笑大方。天哪！如果我命里有这样一个女子，婚姻迟几年也没有关系。只要有红丝相系，暂时做鰥夫也心甘情愿，要不然的话，我就只能终生做单身汉。”

抱琴见他思想如此坚决，便摇摇头，转身走了。

韩琦仲独自坐在亭里，细细翻阅着书籍，但心中仍然想着刚才与抱琴的对话。才看一会儿，便感到有些无聊和烦闷，就站起身，缓步走向书房。

韩琦仲重新坐到书桌旁，暗自想道：“心中的烦恼与愁苦无人诉说，不如随手拈个韵，做首诗消遣消遣。”便翻开书拈韵，拈的是“一先”韵。然后拿出纸笔，细细研墨并微锁眉头想着。不久，便提笔写道：

漫道风流拟谪仙，伤心徒赋四愁篇。

未经春色过眉际，但觉秋声到耳边。

好梦阿谁堪入梦，欲眠竟夕又忘眠。

.....

韩琦仲正写着，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嚷着：“韩相公，你真难找啊！我在整个宅子里找个遍，你却怎么又在这里？”

韩琦仲抬头一看，原来是戚友先的家僮，便问道：“你找我做什么？”家僮拿出风筝，急急地说：“韩相公，戚大爷有个风筝，求你给画一个画。”



韩琦仲生气地说：“别人好好地在这里正做着诗，却被你打断了我的兴致！要我画画，却没有颜料，难道可以用黑墨涂在上面吗？我还没有朱砂去研磨露水以评点《周易》，又哪里有钱去买胭脂画牡丹！你去对大爷说，裱风筝既然有裱匠，画风筝自然也该有画师了。我韩相公不习惯画画，即使会画画，也要讲点气质风度，怎么肯把椽笔当成绕指





环，做些纤巧的事！”

家僮连忙恳求说：“韩相公，求你委屈一下，帮忙画一画吧！大爷在城头上等着，要是去迟了，他又要难为小人了。他没有买颜料，让你也没办法，就用黑墨涂上几笔也行啊！韩相公，求求你啦！”

韩琦仲想了想，知道如果不画，家僮是不会走的，便说：“好吧！把风筝拿来。”家僮递上风筝，说道：“我就知道韩公子会答应的，小人替大爷谢谢啦！不过，请韩公子快点，否则大爷等着急了又要发我的火。我也跑饿了，去吃碗饭就来取。”说完，便跑出去了。

韩琦仲看着风筝，暗自想到：“这真是活活地遭受折磨，谁有耐心去画它？”他将风筝推开，又想到自己已答应了家僮，怎能食言不画？正左右为难，突然见到风筝下露出的未完之诗，便灵机一动，自语道：“也罢！我就把刚才没写完的诗，再续上两句，写在风筝上拿给他就是了。”说着，他摆正风筝，将前六句写在上面，又接着写道：“人间无复埋忧地，题向风筝寄与天。”

韩琦仲写罢，重新看了一遍，心中说：“我这忧愁贫贱的心像被棍棒在捣腾，痛苦不堪，却无人倾诉。幸好有风筝代替做便笺，把千般愁绪寄上青天。我要借此问一问老天，他创造万物人才的心能处之泰然吗？即便是说大器从来就晚成，难道这婚姻之事，也要让人等到须发斑白吗？”

此时，家僮跑进书房，看见风筝上题的诗，惊喜地说：“原来题了一首诗，真是一字千金。这样更好！这样更好！”接着问道：“韩相公，我可以拿走了吗？”韩琦仲点点头，家僮便拿起风筝，欢喜地跑了。

七、妙和风筝，淑女显诗情

春天的郊外绿草如茵。佳人相邀，围坐在锦帐中，谈论春光美景、闺中趣事；公子相聚，仰望蓝天，比试谁的风筝做得精美、飞得高远。整个郊外车马喧闹，欢声笑语不断，好一派快乐的景象！

戚公子早到了郊外，眼看着满天的风筝飞舞，心中焦急万分，骂





道：“这家僮真是没用！我让他去找韩琦仲在风筝上画个画，可他这么久还不来。眼看着别人放风筝，真是难受！再说现在天上已经放了那么多风筝，万一他来迟了，风筝挤不进去，那又怎么办？”他又气又急，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许久，家僮才拿着风筝急匆匆地跑来，喘着粗气说：“少爷，风筝拿来了。”戚友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接过风筝一看，怒气冲天地说：“我叫你拿去画个画，为什么却让他写起字来？你是怎么搞的？”

家僮怯怯地说：“我是求韩相公画画，可他说没有颜料，因此题了一首诗。”戚友先听了，没好气地说：“他做出来的事，就是惹人讨厌。横也是一首诗，竖也是一首诗；恐怕他就是打死了人，也少不得用诗来偿命！没办法，谁让我自己懒得画，也只好将就放放罢了。”说着，便开始放起来。

戚友先眼望风筝，手中握线，时而倒着走，时而正着行，才一会儿时间，风筝就高高在天。他又集中精神，用力放线，让自己的风筝比别人放的更高更远。直到超过了许多人，他才得意地笑起来。

他一边放，一边想：“这风筝又轻又巧，才放开手，就飞到天上去，真是痛快！只是怕那风筝上的臭诗，将老天爷熏恼，派遣天兵下来，把诗人都消灭掉。我后悔没有把那代笔的名字直接报，如今只有希望老天爷顾念我生平没有作过孽，饶过我，不要降罪于我。”

他正想着，忽然感到手中牵着的线一松，定睛看来，那风筝已断了线，摇摇摆摆地向下落去。他赶紧大喊起来：“家僮，家僮，我的风筝掉下去了，快去给我拣回来。快点！”

家僮闻声看去，果然见风筝正远远地下落，便朝着掉落的方向跑去。

在詹府的庭院中，随着春天的到来，山桃花、美人蕉竞相开放，争奇斗妍。自从詹老爷筑起高墙后，梅夫人、柳夫人分居两院，倒也相安无事。

这一天，柳夫人和淑娟坐在庭院里闲聊。柳夫人说：“真是春光易逝，才过了元宵，又过了花朝。你还记得新年的事情吗？我俩与你爹爹喝酒，被那老东西闯进来，大闹了一场。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清明，你可不能白白地虚度了时光。你千万要勤快些，认真地做针线活，





就是读书写字也不可荒废。”

淑娟点着头说：“母亲，你放心！我知道春光逝去就难再来，我会抓紧时间用心刺绣、用功读书的。”

柳夫人满意地说：“知道就好。今天阳光明媚，景色颇美，你就随便做一首诗给我看看，怎么样？”淑娟很有兴趣地说：“母亲的提议真好。可做诗要有题有韵，就请母亲命一个题，限一个韵，女儿试着做吧。”

柳夫人仔细想着。突然，一个东西飘飘忽忽，拖着尾巴盘旋而下。二人慌忙跑开，惊叫着说：“哎呀！是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

待东西落地，她们才看清楚，原来是一只风筝，身上还缠带着百尺长的麻线。她们走过去，拾起风筝，见上面还题着一首诗，便仔细读了一遍。

读罢，柳夫人说：“孩子，这首诗语句优美，意境凄凉忧怨，一定是才子抒发忧愤的诗，只不过偶然地题在风筝上面了。你刚才不是向我索题目、要韵脚的吗？我看，你就以这拾来的风筝为题，和他一首，写在风筝的后面，给我看看。”

淑娟娇嗔地说：“母亲，别人的诗，和他做什么？”柳夫人见她不愿和，便开导说：“孩子，会做诗的，随眼看见的都是题，随手拈来的便是韵，你没有看见常有‘和壁间韵’、‘扇头韵’的吗？只不过是借他的题目，写自己的胸怀，又不会给那做诗的人看见，有什么关系呢？只是现在的人做和诗，常常只死板地按照那几个字，没有一点生趣。今天，我另创一种和法，要从尾韵和起，和到首韵为止，倒转过来，这叫做‘回文韵’。你就照着这个样子，和上一首吧。”

淑娟听母亲讲得也不无道理，便点头答应。她重新拿起风筝，仔细玩味一番上面的诗，又放下风筝，低头沉思，漫步在花间小路上。她想道：“只因为拾到的风筝题目新，母亲便要叫我和这首‘阳春白雪’诗。要想超过它，真是难上难。更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缘故，见了风筝上的诗句，就想出这种和诗的方法。它不过是像龙蛇一般的几笔正楷诗稿，又不是‘鸳鸯’两字的颠倒，却为什么偏要叫我用织锦回文的和法来做诗？”

尽管她心中疑虑未解，但仍然仔细想着和诗。她柳眉微蹙，纤手弄枝，片刻之后便露出一丝笑意。她走到石桌边，提笔就写。

正写着，爱娟的奶妈走进来，说道：“二小姐，大小姐说好多时间





没有见面了，请你过去谈一谈。”淑娟边写边说：“你先在旁边等一等，待我做完了诗，就同你一起去。”

奶妈听了，走上前来，惊奇地问：“咦！这是哪里来的风筝？为什么要在它的上面做诗？”淑娟回答道：“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家的风筝。线放断了，掉落下来。上面有一首诗，母亲叫我和它的韵。”说时已写完诗。她放下笔，重新看了一遍，然后交给柳夫人，说道：“母亲，我的诗已经和完，请母亲修改。我到大姐那边去一下，很快就回来。”说着，便告辞了母亲，同奶妈一起走了。

柳夫人见她们离去，就拿起风筝，独自念诵起来：

何处金声掷自天？投阶作意醒幽眠。

纸鸢只合飞云外，彩线何缘断日边？

未必有心传雁字，可能无尾续貂篇。

愁多莫句穹窿诉，只为愁多谪却仙。

“好诗！好诗！”柳夫人禁不住连声叫好，称赞说：“我想别人家的女子，有才华的，未必有容貌；有容貌的，未必有才华。就算才华容貌都有了，那举止未必端庄，德性未必贞静。我的女儿却样样俱全，她情意娇美姿态娇美，文笔比容貌更娇美；她见识高才智高，品德比才能更高。老成持重不觉得她年纪小，端庄贞静更增加了容颜的美好，真不枉人们称作‘千金’、我自己当成掌上明珠！”

柳夫人坐到石凳上，再次欣赏起来。一个家僮走过来说道：“后稷夫人：戚老爷家来说，戚公子在郊外放风筝，风筝线断，落到西角的高墙里，猜想可能掉到我们府里了，便派人来问取。小人刚才到梅夫人那里问过，她们没有拾到风筝。不知柳夫人您拾到没有？”

柳夫人说：“我们是拾到了一个风筝，就在这里！既然是戚老爷家的，你就拿去给他们吧。”家僮拿起风筝，说了声，便转身跑出去了。柳夫人暗自想道：“原来戚公子竟有这样高的才华，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实在是很不错！”

正在此时，淑娟急急忙忙地走进来说：“母亲，刚才的风筝，有没有给人取走？”柳夫人回答道：“那风筝是你戚年伯家的，怎么好不还给他？”淑娟焦急地说：“那可怎么是好？女儿有一首诗写在上面，闺中的笔迹，又怎么能传给外人看呢？”





柳夫人听了，也惊慌起来，说道：“唉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些，真是有失检点了。快叫家僮来！”忙喊着：“家僮！家僮！”

家僮应声跑来。柳夫人问道：“刚才的风筝，你交给戚家的人了吗？”家僮回答说：“交给啦！”柳夫人急着说：“那你快快去替我追回来！”家僮说：“我不知道他们朝哪个方向去的，怎么追得回来？”

淑娟懊恼地说：“母亲，你年纪高见识高，为什么居然如此大意，出了这样的差错？不是我做女儿的埋怨慈母，一来我学业生疏，恐被男儿耻笑，二来怕旁人说长道短，没做到内外森严不通飞鸟。到如今事已至此，我们该如何办才是好？”

柳夫人想了想说：“孩子，依我看，你的和诗并不比男儿差，怎么会被人耻笑？况且那诗又不是淫词邪句，怕什么旁人说短长！现在既然已拿去了，执意去追索回来，反而会露出形迹，不如就随他拿走罢了！”

家僮也在旁边说：“夫人说得有道理。如果四处去找寻那个风筝，倒让人生出些疑虑。”淑娟也略略地点了点头。

八、喜出望外，公子已有情

将至午时，戚友先无精打采地走进戚府大门，穿过大厅，便往卧房走去。迎面遇见韩琦仲，要想躲却来不及了。

韩琦仲问他说：“老世兄，你今天去郊外放风筝，为什么这样早就回来了？”戚友先听这一问，就气上心来，说道：“为什么回来得早？这都怪你！是你那一首歪诗扫了兴！风筝刚飞上天，就断了线，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韩琦仲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这样！”

戚友先白了他一眼说：“我看见它掉在城西角，大概是落到詹年伯家，我已经派人去找了。”韩琦仲劝解道：“我看就算了吧，今天就不要再去放风筝了。你已经接连好几天在外面游逛，没有读书写字。万一老伯来查功课，只说我没有与你相互研讨切磋，如今就委屈你到书房陪我读几篇文章，再不要出去了。”说完，拉着戚友先走进书房。

戚友先很不情愿地坐到椅子上，胡乱抓起一本书翻着，心想：“春





天的郊外游人穿梭往来，热闹非凡；我却孤零零地在这屋里，如坐针毡，哪里有心读书？看样子，我一时半会儿也别想出去，不如乘机休息休息！”想着想着，便呼呼入睡了。

抱琴走进书房，见了说：“少爷，戚公子已经睡了。”韩琦仲转身看了看，摇头说：“他才翻开书，就睡着了。抱琴，你把他摇醒，让他再读一会儿书。”

抱琴走过去，用力摇喊道：“戚相公，戚相公！”可毫无结果。抱琴说：“少爷，我这里横推竖摇，轻呼重叫，都攻不破他那坚固的睡乡城堡。这不能怪戚公子一个人，现在的人大都有这个毛病，见了书本就要睡觉。大概书中的蠹鱼都是瞌睡虫变的。”

韩琦仲笑着说：“书本既然做了瞌睡虫的窝，难道古代的圣贤也都做了睡中的恶魔？既然摇不醒他，就由他睡吧。”便走过去，将他压着的书轻轻取出。

过了一会儿，戚友先仍然睡着，韩琦仲看着书，只听家僮边走边嚷着：“少爷，少爷，风筝找回来了。”家僮进了门说：“啊呀，少爷又睡着了。韩相公，请你替少爷把风筝收着。我要去侍候老爷了。”说着，将风筝放到桌上，转身离去。

韩琦仲朝风筝看去，只见风筝上又多了一首诗，惊奇地说：“啊呀！是谁在后面续了一首诗？”便拿起风筝，读了一遍，连声说：“好诗！好诗！居然比我的还要强。”接着又说：“真是奇怪！詹老先生又不在家，这首诗到底会是谁写的呢？”

抱琴闻声，也凑过来看了，说道：“我听外面的人说，詹家有个二小姐，诗才最高，恐怕是她写的。”韩琦仲听了，又细细看着说：“嗯，有可能！这口气像女子的口气，这笔迹也像是女子的笔迹，不用说就是她做的了。既是这样，不能让戚公子看见，趁他现在还睡着，赶紧揭下来，重新用一张白纸补上，他醒来也就看不见了。”说着，二人一齐动手，忙乎了一阵。

二人正在喘气，戚友先就醒来了，大大地打着呵欠说：“妙！妙！妙！白天睡觉真快乐！”韩琦仲有些心虚地问：“老世兄，刚才你有没有听见我说些什么？看见我做些什么？”

戚友先站起身来答道：“你能说什么、做什么？还不是‘诗云’、





‘子曰’，低声吟诵像唱歌，高声狂吟像训斥，烦死人啦！”

韩琦仲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他既没看见也没听见，便放心了，但又想让他马上离开书房，以免露出破绽，就说：“老世兄，你的风筝已经取回来了。”

戚友先高兴地说：“既然风筝取了回来，我就不能再陪你了。现在天色尚早，还有半天时间可以放，我先去尽尽余兴再回来。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我可不愿意把大好时光白白浪费掉。”说着，拿起风筝，一溜烟地跑出了书房。

书房里只剩下韩琦仲和抱琴两个人。当确信戚友先已经出外放风筝后，韩琦仲才慢慢地拿出诗来，仔细品味。

他眼睛看着诗，心里想着：“她的诗中只赞扬我才高，却没有露出丝毫情意来。不过，把诗细细地品味起来，那‘未必有心，可能无尾’这八个虚字眼啊，却似乎包含着无限的情意。就是这诗的韵脚也和得不一般，它不是从头和起，而是从后面倒着和过来，或许里边寓着一个‘颠鸾倒凤’的意思也说不定。这分明是有意投掷情梭，就像把‘鸳鸯’两字颠倒过来一般，表示愿意百年好合。”

韩琦仲用心猜着诗中的寓意，抱琴在旁边说：“我听人讲，她不但才高，容貌也长得非常漂亮。”韩琦仲答着腔：“那是自然。这样好的诗，料想也不是丑女子写得出来的。依我猜想，她一定是一个不喜施脂粉、保持天然本色的美貌女子。”

抱琴奇怪地问：“少爷，你没有见过，怎么能知道呢？”韩琦仲指着诗说：“你看，她的诗写得真挚纯洁，了无纤尘，又怎么肯用胭脂粉黛把面容涂脏？我如果能和她结成姻缘，即使早晨与她同床共枕，夜晚就死去，我也心满意足！”

韩琦仲看着诗，爱不释手，越发想与这位女子结成连理了，自言自语地说：“今天风筝上的那首诗是我无心做的，没有一点挑情的意思。我现在再写一首诗，提出婚姻大事，便派人送去，看她怎么回答我？可是，这样做似乎有些不妥当。那该怎么办呢？”说着低下头，愁眉不展。

抱琴见他如此动情，也帮着想办法。抱琴在屋中转了两圈，高兴地说：“少爷，我有主意了。”韩琦仲急忙问道：“你有什么主意？快说来听听！”





抱琴说：“她家是侯门深似海，飞鸟也进不去，料想也没有人能把诗送到里面去的。我想，应该学戚公子，去放风筝。”韩琦仲不解地问：“那风筝又怎么能放得进去呢？”

抱琴慢条斯理地说：“她家的宅子非常宽大，又靠在城边。你做一首诗，把它写在风筝上。我和你到城上去放，不要放得太高，只要放进她家的院墙，就把线一丢，你说不落在她家，能落在哪里呢？”

韩琦仲听罢，不住地称赞道：“妙！妙！妙！妙极了！只是又怎样得到回音呢？”抱琴说：“这就更不难了。等我像戚公子的家僮一样，去把风筝讨回来，那上面就一定会有回音。只是有一件，切不可说出你的名字来，只说是戚公子做的，等到事成之后，才能讲出真情。你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韩琦仲才点了点头，又疑惑地问：“为什么要这样？我做了诗，反倒要借他的名字！”抱琴解释说：“这其中自有原因。一来如今的人情，只喜欢有钱有势的，不看重贫寒力单的。说出戚公子的名字，还能打动人家；如果说是少爷你，他们去了解你的家底，恐怕连诗的成色都要看低了。二来风筝放进去，万一惹出事来，他们还碍着戚老爷的面子，不会太放肆；如果知道是你，便摆起官宦人家的架势来，你就会吃他家的亏。”

韩琦仲听得连连点头，说道：“有理！有理！你不但计策高明，而且想得周到，我真是很佩服！既然想好了，我就在这里做诗，你赶紧去糊风筝，将一切准备妥当。到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放！”抱琴应声而去。

韩琦仲重新坐到椅子上，拿着笔想到：“这一首可不比前一首，不能潦草下笔。这一次是有意要班门弄斧，不是那伯牙弹琴偶遇钟子期。我必须凝神静想，逐字推敲琢磨，不能让她张着樱桃小嘴，笑我才少情多。”他沉下心，冥思苦想起来。

过了很久，抱琴拿着糊好的风筝走进书房说：“少爷，风筝糊好了，赶紧题诗吧。”韩琦仲重新蘸上墨汁，写道：

飞去残诗不值钱，索来锦句太垂怜；

若非彩线风前落，那得红丝月下牵。

韩琦仲写完，再次细看了一遍，又将风筝摆正，小声地叮嘱说：“风筝啊风筝，我的这桩婚姻，就全靠你帮忙订妥了！你既然已经做了媒人，就该做到底，千万不要有始无终，使我的好事多磨！如果能够成





功，你就是我的月下老人，我会终生感激你的！”说完，便虔诚地拜了又拜。

九、风筝误落，丑女更多情

天刚朦胧发亮，周围的树木和房屋都还笼罩在青纱薄雾之中。四处清凉寂静，没有一丝动静。

韩琦仲躺在床上，睁着双眼。他整夜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此时，再也没有睡意，便轻轻起身下床，穿着衣服走进花园。衣服轻拂着花枝上的露水，浸湿了一大片，他却全然不知。

他走到竹林旁，遥望着城边的天空，心里想道：“但愿那春风能解我意，将我字斟句酌的诗歌送到她的面前，送入她的秋波，不要出丝毫差错！没想到，从前我见过许多女子，都不曾动心，如今这个女子还没见面，我却为她痴情发狂，为她寝食难安。唉！世间的事真是很难预料。”

他正想着，抱琴跑过来说：“少爷，快回去吃饭吧。难道你忘了今天要做的事吗？”韩琦仲说：“我怎么会忘呢？”说着，就与抱琴一起走进屋，匆匆吃了几口饭，便悄悄地拿起风筝，出了戚府。

韩琦仲和抱琴跑到城边。韩琦仲问道：“抱琴，你知道哪里是她家的宅院吗？”抱琴指着远处说：“从这座高墙开始，到那座高墙为止，方圆一二里，都是她家院落。”

韩琦仲说：“她家的确很大，可那么远，能放进去吗？”抱琴环视了一下周围，说道：“城上地势高，放风筝的人少，我们到那里，一定放得进去的！”韩琦仲点点头。

二人正要走上去，韩琦仲突然惊慌地说：“唉呀，不好啦！戚公子正在城上放呢！这该怎么办？”抱琴镇静地说：“少爷，你别急！你在这里等着，我过去把他引到郊外。”说着，便朝戚友先跑去。

韩琦仲远远看去，只见抱琴对戚友先说了几句话，便扯着风筝朝郊外去了。

韩琦仲放下心来，走到城上，一心一意地放起风筝。他边放线边祈





褚道：“彩线啊，你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长，要计算好高低，不要相差得太多！彩线啊，你是一条牵动情意、系在脚上的红丝绳，要把风筝收放，让它翻过墙，将我的新诗落地；还要做一条游丝，萦绕在纱窗前，好让她举起纤纤手指，轻轻收慢慢拉，抽出我的情肠。”

风筝似乎懂得他的心情，轻轻飏飏飞上天空，飞到那宅子的中间。韩琦仲见时机已到，便松了手中线，那风筝飘飘忽忽落到宅子的东边了。

韩琦仲一眼不眨地看着风筝落下去，心里猜想：“那东墙边，鸟语花香，彩屏遮掩，帘幕低垂，分明是深闺的模样。我想此时啊，那风筝即使没有被她的秋波凝视注目，没有被她的纤纤细指轻轻拈住，也早已与温柔相依傍了。就是她的丫鬟拾到了，也一定会送给小姐看的。可是，千万不要被管家拾到。否则，他拿去交给夫人，事情就糟糕了。”

他心存忧虑，忐忑不安。他想清楚地看个究竟，可毫无办法，只得自语道：“事已至此，我愁也无用。能否成功，只好听天由命。我还是回书房等候消息吧。”想到这里，他便朝戚家的方向走了。

在詹府东院的闺房里，锦帐未开，绣被垂地，爱娟发髻偏斜地躺在床上，懒懒地伸开四肢睡着。

忽然，她听到窗外有东西落地的响声，睁眼一看，纱窗上还挂着一条细线。她大声叫着：“奶妈！奶妈！”奶妈闻声进来说：“小姐，你醒啦！有什么事吗？”

爱娟坐起身，指着窗外说：“那里掉下什么东西？还有根线挂在窗户上。你快去看看。”奶妈说：“大小姐，你别怕！我这就去看。”

过了片刻，奶妈拿着风筝走进来说：“唉呀！原来也是一个风筝，也有一首诗在上面。”爱娟奇怪地说：“风筝就是风筝，诗就是诗，为什么要加上两个‘也’字？你是不是也要学二小姐通文呢？”

奶妈摇头说：“不是。昨天我过去请二小姐来玩，她正拾到一个风筝，上面有诗，她便和了一首。今天我们又拾到一个，又有一首诗，所以才说两个‘也’字。”

爱娟茫然地说：“原来是这样！那她的风筝还在吗？”奶妈回答道：“听说那风筝是戚公子的，他派人来要回去了。”爱娟急切地插话说：“她那一个是七公子的，我这一个自然是八公子的了。”奶妈纠正道：





“大小姐，不是那个‘七’字，而是‘戚’字，是我家老爷的同年，戚布政的公子。”

爱娟高兴地说：“这样说来，那公子既会做诗，又喜欢放风筝，一定是个风流知趣的人了！他让诗歌随着风筝放，只可惜上次掉在她那边，她不过回送一首吃不得用不得的歪诗；如果掉在我这边，我一定陪送几样东西，比如玉扣金簪，用来酬谢公子的多情！”

她越说越有趣，便推开绣被，走下床来看风筝。她左看看，右看看，然后说：“这个放风筝的人还不错。虽然我不识字，不知道诗的好坏，可是看他写得出这几行字，还很整齐漂亮，想来也不会是一个村夫俗子。唉！怎么才能看见他呢？不如我张榜公布，他要想拿回风筝和诗，就得自己亲自上门来求，我不是就可以看到了吗？”

奶妈听了她这番话，问道：“大小姐，难道你对这位公子有意了吗？”爱娟回答说：“奶妈，自古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今年已经整整十六岁了。你没看见东边的张小姐，比我小一岁，前天成了亲；西边的李小姐，比我大一岁，昨天生了儿子。如今老爷才去上任，不知哪一年才能回来。如果等他回来，才给我许配人家，我的脸皮都熬成了金黄色。没办法，我只能自做打算。今天我遇到这个公子，我当然有意与他成婚啦！只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

奶妈想了想说：“大小姐，你也别太性急！依我看，也不是没有办法。上次二小姐拾到的，就有人来把风筝要回，难道我们拾到的，就没有人来要吗？等到人来要的时候，我就替你做个媒人，怎么样？……”

爱娟还没听完，就一把拉住奶妈的手，说道：“这样太好了！太好了！”奶妈松开手说：“你别急！先要把话说清楚。我给你做了媒，你怎么谢我这媒人呢？你该给我几两媒钱，几丈媒红？这叫做先小人后君子。”

爱娟连连点头说：“奶妈，你有这样的盛情，如果能成就这段姻缘，我会重重地谢你的。只要我和他一见面，我就马上送你两套衣服，一对金簪，你看怎么样？”

奶妈说：“那自然好。”接着又思考着说：“我想今天这个风筝，不是没有缘故的。昨日一个落在那边，今天一个落在这边，恰好都有诗在上面，难道天下竟有这样巧的事吗？这一定是那戚公子见了二小姐的





诗，以为对他有心，所以又放一个进来讨回话的。”

爱娟着急地问：“那怎么办呢？”奶妈转了转念头说：“我现在就去门口等着。如果他果然来要的话，我就说二小姐为他害了相思，约他来相会。”

爱娟打断说：“你说错了，不是二小姐，是大小姐我！”奶妈解释道：“没错！你听我说，一来二小姐的诗名众人皆知，如果说是大小姐，他就会不相信；二来如果事情办不成，露出了风声，内外的人只谈论二小姐，不会谈论你。如果事情成了，你再讲出真情，让他求人来说亲，结成百年夫妻，岂不是万全的妙计！”

爱娟高兴地说：“有道理！你快点去等，不要让二小姐抢先了。”

十、假冒佳人，奶妈设计定

奶妈得了爱娟的指令，匆匆往门房走去。她边走边想：“没想到大小姐如此结婚心切，还出了那么高的报酬，为了消除她的心病，也为了得到丰厚的报酬！我非得想方设法办成这件事不可！”

她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便来到门房，只见管家躺在长凳上正呼呼大睡。她站在旁边等了等，突然想道：“不行！等一会儿要风筝的人来了，我和他说话，万一管家醒来听见，那就不好办了。我必须想个办法，把他打发出去才行。”

她想了想，便用力摇管家。管家被摇醒了，惊讶地问：“原来是老阿妈！你出来做什么呢？”奶妈说：“大小姐有事差你！”管家揉揉眼睛说：“差我去干什么？”

奶妈扳起手指数起来：“大小姐叫你去买一袋京香、两把宫扇、三朵珠花、四枝翠燕簪、五两绵绳、六钱丝线、七寸花绦、八尺光绢、九幅裙摆、十尺鞋面，样样都要挑选十全十美的，不能少一件！先到管帐手里领钱，都放在采购簿上一起结算。”

管家听了说：“唉呀！这么多东西，买一天都买不完！我走那么长的时间，这门上叫谁来看守？”奶妈回答说：“你尽管去买，我替你看门





就是了。”管家想了想，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仆人远远地朝詹府走来。到了大门旁，敲门问道：“府上有人吗？府上有人吗？”

奶妈闻声，猜到大概是来要风筝的，就打开门说：“你是谁家的？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人回答道：“我是戚府的仆人，名叫抱琴。我家公子的风筝线断了，落到你们府上。公子特地派我来取风筝。”

奶妈故作生气地说：“又是风筝！昨天来拿风筝，今天又来拿风筝，难道我们家是个风箱，让你扯进扯出的？”抱琴陪着笑说：“也不知道为什么，那风筝就像有脚似的，偏要往你们府上钻。还请你帮帮忙，帮我找出风筝，我才交得了差。”

奶妈有些不耐烦地说：“你别跟我绕圈子！我问你，你家公子见了小姐的诗，有没有说声好？”抱琴见她直截了当，便叹息说：“唉，别提啦！我家公子自从见到那诗，便焚香欣赏，细细体味，以至于废寝忘食，如痴如醉。我笑他忧心似煎没用处，枉费精神，只怕是才子害相思，才女少情意。不知你家小姐看了公子的诗，有没有一点点意思呢？”

奶妈听了他的一番话，便夸张地说：“唉呀！我家小姐的相思，比你家公子害得还要厉害呢！她见了公子的诗，便停下针线长吁短叹，早晨梳妆却忘了戴珠翠首饰，夜里睡觉还挂着泪珠，就是梦中都仍然念着那首诗。他们两个的才思啊，分开是两位，合起来是一对。唉！恨只恨彼此隔着人又隔着天，近在咫尺却又无法相会。”

抱琴高兴地说：“原来你家小姐也想着我家公子！这真是太好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小姐不把后来的诗再和一首，略微表露一些情意呢？我家公子看了诗，一定会央求人来府上提亲的。”

奶妈支吾着说：“诗倒是和好了。只是我家小姐想亲手交给他，还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所以叫我出来等你。”

抱琴听了，有些为难地说：“小姐的心意实在很好！可是，你家是深宅大院，我家公子胆子很小，怎么敢走进去呢？重新想一想，能不能有其它办法呢？”

奶妈胸有成竹地说：“没关系！你叫他今晚一更后放心大胆地来，我在这等他，保证不会有事的。”

抱琴见她如此坚决，便答应道：“好吧！就这样说定了。我马上回





去告诉公子。可是，你一定要做得周密，千万不要弄出事来。”说完，便转身离去。

时近黄昏，詹府管家又背又抱地拿着东西回到詹府。刚进门，便大声喊着：“老阿妈！老阿妈！快出来帮我取下这么多东西！”

奶娘闻声出来，帮他一一取下。管家捶着肩和背说：“小姐把我害苦啦！为了买这些东西，我整整跑了一天，幸好所有的东西都买全了，而且还不错。你就把它们拿进去吧，说不定小姐看见这些东西买得好，会赏给我一壶酒喝，我也没有白辛苦。”

奶奶听见，白了他一眼，就把东西一件件搬进去。可是没过多久，奶妈又把东西一件件搬出来。

管家见了，急忙问道：“你，你这是干什么啊？为什么搬进去又搬出来？”奶妈搬完最后一件东西，才说道：“小姐看了说，这香珠不清，扇骨不密，珠不圆，翠不碧，纱太粗，线又多结，绫上起毛，绢上不干净，裙摆样式不新，鞋面尺寸不足，白白浪费了好多纹银，一件也不能用。你还不赶快去换一换，免得挨小姐的打骂！”

管家听了，十分泄气，争辩道：“怎么？这样的东西还嫌不好！就算是不好，需要去换，也要等到明天，今晚我还要守夜，麻烦你去回复一声。”

奶妈劝说道：“大小姐的脾气可不好惹！我看你还是去换了吧。大门的事你别发愁，我代你值班，你尽管去换好的，迟点回来也没什么关系。”

管家无可奈何地说：“有这样淘气的事！娇小姐有意要折磨我老奴，我有什么办法。算了吧，就算我倒霉！我连夜去换！”说着，慢慢地拿着东西，垂头丧气地走了。

奶妈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非常高兴，心里想着：“这一招真是高明！他买回来的东西再好也说不好，叫他连夜去换。这样，门房上不就没人了吗？现在，我就在这里安心等着那公子来了。”想到这里，她又十分得意地笑起来。



十一、公子初探，丑女让人惊

抱琴离开詹府往回走着，心中十分愉快，暗自想着：“没料到今天





的事情办得如此顺利，詹家二小姐竟然这么多情！公子能与她结成姻缘，也算是才子配佳人，称得上天作之合！我今天也做了个侠义之士，只等他们二人拜堂成亲时喝他们的喜酒了。”

抱琴越想越得意，禁不住哼起小调，跨进了戚府大门，迎面碰上韩琦仲。韩琦仲急切地小声问道：“事情怎么样？小姐有没有写和诗？”抱琴悄声地说：“小姐不仅写了和诗，还邀请你和她见面呢！”韩琦仲惊喜地说：“真的？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抱琴答道：“约你今晚一更以后到她的闺房里去。”韩琦仲有些为难地问：“她家看守严密，我怎么进得去呢？”抱琴说：“你放心！小姐的奶妈说，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去，不会有问题的。好啦！我得去干活了。”说完，就匆匆走了。

韩琦仲回到书房，心情非常激动。他想：“小姐既能做出那么好的诗，又邀请我赴约，一定是一个貌比天仙、情深似海、才华横溢的丽人。如果今生能与这样的女子为伴，我也十分知足，再别无所求了。”他这样想着，便更加急切地想与她相见。

可是老天不解人意，那红红的太阳挂在天空，似乎停止了西行；天色始终明亮，没有一丝暗淡。韩琦仲在书房里不停地徘徊着，仿佛想要拉着太阳快快落下西山，让那蓝色的夜幕早些笼罩大地。

终于夜幕低垂下来，谯楼上响起的一更鼓声远远地在空中回荡。

韩琦仲整顿了衣服，悄悄地走出戚府。此时天色已黑，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低着头辨路，偷偷地踮起脚跟，轻轻地移到詹府门前，躲在一个角落里等着。

他等了一会儿，焦急地想道：“小姐的奶妈在哪里？我怎么才能进去呢？万一巡更的人从这里经过，把我当作犯宵禁的人捉住，那怎么得了？他们如果要问夜里在别人家门边做什么，我该怎么回答？如果承认是做盗贼的，还只是连累自己；如果被看成奸情，岂不是连小姐的名声贞节也给玷污了？不！为了小姐，我情愿被当作穿壁爬墙的小偷，也决不连累小姐。”

正想着，忽然听见詹府的大门“吱”地一响，门缝中走出一个黑影，轻轻地咳嗽了一声。韩琦仲听出是个女声，但不敢贸然前去，依然藏着不动。只听那个人自言自语地说：“已是一更过后了，难道他还没有来？说不定躲在哪个黑的地方，让我低声叫几下。戚公子！戚公子！”





韩琦仲听了，想道：“她明明是在叫我，不会有错的！”便高兴地摸着黑，走上前去。他边摸边走，不想一头撞上，疼得他“哎哟”地叫了一声。那女声说：“你是不是戚公子？”韩琦仲答道：“我正是。”女声又说：“我是小姐的奶妈，小姐让我领你进去。”说着，就一把抓着韩琦仲的手，朝府中走去。

他们穿过大厅和回廊，走进小姐的闺房。奶妈说：“小姐，放风筝的人来了！”爱娟在黑暗处问道：“在哪里呢？”奶妈回答：“在这里。”便将韩琦仲的手交到爱娟的手里，然后说：“你们两个先坐坐，我去点灯来。”说完，便摸索着出门去了。

爱娟拉着韩琦仲的手，与他坐到一张凳子上，急切地说：“戚郎，戚郎！这两天都快把我想死啦！”说着，便要搂住韩琦仲。韩琦仲试着躲开身体，小声地说：“小姐，我是一介书生，能够接近千金之躯，实在喜出望外。只是你与我原是因文学而结交的，不是因为其他原因。所以，希望小姐略微舒缓从容些，不要有失高雅。”爱娟笑着说：“什么舒缓从容些？我们好不容易见面，哪管得了许多！”

韩琦仲见言语相劝不行，便转了话题，问道：“小姐，我后来写了一首拙作，不知小姐有没有赐和？”爱娟说：“你那首拙作，我已经赐和了。”韩琦仲急忙说：“那就请小姐把佳作念一念吧。”爱娟顿了一下，说道：“我的佳篇一时忘记了。”韩琦仲吃惊地说：“自己做的诗，只隔半天，怎么就忘了？请你再记一记。”

爱娟见赖不过去，就搪塞着说：“我一心只想着你，真的把诗忘了。你让我想想。”说着，便转起念头来。稍过片刻，爱娟便说：“嗯！我想起来了，我给你念念。”便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韩琦仲听罢，大吃一惊地说：“这是《千家诗》中的一首，小姐怎么说是自己做的呢？”爱娟听他一说，惊慌地答道：“这，这，这当然是《千家诗》的一首。我是故意念它来试试你的学问的，你果然记得，看样子你的确是一个才子！”

韩琦仲执意地说：“小姐的原作，我总是想领教的。”爱娟有些不耐烦地说：“别提了！现在一刻值千金，我们该珍惜才是，哪有功夫去念





诗？”说着，便硬要把韩琦仲往床上拉。韩琦仲惊得手足无措，有些站立不稳。

正时此时，奶妈拿着灯烛走进来，爱娟不得不松了手。奶妈一边放好灯，一边说：“灯来了。你们两人随便些，不要耽误了大好时光。我出去一会儿再回来。”说完便走了。

烛光照着屋里的一切，照亮了两个人。韩琦仲微微抬头，朝爱娟望去，只见她的脸上敷满厚厚的脂粉，如同蜡面人一般，嘴唇涂得腥红似血，身材又胖又矮，不禁惊异万分，暗自惊呼道：“啊呀！怎么是这样一个丑女子！她那副打扮似妖魔，难道我真的见了鬼怪？她刚才讲的话文理一点也不通，昨天我见的诗怎么会是她做的呢？”

爱娟将韩琦仲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他脸庞俊美，衣着潇洒，双眼闪着智慧的光芒。她心中惊喜道：“唉呀！真是个风流倜傥的美男子！我太喜欢他啦！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肯接近我？……对了。也许他从来没有见过女人，更没有见过美女，所以才这样腼腆，不敢接近我。我得想想办法。”

韩琦仲从惊讶中回过神来，便想着脱身之计，说道：“小姐，今晚我听得你的吩咐便匆匆赶来，忘了家中的一件大事。现在忽然想起，便如坐针毡。我暂时向你告别，等改天再来拜访。”

爱娟着急地拉住韩琦仲说：“不行！今晚来不来由你，可放不放由我。现在在这里，除了这一桩，还有什么大事可言？”接着，故作温柔地说：“公子，现在已是良辰美景，我俩何不共享呢？”

韩琦仲脸色忽变，用力甩开手，生气地说道：“小姐，婚姻乃是人道的开始，如果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苟合了。这怎么可以随便呢？”

爱娟也生气地说：“住嘴！我今晚难道是请你来讲迂腐道学的吗？你如果是道学先生，就不该到这里来！你说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认为都有了。”

韩琦仲奇怪地问：“在哪里？”爱娟说：“人有三父八母。那奶妈应该算在八母之内。现在有奶妈主婚，就是有父母之命了。”

韩琦仲无可奈何，又问道：“那媒人呢？”爱娟走到梳妆台下，拿出风筝说：“这不是媒人？如果没有它，我和你怎么能见面？我们自有奶





妈主婚、风筝为媒，难道还不算明媒正娶吗？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说着，便又将韩琦仲往床上拉。

突然，闺房门“吱呀”一声打开，奶妈走了进来。韩琦仲一惊，见是奶妈，便故意慌张地说：“不好了！夫人来了！”爱娟惊慌地松开手，韩琦仲转过身，匆忙逃出门外。

奶妈见韩琦仲走出去，才笑嘻嘻地对爱娟说：“小姐，戚公子一定不错吧？你现在该好好地谢谢我这媒人了。”

爱娟怒气冲天地吼道：“呸！你不是媒人，倒是个冤鬼！把我的好事都搅坏了。”

奶妈不解地问：“你这是怎么啦，反倒骂起我来？”爱娟愤怒地说：“这都怪你！我把他刚刚说服，还没有同床共枕，你就撞进来，他只说是夫人，便挣脱袖子跑了。”

奶妈惊异半天，说道：“那你们这么长时间在干什么呢？”爱娟答道：“他外表风流潇洒，可肚子里太老实。讲了一更天的诗，讲了一更天的道学，就碰上你闯进来。”奶妈说：“那我去把他追回来。”可是她走出大门，已不见一丝人影。

十二、一场虚惊，公子心难平

韩琦仲仓皇逃出詹家大门，回到戚府便精神恍惚。整日里昏昏沉沉，一合上眼睛便见到那丑女的模样。过了不久，韩琦仲竟然生出一场病来。

这一天，抱琴抓药回来，又将药煎好，端到韩琦仲的房里。见他独自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抱琴便喊道：“少爷，少爷，你快醒醒，吃药啦。”

韩琦仲睁开眼，缓缓地坐起身，接过药喝了下去。抱琴见他喝完，便试探着问：“少爷，你好些了吗？我见你从詹家回来，便是一副惊慌的样子，心神不宁，难道是在詹家出了什么麻烦事吗？”

韩琦仲摇了摇头，叹口气说：“这事都怪我自己不好，为了詹家的





女子错误地产生了情意！当初，我听了外面人的讹传，只说有其名者必有其实；见了风筝上伪造的诗篇，又认为有好容貌的人才会有好的才华。谁知道耳闻千遍，不如眼睛一见！我被她的奶妈作怪，黑夜里领到闺房中，她不但没有半点娇羞状，却做出千般丑态。她把佳篇误称拙作，将别人的诗句谎称自己的新篇，却露出许多马脚。我正在惊疑不定，多亏了那一盏银灯，照出了她那丑模样；也更幸运地遇上那奶妈，径直闯进来，才使我逃脱罗网，避免了一夜的苦纠缠。不然的话，我真不敢想象当晚的结果会怎样。”

抱琴说：“原来是这样！真是太险了！”韩琦仲自我解嘲地说：“不过，我也总算长了见识！她那样的丑貌，那样的蠢才，那样的厚脸，真正称得上举世无双的‘三绝’！想来也只有她家地气灵，才产出了这惊人之宝。我还得感谢那奶妈，她也算是我的恩人！”

抱琴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韩琦仲解释说：“你想想看：如果不是她领我进去见那小姐的面，万一我听信了传言，与她定了婚，相配成夫妻，那不是误我一生吗？你说奶妈是不是我的恩人？”

抱琴点点头说：“是的。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韩琦仲冷静地说：“我吃过这一场虚惊，也明白了一些道理。从今以后，我的婚姻大事一定要考虑三条原则：一是不可听传闻的话语，二是不可信流传的笔墨，三是不可固执于高贵名门，从来的绝代佳人，都是出自荒村小户。总而言之，以后我要以眼见为准，决不草率从事。宁可等到两鬓斑白，遇到佳人才娶亲，也不糊糊涂涂当新郎！”

抱琴说：“既然少爷主意已定，就要把过去的事情抛开，好好地休养身体才是。我也要出去干活了。”说完，便拿起药碗走出门去。

过了一会儿，戚补臣走进房里。韩琦仲见了便要起身相迎，戚补臣连忙说：“贤侄，不要起来！我听说贤侄病了，便来看看。到底是什么病？现在病情好些了吗？”韩琦仲回答道：“侄儿我只是偶感风寒，没什么大碍。年伯不必为我担心！”

戚补臣看了看说：“这样就好！我想对你说，当初你父亲把你托给我，如今你已长大成人，天姿聪明超逸，品格不同寻常，一定能成大器。今年是大比之年，我想让你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可是现在你病了，该如何是好？”





韩琦仲听了，精神一振说：“年伯，你放心！我只是得了点小病，很快就会好的。我一定会去京城参加考试！”

戚补臣说：“好吧！你当务之急是养好病。等你病好了，就上京应考。”说完，便起身告辞而去。

过了几天，韩琦仲的病就好了，而且精神比以往更好。

清早起来，仆人们就忙着为韩琦仲收拾衣物行装。戚补臣在旁边指挥停当，又吩咐备下酒席。

中午时分，饯别宴已经摆好。戚补臣、戚友先和韩琦仲一齐坐到桌边。戚补臣拿出银两说：“贤侄，你此次进京应试要全力以赴，我在家只待你泥金喜讯报。这里有银子一百两，以备车船饮食之需，请贤侄收下。”

韩琦仲接过银两，激动地说：“谢谢老伯！你对我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我这辈子就是衔环结草，也难以报答！”

戚补臣说：“坚侄千万不要这么说！我不求你衔环结草来报答，只求你勤勉得中，以慰你黄泉下的父母，也可以使我无愧于好友临终的嘱托。”接着，亲手斟满三杯酒说：“我斟下这三杯浊酒，是请你恕我年老不能送到郊外。我敬你三杯，祝你早日金榜题名！”

韩琦仲慎重地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说道：“小侄一定尽力而为，不让年伯失望！”

戚友先也斟满一杯酒说：“我也敬老世兄一杯！希望你金榜题名、富贵荣华后，不要忘了旧时的同窗好友，不要自大骄傲。”韩琦仲说：“我不会忘恩负义的！”说完便饮下这杯酒。

饯别宴结束后，戚家父子将韩琦仲送出大门。戚补臣又叮嘱说：“贤侄，你一人出门在外，要注意天气变化，千万要照料好自己。”韩琦仲拱手说：“小侄知道了。时间不早，小侄就此告别。”说完，翻身上马，扬鞭而去。



十三、别出心裁，贼兵惧三星

西川城下，蛮兵围得水泄不通，蛮军的旗帜四处飘扬，到处是刀光





剑影，喊杀声震天响，云梯、大炮和挖地道的器具在紧张地调运，攻城之战迫在眉睫。

詹武承站在城上望着，愁眉不展，默然想到：“蛮军此次出洞起兵，来势凶猛，其他几个州县都被一举攻陷，如入无人之境。如今贼寇已兵临城下，形势十分危急。虽然前不久我已发出告急书，向朝廷请求有力的援兵，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虽然决心死守此城，可城中多数是残兵弱将，粮草又不充足，让我如何是好？”

他在城上徘徊着，尽力想着：“贼兵一路攻来势如破竹，锋芒锐利，我军不能轻易迎战，与他们拚个你死我活，只能坚守城垒，用智谋打击和消磨他们的锐气，等援兵到来之时，才能讨伐剿灭。”

忽然，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对中军官说：“你去营中，挑选三名壮士，一个画上红脸，装扮成关圣帝君；一个披上火焰袍，扮成火德星君；一个装上三头六臂，扮成太岁星君，然后到这里来听候调用！”

中军官惊奇地问：“老爷，哪个地方用得上他们呢？”詹武承说：“这个你不用管。只去找人装扮完了，来听我的调度。”中军官依然疑惑不解地走了。

詹武承心中暗想：“我这个计谋一定算是别出心裁。我不需要用符篆咒语沟通阴阳天地，便可以叫那五行列宿天兵神将一齐出来，帮助我守卫疆土。”

他正想着，有三个壮士分别装扮成关圣帝、太岁星、火德星君走上前来，施礼说：“后稷老爷，我们已装扮齐备，听候命令！”

詹武承一一看过，点点头，对关圣帝的装扮者说：“我听说贼兵习惯爬上云梯，以窥探城里的虚实。我们这里东角靠近山，容易登高眺望，料想他们一定会先窥视东门。今天我在东门城上不用一人防守，只派你藏在城垛下。贼兵见无人把守，一定会用软梯爬上来，你就砍下第一个爬上城的人的脑袋，提着它站立在城上，现一现形，然后就来领赏。”那人听罢，应声而退。

詹武承又对装扮太岁星的壮士说：“我听说贼兵善于挖地道。我们这座城的西门土质松，他们一定会从西门挖进来。你先到西门挖一个地洞，埋伏在洞中。等他们挖通的时候，你就去砍掉第一个出洞的人的头，然后提在手中，走出洞外现一现形，就来领赏。”“太岁星”听命而去。





詹武承最后走到“火德星”的面前说：“贼兵攻打东门、西门失利后，一定会考虑从南北二门来攻。可北门靠近河，难以用火炮攻，必定会选择南门。我想此城只有南角最坚固，不易攻破。你先到南门，架起小炮静等他们，直到他们用炮打的时候，你才同时点火，打出炮弹，他们不会想到是我们用的炮，只以为是自己的炮弹转回打着自己，然后你站到城上，现一现形，就来领赏。”壮士点头离去。

詹武承又下命令道：“旗鼓司！传令下去，告诉守城士兵，都要寂然无声。如果有人说一句，咳嗽一声，便立刻斩首示众！”

掀天大王身披战甲，趾高气昂地骑在大象上巡察军情。众多的贼兵护卫着前行。

他们来到城东门下，掀天大王说：“这里靠着山，快给我搭起云梯，我要亲自观察城中的虚实。”众人搬来云梯搭好，他便爬上去，眺望了许久，然后下了云梯。

众人小心地问：“大王，城里的虚实如何？”大王大笑着说：“哈哈！城上连半个守卫兵都没有！我们根本用不着攻城，只要搭上软梯，爬上去就行了。快抓紧时间！”

众人听了非常高兴，纷纷找来软梯，想争头功。一个人刚爬上去，忽然，不知从那里跳出“关圣帝”，砍下那人的头，提着它，威风凛凛地站在城上。软梯上的蛮兵大吃一惊，纷纷滚落落地，不住地磕头道：“关爷息怒！关爷息怒！求你饶了我们，不要降下灾祸。”他们磕头如捣蒜。待他们再放眼望去，“关圣帝”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可他们依然心有余悸。

掀天大王首先镇定下来，说道：“东门惊扰了关爷，我们就到西门去。那里土质松，最适合挖地道。我要从地道中攻进去！”

一个小头目胆战心惊地说：“后稷大王！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动土？”大王愤怒地吼道：“你胡说！哪有攻城挖地，还要拣日子动土的？快给我去挖！”

于是众贼兵扛着锹锄，走到西门下开始挖土。不久，就挖出一条又宽又深的地道。小头目探探头，见里面没有动静，就派一个士兵钻入地道。

士兵进去许久，没有出来，里面也没有声响。小头目正要领着其他贼兵进入，突然“太岁星”提着那士兵的头走出洞口。小头目惊呼：





“不好了！撞着太岁啦！今天真的不能动土！”贼兵们吓得瘫倒在地，连连磕头说：“太岁息怒！太岁息怒！我们不是有意冒犯天神。请你宽恕我们的愚蠢，不要降下祸殃。”

掀天大王看见，也吓了一跳。当“太岁星”消失以后，他才感叹地说：“这西门的太岁星好厉害！我们还是不要惹他，到北门去用炮攻！我就不信攻不下这座城。”

小头目说：“启禀大王！北门靠近河水，不好用火炮攻！不如去打南门。”大王想了片刻，说道：“好！就去打南门！”

众贼兵来到南门，架起大炮。四周静悄悄的。掀天大王大喊一声：“放！”炮弹呼啸而出，可眨眼间又快速飞回来，将他身旁的贼兵炸死。随即，城墙上站出“火德星君”，火红的双眼怒目而视。

掀天大王也威风扫地，抖着双腿，跪下磕头道：“啊呀！尊敬的天神不要发怒！请你宽恕我们的愚蠢，不要降下灾祸。求你保佑我们平安！”他不住地磕着头，直到小头目把他搀起来说：“大王，火德星已经不见了。”

掀天大王面如土灰，惊恐地说：“罢，罢，罢！没想到这里有那么多的神兵天将帮助他们，我们是没办法攻破的。我原以为象兵无敌，谁知道却偏偏遇上神兵！如果碰到文殊菩萨，恐怕连大象也会吃惊逃跑的！算了，天神不敢得罪！我们还是收兵去攻打别的地方。”

众贼兵听到这话，惟恐神兵天将再次出现，降下灾难，便争相丢盔弃甲，夺路而逃。霎时间，城下便只剩了一片狼藉。

詹武承坐在官衙中，啜着茶，一声不响。众将领分别静坐在两旁，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

过了许多时间，装扮关圣帝、太岁星、火德星的三位壮士分别跨进门，各自献上一个人头，说：“启禀老爷！任务已经完成！”詹武承高兴地说：“好！各位壮士拒敌有功，分别赏赐一面银牌！”三人拜谢而退。

詹武承又问中军：“现在敌人的情况怎么样了？”中军回答道：“禀老爷：据报说，贼兵死伤许多，现在已经撤退了。”詹武承说：“你现在带一队人马，沿途敲锣打鼓去追赶。记住！只能吓走他们，不可与他们作战，大约追到三十里外就可收兵。”中军官应令而去。

此时，众将领齐声佩服詹武承的足智多谋。詹武承笑着说：“这并





不是我足智多谋太能干，只是贼兵痴呆愚蠢太无能！他们没有仔细想想，哪里会有关圣帝从天而降？哪里会真的撞见太岁星？也不会有火德星凌空发怒。只因为他们叛逆无义，心藏恐惧，所以不问是真是假，一见便魂飞丧胆，丢盔解甲。我们的将士是为了保卫神圣的疆土，为了保护百姓的安全，自有苍天在暗中扶持。他们的相貌虽然是假装的，可他们的神采却与神兵天将相仿，自有正义、豪迈、不可侵犯的气概，让贼兵见了便锐气尽失，不战自败。”

一位将领站出来说：“招讨使大人说得非常有理！如今敌人已暂时退却，我们该乘此机会犒劳一番兵士，抚慰城中百姓，屯集些粮草，以便再战。”

詹武承说：“对！传令下去，今晚城中军民欢庆一夜。另外，准备好三牲和酒，我要登城酬谢神兵天将，酬谢茫茫苍天。”众将听罢，各自退去。

十四、状元初题，官媒都抢功

京城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此时正是科举考试的时间，大小寓所中都住满了参加考试的人。

在一间寓所里，抱琴整理好衣物，又清扫了房间，便坐到椅子上，专心等着韩琦仲考试归来。不久，便睡着了。

日近中午，韩琦仲敲门进来，喊着：“抱琴！抱琴！”抱琴惊醒，揉着眼睛问道：“公子，你回来了？今天皇上考的是什么题目，你回答得怎么样？”说着站起身。

韩琦仲坐下说：“今天圣上临轩主持策问士子，出的题目是问洞蛮犯顺、该抚该剿的办法。我深切地陈述了对坏事不加治理酿成的祸患，详细叙述了平定叛乱的方略，自以为议论倒还切合实际，只是不知道皇上注意哪一方面。能不能考中，如今只好听天由命了。”

抱琴说：“既然已经答完，就不必想了。现在已是中午，你想喝酒、还是吃饭？我这就去拿。”韩琦仲懒懒地躺到床上，说道：“酒、饭我都





不想吃。我太疲倦了，想睡一会儿觉。”抱琴便替他盖好被子，轻轻走了出去。

韩琦仲沉沉地睡着了。

天色已黑，忽然有人来敲门，韩琦仲坐起身想：“难道遇上了歹徒？”只听外面的人说：“相公，你快开门吧！你的心上人来了。”

韩琦仲感到莫名其妙，心想：“我心上没有什么人呀！不过，我倒想看看，这个人是谁？”他想着，便起身打开门，吃惊地说：“原来是詹家小姐，你来干什么？”

爱娟和奶妈一起挤进门。爱娟说：“公子，你那天夜里吃了一场虚惊，没能成就好事。今天我特地来找你。”奶妈也说：“戚公子，难得小姐有这番心意，你该高兴地接受才是！”

韩琦仲使劲地摇着头说：“这不行！这不行！如果说那天是想苟合，今天就是想私奔了。这绝对不行！再说我不姓戚，我姓韩，你们找错人了！”

爱娟蛮横地说：“我不管你是姓戚还是姓韩！那天的风筝上是你的笔迹，我就只找你，不管你说什么！奶妈，快帮我把他拉上床！”说着二人便扑了过来。

韩琦仲躲闪着，大声喊道：“救命啊！救命啊！”寓所里睡觉的人，听到这惊慌的求救声，都冲了进来。

爱娟见那么多人进来，立即捶胸顿足地哭起来，说道：“你们快救救我吧！我本是良家女子，只因天黑走错了门，他就想强奸我。我不肯，他居然动手打我。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否则我活不成了。”

众人听说，冲上前来就将韩琦仲五花大绑起来。韩琦仲拼命地说：“不是这样的！她在撒谎！她在撒谎！”可是没人理会他。有人说：“这种人太可恶，该把他送到衙门里，让他吃官司，得点教训！”众人便连拖带拉，一齐把他送到官衙里。

县官戴着乌纱帽，睡眼朦胧地问道：“你们夜里到这里来，有什么要事吗？”有人说：“后稟老爷：我们抓到一个强奸犯，请老爷处理！”韩琦仲挣扎着说：“冤枉！老爷，我是被人冤枉的！”

县官摇头说：“不准再吵！到底是怎么回事，让当事人慢慢说清楚。”





韩琦仲跪在地上说：“老爷，我实在冤枉！是她夜里跑到我的房间，硬要与我成亲，不是我想强奸她。”县官嘲笑地说：“世上哪有这样的事？你说她硬要与你成亲，有什么证据？”韩琦仲答道：“黑夜之中突然发生的事，我哪里有什么证据。”

县官又问爱娟：“小女子，你照实说，是你闯到他的房间要与他成亲，还是他勾引你去的？”爱娟信口答道：“是他勾引我去的。”县官说：“你有什么证据。”爱娟说：“我有风筝为证。”说着，就从奶妈的包袱中取出风筝。

县官看罢，大怒道：“好一个风流秀才！你现在还有什么可抵赖的？明明是你勾引女子、要强奸她，反说她硬要与你成亲！衙役们，拉下去，给我重重地打！”

韩琦仲被人拖着，仍然挣扎地喊道：“冤枉啊！冤枉啊！”

他正拼命地喊着，忽然感到有人在用力推他。他吃力地睁开眼睛，只见抱琴站在床前，说道：“少爷，你在做什么恶梦吧？看你满头大汗的样子。我可要恭喜你啦！你考中状元了！”

韩琦仲疑惑地说：“抱琴，这不是在做梦吧？”抱琴答道：“这是真的！少爷，你考上状元了！外面还有报子在等着呢。”

韩琦仲急忙起身，走到外面。报子问：“你就是韩世勋、韩琦仲吗？”他回答：“是的。”报子上前施礼说：“恭喜韩老爷！中了第一甲第一名，是新科状元了！请状元老爷赶紧收拾停当，迁往状元府。”说完，便告退离去。

这时，韩琦仲才渐渐明白过来，弄清了哪个是梦，哪个是真。

次日清晨，韩琦仲被人接到状元府。抱琴跟随进来，赞叹说：“啊呀！这里又堂皇又宽敞，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韩琦仲走进厅堂，看了看说：“抱琴，你就在这里收拾打扫一下，再照看着门房。我到书房里看看，休息片刻。”抱琴说：“好的。少爷，你尽管放心休息。”

韩琦仲走后，抱琴开始打扫卫生。不久，听到一阵敲门声，他问道：“是谁在敲门？”无人回答，只是又敲响了门。

抱琴走过去打开门，见一个中年妇人进来，便问道：“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那妇人答道：“我是京城里第一个出名的媒婆，外号叫





‘张铁脚’。听说新科状元还没有娶亲，我特地来为老爷做媒。”

她正说着，外面又有人敲门，抱琴打开门，问道：“你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来说：“我是一个官媒，外号‘李钻天’，一向在老爷的主考官那里伺候。今天一早他就叫我去，吩咐我说老爷还没娶夫人，叫我来伺候老爷。这里有他的一封信，麻烦你传进去。”抱琴接过信说：“那请你进来，稍等片刻。”说完转身离去。

李钻天刚跨进门，就听有人骂道：“李钻天，你好不讲理！状元老爷听说我的名气，派人请我来做媒，你又跑来抢什么生意？”

李钻天定睛一看，说道：“噢！原来是张铁脚！你真没羞耻！状元的座师见我平日老实，特地写信让我来做媒，你凭什么捕风捉影来抢别人的主顾？”

张铁脚气冲冲地骂道：“呸！老骚货！不知道用什么卑鄙的手段骗了个没图章的帖，到这里来吓鬼。你真老实！前天给王翰林的夫人兑换金子，七成当作十成；给朱锦衣的奶奶兑换珍珠，十串算成五串，现在他们查出来，正要找你说算帐呢，还亏你说自己老实，真是没羞耻！状元老爷绝不会让你做媒的！”

李钻天听罢，咬牙切齿地骂道：“呸！老娼妇！你发什么骚风呀？谁不知道你的丑事？前天替吴总兵娶亲，把寡妇当作黄花闺女，被他的士兵拔掉了两边的鬓发；替孙百户讨个续弦，把丫鬟当成小姐，被他的手下痛打一顿。这些丑事谁人不知？哪一处不晓？还亏你在这里自吹自擂！状元老爷又怎么会让你做他的媒人？”

二人正吵得不可开交，抱琴走出来说：“你们都不要争吵！我家老爷说，他的媒是不容易做的，要亲眼看过，并且十分中意，才能下聘礼。你们要说的亲事，如果能够相看的，就来说；如果不能相看的，就不必说了。”

二人听罢，惊讶地嚷道：“唉呀！这怎么行呢？人家都是门第高贵的千金小姐，怎么肯让人随便看呢？”

抱琴说：“既然不行，那就不用说了。二位请回吧！”说着，便要去开门。

二人急了，挡住他的路说：“你不要这么着急啊！让我们想想办法。”二人转着脑筋，不久便说：“有了，我们可以让老爷相看。明天老





爷参加游街，我们就同小姐站在一起观看。你现在已经认得我们，只要看见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就是小姐。如果老爷中意，你就点点头；如果不中意，你就摇摇手，我们好赶到另一家去。”说完，便朝门外走去。

十五、插花披红，择偶逛京城

第二天，天气晴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许多富家的公子小姐也倚楼而立，都等着观看游街的队伍。

不久，锣鼓敲响，音乐齐奏。人们嚷着：“来啦！来啦！”便踮起脚，伸长脖子望去。只见新科状元穿着冠带官服，头上插上宫花，骑在披红的俊马上缓缓走来。有人窃窃私语说：“这个状元真是英俊潇洒，人材同文才一样好！听说还没娶亲，不知道谁家的女子能结上这门好姻缘。”

张铁脚早已闻到风声，急急地跑进一个府里，喊道：“李小姐，快点！状元马上就要来了，你赶紧随我上楼去。”李小姐已经梳妆完毕，听她说话，又走到梳妆台前，照着镜子说：“张妈妈，你看！我用铅粉敷成芙蓉面，用胭脂涂了血红唇，用凤仙花染了玉指甲，你说像不像观世音再世？”

张铁脚草草地说：“像！像！我替你在香炉里燃了些香，等状元过来闻到，就知道你喜欢清雅，更有相中的可能。我们上楼吧。”说着，拉起李小姐的手上了楼。

韩琦仲骑在马上，满面春风，用挑剔的目光仔细审视着眼前经过的女子。抱琴跟在旁边走着，偶而回头望望，或悄声说句话。

他们慢慢地行进着。突然，抱琴小声地说：“老爷，那楼上站着张媒婆，旁边的那个女子一定就是小姐。”

韩琦仲放眼望去，心里说道，“此女子故意卖弄风情，弄得油头粉面惹人厌，可惜了那空中弥漫的香气和曲折缥缈的盘烟。我不会被她迷惑，分得清真假美丑。”他轻声地说：“此女子过分娇揉造作，就免了吧。”

抱琴听了，用力对着楼上摇摇手。转眼间。张媒婆与那小姐便消失了。





韩琦仲一行人继续向前走着。转过一条大街，抱琴指着对面的楼台说：“老爷，李媒婆在那里！旁边的小姐长得挺好看。”

韩琦仲仔细地看了许久，暗自说：“这位小姐乍一看，杨柳腰美容颜，的确惹人爱怜。可细细瞧来，她两边的桃腮退去了颜色，柳叶眉间堆积着哀怨，也许是过分的挑剔，也许是爱慕虚荣，错失了时光，耽误了嫁娶。我没有殷实的家私和世袭的名声，哪里能满足她需要的一切？”便轻声对抱琴说：“此女子依仗自己的好容颜，眼光太高，不合我意。”

抱琴听了，又朝楼上摇摇手。只见李媒婆对小姐说了两句，那小姐擦着眼泪，浑身一软便倒在李媒婆身上。李媒婆赶紧扶住，将她搀下楼去。

日近中天，游街的队伍在一座小桥边稍加休息。韩琦仲已经有些疲惫，抱琴暗自埋怨走得太累。

这时，张媒婆满头大汗地挤过人群，来到他们旁边，神秘地说：“状元老爷，我又替你选了一个，包你满意！”便指着对岸的楼台上说：“老爷，你看！那位小姐的容貌娇美，更好看的是她的发式，那是最近最流行的牡丹头。高高的发髻，蓬松宽阔的鬓脚，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真是太漂亮啦！”

韩琦仲看了看，暗自发笑，想道：“唉呀！要是女子都梳成这样时髦的头发，倒不如那痢痢头上长着如毡的短发！这种奇怪异的装束，让人见了就作呕，哪里还有其他心情呢？”想到这里，便推口说：“我现在很累了，不想再看了，你走吧！”

张媒婆勉强笑着说：“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了。等你休息好后，我再替你选几个，你会满意的。到时候，我会拿到媒钱的。”说完，便转身走了。

休息完毕，鼓乐重新响起，游街的队伍继续前行。韩琦仲仍然骑着俊马，昂首走在队伍的最前头。

只剩下最后的两条街了，韩琦仲颇为失望，默然想着：“这偌大一个京城，年轻女子成千上万，可大多是装出的娇媚模样，没有让人爱怜的天然姿色，又怎么能合我的心意呢？看样子，我的意中人太难找了！”

忽然，抱琴有些激动地悄声说：“老爷，你看前面！那个与李媒婆站在一起的小姐非常漂亮，恐怕你没有什么可嫌弃的了。”





韩琦仲望着说：“嗯！相了一天，就只有这个还看得上眼。她恰似一株忘忧的萱草，叫人见了便心中舒畅。”

抱琴高兴地说：“那老爷是中意了？我赶紧给李媒婆点头答应吧。”韩琦仲连忙阻止说：“不行！她是七分妆扮三分容貌，四分天然六分人工，覆盖在衣服上的银红色虽浅，可衬罗衫的石榴裙太鲜艳。凭心而论，她只能勉强做个小妾，怎么能居正位，把夫人的权利专？我与她缺少前世注定的姻缘！”

抱琴有些不服气地说：“这样的女子，你怎么还看不中？依我看，你这样挑选，哪里还有女子能相中？你也许是成心不娶。”

韩琦仲摇着头说：“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心中懊恼地想：“哪里是我不想娶？人常说，看花自古在长安，谁料想花虽多却不耐看。我看遍了京城的春色，可并没有闻到天香，更没有见到国色。我又怎么能草率率，随意订下一门亲事呢？”

日暮时分，游街完毕。韩琦仲和抱琴拖着极度疲乏的身体回到状元府。

韩琦仲坐在椅子上，失望地说：“唉！我以为京城美女如云，一定能够让我早日结良缘。谁知道十有八九叫人掩鼻而过；经得起注目相看的，百里之内也没有二个。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抱琴劝解说：“老爷，你别灰心。我听人说，扬州自古产琼花，也一定有绝色的女子。不如我们请假回乡，顺路到扬州去选美女。你说怎么样？”

韩琦仲听了，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明天我就去请假。现在赶紧休息。”抱琴听了，便转身离去。

十六、洞房闹婚，梅夫人赔情

清晨起来，戚补臣独自到花园中散步。园中一片寂静，偶而有一两声鸟鸣，空气十分清新，景色颇为优美。

戚补臣独自走着。他无心欣赏周围的一切，愁思始终萦绕在他的胸





怀。他不禁想起了往昔的岁月——

当初，戚夫人生下一个儿子就去世了。自己怕儿子夭折，便全心全意地抚养他，甚至过分宠爱放纵他。谁知儿子长大了，却不思上进，只喜欢做不正经的事。前些日子，还有韩家侄儿与他同窗研讨学业，虽然他心如野马，却还像被束缚住的猿猴。可自从韩生进京赴试以后，儿子则像脱缰的野马，白天赌钱，晚上嫖妓，很难见到他的影子。自己再怎样责备训斥，他都当做耳旁风，不予理睬。

如今，自己已无可奈何，只得想出给他娶媳妇的办法。他纵然不怕堂上父亲的威严，或许还能接受枕边妻子的教诲，做些正经的事。以前詹年兄上任的时候，曾嘱托我给他两个女儿选女婿。我听说詹家大女儿是个平常的女子，二女儿才貌双全。我仔细衡量考虑一番，决定将詹家大女儿许配给儿子，二女儿许配给韩生。本该一齐下聘，但想到韩生在京中万一考中，接受了别人家的丝鞭，恐怕不太妥当，便暂且搁下。只请媒人去詹家替儿子做媒，还不知詹家肯不肯答应。我也只能在家中等待消息了。

他正想着，管家走上前来说：“后稟老爷，媒婆已经来了，正在厅堂里等着呢。”戚补臣说道：“知道了。我这就进去。”说着，便急急地走出花园。

戚补臣来到厅堂，媒婆就迎上来嚷着说：“成啦！成啦！戚老爷，我遵照你的吩咐，到詹家去替少爷说亲，詹夫人听了非常高兴，满口答应下来。只有一件事，她说詹老爷不在家，没有准备嫁妆，想先请少爷到她府上成亲；等詹老爷回来，再准备嫁妆，然后一齐送回戚府。”

戚补臣听罢，心中立刻轻松了许多，高兴地说：“这样更好。等我挑选个吉日，一面下聘礼，一面送去成亲就是。”

媒婆说：“那我就告辞了。”说着，转身出了厅堂，走出戚府大门。突然有几个人敲锣打鼓地走来，问道：“这是戚布政的家吗？”媒婆说：“是的！你们有什么事吗？”来人答道：“我们是来报喜的！”说着，走进大门。

戚补臣听见锣鼓声在府中响起，便走出大厅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来说：“我们是报子。韩世勋是住在你家吗？”戚补臣回答说：“是的。有什么事吗？”





报子施礼说：“恭喜老爷！韩相公中了头名状元！”戚补臣怀疑地说：“真的吗？你们弄错了没有？”

报子说：“是真的，没有半点差错！登科喜报就在这里，请老爷仔细看吧。”说着，将喜报递上。

戚补臣看了说：“的确中了状元！快请你们去领赏。”管家应声，领着报子走了。

戚补臣看着喜报，高兴地说：“谢天谢地！老天不负奇才，从民间选拔英豪。我当初接受朋友托孤之命，到如今也可以有个交待了。我将他抚养长大，原本不是为了贪图报答。他中了状元，我为他自豪。我的儿子虽然不成才，可也订下了门当户对的亲事。算得上双喜临门，我要喝个痛快！”说着，便走出府门，朝酒馆方向去了。

几天以后，詹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戚公子穿着新郎的衣服，詹爱娟身穿新娘衣、头罩纱巾，双双来到堂上举行婚礼。霎时间，音乐此起彼伏，贺喜声接连不断。

夜幕降临，更鼓敲响，人们簇拥着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点上红红的蜡烛，便喜笑颜开地走了。

戚公子被摆弄了一天，心里早已不耐烦，急着想看新娘有多美。此时，见众人散去，便迫不及待地揭开新娘头上的纱巾。他大吃一惊，心里大呼道：“唉呀！我原以为詹家小姐是一位漂亮的女子，没想到她居然那么丑！瞧她那凸鼻子凹眼睛，真是奇丑无比。虽说我以前嫖女人，常常美丑不论，可从没见过像她这样丑得绝伦的。这哪里还有什么新婚快乐，简直是让人活受罪！”

爱娟见戚公子揭了头上的纱巾，就闷闷地坐在那里，有些奇怪。她忍不住偷偷看去，有些吃惊地说：“戚郎，我与你只有一年没见面，你怎么就老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内心忧愁，害了相思病，才变得面容憔悴。”

戚公子听了更为吃惊。可爱娟全然不知，继续说：“那一晚呀，都是奶妈不好，直撞进来，吓跑了你。可我从那晚起到现在，就一直想着你，等着你，流尽了千行泪，才总算等到了这一天。”

戚公子听到这里，拍着桌子，大怒道：“呸！你这丑淫妇！你难道瞎了眼，连人也不认得了！你仔细看看！我哪里到过你家？哪里见过





你？哪里撞着过什么奶妈？不知道你被哪个淫夫奸污了，还恬不知耻地把我当成他！我恨不得杀了你！趁我还没动手，你赶紧给我叫仆人，快点准备轿子，我要回家去！”詹爱娟知道认错了人，惊吓得大哭起来。

梅夫人正要休息。忽然听见洞房里传来哭闹声，心里想：“为什么洞房里闹个不停？是不是女儿娇羞害臊，不解风情，公子粗鲁莽撞、不会温存？我这做母亲的又怎么能去教？就由他们自己解决吧。”

可闹声越来越大，她怕旁人听见耻笑，就走到新房门口，敲门道：“贤婿，你们这是怎么啦？为什么这样吵？”

戚公子拉开门，吼道：“我不是你的女婿，你的女婿去年就有人做了！”梅夫人吃惊地说：“女婿，你说什么糊涂话？我没听懂，请你指教明白点。”

戚公子怒气冲冲地说：“指教，指教，还是不说为妙！如果我说出来，只怕你要上吊！都是你治家不严，黑夜里开门请强盗进来，预先被别人梳梳了你家的贱骨头，如今教我来承担这乌龟的名号！”

梅夫人大惊失色地说：“不可能？我家门禁森严，三尺男童都不得擅入，哪里有这样的事情？请问贤婿，这话是谁说的？难道是想诽谤我女儿吗？”

戚公子冷笑着说：“哼，诽谤！我请问，别人想诽谤你女儿，你女儿肯自己诽谤自己吗？这些话都是你那宝贝女儿亲口说的！”

梅夫人压着心头的怒火，对爱娟说：“你这个贱人！居然做出这样不争气的事情，还要对丈夫说，真是要把人给气死了！你给我从头说清楚，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

爱娟停止哭泣，低声说：“去年清明节前，有个戚公子的风筝掉在我家。他黑夜里来取，我们说了几句闲话，其实一点也没有别的事。那晚灯暗，我没有看清楚，今天还以为是他，就提起旧话，哪知道不是那个戚公子。”

梅夫人捶胸顿足地骂道：“你真是作孽的冤家！做出这种败坏爹娘脸面的事来，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别人知道，可怎么得了啊！”

她哭骂了半天，才擦了眼泪，对戚公子说：“贤婿，这都是我女儿不争气，怪不得你要发火。只是今夜你如果不成亲就回家去，那我家的体面固然坏了，就是你府上的名声，恐怕也有些不好听。我替小女给你





陪罪，求贤婿多多包涵，暂时结为夫妻，图个正房假号，以后就随便你去娶三妻四妾。不瞒贤婿，你丈人还有个妾，就住在隔墙那边，平时与我合不来。如果让她知道，我这一生怎么受得了她尖酸刻薄的嘲笑？”

戚公子听她说了一大篇，根本没当回事，直到听说随他娶三妻四妾时才有些动心，便说道：“那就对她说好，成亲之后我就要娶小妾。世界上的女人，常常是貌丑且淫荡的人却格外会吃醋。不要等我娶小妾的时候，她又在旁边放肆起来。”

梅夫人委屈求全地说：“不会的！有我在这里，贤婿不要多虑。”接着，又将爱婿拉到戚公子面前说：“你赶紧过来谢谢戚公子！不过，我只能饶你个初犯，如果以后再是这样，我就连前一桩一齐发落，决不轻饶！好了，你们两个赶紧安歇吧。”

梅夫人走出来，将门关好。抬头望去，月亮已经西斜，天边现出了黎明的曙光。

十七、谨尊圣旨，出征到边城

暮春时节，京城的街道两旁杨柳轻拂，偶而也有从楼台上飘下的花瓣。游春的人早已离开，城里显得有些空荡。

韩琦仲独自坐在书房里，懒懒地翻看着书，心里想：“我向朝廷请假回乡，已经提出许久了，可一直没得到回音，去扬州选择配偶的事也没办法进行，真让人烦心！我以为功名或早或晚，都是身外之事，与我没什么相干。而婚姻却不能太迟缓，否则忧愁会使得红颜变苍老。朝廷迟迟没有回音，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无心读书，索性闭目养神。

突然，他听见有人喊着：“圣旨到！”他立即整理好衣服，出来跪地接旨。宫中使者展开圣旨读到：

诏曰：请求征战杀敌，从前曾有终军；投笔从戎以封侯，今天岂无定远侯似的人。军事本领可以验证他的政治才能，当将军则是做宰相的基础。现在蜀地连连传来警报，朕为之震怒，因此要施行讨伐，重整军队。只有选出主将之才，征讨之功才能奏效。如今根





据内阁大臣的保荐，称翰林院修撰韩世勋，素来通晓兵法，文才武略兼优，因此委派你带领军队，星夜驰往进剿。赐你上方宝剑，耽误军令者，不妨先斩后奏；有关的军政大事，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任凭你根据具体情况处置。捷报一到，进官三级。迅速施展你的奇计，以符合王命的号召。谢恩！

韩琦仲三呼万岁，接过圣旨。使者问：“先生既然已接受王命，准备何时出发？”韩琦仲答道：“蜀地警报紧急，圣上的期限很严，小弟今日就上路。”使者说：“这样就来不及相送了，我们在此告别吧。”说完，告辞而去。

不久，韩琦仲就来到军中，整顿好兵马，浩浩荡荡向西川边城开进。一路上，旌旗飘扬如龙蛇变幻，刀剑闪光如耀眼的闪电，鼙鼓声声震撼着山岳，也震撼着人心。

经过昼夜兼行，跋山涉水，韩琦仲带着京师精锐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到了西川边城，受到了城中军民的热情欢迎。

詹武承也出外将韩琦仲迎进官衙，并吩咐人安顿好新来的军队。布置完事宜，二人便坐下休息。

詹武承说：“先生刚得中新科状元，便前来防守边疆，这真是皇帝的重任，值得千古荣耀的。”韩琦仲谦虚地说：“晚生参加科举只是学人走路，所谓独占鳌头也不过是滥竽充数，接受王命前来边塞，也只是依附骥尾而行。还求老先生多多启发帮助，才能共渡艰难的局势，守好疆土。”

詹武承暗自想：“他是一个年轻书生，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又哪里会懂得什么军事。我先试探他一下济世救民的军事才略，再作打算。”想到这里，他便说：“现在敌寇势力猖獗，百姓骚动不安。先生接受王命而来，一定有奇谋妙策。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平定叛乱呢？”

韩琦仲说：“晚生刚到这个地方，不知道蛮敌有多少兵力，有什么动向。我想先请老先生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好让我据此提出些菲薄的建议。”

詹武承略微皱起眉头，说道：“贼寇的势力的确令人忧虑。他们由着性子作战，根本不照兵书的法则。他们冲锋开路的不是精兵壮马，而是那凶猛庞大的象群。大象开路则所向披靡，就是拿柁机、貔貅这些怪





兽，也难以抵御，再英勇的士兵也无可奈何。你说该怎么对付呢？”

韩琦仲听罢说：“原来贼寇用的是象战。依我看，只能智破，不能强战。”詹武承点头说：“是的。我也这么认为。不过，有什么计谋可以取胜呢？”

韩琦仲想了想，说道：“我听说象是不可以用人去抵挡的，但用狮子就可以抗拒它。既然贼寇不按兵书的常规去用兵，而是由着性子去作战，我们也可以效法，灵活机动地迎战。他们用大象打头阵，我们用猛狮做开路先锋，保证我们也所向披靡，叫他们的猛象难以抵御，更不用说那壮马强兵！”

詹武承听了说：“这个计谋的确不错！可是我们到哪里去找狮子呢？”

韩琦仲回答道：“真狮难得，我们就用假狮。当年宗憲就制作假狮抵御了林邑王的真象，使真象惊慌而逃。我们可以命令军中做几个假狮子等候，当与敌人对阵时，便出其不意地把假狮子推出来，那大象突然看见，来不及辨别真假，自然惊慌失措、落荒而逃。那时，我们再乘胜追杀，就能一鼓作气，将贼寇全部消灭，平定叛乱。”

詹武承由衷地佩服说：“这个计谋非常妙！我立刻吩咐下去，让军中做好准备，依照这个办法尽早去剿灭贼寇。”

接着，二人便继续讨论并制定作战计划，直到深夜。

十八、智破象阵，雄狮打先锋

这一天，阴云密布，风声萧萧。詹武承、韩琦仲带着大队人马，走出西川城，朝贼寇的兵营逼近。

他们来到一座山脚下。韩琦仲见这里山高地广，可以当战场，就对詹武承说：“老先生，这里地势较好，不如就在此地安营扎寨，等探子回来，看贼兵离这里的远近状况，再商议搬迁的问题。”

詹武承说：“先生的话正合我意。”接着，对传令兵说：“传我的命令，队伍就暂时在这里扎营！派些士兵在岭上搭起将台，让我和韩老爷观察山川形势，以便埋伏奇兵。”传令兵应声而去。





过了一会儿，有人来报告说：“后稟两位老爷，将台已经搭好，请登台。”詹武承便与韩琦仲一齐登上去。

他们站在台上，向远处眺望，只见峰峦叠嶂，深远曲折；满山的树木郁郁葱葱，望不到尽头，层层密密，走进去就会迷失方向；空谷幽静，突然有人低叫一声，却传来阵阵回音。二人齐声说：“这真是藏兵的好地方！”

他们正看着，探子已经来到面前。韩琦仲问道：“贼兵离这里有多远？”探子说：“后稟老爷，贼兵起先还在十里之外驻扎营寨，听说官兵到了，正朝这里赶来迎战呢。”

韩琦仲说：“这样也好。”就与詹武承紧急商量一番，并将所有将领召来。

韩琦仲高声说道：“京营将官，听我的命令！你们先把精锐的力量藏起来，等贼兵来到，刚一交锋便假装打败逃跑，让他们喜气洋洋、擂鼓冲锋。然后突然间推出神狮，阻挡象阵，大象惊逃，贼兵自然倒戈。这时，你们就听我的鼙鼓声、火炮声，再振奋军威，全力追杀过去。”京营将官得令而去。

詹武承也下着命令：“本营将官，听我指挥！你们先带领部分精兵，埋伏在山势曲折处，不要高声说话。只等那假狮王驱赶象兵过山腰，你们就一齐拥出，截住咽喉之地，不要让贼兵逃跑。然后擂鼓呐喊，会合天兵，同心协力，长驱直入捣毁敌巢。”将官们应令而去，整顿人马准备战斗。

此时，掀天大王也带着强兵猛象，气势汹汹地朝官兵迎来。

他骑在象上大声说：“士兵们！自从我们发兵以来，杀人如割草，攻城似破竹，没有一处官兵敢和我们打仗。只有西川地方，由詹武承那家伙镇守，虽然将老兵残，却多亏有几个神兵守卫，才保住了几年的性命。如今又来了个新科状元，居然敢统兵来围剿我们。我看，那詹武承是个龙钟老态的老汉，新状元是乳臭未干的毛孩，料他们也没什么本领，而且出了西川城，那几个神兵也不会再来替他们冲杀。士兵们，杀掉他们的时间到了！赶紧喂饱象，备好马，冲上去杀掉他们。”他这翻狂妄的话语刺激了贼兵的心，争先恐后地向前行，气焰更加嚣张。

他们远远地已能隐约看到官军的旗帜。掀天大王说：“前面就是官





兵了。队伍停止前去，摆开阵法，大象在前做先锋，人马在后紧跟。听我的命令，一齐杀向前去！”

不久，战阵摆好。掀天大王一声令下，贼兵们猛冲上去。官军抵挡不住，节节败退。掀天大王喊道：“快冲啊！官兵被我们打败了，抓住詹武承、新状元的有重赏！”贼兵们果然喊着冲杀着，象群也在前横冲直撞。

突然，从树林中跑出数十只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咆哮怒吼着，腾跃的身体像赤色虎、斑纹豹般矫健威猛，直朝象群狂奔过去。象群猛然间看到这猛烈的雄狮，顿时魂飞魄散，转身便从贼兵中逃出去，踏翻了许多贼兵和战马。一时间，人慌马乱，贼寇溃不成军。

掀天大王侥幸逃开大象的踩踏，正要整顿队伍再次进攻，哪知树林中又响起阵阵喊杀声，如惊涛骇浪般震得山欲动、地在摇，官兵们蜂拥过来，将贼兵砍杀过半，剩下的贼兵抱头鼠窜。

掀天大王带着残兵败将拼命逃着，看见官兵没有紧追过来，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他心里想：“没料想詹武承竟有这一招，让我损失了大半兵力。现在被他们追得人疲马倦，可是停又停不得，想走大路又怕有伏兵，还是走小路为好！”想到这里，便朝着小路走去。

他们刚走到山腰转弯处，突然见官军在前后同时杀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们压来。贼兵无路可逃，纷纷丢盔弃甲，举手投降。掀天大王负隅顽抗，被乱刀砍死。

一场战斗结束了。士兵们驱赶着大象，押着俘虏，提着首级往回走。

詹武承和韩琦仲来到刚拼杀过的战场察看情况。众将领前来报告说：“启禀两位老爷，贼兵已经被我们彻底打败，死伤无数，剩下的大多投降了，只有个别逃跑了。大象也全部被我们夺过来了。”

詹武承高兴地说：“赶快吩咐下去，准备犒赏有功之人！另外，再派人进山搜索，诛杀剩余的贼兵，不能让他们跑掉！俘虏的贼兵，只要他们愿意改过自新，就放他们回去种田打柴，不得滥杀。”众将领应声而去。





十九、丑女无奈，又空设陷阱

日已当空，爱娟仍然躺在床上酣睡着。一束强烈的阳光，透过纱窗和帘幕，直射到她的脸上。她渐渐地被刺激醒来，伸手摸摸枕边，空荡荡的，她知道戚友先又早走了。

她侧起身，躲开光线，想道：“戚郎又到哪里寻花问柳去了。唉！自从成亲之夜露了风筝的马脚，便坏了我一世清白名声。如今还不满一月，他就想要娶小老婆。我若说个‘不’字，他就要把事情张扬出去。可是这世上的小老婆能娶吗？如果真的娶进来，假使三个夜晚要分出一夜，我半年就要守两个月的空房；假如两晚轮我一夜，就是活一百岁也要守五十年的寡！这真叫人毛骨悚然！我仔细想来，自己有了那些小过错，这一辈子要想他循规蹈矩，替我守节，恐怕是不可能的。如果容许他娶小妾，不如答应他嫖妓；如果允许他嫖妓，又不如容许他偷情。这是因为妓女送旧迎新，不靠一人养到终身，不像小妾是个贴在骨头上的疮，所以娶小妾不如嫖妓。那又怎么说嫖妓不如偷情呢？因为娼家去来自由，让他无拘无束；可若与良家女子偷情，则需要有人传递书信，定要受许多限制，就还有许多时间与妻子在一起，所以最好开这条门路。”

她想了许久，便懒懒地起身，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只见戚友先正站在院子中间的隔墙下看着什么。她非常奇怪，便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

她站在戚友先的背后，见他用一只眼睛贴在墙上的小洞朝那边望去，口中低低地喊着：“二小姐！二小姐！”

爱娟心里想：“噢！原来他是看中了我家妹子，才没出去。既然如此，我不如将计就计，让他勾搭上手，叫他也做桩亏心事，省得总数落我以前的事。而且三娘平时喜欢夸嘴，说她的教法比我母亲的要好得多。现在让她的女儿也弄出些事来，等我拿住把柄，省得她欺负别人。我这一桩事可以箝住三人的口，又免去了娶妾的后患，真是太妙啦！”

她想到这里，非常得意，听见戚友先又稍稍提高嗓音喊“二小姐”





时，便高声地答道：“大姐夫！”戚友先回头看见，大吃一惊。她说道：“你叫得这样亲热，我如果不替她答应一声，岂不是太辜负你了。”

戚友先听了，笑着说：“娘子，你怎么这样识趣！我正有话要与你商量，咱们回房去慢慢说。”便搀着爱娟走回房中。

他拿椅子让爱娟坐下，然后说：“我看你妹妹长得非常漂亮，就像天女下凡，我对她也非常多情，想把她当作二乔合在一起。”

爱娟嘲笑着说：“花街柳巷有那么多漂亮女子，你选几个嫖嫖就是了，何必想着隔墙的红杏呢？”戚友先说道：“我采遍了墙上花路边草，全都是普普通通的，哪里比得上这琼花玉蕊所特有的奇香呢！”

爱娟不加理会地继续说：“你今天要娶小老婆，明天也要娶小老婆，尽管娶漂亮的来受用就是了。我詹家没有什么好女子！”戚友先耐着性子说：“如果能得到她，我情愿守坚贞，不再娶小妾。”

爱娟说：“你现在花言巧语，骗我替你做牵头，只怕你到手后又不是这样说了。”戚友先急着说：“我对天发誓：老天爷！我戚友先如果与二小姐有了私情，还想再娶小老婆，就叫我生烂疮、不得好死！”

爱娟慌忙说：“这怎么可以？你死了，我还得守寡，活受罪！好吧！我就替你想个办法，让你能够下手。不过，你要温柔些，否则她的性子可不好惹！”戚友先连连点头。

第二天上午，空气凉爽，庭院清闲。淑娟梳洗完毕，便独自走到院中的石桌旁坐下，开始做起针线来。

不久，爱娟的奶妈走来说：“二小姐：大小姐说，花缸里开了一朵并蒂莲，请你去一起玩赏。”淑娟一边做着针线一边说：“现在不比从前了。有姐夫在家，男女混杂不雅观，我不便再过去了。”

奶妈说：“戚公子回去看父亲，要好几天才回来。大小姐在家很闷，所以请你去作伴，一起玩。”淑娟听了，停住手说：“既然如此，我就收拾好针线，与你同去。”说完，便收拾停当，与奶妈走到东院。



淑娟刚跨进爱娟的房门，就听爱娟大声说道：“妹妹，你来了！我一直因为你姐夫在家，没能请你过来，心中很想你。”淑娟说：“承蒙姐姐挂念！噢！姐姐，你的床边为什么挂着一口宝剑？”

爱娟回答道：“我从小就有点怕鬼。母亲说宝剑可以镇邪，因此叫我把它挂在床头，也好避避邪。”又转头对奶妈说：“我们姐妹在这里看





花，你去泡些茶来。”

爱娟拉着妹妹的手来到花缸前，指着花说：“妹妹，你看这两朵荷花，开在一条枝茎上，多么好看！说来也真奇怪！我年年种荷花，从没有见过开出并头花的；今年与你姐夫成了亲，它也装妖作怪，学着人做起风流事来。”

淑娟微微地笑着说：“姐姐，你不要用轻浮的语言将花诽谤，可怜它不懂人语，难以申诉心中的冤屈。这只不过是根蒂好，偶然开花成双，哪里是因为所见才联成一房。”

爱娟才看了片刻，便心不在焉，大声地喊着：“送茶来！送茶来！”可没有回音。她愤愤地说：“怎么回事？奶妈和丫鬟们都干什么去了？妹妹，你坐一会儿，我去看看。”她见淑娟仍然看着荷花，便轻轻地走出门，再轻轻地将门反锁上了。

此时，戚友先躲在马桶边黑的地方，早已不耐烦，便乘机悄悄走出来，心想：“我本应该走过去与她温柔体贴一会儿再动手，可是怕她见了我就惊慌做作。我不如乘她不备，从背后走过去，一把搂住，叫她无法脱身。”于是他悄悄地走上前，正想搂住，不料淑娟猛然回头看见，惊慌地躲着，大声叫道：“你这是干什么？你从哪里出来的？为何这样放肆？姐姐，快来呀！”

戚友先伸开双手，一边朝淑娟逼去，一边大笑着说：“小姐不必喊叫，这是令姐的好意，要成全我俩的这场姻缘，才出去回避的。你如果不相信，去看看房门，那是反锁着的。我求你发发慈悲，成全了我吧。”说着，朝淑娟越逼越近。

淑娟极力地躲避着。当戚友先猛扑过来时，淑娟一闪身，躲到床边，一眼见到那口宝剑，便迅速取下，愤愤地说：“我今天中了奸人的计。你好好地放我出去就算作罢；如果不放我出去，我就要借她的宝剑杀了你，只当驱除鬼怪！”

戚友先想：“哼！她是想吓唬我。不如我乘此机会也吓吓她！”便说道：“小姐，我为你害下不尽的相思，你如果不肯搭救我，我就会死去，倒不如求你把我杀了吧。”说着，便跪地嚷着：“你杀吧！杀吧！”

淑娟愤怒地说：“收起你的鬼把戏！不要以为假装拼死就能骗我。我也是一个贞烈的女子，偏要砍断你的头！”说着，便挥动宝剑，想要





砍杀下去。

戚友先见状，惊恐地躲避着，心想：“我本是假意求死以换好事，谁知她真的要杀我。”戚友先东躲西藏，毫无用处，便大声喊着：“娘子救命！快来救命！”

爱娟在外听到叫喊，不知有什么事，便赶来打开门，见淑娟正拿着宝剑追赶戚公子，急忙说：“妹妹，你为什么动起武来？”淑娟愤怒地说：“我与你是嫡亲妹妹，有什么冤仇？你却设下这样的陷阱来害我。走！和你一起到母亲面前说清楚！”说着，便扯住爱娟要走。

爱娟一面让她松手，一面说：“妹妹，自古道：‘用酒劝人，终无恶意。’你不愿意就算了，何必告诉母亲呢？我给你陪不是，求你宽恕了吧！”说完，便跪在地上。

淑娟看着说：“不告你也行。不过，从此我们一刀两断。”说罢，扔下宝剑走出去了。

爱娟见妹妹走了，又见戚友先惊魂未定的狼狈相，站起身来嘲笑说：“这事是她不愿意，我也尽心了。从今以后，‘娶小’二字就不要再提。你这样的才子，只好配我这样的佳人，别再胡思乱想了！”便拾起宝剑，走出门去。

二十、凯旋归来，按察使提亲

洞壑叛军平定以后，詹武承、韩琦仲同时接到班师还朝的命令。他们整顿了队伍，准备启程。百姓得知，纷纷杀猪宰羊祭祀上天，又捧着美酒佳肴，为官兵送行。他们二人一一谢过，便带着军队出发了。

詹武承骑在马上，望着韩琦仲英俊潇洒的身影，非常佩服，心中暗想：“这个年轻人聪明贤能，文韬武略俱佳，听说还没有娶亲。家中来信说，大女儿已经嫁给戚家，二女儿仍然待字闺中。我想他们二人能结成姻缘，也算郎才女貌，我会十分满意开心的。如今回朝，我要赶紧找人替小女做媒提亲。”他这样想着，只恨马儿走得慢，心里开始盘算起来。





詹武承他们回到京城，都受到皇上的嘉奖。詹武承晋升为兵部尚书，韩琦仲也越级提升，并设下太平公宴犒赏他们。

这一天，詹武承穿戴好冠带官服，早早地来到宴会的地点。他打定主意，想请他的好友按察使做媒人，便来这里等他。

不久，按察使身着官服走来。二人相见施礼后，按察使说：“老先生为何来得这样早？”詹武承说：“我有一事相求，因此先到这里来恭候。”按察使问道：“有什么指教？”詹武承答道：“我年老无子，只有两个女儿，如今大的已经成亲，只有小女儿还在闺中。我听说韩状元还没有娶妻，便想招赘作东床，想借重老先生做个媒人，不知是否可以？”

按察使听罢，捋着胡须说：“佳人才子，正该撮合成全。等他来了，我就对他说。”詹武承高兴地说：“既然如此，我在这里反不好谈，就暂到后厅稍坐，恭候回音。”说着，便拱手告别，走进后厅。

过了一会儿，韩琦仲阔步走来。按察使迎上前去相见，说道：“我在此恭候，有一桩喜事要奉告。”韩琦仲奇怪地问：“有什么好消息？烦您指教。”

按察使答道：“我听说你荣登金榜，可尚未娶妻，便不自量，想以媒人自荐，不知你肯不肯答应？”韩琦仲说：“承蒙先生看得起，请问是哪一家？”

按察使慢条斯理地说：“就是詹老先生的第二位小姐。听说她有倾城的容貌，咏雪的才华，正是先生的好配偶。”

韩琦仲听着，心中冷笑道：“这位按察使真是太可笑！不知他听了哪一个的骗人鬼话，在这里乱说什么‘她有倾城的容貌、咏雪的才华’！那张花脸是她美好的容貌。‘云淡风轻’是她的咏雪诗篇。如果不是我亲眼见过她的奇貌，当面试过她的才学，也几乎轻信了错误的传言。这门亲事我决不答应。”

按察使见他半天没答话，便问道：“先生，你同意吗？”韩琦仲回过神来，说道：“承蒙您的深厚情意，又得詹先生的错爱，本当从命，但只因我父亲早逝，是戚补臣老伯把我抚养成人，现在婚姻之事，我不能自作主张。如今戚老伯在家替我选择配偶，一来我不敢不禀告就娶妻，二来怕事情两下有误，因而不敢轻易答应此事，还望先生谅解。”

按察使说道：“原来是这样。那我暂时告辞，待会再来奉陪。”说





完，就转身向后厅走去。

按察使刚进后厅，詹武承就急着上前问消息。按察使摇摇头说：“韩状元说，他幼年丧父，多亏戚补臣将他抚养成人，所以婚姻之事不能自作主张。我无能为力了。”说完就走了出去。

詹武承有些失望，但转念一想：“我与戚补臣是很要好的同年。去年我赴任时，曾把女儿的婚事托付给他。看来两家的权柄都握在他一人手里。我不如马上写一封信送去，只说韩状元已经与我当面订好婚约，只因没有禀告他不能下聘，叫他在家成全这桩好事，岂不是太妙了吗？”

他正想着，有人便来催他入宴。他草草参加完宴会，便回到住所，匆匆写好书信，派人连夜送走了。

信使拿着书信，星夜兼行，快马加鞭地跑着。不久，便来到了戚府。

信使敲门说：“门上有人吗？詹老爷派人送信来了。”看门人打开门，并将来人带到堂上。信使拿出信说：“参见戚老爷！我家老爷拜上戚老爷，并呈上书信一封。”说着将信递上。

戚补臣高兴地说：“我这几天一直惦记着韩家侄儿，不知道他出征西川，胜负怎么样？也盼着他回来，好给他定下那头婚事。如今詹年兄与他同事，有信到来，也就可以知道韩生的消息了。”

他接过信，拆开看着，刚看几行，就欣喜地说：“太好了！蛮寇已经剿灭，他们进京复命了。”接着，又看信，大笑着说：“哈哈！天下竟有这样同心一致的事！我正想将詹家二小姐许配给韩生，没想到他们翁婿二人却已经订了婚约。只因为没有向我禀告，所以不敢下聘礼。现在詹年兄写信回来，叫我替行聘礼，这难道不是天从人愿吗？”

他把信仔细读完，又叠好信，叹息说：“想不到韩生中了状元，还是这样小心，把我当成父亲看待，将迎亲送礼、通名等事由我亲自做主，不白白地做个知书达理之人，也没有辜负我当初抚养他的一番心血。”

他想了想，对信使说：“既然如此，你就暂时在这里休息一下。我马上派媒婆过去，告知你家夫人，拣个好日子举行婚礼就是了。”

信使说：“夫人那里，我家老爷另有家信，已经说清楚了。只求老爷早些下聘，好让小人回去报告老爷。”





戚补臣说：“那好吧，我明天就下聘礼！等状元一回来，就立即举行婚礼。我写封回信，你把它带给詹老爷。”说完，要来纸笔，匆匆而就。

信使接过信，拜谢完毕，便告辞出门，又骑上马，朝詹府奔驰而去。

二十一、戚伯逼婚，状元难违命

一天清晨，一队人马朝着戚府门前走去。为首的人穿着官服，骑着骏马，满面春风。他就是高中状元的韩琦仲，征伐胜利、回朝复命以后，如今告假还乡。

韩琦仲此时心情特别舒畅，暗自想道：“我原以为出征边城要几年的时间，谁知一年后就得胜还朝，皇上不但破级提升，而且要把当朝宰相的女儿钦赐完婚。提升我很高兴，可婚姻却不想答应，所以只说家中已定下婚姻，连上三道奏疏，方才推辞脱身。如今我告假还乡，顺便去扬州选择佳偶。我想，洞房花烛指日可待，无须再为迟迟未婚而忧愁了。”

他想着想着，不觉已到了戚府门前，便令手下人前去通报。

不久，戚补臣急急忙忙走出门，高兴地说：“贤侄荣耀归来，老夫实该拜贺。”韩琦仲翻身下马，说道：“老伯不要客气！是小侄该拜谢养育之恩。”说完，二人互相拜贺起来。

戚补臣邀韩琦仲一同进屋，在大厅里坐下。韩琦仲说：“小侄本是孤独幼弱的孩子，父母早逝，承蒙老伯的养育扶持，才能有今天。老伯对我的大恩大德，如天覆地载，似君王和父亲，小侄感激不尽。”

戚补臣说：“贤侄过誉了！贤侄本是芝兰玉树，分种移根过来。我只不过是偶然栽培，就成了特殊人才。有了明亮的光辉庇护，我的晚年也荣耀了许多。”

仆人送上茶水，戚补臣啜了两口，继续说：“贤侄一去就是近两年。开始我得到你高中状元的信，便欣喜万分；后来又听说你奉命监督军队，指挥他们征讨进剿，心里又非常担忧。没想到你不但建立了奇功，





而且作成好事定下婚姻，称得上双喜，我真是高兴得想发狂。你们都很眼力，两个人的才华名望相称，家庭声誉相等，相辅相成，女婿虽然润泽如玉，岳父也清纯似冰，的确太适合了。”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韩琦仲越听越不懂，心里暗想：“老伯说的话太奇怪了！真叫人摸不着头脑。我哪里定下什么婚姻？又哪做过什么好事？他是不是在做梦呀？”

韩琦仲又朝戚补臣望过去，仔细看着他，见他认真地说着，心中又猜测起来：“也许老伯另有用意。从来监督指挥军队征讨进剿的人，没有不掳掠民间妇女的。也许他怀疑我在西川带了什么女子回来做家眷，因此故意用这巧妙的话来试探我，看我是不是强娶了民女，带兵不稳重。”

他越想越觉得猜测有道理，便决定索性把它说明，说道：“老伯，小侄带兵之时军纪严明，没有掳掠民间女子，不曾有什么婚姻之事。请老伯不要疑心。”

戚初臣听了，又糊涂起来，说道：“谁说你掳掠民间女子哪？我说是詹家那桩婚事。你怎么反倒自己生出疑心来？”

韩琦仲感到莫名其妙，问道：“你说什么呀？小侄没有和詹家订过什么婚事呀？”戚补臣说：“这就怪了！你和詹烈侯当面定好婚约，要娶他家第二位小姐，只是你说没有禀告过我，不好下聘礼，求他写信回来，叫我送聘礼。这一切，难道你忘了？”

韩琦仲大吃一惊，坚决地说：“小侄确实没有说这样的话！”戚补臣见他不肯承认，有些生气地说：“假如你没有说这样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回来？岂不是诳骗我吗？我不相信他是那样的人！”

韩琦仲想了想，说道：“我想起来了。我们刚回京城不久，我和詹老先生一起参加太平公宴。他请按察使做媒，讲起这门亲事。我当时回答说：‘我从小蒙老伯抚养成人，婚姻之事不能自作主张。’”

戚补臣听了，大笑说：“哈哈！怎么样！我说詹年兄不是那样的人，怎么肯写假信骗我呢？你刚才讲的话，与他信上写的话一字也不差。况且这门亲事也不需要他写信来说，我本来就有这个意思。只因为你在京中，恐怕另有聘约，所以迟迟没有下聘，想等你回来以后再送聘礼。”

韩琦仲听了这些话，一忧一喜，忧的是居然老伯也有心作成这门亲





事，喜的是老伯要等他回来才下聘，便说道：“这么说，还没有下聘礼？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戚补臣急着说：“怎么没有下聘？他的信来了以后，我知道你在京城没有另聘，只定下这门亲事，就立即派人送去了聘礼！”

韩琦仲大吃一惊，失望难当，呆呆地望着前方。戚补臣察觉后问道：“贤侄，你为什么如此惊慌失措？依我看，这桩婚姻定得不错呀。他家的二小姐才貌双全，日后你们二人一唱一和，不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

韩琦仲茫然地说：“请问老伯，这‘才貌双全’四个字，是老伯亲眼见到的，还是亲耳所闻的呢？”戚补臣答道：“当然是耳闻的。”韩生说道：“自古言：‘耳闻是虚，眼见为实。’小侄听说这位小姐竟然是奇丑难堪，一字不识的。照我说来，这种容貌惊人、不懂诗句的女子，最好是嫁个不识字的普通人。”

戚补臣劝说道：“你也不能完全以相貌和才学取人。自古说：‘娶妻要娶有德的，娶妾要娶美貌的。’你将她娶过来，如果容貌果然不出众，你做状元的人，随便再娶三妻四妾，又有谁敢阻拦你呢？这样，你妻贤妾美，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韩琦仲想了想说：“就依老伯所说的，妻子的容貌可以不要，可德行总是要的吧？”戚补臣不加思索地回答道：“那当然。女子以德为主，怎么可以不要呢？”

韩琦仲说：“这样就行。小侄又听说这位女子不但形貌丑陋，她的名声更是丑恶难听。她作风淫荡，行为不端，简直让人不能容忍！”

戚补臣感到非常奇怪，说道：“这是谁说的？我问你，她在家里有见不得人的丑事，你怎么知道的？是你亲眼看见的呢？还是你亲耳听人说的？”韩生顺口说：“眼……”但马上改口道：“是……是耳闻的。”说完，低下头去，惟恐戚补臣看出破绽。

戚补臣大笑着说：“贤侄，你刚才说我‘耳闻是虚，眼见为实’。难道我耳闻的就是虚，你耳闻的就是实吗？真是做状元的人，耳朵也与别人不一样吗？”韩生被驳得哑口无言，半晌才咕噜着说：“小侄是个多疑的人。无论是虚是实，即使她美貌又贞淑，我也与她前世无缘，难以勉强成婚！”





戚补臣生气地说：“我的聘礼已经送去了，回信也写了。他家里是什么样的人家，难道好悔亲不成？”

韩琦仲也横下心来：“我不管！我宁愿终身不娶，也绝对不要她过门来。我即使不能重新聘亲，也情愿没有这样的妻子，自己孤苦伶仃、白发到老。”

戚补臣大怒道：“呸！你这个小畜生！你从小失去父母，如果不是我戚补臣，你不要说妻子，就连你自己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现在把你养大成人，侥幸考中状元，就这样放肆起来！婚姻也不容许我做主！哦！你以为我不是你的父母，就不该越职管事吗？”

韩琦仲小心地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戚补臣全然不听，继续数落道：“我问你，你这狂妄的小子，婚姻不许旁人给你做主，那为什么不在襁褓中没人扶持你时就独自行走呢？我不管那么多，明天准备好花烛酒筵，送你入赘到詹家，看你去还是不去！如果你真的不去，我就给朝廷上一道奏章，和你一起到皇上面前，让他评一评理。”他一口气说完，不容辩解，便拂袖而去。

韩琦仲被劈头盖脸地数落一阵后，呆呆地坐在那里，直到仆人请他回房休息，才起身离去。

韩琦仲回到自己的房间，疲惫已极，瘫倒在床上。

他的心里非常烦乱，本想抛开一切，睡上一觉，可事情缠绕在心中，千头万绪搅得他无法安眠。

他闭着眼睛，无奈地想着，“戚老伯说得对！我的父母临死前把我托付给他，他将我养大成人，他说的话就是父命，我不遵从就是有违父命。况且前些日子我上表辞婚，说家中已经定了婚配。如果他真的向皇上递交疏章，我不但犯了违抗父亲的条律，而且犯了欺君之罪，那怎么得了？”

他越想越觉得委屈、痛心：“天哪！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冤孽啊？也许我前生与詹家有什么冤仇，一直没有消除，所以今生她要变成个女妖魔，将我苦苦地纠缠，没有人能拯救我。唉！想起我当日在京中游街时，见过那么多女子，里面也有看得上眼的，该将就娶一个也就了结了。就是那宰相的女儿，即使丑陋，也不会丑到那个地步，我也该奉命成婚。只因为我求全责备，想得到什么绝世佳人，到头来却仍旧得到这





个丑物！这都怪我眼光过于尖刻、挑剔，使得那些红颜女子诅咒我，冒犯了上天，因此特意用丑妻来塞住嘴，问我还敢不敢嫌弃厌恶？老天爷，如今我悔过了！再不敢求全责备，只恳求你饶了我这场奇特的灾难，随便打发一个说得过去的女子就行了。老天爷，我求求你了！”

他暗自祈求了半天，可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过了很长时间，他渐渐地平息了自己的情绪，冷静地思考着解决的办法。

日近黄昏，抱琴走进屋，对他说：“老爷，晚饭已经备好，去吃点吧。”他闭着眼睛说：“我旅途劳累，身体过于困乏，有些不适，不去吃了。”抱琴望着他，摇摇头说：“威老爷说，一切准备就绪，明天就送你去做新郎。你自己想想办法吧。”说着，转身走了。

韩琦仲躺在床上，默然想到：“事已至此，我是哑巴吃黄连，向何处去说？我如果服从呢，今生就由鬼怪陪伴，眼看着要断送这条性命；可如果不服从呢，又怕犯下欺君逆父、不忠不孝的罪名。我该怎么办呢？”

终于，他有了办法，自语道：“也罢！我就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明天我依威老伯的话，入赘到詹家，虽然成了亲，可是不与她同床共枕。待到成亲以后，我立即到扬州娶几个美貌的小妾带到京城，这一生也不回来和她见面，让她独守空闺，长夜独眠。哼！这个丑妇！我要叫你做个卧看牵牛的织女星！”

他这样想罢，心中便坦然了许多，感觉肚子实在很饿，就起床梳洗整理一番，吃饭去了。

二十二、洞房惊美，不负这美景

次日黄昏，詹府里热闹非凡！大红喜字高挂在堂上，音乐歌声沸沸扬扬，欢乐之情浓郁似酒。明亮的烛光映红了一切，更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婚礼完毕，便摆开了喜宴。新郎新娘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众人嚷着要让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新郎身着锦绣的官袍站起身，新娘蒙着婚纱也款款地站起来，二人轻轻地喝下少许交杯酒，更引来一片祝贺声。





柳夫人看着这一切，非常高兴，心里想：“新郎举止庄重，高雅俊秀，新娘贞德贤淑，亭亭玉立，哪里是人间的配偶，分明是蓬莱山上的仙人下凡到人间！这可比梅夫人的强多了。平常我不理她，今天偏请她过来喝喜酒，好好气气她。”

想到这里，便转身问丫鬟：“我叫你们去请二夫人过来喝喜酒，接受状元的拜见，她怎么还没有来？”丫鬟回答说：“后稟夫人，刚才二夫人说，她知道你的女婿是个状元，她自认命不好福气薄，受不起拜见，就不过来了。”柳夫人说：“那样也好。省得她过来破坏气氛。”

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咚咚的更鼓声。柳夫人便命人撤了酒席，提着灯笼，点着蜡烛，送新娘新郎进入洞房。

韩琦仲走进洞房，便坐在一张椅子上。他心里想：“这勉强接受的姻缘，实在叫人难以承受。被众人折磨了一天，到现在才算结束。可是面对这个冤家，我更是双眉紧皱，比白天还要难忍受。”

一更过去，淑娟仍然静坐在一旁。韩琦仲有些奇怪，暗自想道：“今天真奇怪！她居然良心发现，自以为没有脸面再见我，便将脸遮在纱巾之下，不敢露出。唉！她哪里知道，这小小的纱巾，又怎么能遮住许多的丑态和往日的羞耻呢？”

他叹息着，斜着眼睛略看一眼，心中猜想：“她大概是知道当初的轻狂举动让我厌恶，所以今天假装出这个端庄的模样。可惜啊！现在端庄已经太迟了！随她如何假装娇柔羞涩的姿态、千般的模样，我都不会上当受骗，看她那奇丑模样。”

他又坐了一会儿，便想：“我看她装不了多久，就会露出本来面目，手舞足蹈起来。我还是趁这机会早早去睡吧。”他打定主意，便拿着灯烛去睡觉了。

淑娟坐在那里，等了许久，不见新郎过来揭开纱巾。二更过去，她忍不住隔着纱巾，朝新郎坐处望去。可那椅子上哪里还有人？新郎已经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

淑娟大吃一惊，想道：“唉呀！他为什么独自去睡了呢？莫非是多喝了几杯喜酒，烂醉如泥？莫非是多病的身体太柔弱，经不起婚礼的劳累？莫非是昨夜寻花问柳，因此精神太疲倦？不论怎么样，他如今把我丢在这里，不理不睬，难道我好自己去睡觉吗？我难道要冷冷清清地独





自坐着过夜吗？没办法，我还是拿灯到母亲那里去吧。”她想着，便站起身，拿灯走出，把门轻轻拉上。

淑娟拿着灯来到母亲门前，轻轻敲门说：“母亲，开门呀！”柳夫人打开门，惊奇地说：“啊呀！孩子，现在是良辰吉时，你们正好成婚。要什么东西，只需叫丫鬟来拿，为什么自己走出来呢？”

淑娟走进门，放下灯烛说：“孩子我不要什么东西，只是来和母亲睡觉的。”“什么？你不跟女婿成亲，反而来和我一起睡，这是怎么回事？”柳夫人有些吃惊地问。

淑娟略微皱起眉头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进房以后，身子也不动，口也不开，坐到近二更，竟然独自去睡了。我无法一人独坐，所以来和母亲一起睡。”说时，声音有些哽咽。

柳夫人听呆了，半天才说：“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事？我看他进门时就有满脸的怨气，后来拜堂喝酒，他一直是勉强支撑的。这样看来，一定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孩子，你别急！暂且在这里坐一坐，我去问个明白，再来叫你。”说着，便唤来丫鬟，举着蜡烛走出门。

柳夫人来到新房门口，丫鬟梅香喊道：“韩老爷，请起来。夫人看你来了。韩老爷，快快请起。”

韩琦仲朦胧中听见喊声，起床打开门，问道：“夫人深夜到此，有什么事吗？”柳夫人走进门，拉长脸说：“贤婿请坐下，我有话要请教。”等韩琦仲坐下，她说道：“贤婿，我家虽然贫寒，小女即使丑陋，可既然贤婿你不嫌弃，缔结了婚姻，就应该成就婚姻的盟约。为什么刚进门就愁眉苦脸、怨气冲天，完全没有新婚的欢容？新婚之夜，独自成眠，还像什么新婚的体统？我想你自有你的理由，可我想知道为什么？请你明白告诉我！”

韩琦仲低着头说：“我不和你的女儿同床，当然有原因。明人不须细说，请岳母自己去了解清楚。”

柳夫人生气地问：“是不是因为我家贫寒，门不当、户不对？”韩生说：“都是仕宦之家，门户有什么不相对的呢？”柳夫人又问：“那是因为小女容貌不佳？”韩琦仲说：“容貌还是小事。”柳夫人恍然若悟道：“哦，我知道了。你是怪我家嫁妆不齐备？可我曾对戚年伯说过，如今家主不在，没人料理，等老爷回来，再置办齐全。难道你没有听到吗？”





韩琦仲微笑着说：“嫁妆算什么大事，也值一提？即使是荆条髻钗粗布衣裙，只要品德相配，也能情投意合，更何况珠围翠绕，生活豪华，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度日的吗？”

柳夫人听了越发不清楚了，便问道：“那你究竟是为什么？”韩琦仲解释说：“都因为你家小姐有淫乱的名声！我笑你府上啊，嫁妆都样样齐备，只是少了一把扫除墙上蒺藜的好笤帚。我怕带刺的荆棘挂住衣，所以才时时刻刻提防着。”

柳夫人大吃一惊，说道：“照你所讲，我家有什么闺门不谨慎的事了？自古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你所听到的话，难道不会出自仇人的口吗？”

韩琦仲说：“别人讲的话，哪里能相信？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柳夫人大惊失色，问道：“我家闺房之事，你怎么看见的？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件事？我倒要听你讲清楚！”

韩琦仲想了想说：“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讲了。去年清明，戚公子拿风筝求我画画，我在上面题了一首诗。不料风筝放断了线，落在贵府的院里。”柳夫人点头说：“是真的。我和小女一起拾到的。”

韩琦仲又说：“后来戚公子派人去取回，你女儿和了一首诗在后面。”柳夫人又点点头说，“这也是真的。是我叫她了的。”

韩琦仲继续说：“后来我也到郊外放风筝，不料又落到贵府里。我派人去取，你女儿却叫了一个老婆子，约我去说话。”柳夫人惊讶地说：“这就是她躲着我做的事了。或许她有爱才之意，说不定。那你来了没有？”

韩琦仲顿了顿，说道：“我当晚来了。我只说是当面订下婚姻，然后再明媒正娶。谁知我刚进门，口未开，手未动，就承蒙你女儿的盛情，不待高攀，便急着要低就。如今在夫人面前，我也不便说得太详细。我心里想，妇道人家所看重的是品德，所戒惧的是淫欲，何况还是处女，怎么连‘廉耻’二字都全然不管？那时，我挣脱了袖子，跑了出来，才算没有做出有失名节的事。”

柳夫人气得面色惨白，勉强问道：“既然是这样，那你就该另选好人家，配成美满夫妻，又为什么要聘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呢？”

韩琦仲索性合盘托出，说道：“聘礼是戚老伯下的，我回到家中才





知道，想悔约又不能悔，只好勉强答应。不敢瞒夫人，我这一生只能与你女儿做名义上的夫妻，如果想同床共枕，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名义上是夫妻，实际上却是仇敌，如果要做实实在在的夫妻，那只怕掘地到黄泉，见了面也会羞愧。”

柳夫人颓丧地道：“这么说来，是我家那孽障不对了，怪不得贤婿要拒绝。贤婿请自便，我去拷问她。”说着，转身出了洞房。

柳夫人一路走着，自感羞愧难当，想道：“他刚才讲的字字真实，看不出丝毫虚假。后面那一段事，一定是她瞒着我做下的，我哪里知道？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自己的不是！当初让她做什么诗，既做了诗，又怎能拿去给外人？我不但治家不严，又诱人犯法。如果老爷回来知道了，怎么得了！”她越想越恨，越想越怨自己和女儿。

她走到自己的房前，气急败坏地喊道：“不争气的东西在哪里？”淑娟听到喊声，忙走上前来问：“母亲，你为什么这样生气？”柳夫人指着她的鼻子说：“都为你瞒着我做的好事！”淑娟惊讶地说：“孩子我没有瞒着母亲做什么呀！这是怎么回事？”

柳夫人恨恨地问道：“去年风筝的事情，你忘记了？”淑娟想了想说：“我记得的。去年风筝上的诗，是母亲让我写的；后来戚家来拿，又是母亲还给他的，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柳夫人冷笑道：“我让他取走，难道是叫你约他来相会？”淑娟大惊说：“我什么时候约他来相会了？请母亲说个清楚。”

柳夫人生气地说：“你还要赖！当初戚家风筝上的诗是韩生做的，后来他自己也放了一个风筝进来，你就派人约他夜里相会，做出了许多丑态，被他看穿，到如今他怎么肯要你！”

淑娟大惊失色，喃喃自语：“这些话是从哪里说来？他是不是见鬼了？”接着，高声哭道：“天哪！我与他有什么冤仇，他居然凭空捏造这样的谣言来玷污我？他为什么要胡乱张口、含血喷人？……”

柳夫人急忙堵住她的嘴，严厉地说：“你还要大声哭，不怕隔壁娘儿俩听见？今天幸亏那老东西没有过来。如果过来看见了，我今晚只好吊死！现在的问题是仔细想办法，看怎样才能遮盖住这羞耻。”

此时五更的更声响起，柳夫人说：“看来今晚是无法成亲了。你先去睡觉，等明天再说。”淑娟哽咽着走向床边。





柳夫人站在那里，心中暗自纳闷：“这事真叫人弄不明白。照女婿说来，千真万确；可照她说来，又一点形迹也没有。不过，即使是真的，她怎样肯承认呢？看来我只有问她的贴身丫鬟是谁约他来的。”于是她将丫鬟叫来，问道：“是不是你领男人进来的？不是你，又是谁？”丫鬟说：“夫人！我绝对没有领人进来，别的人也没有。如有半点假话，任你处罚。”

柳夫人越想越觉得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家中的人都矢口否认，看来也不像撒谎，就决定再去问韩生，辨明真假。

柳夫人重又来到新房前，叫韩琦仲开了门。她走进来说：“刚才的事，据你所讲，确实不假；可据小女说，则形迹全无。我想这‘莫须有’三字很难定案。请问贤婿，你去年进来时可曾见过小女没有？”韩琦仲答：“当然见过。”柳夫人说：“那你还记得小女的容貌吗？”韩琦仲讥讽着说：“怎么不记得呢？人世间哪有第二个像你女儿的那副尊容？”

柳夫人不理睬他的讥讽，继续问：“你刚才进房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小女一眼？”韩琦仲说：“不必看的，看了更难受。”

柳夫人作出决定说：“这样的话，我叫小女出来，请贤婿认一认。如果真的是她，不要说你不要她做妻子，我也不认她做女儿。如果不是，再另当别论。”说完，便有些为这个赌注担心，暗自祈求不能输。

韩琦仲也勉强同意说：“好吧。就叫她出来认一认。”可心里想：“只怕认和不认都是一个样。”

柳夫人叫丫鬟多点几支蜡烛，再去叫淑娟出来。不久，在烛光的环境中，淑娟带着一丝泪痕，款款走来。

韩琦仲听说“小姐出来了”，便远远望去，心中陡然一惊：“唉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竟然变成了一个绝世佳人？难道是我眼睛花了吗？”他使劲揉擦着双眼。当淑娟走入新房，他又走上前去仔细地看，更惊奇了：“这确实是一个绝世佳人！哪里是虚假的影空幻的花？真让人眼花缭乱。没想到我踏破铁鞋寻找理想伴侣，今天竟能如愿以偿，醉倒在温柔乡！”

柳夫人见他愣愣地看着，有些紧张地问：“贤婿，是不是去年你见的？”韩琦仲摇摇手说：“不是，不是，一点也不是！”

柳夫人如释重负地说：“如此看来，与我女儿无关，是贤婿看错了





人。”韩琦仲说：“岂只是看错了人，真是活见鬼了！小婿真该死，都是小婿的罪过！还请岳母和小姐原谅！”

柳夫人高兴地说：“事情既已大白，我就走了。你们也该安歇了。”说着，带着丫鬟走出去，将门关上。

新房中只剩下他们两人。韩琦仲走上前，温柔地说：“小姐，夜深了，请休息吧。”淑娟站在那里，扭头不理。

韩琦仲长长地一揖说：“小姐，今晚的事都怪我认错了人，冒犯了小姐，我向你请罪！我知道现在我怎么悔过，都难逃谴责，可你也该顾念我认罪羞愧的心意。我希望你舒展柳眉，擦去泪痕，做个快乐的新娘。”淑娟又转过身去，背对着韩生。

正在这时，雄鸡啼鸣。韩琦仲慌忙跪下，说道：“小姐，天已快亮了。你还不原谅我，我就跪在这里，不再起来。”

淑娟见他果然跪下，心中不忍，急忙去扶他起来。他说：“你不原谅我，我不会起来。”淑娟轻轻地点点头，韩琦仲高兴地站起身说：“谢谢上天！我终于有了意中人。”

此时，天边已微微露出曙光，微风轻吹，万籁寂静，正是良辰美景之际。

二十三、二婿心虚，疑团尽释清

淑娟与韩琦仲成婚不久，就传来詹武承告假回乡的消息，詹府上上下下都很高兴，准备迎接他的归来。

在詹武承将到家的那一天，梅夫人、柳夫人都带着自己的女儿、女婿来到大厅里，迎接詹武承。

柳夫人对梅夫人说：“自从我的女儿和女婿成亲以后，还没有见到你。现在请你接受他们的拜见吧。”

梅夫人说：“等老爷回来，再一起拜吧。现在各自都按照平常的礼节，互相见见面，省得东躲西躲的，不方便。”说着，便招呼众人互相见过，众人依言而行。





当韩琦仲与爱娟施礼相见时，都暗自有些吃惊。韩琦仲想道：“真奇怪呀！这位大姨，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次面？是在京城吗？不可能，没听说詹家有人去过京城，也没听说有人从京城里来。哦！我想起来了，在京城得报中状元的时候，我做了个恶梦，梦中之人就是这副嘴脸。对了，那梦中之人就是去年相会的詹小姐。这怎么可能，难道我真的见鬼了？”

他退到淑娟旁边，低声地问：“夫人，刚才和我相见的女子，是人还是鬼？”淑娟奇怪地答道：“那是我家姐姐，你怎么倒说起鬼话来了？”他轻声说：“这样看来，我没有见鬼，只是见了这个像鬼一样的人。去年就是她将我迷惑，自己冒充佳人。”淑娟看了看他，警告说：“你仔细看清楚，不要又认错了人。”韩生定睛凝视着说：“没错，丝毫也错了！”

正说着，柳夫人对梅夫人说：“前几天小女成亲，没来得及送上喜酒，今天就暂借一杯清茶奉献。”话音刚落，奶妈就端着茶杯走进来，见了韩生略微一惊。

韩琦仲背转身对淑娟说：“夫人，现在不但认出了假莺莺，连假红娘也认出来了！”淑娟张望着问：“在哪里？”韩生说：“就是刚才那个捧茶进来的人！”

淑娟气愤地说：“原来是她们串通好了，耍阴谋诡计，冒充我的姓名，做出那些丑事，累我蒙受如此奇冤。我要去告诉母亲，当面与她理论。”说着就要走，韩琦仲拉住她的衣袖说：“夫人，不能这样！如果你与她争吵起来，戚公子听了，说我调戏她的妻子，这场怨恨怎么解决呢？”淑娟说：“这也顾不得了。”说着，挣脱衣袖，走过去与柳夫人窃窃私语。

这时，奶妈也凑到爱娟身旁说道：“小姐，那个状元就是去年进来的人。只是去年戴方巾，今年换成了乌纱帽，更加漂亮了。你难道没看出来吗？”

爱娟恨恨地说：“当然看出来了！他天生一副好面孔，本来就漂亮，现在戴上乌纱帽就更有风度了。去年如果不是你冲散了好事，今日这诰命夫人就一定是我做了。可如今我只有白白地妒嫉。”

此时，韩琦仲和戚友先也各怀鬼胎，见柳氏母女俩私语，都有些惊





慌。韩琦仲想：“她母亲知道事情的原委，一定要闹起来。这可怎么办？”戚友先也暗猜：“她母女俩叽叽咕咕，又指我家娘子，一定是要揭发看荷花的事。如果双方对质起来，老韩听见，说我调戏他的妻子，这场怨恨怎么解决？”

柳夫人听完淑娟的话，提高嗓门说：“原来竟有这样的奇事，好没廉耻的女孩儿！”

这句话震撼着韩琦仲和戚友先的心，都惟恐事情泄露出来。韩生急中生智，想道：“事情就要暴露，我必须想办法把老戚骗出去，不让他听到。”便走过去，对戚友先说：“老襟丈，如今岳父快到家了，我们一处去郊外迎接他，你以为如何？”

戚友先正急得没法，听他一说，非常高兴地答道：“好！好！好！我正有这个打算。我们就走吧，不去管她们家的是非。”说着，便一前一后地离去。

家中柳氏等戚韩二婿走后，便指着梅氏说：“你真有本事，养出这样的好女儿！”

梅氏问道：“有话请明说，不要带刺。”

柳氏说：“我正要说明呢！”接着，便把一场“风筝误”的好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这边梅氏、爱娟羞愧难当，连连说：“别讲了，别讲了。如今你们要我们娘儿俩怎么样？”

柳氏说：“老爷回来，我挡马就是一状，听家主发落。”

梅氏假装硬嘴说：“哼！真到老爷面前，我不赢，你也未必赢多少。我女儿名声不好，也是你女儿多才惹的事；我家闺范不严，你家门缝也太宽了。如果我女儿判个充军，你女儿也少不得来个徒刑呢！哎，三娘，不如我们私和了吧”。

柳氏那里肯依？梅氏便来到淑娟跟前说：“二小姐，你平日贤慧，劝声夫人，咱们私和吧，省却了老爷的一场没趣。”

淑娟开始不肯，但到底是菩萨心肠，经梅氏三哄四劝，便来到柳氏跟前，说：“母亲，我们到底还是一家人，和了吧。”

梅氏也走到柳氏跟前说：“柳夫人，都是我女儿不好，你若肯私和，我终身不忘你的大德”。说着，就要下拜。柳氏连忙扶起，缓缓地说：





“好吧，我们和吧。”一家四口，互拜致谢。

这时，外面鼓乐喧天，世勋、友先陪着詹烈侯来到厅堂，一家人迎上前去，欢天喜地，合家团圆。正是：

好事从来多盘旋，风筝误作鸳鸯戏。

偷梁换柱巧成拙，笠翁又把新词传。

